

唐人街正傳

許之遠 編著



唐人街正傳





許之遠（八十後天地）B.A. ,M.A. , H.H.D. 教授，資深作家.

自序

一九九五年，是我人生規劃退休之期；踏入「花甲」(六十)歲月，要整理過去寫好的文字，希望逐一付梓成書；不再接受任何職位的羈勒。但五年從政，有許多可記的事，而世變加劇，尤以大陸、臺灣和港澳兩岸三地為甚；牽連一向平穩的海外僑社也激盪著變革。因此，我只能放下舊作的出版計劃。先後完成《臺灣沉淪紀事詩》、《香港一九九七之變》、《讜論有據》、《散文自選集》、《翻騰年代的經歷》(回憶錄)等。而今，《唐人街正傳》才開始付梓；這本傳記文學早在「二零零三年三月開始在《世界日報》(加拿大版)連載」(錄自該報)；共一百四十六次連載，是我連載最長的篇章。是繼《唐人街外史》、《唐人街之變》(前後在《星島》晚、日報連載；後者尚未成書)；今應時先出這本《正傳》，也拖到今年才出版，一拖就是十九年了！

我寫唐人街傳記文學，在，《唐人街正傳》之前，已在《星島》晚、日報連載刊出的，還有《春風秋雨十八前》、《風雨江湖三十年》、《楓葉奇情錄》。孜矻

於今逾半個世紀；在北美洲言，論唐人街的傳記文學，之遠實不敢多讓。

我是《世界日報》長期讀者與作者，錢舜麟社長接辦該報初創時的艱辛歲月，我們同在中區唐人街隔街相望；到現在，已是「千帆過盡」，所餘不多的老朋友。紐約總社的馬克任社長，也早就認識，後來還是立法院的同事。我們都是中央社代表丁侃先生在立法院的護航者。丁先生受聘來多倫多，接任分社社長時，我們協議就是寫《唐人街正傳》這個「連載」。當時丁社長已屆望八之年，精神體力似漸不勝負荷，我努力讓他在退休前，看到正傳圓滿結束。

試想六十年前，我到多倫多讀書、定居，唐人街多相傳：華僑人口只有一萬四千左右，而今多少倍？過去中區和東區唐人街，所佔的面積和今天遍地開花的市集、商場怎樣去比較？又如何去定位？而且每日幾乎都有不同變化，無法和二十五年前從「太平洋鐵路」起建到完成，加拿大唐人街的重心和代表性已從溫哥華轉移到多倫多來；不要說再推上二十五年前域多利的最早唐人街那一條狹窄的「番攤巷」；這是一潭死水似的唐人街，是淘金時代僑民將中國傳統社會寄生在外國的土地上，典型靜態的安土重遷的傳統，牢牢的保持著。隨著

時代的步伐，這個寄生在異國的僑社，由不得還能撐下去。為了活下來，不遷也得遷。就是「唐人街之變」東移的開始了！然而，我們民族性的積習：保守和鄉愿，與歐、美民族說變就變。因循、觀望，也不得不在緩慢中也漸變了。又過了二十五年，臺灣、香港同步經濟起飛，加上二十年後的大陸的開放發展；都經過經濟發展的洗禮。土生土長的華僑子弟更快覺醒：這裡不再是我們寄生在異國的中國傳統社會；而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安身立命總有個基地的家園，不能像過去永遠無根、跟著築路而飄浮。這個觀念的改變，華裔不論來自大陸、臺灣、港澳都變成家園產業的持有人；藉著當地的長足經濟發展、習於勤勞積蓄的華裔，都成有產階層和其他族裔同在一條線上起跑，華裔公民會落後嗎？遍地開花就這樣展開。即使我更仔細為《唐人街正傳》，不論綜合的成果或分析；都會掛一漏萬。何況個人能力、識見和時間有限！未周處難免，也就請讀者原恕和指教。在成書過程中，我還要特別感謝盧國才弟台校正全書，沒有他的幫助，恐怕再等十九年，也不一定可預見本傳成書。

（許之遠序於書齋；時年八十八耳。）



「唐人街文學」將成為中國文藝復興的主流

喜聞之遠師《唐人街正傳》即將結集成書，邀我作序。猶憶該長篇從 2003 年開始在《世界日報》連載，我於 2006 年將百餘篇剪報重新打字，2007 年 9 月，全書校正完畢，編輯排版。時隔二十年後，終於付梓出版。我全程見證該書每字每句的增刪修正，能看到新書問世，心中快慰之情，絕不遜於作者本人。

早在 1985 年 8 月，我就從滿地可「新國華書店」買到程千里的《唐人街外史》。1986 年初，因向多倫多《快報》投稿，有幸認識之遠師，才獲悉程千里是他眾多筆名中之一。除了《唐人街外史》，還有《唐人街之變》等系列。

被公認為「第一部描寫美國華人題材的小說」，是林語堂在巴黎寫的《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小說，於 1948 年初版，是他的第三部英文長篇小說，描寫三十年代美國華人洗衣工湯姆一家奮鬥成功的故事，在網上可以讀到。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曾經指出，「在他

筆下，細節不真實，作品便膚淺。」對華人洗衣工的歷史缺乏了解，與生活脫節。

英國倫敦華人女作家鍾宜霖 2011 年發表長篇小說《唐人街——在倫敦的中國人》，描寫非法移民的生活，其電子書上市一週即成為中國亞馬遜付費 Kindle 書文學暢銷排行榜的第一名，被譽為首次填補了「海外非法移民題材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空白」。

《唐人街正傳》不是虛構小說，是活生生的人物專訪或論述、報導，約六十章回中，貫穿了加拿大華人百年興衰史，文白交融，將多倫多、溫哥華、滿地可乃至其他城市唐人街發生的趣聞，點滴收納，有血有肉，有證有據。這還是之遠師將唐人街文學推開一個寬闊的視野，廣泛接軌中華文化的學術與藝術的文學殿堂。我們看到他用傳統章回小說的目錄對偶，內文以文白交融的獨特文采，不是眼前一亮？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體、魯迅的匕首體、胡適的語體文，何嘗不自立門戶，則之遠師畢生文事，何異一代作手，有何不可？

《漢書 / 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據不完全統計，當今海外華人已達六千七百萬，唐人街文化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唐人街文學；在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學，經七十多年蛻變甚至歪

變，則散布海外眾多的僑民締造的唐人街，辛苦傳承民族傳統文學，也就是「唐人街文學」，誰說沒有可能成為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主流？這是之遠師六十年來倡導「唐人街文學」最終的心願。幾百年來，我們與其他少數族裔在一起克服困境和對抗歧視的過程中，保留了華人悠久的風俗習慣和善良、孝道、禮儀、仁義、誠信、勤儉等優良文化。唐人街文學是中國文學領域中不可欠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遠師這數十年來致力於唐人街題材的一系列創作，被《世界日報》譽為「倡導唐人街文學第一人」，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的。謹序。

受業盧國才 2022 年 11 月 21 日稿於滿地可無墨樓

Forward

"Chinatown Literature" will be the Mainstream of the Revival of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by Lu Kok Chai

I was so pleased to learn that my mentor David Xu would publish his "Chinatown Real Stories" in a book form. It is an honour to have been asked to write a forward for the book. I remember the articles were serialized in World Journal Toronto starting in 2003. In 2006 I did the re-typing for over 100 articles from newspaper clippings, and in September of 2007 I finished proofreading and compiling.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efore this book finally got published.

The stories in "Chinatown Real Stories" are not fictional. They are from interviews, essays or special reports. The book's over sixty chapters are the history of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Canadians in Toronto, Vancouver, Montreal and other cities. They comprise interesting real life stories. Mentor Xu has pushed the Chinatown literature to have a broader perspective, connecting it to the literary pantheon of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One can see that he uses couplets in the Table of Contents which is a trend in classical novels; in the body matter he writes with an eye-

opening style of mixing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diction. Its uniqueness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great writers, like Liang Qichao's New Prose style, Lu Xun's "dagger" style or Hu Shi's vernacular style.

Confucius said, "If rites are lost among the nobles, try to get them back from the commoners". According to some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re are sixty-seven million Chinese and their descendants overseas. Chinatown culture, in particular Chinatown literature,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of evolu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has flourished in the populous Chinatown in the form of Chinatown literature. Who is to say it would not one day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revival of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This aspiration has been Mentor Xu's ultimate goal for the past sixty years. For years the Chinese Canadians, together with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have struggled to overcome hardships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Yet we are still able to preserve our long-standing traditions and the virtues, such as being kind, filial piety, good manners,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standing by one's promises, being hard-working and frugal… Chinatow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and inseparable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entor Xu's

creative writing on Chinatown topics has been lauded by World Journal Toronto as the "the number-one forerunner in Chinatown literature", and rightfully so.

(Translation by Joseph M. Choi)

目錄

第一回

「蝶戀花」況舊時景

「漁家傲」開新紀元

有筆難描籬下涕，百年辛苦依牆泥，異客終歸楓葉制；論爵位，如今總督到華裔。 故國移民當日計，唐人街上霓燈麗，廿一新元非舊世；休感喟，悲情恨感隨風逝！

這一闋詞，是用《漁家傲》的詞牌寫成。以字義來說，漁家屬於浮家泛宅；我們做華僑，根據孔夫子說的原因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就是到海外找生活、做華僑，和漁家在國內的海上找生活；空間有異，但找生活則一。漁家有傲人之處；若論華僑，過去是「天國棄民」。李陵《答蘇武書》，訴身處外邦之苦說：「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因此，「遠託異國，昔人所悲。」過去的確如此；然時移世易，世界變了地球村，朝發夕至；而資訊又發達，還可以朝匯報、晚請安，長者親友，不愁遠在天邊，要相見或問訊則似近在眼前，不必「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了。且自三十年以前，香港和臺灣的經貿同步發

展，來加拿大的投資移民、負笈的留學生隨日增多；這些年頭，大陸又繼港、臺之後，經貿長足發展。到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大陸還在「保八」、「保七」，每年也還是達到預期的高成長率，而且「軟著陸」，移民和留學生又大量而來。使得唐人街熙熙攘攘，霓虹燈也像發亮得多。自從林思齊做了卑詩省省督以後，華裔加人的臉上都像添了光彩；所幸的，林思齊做得很孚民望；於是又有利德蕙做了聯邦參議員。尤其難得的是，華裔伍冰枝做了全國官階最高、地位最崇隆的加拿大總督，象徵性代表英女皇在加執掌職權。中國人過去的屈辱，應該都隨風而逝吧！

然而，話雖如此，歷史還是歷史，過去的屈辱事實，不會因今天的榮譽而消失，歷史的傷痛還是存在的，何況入口的人頭稅還未得到賠償。這是《漁家傲》的開筆起句，還是筆帶哀痛，這是歷史的傷痛！歷史教人聰明，避開走過的覆轍；就要記得歷史的傷痛，才能防止走上過去的覆轍。

看官，本集是續《唐人街外史》的。「外史」也以一闋詞做開場白，詞牌稱做《蝶戀花》：「漫道金山容易去，萬里飄蓬，身已如飛絮。白髮蕭蕭回首暮，辛酸多少難忘處。 今日洋場趨若鶩，同是漢人，爭說胡人

語。看盡升沉貧與富，寫成滿紙著唐句。」這一闋詞，大致也能涵蓋全書的寫作要旨。原來傳統小說，每用章回體裁。明朝是小說時代，明人寫章回小說，都用詩詞開筆，不妄既用章回體，一依舊觀來寫。閒話表過，轉入正題。

先僑坐桅船橫渡太平洋，到卑詩省的洛磯山麓參加淘金。原來洛磯山脈，從北向南延伸，直到美國的舊金山。舊金山的原名是三藩市(San Francisco)，是個原住民聚居的山坡地帶，比卑詩省發現金礦早了十年；那一段日子，鴉片戰爭已經發生，正是洪秀全起義的初期，廣東僑鄉大亂；美國商人委託香港一些「金山莊」招募青壯男士，到三藩市淘金，三藩市當時還沒有法定的中譯，華僑依英文的發音，叫做「生番食茨菇」。茨菇是僑鄉農產品，後來又覺得這樣叫很累贅，以其發現了金礦，就轉叫「金山」；到加拿大卑詩省又發現，為了表示先後和各有不同的地域性，三藩市叫舊金山，讓溫哥華這個發現金礦的地帶叫金山。

三藩市發現金礦，招募的華工以寧陽人為多；清朝的寧陽是後來的臺山縣；開平人比較少。華僑的族群意識很強，人多勢眾的控制大局。開平人在三藩市比不上臺山人，到加拿大發現金礦，聞風而來者大多數是開平

人，這是為甚麼美國華僑臺山祖籍者多，而加拿大則開平人多的原因。現任聯邦參議員的利德蕙，其祖籍在開平；伍冰枝與利德蕙有親屬關係，應該也和開平有關。

華僑既分兩支到卑詩的溫哥華、域多利一帶落腳，當然是參加淘金行列。淘金經歷了約十年，加拿大開始築鐵路，華工於是又參加這個艱鉅的基建工作。卑詩乃加拿大的西部，華工跟著鐵路東移，很快就到了多倫多來。老華僑稱多倫多為「都朗粗」。我在黃花崗紀念碑看海外黨部的刻石，多倫多稱「都朗度」。統一稱多倫多不知始於何時。

多倫多的唐人街開始在那個地段建立起來呢？經過許多訪問和調查，可以確定在教堂街(Church St.)和皇后街東(Queen St. East)的一帶。看官，早期的唐人街不像今天的規模。有幾間雜貨店和小餐館，甚至讓華人有個落腳的地方，最好還有一小間理髮店，後面擺幾張麻雀檯，週末能吸引一些華人來辦雜貨，唐人街便算建立起來了。如果在不遠還有一個教堂，那就更無可懷疑。

教堂街一帶的唐人街，大致出現在第一與第二次大戰的時期。因為戰後已沿著皇后西街越過央街(Yonge St.)，到了新市府和「四季酒店」(Four Season

Sheraton Hotel)一帶。我在一九六二年到達多倫多，教堂街已經沒有唐人雜貨店和餐館存在，只有一間由中國人主理的銀行(Bank of Nova Scotia, Church St. Branch)。他的名字叫余莠榛，還有一位女助理何喜倫。他們見證了多倫多第一個唐人街的存在。

余莠榛，祖籍荻海（過去屬臺山）開平縣人，他是前加拿大總督密秦那(Mitchener)的同班同學。中國人就這樣安份，從來沒有藉「同學少年都不賤」，找這個關係而扶搖直上。在我到多倫多的時候，執業律師只有葉求鐸一人，牙醫也只有盤國恩；西醫生比較多，有羅景耀、吳君薇、李均宜、艾世光、謝日棟、劉輝等。余莠榛當了分行經理，算是獨當一面，在那個充滿歧視華人的年代，余君在西人主導的銀行行業中，也算是出人頭地了。他守著原始的唐人街，而許多華人店舖先後西移，離他而去，他還是守在那裡，一直到他退休，他見證了多倫多第一個唐人街。我在一九六五年間在唐人街開設了地產公司，以同鄉的關係，公司的來往帳戶也設在余莠榛的分行裡，我和他有近五年的交往，許多唐人街的掌故是他告訴我的。

唐人街是依附大都名城而生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依附的城市，如果不能發展，唐人街也很難

發展起來。加拿大有過許多唐人街，都因所依附的城市式微，終於銷聲匿跡，像沿海省份的夏利弗士(Halifax)、咸美頓(Hamilton)、瀛比利(Sudbury)都有過唐人街，但經不起歲月的考驗，終於湮滅了。至於苟延殘喘，繼續為華人做點生意，也是圖個生活，無法成行成市；這種不成氣候的幾個零星商戶，不可謂之唐人街的。

多倫多的唐人街有前途嗎？先看多倫多的經濟地理(Economic Geography)，這是從經濟的地理觀點來檢驗城區的發展條件；主要的條件有三個：土地、水和電的供應資源。

如果土地不足，無地可供發展，當然成不了大都會。如果土地的品質不良，不符合大規模發展的成本，也不理想。例如平地不多，都屬山地、沼澤也是徒然。第二是水源，大城市所以為大，面積還屬其次，主要算人口，大城市的龐大人口，仰賴食水，用水量必大，沒有足夠的水源，就是一個發展的瓶頸。水源充足，要是大河、大川、大湖，水既屬淡水，又可兼航運，那就更理想不過。電是現代大都市不能缺少的資源，電力設施不足，或成本高昂，都是城市發展之厄；讓我們以這三個資源來檢驗一下多倫多吧！

多倫多的土地資源，真可謂得天獨厚，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可與倫比的。看官，這不是自我為她吹噓；試以央街(Yonge St.)為例，這一條大街，在多倫多市算做街道，其實是十一號公路的延伸，從南的湖濱開始往北走，一直到安大略省的北部，安省以上還有新區，也還在加拿大的國境之內，有個朋友告訴我，這條公路，八小時開車才能走完。試想想，從多倫多到滿地可，也不過走五小時。而多倫多的北面，正是廣漠平原，世界上有那個城市及得上？其次論水源，多倫多是依安大略湖而立市的，湖水清冽，貯水的面積聽說是世界第二大湖，水源的充足，也是世無儔匹。再次論電，由於湖水發電，經年不絕；因此，尼加拉瓜的水電廠的發電成本最低，不但安省各地從不缺電，還可以供應美國幾個州，故電供應的豐沛也是其他城市無與倫比的。多倫多的名字譯得真好：以多倫（讀平聲）多，堪稱世界最多；城市發展的天然資源最多。天然資源不缺，可供城市積極的發展，自然就能吸引人民前來找生活，投資者找商機，冒險家找運氣，人口就自然增多，大城市的風貌便具規模，假以時日，遇見著機緣，終於騰飛起來。

天然資源對城市發展，具有先天性的需要，也是經濟地理的先天性；但經濟地理還要有後天的人為配合，這是區域性的配套佈局，才能造就一個偉大的城市，假如孤獨無援，很可能崛起雖快，其衰落也快，有榮而不久之嘆。

看官，如果我們懂得多倫多的人為經濟地理，真可保證你拍案叫絕，其情形一如天然資源的妙，殆非人力可為，但的確發生了。

加拿大的工業起飛在一九一零年。那一年，正是咸美頓(Hamilton)國家鋼廠興建成功，鋼鐵工業帶動經濟起飛。經濟起飛的時期不長，約兩年至五年，如果起飛不成功，就像飛機墮地撞毀一樣。所以經濟起飛能否成功，決定這個國家是否算做工業國；在經濟學來說，是個開發的國家。加拿大的經濟起飛成功了，因此成為工業國家，是個經濟已開發的國家。咸美頓離多倫多西距四十里，成為多倫多的外圍衛星城市。鋼廠的成功，使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相繼進入當地設廠生產。福特設在離多倫多二十里的屋會(Oak-Ville)；通用設在離多倫多大概也是二十里的奧士華(Oshawa)，兩者以多倫多為展銷城市。汽車工業的大廠設在多倫多兩翼的衛星城市，相關的工業隨著而來，多倫多居中指揮行銷，造就

多倫多成為工業、行政管理、行銷和金融中心，一個能具多功能性的城市；多倫多的前景還得懷疑嗎？多倫多的唐人街還不騰飛嗎？多倫多市立市經一百三十年的蟄伏，終於在七十年代之初，超越了滿地可成為加拿大第一都會，多倫多的唐人街，也超越了卑詩省的溫哥華。這正是：一枝穠艷露凝香，四面桃李枉斷腸。

第二回

多城設站容路客
首箇華埠過東牆

話說早期到北美的華僑，都是應招募而來的淘金客；淘金時代過去了，賺不到錢的，連船費也不夠，隔著這個大洋，怎能回去呢？即使籌到船費，混了十年、二十年，還是阮囊羞澀，除了船費，所剩無幾，又無以見江東，人老，也只可硬著頭皮留下來。當時僑鄉又飽經戰亂，還有當地人和後來移入的客家人械鬥，叫做「主客相殺」。列強入侵叫「走紅毛」；太平天國之亂叫做「走長毛」。總之僑鄉的亂，也教華僑有些想回的，亦有行不得也之嘆。

北美向來是先進國家，而華僑東來者，大多是僑鄉的莊稼漢，知識水準低；不要說洋話，頭大的漢字也認識不到一籮筐，只因為在僑鄉生計無著，才不計冒險渡洋而來，求個溫飽之餘，只想接濟一下在鄉家人，這種卑微的願望已較可憐了，何況還不如願。淘金時代過後，只可做築鐵路的工人，開山鑿石，做著最艱險的工作，許多墮崖死了，冰雪一蓋，到第二年才由難友收拾

骸骨，草草就地掩葬算了。過去火車經過險要的山拗處，必撒冥紙錢，就是聽從華僑的勸告，希望華工的冤魂平息，不要為難乘客。

華工隨鐵路的興建，自西而東，在飄泊中找個落腳處，能生活下來，便就地定居；反正打著光棍，沒有家室跟隨，在那裡過生活還不是一樣！

看官，我在這裡還要為多倫多補上一筆，為甚麼多倫多成為無可取代的城市？加拿大要建設一條鐵路，從溫哥華橫貫全國，穿過多倫多，一直到最東的魁北克省的滿地可。原來工業革命是由蒸氣機的發明，應用到火車與鐵路的結合；縮短了城鄉的距離，調動了勞動力。人口與資源結合的結果，成本大大的降低，產品就能佔領外銷市場，國力的發展便一日千里。因而船堅砲利又助長了打開外國市場，市場的佔領又助長了國力。這種循環不息的連環扣，終於造就一個雄霸世界的大英帝國；一個典型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到處掠奪他人的資源和土地，就地建立殖民地政府統治。各地的殖民地政府，就像八爪魚的吸盤一樣，把吸得的資源供養本國，那管殖民地枯槁、憔悴！

加拿大興建鐵路的年代，美國早已獨立了，由於美國東部迅速的發展，紐約的人口大增，加拿大草原三省

的小麥找到最大的市場，鐵路也自然從卑詩穿過三省而達安大略的多倫多，直延伸到東部的滿地可，再運到紐約去了。這條鐵路建在多倫多的南面，到北面的四零一公路完成，多倫多已經是無可取代的大都市了。

華人跟著築路的工作而東遷，像個路客；這是甚麼年代？大概是踏入十九世紀的中葉之後吧！這裡可以概括性向看官作一個備忘。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國敗亡。由於僑鄉在廣東，正是洪秀全的故鄉，怕被滿清的株連，廣東人大量出洋避禍。翌年（一八六五年），美加交界的柯華利堡(Fort Colville)發現金礦，很多華人聞風而至，可惜礦源不多，剛建立的唐人街也就跟著人潮他去而散了。一八六六年孫中山誕生了，也就是太平天國敗亡後的第二年。所以，他說在童年聽到洪秀全的故事，不禁心焉嚮往，對他的影響很大；這些話是可信的。一八七一年，卑詩省加入了加拿大聯邦，成為聯邦一員；一八八六年，溫哥華正式立埠，比多倫多已經遲了約五十年了。

華人在多倫多教堂街和皇后街落腳之後，那一段日子，多倫多的市況並不昌盛，而「四三苛例」已頒發了。所謂苛例，是華人因「女傭案」事件，被種族歧視的議員，在議會通過立法，禁止中國婦女進入加拿大，

這個不人道的法案（一九二三年實行），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解禁，此是後話了。

多倫多的唐人街在教堂街一帶，一蹲就蹲了將近半個世紀，真像一潭死水。英國浪漫大詩人羅拔•卜克(Rupert Brooke)在一九一三年這樣寫多倫多：

她不像殘破的伯明漢，她不像蒙羞的柏林，或地獄般的紐約；她是無告而長期依舊——大而無當。詩人對多倫多的觀察入微，真令人敬佩。多倫多在「長期依舊」的「大而無當」的「無告」時刻；而中國人又有「苛例」的立法，人頭稅提高了，婦女又禁止入口，新的移民就不多了。教堂街的唐人街就像一潭死水。而教堂街和皇后街交叉附近的一帶，並不是個好地段。

北美洲的唐人街，發源都在當地的市中心附近。她有兩重意義：一、唐人街很早建立，幾乎與立市同步；二、華人是安土重遷的，非不得已不他遷。

教堂街以東的一帶，叫做 Cabbage Town，過去是種椰菜的地帶，可想見並不旺盛，向西遇到央街；這是一條黃金地帶，當時的華人沒有租的本錢，更談不上買。庇街(Bay St.)和皇后西街是當時市府所在地。所以華埠要遷出教堂街，就得沿著皇后西街，跳開央街和庇街這個地段，在庇街以西發展。經歷五十年的煎熬，

華人終於捨棄原來的唐人街，突破東牆的央街，沿皇后西街向庇街以西而來。這正是：立法禁制華人，跳過一潭死水。

第三回

猶太唐人朋比上

主從關係倒過來

華人為甚麼很少自置住宅和商戶？這是和自我定位有關：大家的共識——華僑；只是僑居異地於一時，到老總不能客死異鄉，如果做個異鄉亡魂，那真是不幸之尤。如果勸他買地，等於對他詛咒，十九不懷好意的。「富貴而還故鄉」是人之常情；又說：「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這些觀念根深蒂固，所以過去的華僑，年老總要回「唐山」，除非萬不得已才客死異鄉，稍有一點積蓄，縱然不多，買幾個金山箱，裝滿了衣物，也就回唐山去也。

唐人街的商戶是租回來的，業主十九都是猶太人。猶太人熱衷置地產，也和觀念有關：猶太人亡國已是中古史的事了，子民到處流浪，就是沒有一塊安身立命的土地；他們到那裡，就以那裡為家，先買一個地產，作為家的基地，有錢的多買一些，實在是心理補償的反射。第二次大戰之後，猶太人在以色列建國，面臨圍繞她的回教國家的反對和進攻，全世界的猶太人都動員起

來，有錢的捐錢，年青的回去參軍，在一九六七年的保衛國土的戰爭中，把來犯的敵人打得潰不成軍，只打了七日，猶太人的英勇，阻嚇了所有反對她的敵國。如果這場戰爭是限於原來的保衛戰，以後的防衛也限於國家安全和獨立，以色列應該辦得到，而且得到世界的同情與支持。可惜猶太人有幾次得了一些藉口，佔奪了以色列國土以外的許多原屬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事後就是不還，引致巴勒斯坦人成立了解放聯盟的組織，和以色列長期鬥爭，兵連禍結，一直到現在，「巴解」在戰場上打不過猶太人，只有用襲擊甚至用「人肉炸彈」和敵人同歸於盡。今日美伊的對峙又演變成戰爭，和美國長期左袒以色列，也屬導火線之一吧！

閒話表過，言歸「正傳」。話說猶太人喜歡置地產，以補無土之憾，中國人不喜置地產，有諱避客死異鄉之心。華僑要找生活，淘金和築路年代是出賣勞力，以後就要各尋活路了。老一代華僑沒有甚麼謀生技能，但勤勞、忠誠、刻苦，在淘金與築路時期都表現出來，西人社會都知道，很樂意僱用華人做管家、廚師、幫傭等，解決了華僑的就業問題。也有一些華僑認識香港「金山莊」，可以交由他們做唐山雜貨的買辦，經海運來加販賣；也有一些懂得做廚師的、侍應的，就幾個合

起來開個小餐館。有一些原就在唐山的時候，就有一技之長，或在出洋時學過一些謀生手段，以至原本是耕田的莊稼漢，在求生活的時候，都不得不拿出來派上用場了。

多倫多許多精華地段，業主每多是猶太人，他們懂得買地產的竅門；華僑要租商戶做生意，自然向業主接洽，老一代的猶太人和華僑原沒有兩樣，也是胼手胝足的勞動階級，同樣頂著歧視的待遇，衣著襤褸的一群。他們也知道華人的誠實，因此容易做成買賣。嚴格來說，只有遇上狡猾的業主，華人才在法律上吃虧，大致還算公平的交易。

中國人租猶太業主的商戶，猶太人到中國餐館吃中菜，慢慢也上了癮，彼此相得益彰。猶太人養馬，中國人去賭馬；馬場上也平分秋色。猶太人的後代起來了，很多做了律師，中國人僱用的律師十九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參政選各級議員，中國人就是他們的鐵票。多倫多唐人街這個士巴丹拿區，省議員一直是猶太人亞倫·高士民(Allen Grossman)擔任，一直做到省府商業高級部長而退休，還傳位給兒子拉利·高士民(Larry Grossman)。華人的鐵票，又成為這個猶太家族的省議

席的保護傘；以後還出任過省長，可惜為期甚短，下任不久便英年去世。

每個人都需要朋友的；族群也需要族群的支持。中國人和猶太人走得最近。有人說，如果中國式餐館少了猶太人，有一半會關門大吉。是否言過其實？似乎還要看那個時期，現代的二十年可能言過其實，但四十年以前就不一樣了，是接近事實的評估。人對食物口味也有習慣。唐人街老字號的西湖餐館的東主溫仲，在生前曾告訴我：西湖餐館能一直經營下去，是有許多猶太家族，幾代傳下都到這裡來。同樣，華僑過去用的猶太律師，有許多也成為家族的朋友，一直也相傳的用下去，這已經不是純商業行為，兼有友情和信賴的成份了。

中國人和猶太人在北美的社會地位，當不是四十年前可比。兩者朋比而上，回顧過去，這兩個族群，各有一部份傷心史，但仍是最接近的族群，彼此心照不宣。不妨問一問現任市長賴士民，他的心裡，定有一個答案。

看官，「朋比為奸」其實是一狼一狽，所以更確實的一點說，就是「狼狽為奸」；當然不好。但人生在世，那個沒有朋友？又有那個不需要朋友呢？所以「朋比」兩字，正面的意義比反面的意義大得多，就是和朋

友一致的行動、作為，一致的理想；可惜卻是「為奸」了，把原屬正面的意義來個急轉彎，成為完全負面的用詞。奸是奸妄、奸邪，還是壞的歸類。但保留一點改邪歸正的後路，這也可能是首先提出該字彙的先生，不忍將這原屬好詞的「朋比」，沒有徹底否定的緣故；如果用上「朋比為姦」，那就萬劫不復了。今天用了「朋比上」；是一同上進，或比肩同步邁進，也算還它一個公道吧！

存在主義大師、大文豪、思想家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還是當代的大作家，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獲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的頌詞：「因卡繆對人類良知所產生的問題有許多啟迪。」他非常厭惡「孤獨」、「隔離」；他對友情十分重視。認為孤獨和隔離，最後會演變為「惡意」與「誹謗」，而導致生命枯槁。他的「鄉愁」的發揮，使他明顯與西方作家的區隔；是我開始閱讀他的作品的原因。大抵一個偉大的作家，必有其心底最真摯的一份感情，而這種感情的抒發，最能震動人的心絃，因而產生了共鳴。童年的記憶最深刻，感情也最真。中國許多大詩人最震撼人心的詩句，也是「鄉愁」：「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灝「黃鶴樓」）「青春結伴好還鄉」、「萬

里悲秋常作客」、「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杜甫句）（安得至老不更歸」、「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韓愈）「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欄干。」（白居易）都是寫鄉愁的，錄不勝錄。卡繆的鄉愁，更有思想性的抒發，他說：「鄉愁是人類一切思想與情感、情緒的根源。」他又解釋說：「鄉愁來自心靈，是很難解釋卻又非常熱望的東西，這根源無以為名，姑稱之為鄉愁。」有一個族群對鄉愁最了解，這就是華僑；特別是有家歸不得，要在外國討生活的唐人街的華人。卡繆形容得對極了，鄉愁難以說得清楚但確實存在，而且是思想、情感和情緒的根源。我在重寫唐人街之前再讀一遍，確認唐人街的鄉愁文字，是值得提倡的。這正是：中外鄉愁同一轍，古今作客總成憂。

第四回

主從關係成顛倒
左右社團講立場

看官，中國人本來就是「講信修睦」的；看重情義，熱心朋友的。也不計較這種結交，誰較利誰較不利的。實際上，華人與猶太人朋比而上，商戶向猶太業主租來，幾個股東有時比僱員還辛苦，靠拼時間才賺一份人工，生意好時多分一點紅利，已經是罕有的事。唐人街那個商戶賺錢，由於局面不大，賺錢的家傳戶曉，業主那有不知之理，遇上需索無厭的業主，華人租客還得低聲下氣，仰承顏色，也怪可憐。因此，大體上能說朋比而上的互惠互榮，其實主從的關係至為明顯。這種關係，一直要到一九五零年才改變過來；這個改變，還是被迫的。最主要的原因，僑鄉改朝換代，在土改的年代，過去歸國華僑都打成地主富農，徹底改變了華僑「告老還鄉」和「富貴還鄉」的傳統觀念。又由於一九四七年廢除苛例以後，華僑援例接引家屬來加團聚。第一批華僑青年，約在一九四八年到多倫多來，像張子田（曾任國大代表、《醒華日報》社長）的兒子楠叔等便

是。第二批在一九五零年抵步，人數就遠比第一批多了，如林環陔、林阜、林子、吳培芳、吳池喜、張金石、國幹、爾賢、耀華、黃標等均是；以後續批而來不斷增加，此是後話。大陸當時對待華僑的政策，當有可議。但「禍兮福所寄」，迫得華僑從新檢視「安身立命」之所，不再作「落葉歸根」的打算，從此便開始在多倫多置產業，也改變了過去和猶太人論交的主從關係。但華人還是重情義的，地產的買賣，多半還是交猶太律師經辦，但主從的關係已倒置過來。要到六十年代的中葉，簡家聰、麥成德律師行在唐人街創立，又加入了潘仕廉，續起的許九思、楊振麟、畢志華、彭珍妮、洪秉政、顏惠霞、黃志華、李碧珊、孫家驊、譚秉鈞等律師，近年還有許多大陸來的律師及許多不為個人識見所及者，華人在律師行業真是人才輩出，已不像過去的年代，華人每有言語上的隔閡，無法選擇律師人選的權利了。

回頭再說，唐人街落教堂街與皇后東街一帶西遷，到了現在的「四季酒店」和對面新市府一帶，緊靠當時的市政府，是如假包換的市中心的地段，商業繁榮，人口稠密，唐人街的落點選擇對了。

如果以年代分期，到一九五零年間已播遷完成，華人在多倫多的唐人街，東起以「四季酒店」為界，西至約街(York St.)沿依利沙白街(Elizabeth St.)北上至Edward St.，中間以登打士西街為主街，東起庇街西至大學街，經歷約四分之一世紀。

教堂街的唐人街，我尚及見的見證人很多；例如在設在當時唐人街的銀行，經理余莠榛等人，就見證了唐人街，又從教堂街與皇后東街西遷，至新市府一帶。還有張錫芹等僑社元老也如是說；這兩人我是及見中的，余、張都是高齡去世，後者活到九十歲。今年英女皇即位五十週年，僑界有人得了勳章，而張錫芹早在二十五年前，也就是女皇即位 25 週年得到的。不管先後，應是對社區有貢獻的事跡為憑而頒吧。唐人街許多掌故，我是從余、張兩翁處聽到的。但與余、張同時期的另一位長者林善彰翁，他認為比教堂街一帶的唐人街更早的，是上數百年前，當 CP 鐵路築到多倫多目前的總站，也就是 Union Station 和對面的 Royal York Hotel，也有幾個唐人商戶，如不以少數計，在當時也算成市，不過由於不久總站和大酒店就興建，便被收購。所以這些商戶華人也沿著 York St.向東來，同樣到了新市府地段匯合，其實也是殊途同歸。由於年代久

遠，林翁乃得自相傳而提及。翁宅心仁厚，也沒有必要強不知為知，是應有所本的，故亦錄之備查，而有待史家的考證。

唐人街到了新市府這一帶，一直到 1975 才衝出大學街，華人習慣稱之為中區華埠，到登打士西街和史巴丹拿街發展起來，取代了它；華人改稱原地段（市府一帶）為「舊唐人街」。舊的和新的畢竟有其傳承，是血脈相連的，和以後的商場式的發展，以一個私人公司或財團，獨立選中一個地段，興（改）建裝修好便招租，一夜之間成行成市的不同。唐人街不只是商業的活動，它是華人生活的一部分，重要還在精神生活、文化傳承和風氣，交結成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區，寄生在外國的土地上。它和商場式的市集最大的不同，如果要濃縮到一點來做分別，就是唐人街可以體會到中國的傳統社會的內涵；不僅是中國人的商務活動。

舊唐人街立市以後，華裔的活動中心確定下來，一切就等待機緣擴展了。

看官！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還是以人為本。人是一切社會現象的主導，有怎麼樣的成員，就有怎麼樣的社會現象。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的功能，只是個體所發揮的能量較小，群體的能量較大。於是人類隨著文明

的進程，懂得結社、集合群體的力量。多倫多過去右派的勢力很大，有一段時期的多倫多，兩個華人之中，就有一個是隸國民黨藉的。有分教：政治分歧到海外，保皇革命說從頭。

第五回

康梁保皇到海外
華僑保命入洪門

中區舊唐人街的年代，在還沒有衝出大學街(University St.)之前的幾年，雖然中加已經建立邦交，但大陸還在文革的年代，與僑界的交往很冷淡。因此，終舊唐人街年代，還是右派社團的盛世。許多人因而有一個錯覺，以為國民黨在多倫多發展最早。實則不然，最早立社的是「洪門致公堂」，它才是多倫多社團最早的老大哥。

洪門原有反清復明的歷史信念，以清廷的政權穩固，洪門也變成普通的江湖結社。及洪秀全起義，洪門的反清思想一度復活。太平天國失敗以後，廣東僑鄉部分人士怕株連，紛紛走避海外，一部分到了北美。到康梁戊戌政變失敗，康梁出亡海外。康有為到了溫哥華、域多利一帶活動。並在翌年（己亥）在溫哥華與李福基、馮秀石、徐為經、駱月湖、劉康恆等創立「保皇會」，同年到維多利中華會館為光緒皇帝祝壽。康沒有

到過多倫多，但到過渥太華，這些事蹟，都在梁啟超手抄本《南海先生詩文集》有記的。

康有為雖然政變失敗，但在近代中國思想史是佔一重要地位。其《上清帝第二書》、《上清帝第六書》、《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考序》、《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都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政治主張，受知於光緒。可惜滿清舊臣抱殘守闕，以致維新功敗垂成。康去亡海外，頗得當時華僑的擁戴，和孫中山倡導的革命，當然是南轅北轍。康的保皇立憲，和孫中山要打倒滿清，建立共和；也就水火不容。他們的思想分歧，也影響了北美華僑社會一度的分裂。

康有為的「保皇會」在溫哥華、域多利成立，當然觸動當時滿清舊勢力的痛恨，使館成為買兇暗殺保皇人士的黑手，有部分華僑，由於保命加入洪門，有的東來多倫多避一下鋒頭。

洪門在加拿大這個自由結社的國度裡，不必隱蔽，組織了「洪門致公堂」，由於人多勢眾，國內的政治勢力便滲透而爭取。孫中山也加入了組織，所以到黃花崗之役，致公堂竟把溫哥華的堂址典押了，義款親交孫先生匯到香港買軍械；還組織了敢死隊，到了香港等候命令。後來孫先生知道了，急電香港黨人，不準犧牲華僑

青年，這批準備犧牲的加拿大華僑青年才得全身而返。我在唐人街開設地產公司的時候，有一位參加者，曾在我的公司門口賣「西洋菜」。我和他談起來，知道他姓黃而已，他已不願多談了。國民黨建政而又失敗，不體恤這些準備為黨犧牲的人，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是國民黨由興而衰的原因。

多倫多「洪門致公堂」，根據林環陔兄的憶舊，其創社元老應是李瑞文（臺山人）、呂成、林鶴年（新會人）等人。梁啟超曾到多倫多，也為洪門創建的《洪鐘時報》寫政論，伍憲子也是主要的撰稿人。《洪鐘時報》時當還是主張君主立憲。到辛亥革命成功，「保皇會」的勢力才消失。如果以正式成為當代平面媒體的報紙言，《洪鐘時報》應屬多市第一份。

「保皇會」有一段時期很昌盛，這和梁啟超這一枝健筆很有關係。康有為在學術的造詣遠超過他的政治主張。他的書法，在滿清一代確屬名筆，他著的《廣藝舟雙楫》，即使今天讀之，還是精闢絕倫。其他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序》、《禮運注》等，真令人敬佩他的博學，尤其是前者。對古籍經書的真偽，康的考據真令人佩服。我和他的孫子保延兄論交，也有幸結識其女同環女史，對康的著作大致都曾拜讀，以百年前

之世，能有康南海之見解，誠屬不易。可惜他困於臣義，至死效忠光緒，以致政治思想漸為世所棄，應該不是聰明博學的長素（有為號）先生的不及，而是他不忍背棄故主之所失。康有為進士出身，舊學基礎深厚自不待言，惜生在末世而又逢懦弱的人主，康的政治理想無法施展。梁啟超不同，畢竟隔了一代，他又是個人才，漸漸便自有主張，最後與康老師漸行漸遠。我們讀《飲冰室文集》，可知他不但接受了民權思想，以後還在打倒帝制奮力一搏，對推翻袁世凱、打倒張勳復辟，梁啟超效力民國的努力，不應以過去保皇而一筆抹煞的。

「洪門致公堂」對創建民國的功勳，孫中山曾屢述，為黃花崗所押堂址，籌軍械、軍餉之費，要到民國成立以後才贖回。過去溫哥華「洪門致公堂」，得到民國元勳的表揚手跡、文物也最多。以多倫多而論，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李瑞文（致公堂創堂元老）尚在生，在舊唐人街經營友記合棧，一個人便捐出加幣一萬元。看官！你知道加拿大華僑，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有一段時期的工資叫做"Dollar Day"就是因整天的工資只有一元嗎？我在一九六二年到多倫多，銀行的女行員一週工資是四十五元。李瑞文的捐款在「9.18」事變不久，淞滬之戰期間，上海失守，全國震動的年代(1932)。一萬元

可以在唐人街可買一棟。終抗戰之世，李在多倫多捐款，還是首屈一指。他不是國民黨人，是致公堂兄弟。

我初到多倫多，還到過友記合棧午餐。一碗梅菜扣肉才一元，白飯一大湯碗且任吃（不夠可再要），另加例湯免費的。如果放下小費 25¢（老華僑叫「錢八」），企檯（侍者）已刮目相看了。可惜當時不識其人其事，即使相遇也不相識。現在想來，猶有餘憾！

多倫多「洪門致公堂」，雖然有一段時期成為「保皇會」一個重鎮，但不久即轉向革命，對支持倒袁運動和抗日戰爭，都有歷史可證的。可惜海外國民黨人，以該黨正式成為國內執政黨以後；未能秉承孫總理的遺志，視「洪門致公堂」為兄弟之黨，且由於擴充過速，組織日益龐大，有些趨炎附勢者乘時加入，以致國民黨內也良莠不齊，每有排擠洪門致公堂的情事發生，到黨報《醒華日報》發刊，又不能包容不同的言論，和《洪鐘時報》時生論戰。我們不能否認在人才上言，國民黨以當時得令之執政黨，人才萃薈，非洪門當時可及，正因為如此，國民黨就應「以大事小」保泰持盈，善待有功於民國的老大哥才是，不此之圖，致令好兄弟變成對手；這是失算的一著。我到多倫多時，《洪鐘時報》尚出版，總編輯是林普慶先生，他是個土生土長的華僑，

中文程度在一般士生人士之上，但比起從國內選派出來，且是中山大學文名頗著的莫夏風先生，文字和編輯工夫當有些差距，且當時僑社和唐人街的活動，國民黨勢力如日中天，《洪鐘時報》不久便停刊，《醒華日報》成為多倫多唯一的報紙；一直到莫先生不容於接任的新社長，和一些朋友另創《快報》，才打破《醒華日報》一報獨大的局面。這已是後話了，容後再表。

《洪鐘時報》的鼎盛時期，當時康梁發表保皇、君主立憲言論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打筆戰的年代。看官，康梁雖然「戊戌政變」失敗，但變革維新的思想和要求已深入人心，而且就義的「六君子」，都是望重一時的維新人物，和那些腐朽的王公大吏，在民間的聲譽和評估相去太遠。維新的失敗，是孫中山的革命派擴張的轉折點；人民對清廷無藥可救的腐敗，正由維新失敗而證明；於是轉嫁到對革事業的期望。康梁出走海外，政治理想的論戰便燃點起來。孫中山不但是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還是一位國學深厚的一枝健筆，他的著作、書函、政治宣言，以至手令、慶弔詩文，立國之前從不假手於人。手書的毛筆字學成親王，有蘇東坡《寒食帖》的遺意，孫先生的才情過人而好學，造就他的學養和器量。他在香港大學（當時稱香港西醫大學堂）考

個滿分畢業，至今尚無來者。《三民主義》原也是親手寫好的，但陳炯明的叛變，砲轟總統府給轟掉了，才在廣東高師演講結集。孫中山在立國前的政論，如《上李鴻章書》、《興中會宣言》、《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駁保皇報》、《敬告同鄉書》，文氣蓬勃，擲地有聲。

孫中山在海外鼓動風潮，行文義正詞嚴，且漢人久受壓迫；在國內不怕殺頭，也怕株連九族。但處身國外，沒有這種顧慮，革命的火種就燃燒起來。雖然康梁領導的「保皇會」，靠著兩人的光環、犀利的文筆，但畢竟保個連反抗慈禧這個老太婆的勇氣都沒有的懦弱皇帝，還是個異族的弱主。不管從現實政治的成績看、潮流看；以至民族存亡與大義來說，縱使生花妙筆，也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康有為的忠君思想，其不合時宜，終成一個歷史悲劇人物。梁啟超就不同，有勇氣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經過浴火重生的鳳凰，更光彩的生命開展著，看官，梁啟超有幾篇政治主張的文字，如《少年中國說》、《論自由》、《論國家思想》等就可看出他的轉變。

梁啟超是新會人，在多倫多落腳最早的；如以同鄉會的屬性來鑑評，應推新會人了。梁啟超來多倫多，這

一層關係應算在內，絕不是臆測之詞。梁的文字風格，文白自然的結合，正是「飲冰體」的主要特色。文無古今，也沒有因為是語體文好？還是文言文好？其好壞在文氣、練字、佈局和內容。《文心雕龍》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論文章之好壞，在「文采和內容（質）的相得益彰（彬彬），能寫到這樣的文章才算最好（君子止於至善）的境界。」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語譯。想不到譽滿臺灣且位在『資政』的『文斗』居然在一位廣東大老接受輔仁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時，在頌詞引用這兩句的釋義是：「對人彬彬有禮，是個社會的謙謙君子。」這兩句是論文章之好壞，不是論人的；其釋義也不是這樣。比「指鹿為馬」更荒謬。這些文字還印了出來。我是親臨盛會的。那一週的一個晚上，我到「富都大飯店」參加「羅漢茶」聊天，指出這文斗的錯誤。這一位大老說，本來請許大路先生寫，但他自告奮勇，我有什麼辦法。這是讀書未廣，浪得虛名而強出頭之弊。真擔心今日之中華民國，總統府的榮褒壽頌之類，陳水扁還是假他之手，搞幾個文質彬彬的君子的頌詞；如臺灣還有讀書人，可能又是搖頭嘆惜了！

梁啟超的學生徐志摩棄了美麗的髮妻，奪了王賡（西點軍校畢業）的老婆陸小曼，在結婚典禮請老師致

詞，給梁啟超結實的教訓一頓，梁的兒子梁思成，是個有名的建築師，家庭生活美滿。前年卻被一個身兼作家和電影老闆，拍了一部《人間四月天》，不但指撰寫徐陸的畸情，還扯起徐又與梁啟超的媳婦一段畸戀，以致梁思成的兒女要為父母，以事實來澄清，這種毀人名節的畸情、畸戀的小說，也對社會毒害。

這正是：分道康梁歸史冊，毀人名節悖倫常。

第六回

新會文人世出
同鄉本市揚名

中國人的重鄉土，有謂「人不親土親」；就是重鄉土情義。尤其遠在異國，對來自鄉土的同鄉問訊，一點點零碎的訊息，都會引起一陣陣鄉思。王維的《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維這首五言絕句，以仄起平收起韻，是五言絕句的正格；平仄在絕句有嚴格的規定，與古體不同，很講究格律的。嚴格來說，這首《雜詩》不但出格，而且重複用『來』字，看官，五言絕句只共二十個字，卻有一字重複，而且還是個起韻字，這兩種缺陷怎麼還是名詩？且入選《唐詩三百首》？它好在哪裡？妙在哪裡？為什麼瑕不掩瑜？傳誦千年不衰？原來它的好，在故鄉最普通的訊息：普通到時令必到，時花必萎，這些小事，都撥動遊子思鄉的心絃；普通事也是大事，這正是重鄉土情義。妙在哪裡？妙在一連四句，全是問話的，關切之心，期待來者必答之情，躍然紙上。看官，律詩是嚴謹的，而律詩以《黃鶴樓》為第一；該

詩也是出格，且頸聯表面已不工整了，卻是律詩最好的一首，神妙在解不開的思鄉情結、化不開的鄉愁。高手大家，不受格律羈勒。

狹義的僑鄉，指廣東四邑，地屬古岡州。華人來到多倫多，其始都屬四邑人，結社叫做「岡州會館」。後來才分邑而結社。「岡州會館」是由新會人士主導，據老一輩的相傳，分邑結社以「會然別墅」最早，別墅是有別於家宅；是供小住暫駐之所，為什麼叫「會然」？問之鄉親，也都焉語不詳。也翻過《辭源》，想找到它的出處，都沒有註條。「會」是 否即新會之會，取出一字而帶起全銜，有舉綱目張之用，此人定是雅客。新會文風鼎盛；自古已然，於今不墮。遠的不說，明代出了陳獻章，人稱白沙先生，是個理學家、史學家。宋叛將張宏範降元，率兵艦追宋帝昺於新會崖門，與宋將張世傑水軍決戰，世傑兵敗，張秀夫抱帝昺投海死；宋亡，張宏範在崖門立碑，刻石『張宏範滅宋於此』。白沙先生到崖門，在石碑的刻字加了一個宋字，變了『宋張宏範滅宋於此』。史家認為這個字乃「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這一個字，落實他在史上的貳臣地位。

清末民初出了個梁啟超，文名籍甚。新會人到多倫多來最早，《洪鐘時報》的主柱如上述之創堂元老呂成、林鶴年和總編輯林普慶，都是新會人。

「會然別墅」的舊址見舊唐人街的 Chestnut St.，以後搬到 Darcy's St.，到後址的時候，主持人為薛毅夫；薛先生也算是個文人。據許炳坤（新會人）說：在薛先生手中「會然別墅」的前面，就加上 「新會同鄉會」幾個字了。

新會人士在多倫多唐人街，有許多著名人物，例如李挺堅翁，以殷實和提拔改進，很得人懷念。他經營的「生同盛」，除門市外兼做批發生意，有雜貨、罐頭，還有蔬菜，也供應本市以外的鄰近小鎮，規範相當龐大。他不但經營有術，還在社團出錢出力。他是「中華會館」始創人之一；也是「李氏公所」的元老，到他退休以後，常到新會鄉親經營的「利求公司」，義務幫忙林氏兄弟；其提拔後進熱心可見。挺堅叔在 Huron St. 有整棟柏文公寓，約 20 多個單位，僑社的善舉，他都不遺餘力，其樂善好施、富而好禮，是個典型足式的善心人。

另一位林進寧先生，是「廣州茶樓」主要股東，人極謙厚。其夫人即林黃彩珍，是第一個在多倫多獲頒加

拿大勳章的人。對反對苛例、反歧視華人，反對徵收華人商戶和各種運動的請願隊伍中，都有她的身影。她獲頒勳章是實至名歸的，她三位女公子中，有兩位（瑞貞、瑞萍）做過我的學生。自此每次見到她，她還是跟女兒一樣叫我做「先生」（粵人稱老師為先生）。林進寧有這一位賢內助，「廣州茶樓」； 鼎盛了二十年，一直至他們退休，林黃彩珍長於交際，「廣州茶樓」又接近市政府，好吃中菜的市府職員，大多認識這一位老闆娘，舊唐人街時代，正是林黃彩珍最光彩的年華，並且是無可取代的婦女領袖。林進寧夫婦和陳文光太極拳師、馬笑如畫家是兒女親家，俱有聲於時。

林益烈翁是舊唐人街的殷商，除了是「萬國」、「荔園」的大股東外，還擁有旁邊的「再來泊車場」。唐人街位在市中心，寸金尺土，林翁坐擁市面精華地段，很難估計他的身價。他是華人第一個在多倫多養馬的人，參與馬場的賽事。我有一次假期，他知道就邀我到 Fort Enrie 馬場，看他的馬出賽。他那一天興緻勃勃，向我介紹他的馬，我曾任 Shell Canada Ltd.（蜆殼石油公司）市場研究員，用過電腦方程式分析賽馬贏錢的機率，根據馬匹狀況、馬廄贏輸紀錄、騎師勝出機率和投注的資料做分析基數，不論單方面或混合，賭客

無法贏得馬場，勝算的機率小。從此以後就不上馬場。林翁知我不賭，臨場就我保證他的馬必贏， 而且說剛才還到馬房問過騎師，保證博殺，如無意外準贏的，你遠道而來，為什麼不贏點路費，汽油錢呢？他這一說，我就不好意思不下注了。

看官，可像世界人類都公認：中國人是個好賭的民族。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外國接觸到中國人，近代以澳門、香港為最早。英國人賽馬明明是賭博，卻說是紳士高尚愛好的體育，教香港人投注，是學習高尚紳士的愛好，和具有慈善事業的精神。馬會的盈餘，支助了慈善事業，當成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德政，還省了公帑，匯回「祖家」，供養一個龐大的帝國。到中國人嗜賭馬如嗜鴉片煙的時候，就落實中國人好賭的惡習是與生俱來的。「賭波」明明是英國爛賭的天性，在香港沒有賭場，不像賽馬設個馬場；因此沒有藉口剝削，不提「賭波」是愛好體育了；硬說是違法的，因為沒有抽頭。澳門地方小，又沒有天然資源，索性變本加厲，公開招標，承辦賭場，還規定投標者以「娛樂公司」做名義。「娛樂」人民，當然也是德政。澳門政府的稅收，澳門的「葡京娛樂公司」佔了八成以上。香港賽馬號召力太大了，澳門試辦過，但虧了本，來個別開生面的賽狗。

也是使人趨之若鶩，馬之上還有騎師鞭策，狗的人為作弊更多，賽前飲了一肚水，怎樣跑？或者在狗的腳趾用銅線綁一陣才上場，又怎樣跑？就算不做手腳，特別安排發春期的母狗和一隻大熱門雄狗接近，在上場已經嗅「異味」，那隻雄狗絕不追前面的電動兔子，保證跟在那母狗的屁股後面追，那裡有勝出的可能呢？澳門跑狗賺錢，洋人又說中國人連畜生也賭，和鬥雞、鬥蟋蟀都落實中國人好賭的惡名。他們忘記誰是作俑者。

除了澳門、香港，外國人接觸的就是海外華人。舊唐人街許多賭博館，人贓俱獲被拉上警局，安排再上法庭受罰，屢見不鮮，也坐實了華人好賭之名。洋人沒有想到華人打光棍，是家人不能前來，以至精神的苦悶；這些基因，都是因為在歧視的法律下造成的，當地洋人沒有責任？聚賭已是懦弱性的找尋刺激的方法了，洋人不示威甚至暴動才怪。這種不人道的法律，不道德的加上惡名，真是不吐不快啊！

回頭再說林益烈翁的馬出賽，是我不賭馬以後再賭的一次。馬一出閘欄，的確跣一下，但不到三分之一路程，馬失前蹄，騎師沒有傷，但已引起一陣驚呼。而當然下注者全部泡湯。「大熱倒灶」是也，此馬受傷，便人道毀滅，畜生何故？而「馬上畜生」安然無恙，是那

個「畜生」之錯呢？只有天知道。這種經歷，奉勸我族裔：作壁上觀無妨，賭馬的風險和變數太大了。如果把生活費作賭注，真是不值得。我們還是用我們的智慧和能力，在人的場所賺錢吧！林益烈不但是個實業家，他對華人的權益爭取，是不遺力的，是華人在自由黨一戰將，歷次選舉，他都會拍門提醒去投票的。

新會人在多倫多定居而有聲於時者不少。我有一位宗叔許奎，雖然他的父親也在多倫多，但他是以留學生身分來的。留學生在歧視華人的年代裡， 同樣因是華人而歧視，不會因留學生的身分而改變，但奎叔懂英語，參加一些當地團體的活動，認識當時安省省長 Leslie Frost，所以在他畢業的時候，省長幫助他留下來；奎叔請了六個人做推薦，包括兩位神父、兩位國會議員和兩位當地警長。得到移民部的批準，從此打破華人留學生畢業後必須離境的法例； 也是第一個華人受聘為安省電力公司的工程師。新會人還有一位著名建築師許文傑先生，他曾參與 Eaton Center 的設計工作。這十年來，新會的專業人士更人才輩出，數不勝數了。

近三十年來，新會人林仲文兄崛起僑社，他 17 歲到多倫多來；和同鄉周洛漢君合營乾濕洗衣業，是最早從手工業轉營到以機器操作為主的商戶。他是繼黃衛青

以後成為安省「中華會館」的主席。黃先生做了 18 年主席，只有一年中斷，由周天祿接棒，但黃結案以後又回朝，一直到林仲文接任才終止，林主席先後做了 12 年；「中華會館」修章以後不久由彭以德接任，林兄再任一屆，繼者耿慶武、陳蔭庭、鄭偉志。到陳蔭庭再任時，會館出現分裂了。這個有歷史和代表性的社團領袖，盼望她能繼往開來，做到領袖群倫的風範；更不要效仿黃、林合做了三十年主席而阻擋賢路！

「新會同鄉會」（含「會然別墅」）的鄉親，以歷史淵源，比較接近致公堂，後來由洪門的盟長葉玉麟先生接任理事長。可惜玉麟兄英年早逝，幸後繼有人，目前由其哲嗣葉國良先生接任，這已是後來的事了。

新會的文風在海外也不賴；我記得有一位湯秀先生，寫得一手好詞，但他是個職業廚師。湯秀有一點口吃，期期艾艾，雖然不善於詞令，卻擅於詩詞，真是人不可以貌相。有一年，他來向我辭行，要到美國去，據說要和友好開餐館，我有點捨不得這位文友遠別，一時感觸，寫了一首送別的詞，調寄《解佩令》藉表依依：「旅魂勞苦，中年哀樂，已銷磨多少英雄氣，付與文章，一半是，壯懷聊寄。幾人識、寫都無謂。 新亡好友，又離知己，竟分嚐死生滋味，休上高樓，望窮盡、

海天藍蔚。到明年、問君歸未？」那時，我另一位文友張贛萍在港逝世，又逢湯秀辭別，一時感觸寫的。然而，湯秀真的一別去如黃鶴。20 年未見了 ！人生參商，真不知涕淚何從！

新會梁啟超對中國近代影響很大；其學術思想的影響又比政治更深遠；詞章已在其次了。梁著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接對王陽學派的批評，下及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梁任公的真知灼識，教人敬佩不已。這本書是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是我的老師史景成的藏書。史師是多倫多大學東亞系的兩個創系人之一；另一位是 Dobson 教授。兩人都是我的業師，後者做過邱吉爾的政治顧問，後來派到中國戰區做蔣委員長的顧問，在重慶和蔣家過了三個聖誕。晚年對我說：很想見一見蔣緯國，適逢世界第一次漢學會議在臺北舉行，我當時向新聞局派駐加的代表羅啟（當時尚沒有代表處）推薦他，Dobson 師終於成行。翌年他便逝世；當日多倫多的《環球郵報》整版介紹他的事蹟。是他翻譯中國名詩的能手，有廿九首原已翻譯好了，我做學生的時候，做了部分的助理工作，他喜歡用毛筆字印行，我只好做書寫的工作。全部原稿和中文原詩的寫字都準備好，他卻突然過世，他的哲嗣在清理遺物時掉

了；我在追問時已經無法挽救。這是他半生的心血，就此付於東流，也是中國詩流傳到西方的厄運；特此誌之，史景成師年逾九十才過世，他的中文藏書在逝世前一年，要我到他的家先挑選；因此許多市面上買不到的好書，區區蝸居或可發現；以上梁啟超的遺作就是一例。

僑鄉人士不但在唐人街舉足輕重，對近代中國史也一樣，又如伍朝樞，字梯雲。巴黎和會廣東政府的代表，全國統一後做過外交部長和駐美全權公使。比伍朝樞早一些年代的伍廷芳，和伍朝樞是叔侄關係，也是僑鄉四邑的新會縣人。有一本《當代中國四千名人錄》亦記伍朝樞新會人。《近世人物志》（重印：臺北國民出版社）有關伍廷芳，只記歷史人物對他相關的評論，翁同龢在筆記有：「熟洋人律例，有志氣，非徵召不至，不應諸侯之聘也。」伍廷芳看到孫中山的萬言書，寫了個介紹帖往見李鴻章。李以為他求官而來，聽到孫一口廣東腔的北京話，連來意都不問就端茶送客。從此，孫先生認識到清廷大吏難以相謀為國，專心革命之志更堅定，伍廷芳在民國後做過外交總長；南北議和時做過南方的代表，記憶所及，他的幼女伍志梅，行憲後做了國大代表；伍廷芳在 1923 年逝世，孫大總統明令國葬。

伍姓亦為臺山縣大族，拜的祖先，亦與新會相同，以春秋時代伍子胥為始祖。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伍對左右說，可將我的頭顱割下，懸於城門，可看越兵入城，後勾踐沼吳，越兵入城而吳亡，但伍子胥看不到他的子孫在美、加兩地，一直興旺至今。

新會文人輩出，但亦尚武。林一菁師傅也是新會人，他留兩撇小鬍，但疏疏落落，像個文弱書生，還有一點仙風道骨的飄逸，乍看之下，頗有臨風玉樹之姿。看官，這個模樣，很容易給人有弱不禁風的感覺，經不起一推。可是，如果懂得武術，一看便知是個行家，原來他是個螳螂派高手。螳螂門始於明末清初，由山東王朗創立，南傳至廣東來，民初全國性的武術總會稱做「精武體育會」。是 大俠霍元甲不甘外國人稱我國人做「東亞病夫」，起來提倡體育、武術健身；恢復我國文武合一的傳統教育，要有尚武精神，所以叫做「精武體育會」，一起來強身，要洗去病夫惡名。霍元甲胸襟恢宏，不論門戶，能者居領導地位。螳螂派六傳掌門人羅光玉曾擔任該會總教練。從此，螳螂一脈便發揚全國。林一菁是羅光玉的再傳弟子，師父孟昭光亦是螳螂發源地的山東人。林一菁在 1953 年便在本市「林西河堂」開「螳螂拳術班」，後來又和任禮旋師傅合辦「北

螂門空手道聯館」至 1980 年才設「螳人輔導會」，作為螳螂門人聯誼和練螳螂武術的場所。螳螂派善跳躍，拳腿兼顧，注重快速轉變身形。我們如果熟悉螳螂的躡步，出其不意的快速攻擊，就了解螳螂的武術身段，林一菁武功有成，連身段也像螳螂，長手長腿，跳躍功夫了得。

林一菁沉默寡言，也冷漠得像隻螳螂；他不但功力了得，跌打醫藥俱擅。是個典型的文武合一的師傅，以發揚儒家思想為會規：「弟子在家則孝於親，出門則恭於長上，謹言慎行而有信，博愛大眾而親於仁。」他是個言行相符的武術中人。和本市「精武體育會」羅景熊師傅友善。羅師傅為溫哥華土生，卻是繼承「精武體育會」的精神，禮失而求諸野，我們也許會想不到霍元甲當年的尚武風範，卻由一個土生土長的海外華僑繼承下來。羅師傅熱愛國家民族，弟子遍及各種民族；各種族的膚色都有。羅師傅人如其名，虎腰熊背，擅於洪拳，八十開外的年紀，長拳猶虎虎生風。武家有言：「拳怕少壯，棍怕老狼。」我曾多次有緣看羅師傅教拳，其氣壯力雄，一拳一喝，氣勢懾人。離開練武場，羅師傅像個長者，慈祥的微笑，執手殷殷，的是個長者。稍比他年紀少 一點的老兄弟，也是一位武師，叫做陳積。積

叔是羅師傅的同門師弟，甚麼都好，只是落肚三杯，拳頭就歷歷發聲，大家就有點怕，但都知道羅師傅出現，積叔就安靜下來，歷驗不爽的。有分教：新會忠良重典範，伍員遺裔到僑鄉。

第七回

臺山伍氏人才多

廣海同鄉立會早

話說臺山縣的伍氏，根據族譜，的確上溯伍員（子胥）的，伍員的一家；在我國歷史，算是一門忠烈的。南來事蹟，伍的族人尚言之鑿鑿。國府遷臺，首屆立法委員伍根華，我趕得上及見，其哲嗣就是剛卸任的國防部長伍世文。說起伍世文，可算是廣東人在臺灣最後一位實職實權的政務官。伍世文原是唐飛國防部長時代的副部長，陳水扁要穩定軍心，不得不效李登輝的故智，把國防部長提升到行政院長，唐飛做了院長，伍世文升任部長；到陳水扁認為局勢穩定，把唐飛當做「擋路的石頭」，當然要搬走。一些望風承旨的臺獨分子，就對伍世文諸多挑剔。但伍是個清廉有守有為的人，臺獨分子找不到碴，常在質詢時問一些無聊的事。如「你是甚麼人？」伍每答是「中國人！」那些臺獨的立法委員就說：「你不是臺灣人嗎？」伍可像才聽懂這句時興的問話，說：「你要說省藉、祖藉嗎？我是廣東人！」伍怎樣也不說臺灣人？臺獨者又威脅說：「如果上頭不認同

你的意見時，你怎麼辦？」伍答：「如果意見不同，我能做下去嗎？」無欲則剛，伍就是坦蕩，不貪戀名位，臺獨者認為他很難纏。當然，他不久也就卸下重任，但臺獨對他猶恨恨不已。近日找到他的居所申購時，填的資料有誤。伍說，根據歷年的考績，只論考績，我已符合了，我何必做假？而且部長的申報，都是幕僚作業。你們應注意我申購的條件合不合格，至於其他都是枝節問題。這樣一說，也就無法再糾纏下去了。

我有一位晚輩，長得英挺，人亦忠耿，我鼓勵他考軍校。他真的考入了，畢業派到金門去當排長，他是湖北人。金門屬前線，一般服役在金門兩年。自從李登輝臺獨真面目暴露，兩岸對峙，局勢緊繃起來，金門的守軍壓力很大，但不知怎的，我那位晚輩守金門，一守就三年，日夜緊張，他的上司連長又是臺灣人，不知樣得罪了，把他就地關了一陣，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這樣一來，他的前途不但毀了，可能還有性命之虞。臺灣軍隊這幾年的黑幕，草菅人命在所多見，他的母親向我哭訴。我把所知的過程，寫了一封信給伍世文。伍立即派人徹查，才還他一個公道，目前服役高雄，精神和身體狀況良好，哪裡是個精神病患？過去魯迅說舊社會吃人，想不到臺灣的外省子弟，要保衛臺灣也要關起來，

「愛臺灣」也真愛得太辛苦了。香港人過去稱外省人做「外江佬」，有別於港人，主要乃因語言不通，沒有排他性的。

伍世文曾到美國受訓，去歲在卸職後到紐約訪問僑社，受到鄉親的熱烈歡迎。張富美這位「三等論」的委員長，還得靠伍世文緩臉。紐約伍姓族人甚多，該市會館主席伍千鈞兄也是臺山人。張富美原是哈佛博士，飽受民主薰陶，卻把愛國華僑定位第三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聯合國的代表，也是姓伍的，是中共第一代外交家伍修權，不過他不是臺山人。但姓伍和北美有緣，又是一證。

臺山人到美國最多，這個和香港的「金山莊」援引鄉親來美，大有關係；第二個原因；臺山田地可耕者不夠，是個缺糧的縣份。臺山最慘的時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太平洋為美海軍封鎖。看官，當代人很難想像六十年前的事；那個年代是沒有電匯這回事，一旦宣佈戰爭，宣佈封鎖；一切金錢與物資都無法轉運，不要說臺山位在大陸南陲，連香港這樣的世界城市，日軍佔領期間也餓死不少人，很多轉逃到後方求生。臺山缺糧，外匯斷絕以後，為求生活，賣子賣女的很多，甚至留守家園的僑婦，如果還不想白白的餓死，能找份工作

當然好；但在戰時，兵荒馬亂，那裡去找工作呢？因此遇上有能力養得她，也就求生隨人改嫁去。抗戰時代不只僑婦改嫁，許多女大學生嫁給司機、走私客也大有人。這種因日本的侵略，造成國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中國人如果不記得，就真是太沒有心肝了。也許有人不同意，認為這是歷史，又何必怨怨相報，世世成仇？看官！中國人戰後早已「以德報怨」了！日本人到現在還佔侵釣魚臺，對慰安婦、當苦工、當豬仔兵的，不但不賠償，連正式道歉一句都不甘願，日首相去參拜戰犯的「靖國神社」，那個神社，除了少數日俄戰爭的「戰神」外，幾乎全部都是殺中國人、殺韓國人的大劊子手。日本如果像德國人這種悔禍、悔罪，我們也想與鄰居修好。但事實不然，這個惡鄰，還想到以後的出路。就是侵略中國；因為有這種準備，才不告誡下一代日本過去的錯失。中國人如果連這一點都不明白，不是白癡，定是麻木。多倫多有個「維護抗戰史實」的會社組織，僑界真要支持，特別是年青人應該參與。下文會談到，在此暫時按下。

回頭再說僑鄉臺山，到抗戰勝利後，許多僑胞回到故鄉，門庭依舊，但人事早非，到處尋妻覓兒的很多，幸運的又遇到有同情心的人，璧歸珠還，但畢竟少之又

少；蒿目而重歸北美者多。也有以戰時封鎖外匯，由於多年的儲蓄，歸僑帶著美元加幣回鄉，有的匯歸，把僑鄉建設得美奐美侖，有小廣州之稱，自己又添了田產。但想不到五年以後，大陸改朝換代，僑眷又成鬥爭對象。到陶鑄南來，提出村村流血；到趙紫陽來，提出「戶戶鬥爭」，按比例定地主、富農鬥爭；這種慘痛，恐抗戰猶有未及處。雖然這是歷史了，但畢竟發生過的事實。記著歷史的傷痛，才不會重蹈歷史的覆轍。任何一個朝代或政府、任何一個歷史英主明君；沒有一個敢說施政全對、沒有偏失的錯誤。古之明君下詔罪已，今之政府或官員公開向民眾道歉，才是個大有為的時代開始。

話說伍氏為僑鄉大族，尤以臺山縣為最。但「臺山同鄉會」在多倫多成立，比新會恩平、開平都來的遲，惟臺山的廣海人士，成立的「廣海聯合會」，卻是很早；約和「會然別墅」同時出現，而且規模較大。不過，「會然別墅」演變為「新會同鄉會」比「臺山同鄉會」成立早得多。「廣海聯合會」至今尚獨立存在，但早已從舊唐人街遷到 Augusta Ave.，也就是士巴丹拿街的附近來；還是大廈巍然，比「臺山同鄉會」的會址要大；大概財政寬裕，基礎早奠的緣故。由於四邑中其

中三邑的同鄉會都已成立，五邑的鶴山也成立了。臺山人士財雄人眾，端不會長此下去。於是在 1989 年宣告成立，並由邑人認股購買會址。計認股者：溫仲四萬；伍求登、伍伯良、黃金蘉（女士）各三萬；其他如林環陔、林立、李湘倫、劉榮民、伍卓生、曾衛中等均有認購和捐獻，是能一經發起，即底於成。理事長由溫仲、伍求登、伍伯良到現任的曾衛中，惟溫仲在不久前去世，遺屬認為該會尚有欠數， 一度頗為同鄉異議，實情恐非局外人所知。

由於臺山人來北美乃最早一派，在美國比加拿大多。來多倫多也很早，許多還是繳交「人頭稅」入口的。上週我探望臺山長輩譚光普，他將入口年代的「人頭稅」的附照重新放大，貼在客廳的櫃門上。他說：來加拿大是這個模樣；今年是這個模樣，用指頭指向自己，然後說：我今年九十四歲了。譚光普在我負責「昭倫公所」主席的十年時任堂長，和他同輩的許燦安、譚政人、立人比他更年長的許昌雅我都及見，都是臺山人，但都已作古了。我被宗族推上堂長的職位，而這個職位有一個少不了的原因：老了！不禁的無奈與感概，同上心頭。

我及見臺山的長輩：許昌雅、林善彰、伍于鏗的年紀相差不大。善彰翁就是林環陔兄的封翁，他八十一歲時，環陔兄以承慶子設桃宴承歡，命我致頌詞。我的幼子命名禮，則由善彰翁主持，相交歷三代。伍于鏗翁在世最久，九十歲猶在「廣州茶樓」帶位。他一直是救世軍的義工，榮譽職銜很高，在僑鄉公益埠創辦了「胥山中學」。他時常說有信心活過一百歲；可惜有一次追街車，傷了中氣，他就對我們說恐怕活不到了。後果然，但仍是個人瑞。伍卓生先生的封翁伍儉于老先生，是超過 100 歲而後歸道山。他應該是伍于鏗的堂弟或族弟。因為從臺山伍姓的牒譜來看，同屬「于」字輩的。宗族論輩份以牒譜（或族譜）來排。牒譜始宋太祖，不論傳嫡或傳弟，未來必有散入百姓，有個牒譜，將來便可認祖尋宗。自此民間亦倣效；伍氏牒譜為：「道德允為榮，文學于時尚，世恩紹昇平。」共十五世，週而復始，延綿不斷。開平許氏，牒譜取十世為：「世表章禮讓，紹齊家寶芬。」也是週而復始。再說本市伍氏有「伍胥山公所」。這些年來，像伍于鏗等元老早已逝世，英壯的也成了「父兄」；有聲於時的，伍求登和伍伯良，不但回饋同鄉會，還對祖國僑鄉的捐輸，年來累積的數目，以北美洲稅繳之重，完稅之後的積蓄，談何

容易，他們都是白手興家的人。自奉儉而慷慨好施，令人敬佩。

近年，伍卓生退休之後，積極參與僑社事功，對爭取華人權益，參加當地政治活動中，尤以支持華人子弟參選各項公職，幾乎是無役不與，不與成敗論英雄，正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襟抱，所謂盡人事而聽天命，這種不屈不撓及未為己謀的利他精神，很值得務虛名者的反思。伍氏昆仲承其祖烈，而姊妹亦不輸人，像伍素萍女士曾任市府警察委員會主席，論膽識不遜鬚眉。香港伶星兩棲的伍秀芳，寄居本市以後，組織了華文作家協會，從事文運工作，其出於針線之手，是真難能可貴。伍亦兼每日專欄，寫作不懈，非徒濫竽文壇可比。其文如其歌，清脆而有韻味。王國維謂後主詞如西子：「蓬頭垢面，不掩國色。」余謂伍秀芳洗盡鉛華，反璞歸真，才顯國色也，曹丕論文：「年壽有時而盡，榮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余未識伍秀芳其人，只間接聞其事，偶讀其文。余所謂國色，乃佛家真如；而伍秀芳能摒棄舞臺掌聲，求千秋無窮之文章事業，非有智慧，不及於此。臺山伍氏既說，暫且按下。這正是：男兒多慷慨，巾幗亦奇雄。

第八回

「拉假紙」僑團不寧

築鐵路華工立碑

再說臺山鄉親，有兩位在唐人街是個聞人。林善堂翁經營「荔園」、「萬國」，「荔園」是中菜館，一度兼營茶樓。「萬國」是乾雜貨，不營蔬果肉食，卻賣文房古董，兼設郵局、旅行社。林翁是「華商會」首任會長；「國泰獅子會」他和我都是原始的發起會員之一，初期的餐聚都在「荔園」。我曾提議集資買個會所，可讓家眷的敘會，比較寬敞，而會員的集會，在餐聚之前或後，都可以從容不迫，不須為吃飯而來，吃完便散，當時議而不決，以後我以事忙，沒有再去。「國泰獅子會」是唐人街第一個成立屬「國際獅子會」分會的慈善組織，也做了許多事功。原始的發起會員不少，以專業人士為骨幹的，老華僑的長輩只有林善堂。「萬國」結束時，放在櫃頂的銅製香爐，我整批議價買下來，分送了親友保存。林翁有子出人頭地，是哈佛法科畢業生，說來已是 30 年前的事了，林翁以此頗老懷安慰地說：「他一出便美金 16 萬年薪」；過了一兩年，他又對我

說：「政府聘他做檢察官了！」我記得他說過年薪，笑問他：「年薪增了多少？你要收回工本費，實行抽傭吧？」他哈哈大笑，有跨灶之兒，當是人生快事；天下父母心莫不如是 。「跨灶」者，超越父祖之舊業；亦可解成就超邁先人。林翁謙厚，我從未見他有厲色，人亦正派，不忮不求，仁者有後，忝到交遊之末，與有榮焉。

另一位臺山鄉親的聞人，論唐人街的著名度，似比林善堂還高；就是曾任「中華會館」主席的黃衛青，生得軒昂，寬額又有副溫和的長相，咬住個煙斗，望之儼然。他的夫人司徒懿卿，在我經營的地產公司任營業員。從公司開業到我退休，都沒有離開過，到公司結束以後，她為著打發時間，才轉到別家去。黃夫人系出名門，出了三男一女，由於我們有通家之好，我非常敬佩她的為人。兒女得自她的教養比她的先生多。長女嬪於一位工程師，本身也是專業的人。長子是個建築師；二男在麻省工學院得化學博士，任教美國著名大學，幼子任職律師，真可謂一門俊傑。黃衛青「中山大學」畢業，是個人壽保險營業員。他任「中華會館」主席 18 年，又任《醒華日報》社長很久，且一度擔任本市國民黨分部的常委。他算是老一輩華僑受過大專教育的人，

還出席過臺北召開的「國家建設會議」（簡稱（國建會）。因此論名氣，唐人街無人不識。我來這裡的時間也不短，黃衛青任主席、社長、常委，我是參與事功，或在臺下聽他演說的人。今日寫「正傳」，我努力搜索他的事功，希望找到一些可記的事跡，報答黃夫人不離公司二十多年的高義隆情，竟然沒有一件可述的事。後來，我把這個苦惱告訴林環陔兄，他說有：那是中（臺）加斷交時，他的宗親會有些左派思想的兄弟，把青天白日旗扯下來，把五星旗升上去；但黃衛青聯同一些右派兄弟，又把五星旗扯下來，再把青天白日的升上去。這樣看來，黃衛青還不是個見風轉舵的人。

看官，我們這個僑社，是我們安身立命之地，風氣的好壞，不只關係本身，還關係未來華裔，我們是有責任維護其善良的傳統，讓其流傳下來；不好的要壓止，讓其清除，起碼讓其知所歛止，不可衍變成風尚，貽害後世。我早歲對僑社的骯髒，常見諸筆墨的，早來的讀者也許略聞吧。特錄自當時罵一些「黨棍」、「社棍」的詩，可知當時的凌厲：「陷入鼠社與狐城，黑白是非總不明；拒入危邦今爭入，紅旗拜罷說忠貞。」「劃地分肥又幾周，小人心腹未悠悠，管他南渡君王事，只領薪津望汴州。」這些罵「黨棍」、「社棍」的詩「夠

薑」吧！現在年紀大了，但心裡明白，只是打虎的事，留給年青一代去做，自己呢「我似老僧有法眼，是非隔袋入袈裟。」法眼還算有的，是非的判斷當然精明；那個是、那個非，還是分得開。只是不嗔不喜，都放入袈裟的不同口袋。

對唐人街影響，林善堂和黃衛青是有的，名氣也大。若只論聞名，臺山另一位鄉親，就是黃英發君。他原在省西南地區經營餐館業的，後來到了多倫多，開始的時候，手帶一些襯衫兜售，他來找我，我叫他去考個地產經紀牌照，可以來我的公司上班。不久回來向我說很難考，又過了一段時間，到趙里鵬先生任經理的人壽保險做營業員。黃的交際手段很好，又好客；不到一年，以新入行而成炙手可熱的保險界聞人了。

黃英發對人脈的運用，頗見匠心。但他的記憶稍差，時常重複送名片，有的接得太多了，就笑對他說，今天早上我才接過，晚上不用再接了。他不以為忤；過一陣忘了，可能再遞一張。唐人街最早興建的「孟嘗安老院」，第一次公演粵語古裝話劇《重見天日》；由龍軍訪和我擔綱演出，因賣座成績好。以後再演出一次。第三次還是粵語，是著名時裝的諷刺劇《火燭小心》，簡家聰律師和我分擔兩角；由於黃英發有一定的知名

度，我們邀請他執一角，他欣然肯來。由於他的善忘，不拿著劇本就無法演下去，把導演蔡甦氣得團團轉，又不好意思換他下來；他是上了表演癮的。公演的時候只好設專人侍候他，拿著劇本在幕後跟著他走做提示，幸虧他飾演個老角，慢一點反應裝重聽，沒有露出破綻，但已把同臺的弄得提心吊膽了。大概是七十年代的中期，章建國先生申請中文電視執照，黃英發當然出力，但僑社出力的人很多，惟黃英發最得章的信任，做了眾多顧問的總召集人。可惜黃的學養和能力有限，幫不了章的大忙，電視臺終於轉手。黃英發不久也因病辭世。

舊唐人街時代有影響力的領袖，臺山的麥錫舟先生不能不講，他原是學醫的，雖沒有讀完，是老一代僑領受過當地大專教育的一位，因此參加西人會議或應酬場合中，少不了麥錫舟的，麥自然在西人心目中成為華人代表，接洽的對象。他比一般僑領的學識和能力都高一籌。如果說麥錫舟有不及之處，恐怕只因姓麥的宗親不多，數人頭是吃虧了。但麥的影響力依然可觀，是長老教會的長老。《醒華日報》社長張子田逝世後，繼任者就是麥。如果他在生，黃衛青還是輪不到的。

麥錫舟有許多長處；他很喜歡提拔後進，青年都很喜歡他；也愛才，比一般老僑領胸襟寬闊；在講同鄉、

同宗、同黨的時代，黨同伐異是理所當然的，但麥錫舟比較溫和。他不激烈，處事不愠不火。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不貪貨財。唐人街的賭館，當時的僑領，那幾個頂尖的，沒有那個不或明或暗的參與，但麥錫舟先生，我確信沒有，雖然也提不出證據，但從他的言談做判斷，不失為一個有守有為的長者，不大可能瞞得過我。我在唐人街，從來是個獨行人，沒有依傍那個大團體、大人物的，那是眾所週知的事，也從不結幫營派；我做過負責人的社團，任滿鞠躬下臺，只做臺下的支持者，啦啦隊；從來不做「回鍋肉」；或幕後操縱。我認為任何阻塞後進，就是做了斷絕賢路的罪人，在僑社是功不抵過的，無功的就更不必說了。麥錫舟在老僑領中就沒有此弊。

麥錫舟在張子田逝世後擔任社長，不知內情的人，或到多倫多較後者才有此錯覺；其實《醒華日報》發刊的時候，是採總經理制的，到麥錫舟主持的時候，才改社長制，因此麥是改制後第一任社長。戰後國府行憲，張子田被僑民選為國大代表。麥錫舟是懂得進退的人，就禮讓張子田擔任。張一做便做到逝世，前後超過 20 年，始由麥公再擔任。1962 年，保守黨政府要對付「買假紙」（用錢買出生證明，冒認親屬），從香港聘

請 80 位華人警察來加，向僑社搜查違法冒認加藉華裔子弟的人，對賣出生紙的賣主和掮客，同樣屬刑事犯。這些從香港來的警察，大多成專職為移民部調查華人非法入境者，主要是買賣出生紙的當事人和掮客，好的不是沒有，但在當時居於殖民地政府的統治，警察的濫權行為非常普遍，這種風氣帶到加拿大，不分晝夜、不定時間，隨時隨地入屋入店搜查。餐館業者、廚師與侍者，如果在「餐期」時刻搜查，連生意都做不成了。大家向「中華會館」投訴；麥錫舟在會館是元老，就和主席周天祿聘請會館律師阿柴(Archer)，分別投函訴諸當地輿論，經三大報刊載，移民部才約束那些調查員，以後議會也立法，非有搜查令不得入屋，華人社會才恢復安寧。麥公對僑社是有貢獻的；公有子芝祥醫生，繼其父未克之志；夫人為香港教育督察阮雁鳴教授之妹。

周天祿主會館時，我是副主席。僑社當時還是老人家支配，這種情事過去絕不會發生，但時代總是進步。我們可以打破時代的障礙，到老了，為甚麼還一定斤斤計較僑社的名位？自己反成時代的障礙？在加拿大，過去不成文例：65 歲要退休；例外的也有。而法例可領老人金和退休儲蓄金；不夠生活的，還有申請必發的補助金。頤養天年，提攜後進，僑社人才才得到鍛煉，一

昧認為自己是天縱之才，他人所不及；就像臺灣的李登輝，侈言「使命」；其實是最骯髒的名位虛榮；佛家就是「捨不得」，捨不得就有煩惱。僑社自由結社，誰都有一把嘴，不平之鳴，誰都不能雙手遮住悠悠之口，更多的解釋都沒有用。謠言不一定止於智者，故「止謗不如修身」。「回鍋肉」太膩，誰吃多都反胃，老油條回鍋，再炸就黑了！不要埋怨人家不欣賞，而是欣賞太久了。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千功萬功，抵不上阻礙進步的破功。我們這把年紀，親歷和見過人生的順流與劫波，有智慧的人，只抱憐憫的慈悲，把這種不必要的煩惱說破，絕不是諷刺誰；只是在還有許多紛爭的僑社，一念之仁，供有緣的大德參考也。讓我寫唐人街文學，能一本接一本寫下去，發掘不盡的潛德幽光；寫不完的功德，你就是人間的活菩薩。

麥錫舟是臺山都斛人，講多倫多僑社、臺山人事蹟不可不講，和麥錫舟同時代的臺山人林善彰翁，在麥錫舟擔任《醒華日報》社長前，主持人不稱社長而稱總經理，林翁在該報最艱辛一段時期擔任過，他比麥主持更早。那一段時期《醒華日報》還未能打開銷路，由於經費的桎梏，排字房工人薪酬微薄，而人手難求，一旦罷工，誰都束手無策。尚幸管機房的林洽和「手民」，知

林翁入主，罷工寢息，該報總算渡過了這一波。林翁在唐人街開設「治安藥房」，哲嗣林環陔兄在善彰翁年老時擴充為治安環球，兼營雜貨；自有農場，蔬果供應美、加各地大城，善彰翁享遐齡無疾而終，環陔兄繼志述事，回饋僑社，每多獻替。好文物收藏，善本古籍頗多；擅書，尤好寫蘭竹；近年準備出一本個人畫冊。他日藏諸名山，定可預卜。夫人張瑞瑛，乃詩人張劍向翁掌珠，是「苛例」取消後第二批來多市的首位女青年，和陔兄同屬一批，可謂有緣。四舉全男，可謂「多男子」，長子牙醫、二男則師、三男工程師、四男博士候選人，一門俊傑，大德之後必昌，古人誠不欺也。

稍後一點有譚光普翁，一直擔任「昭倫公所」堂長。生三子，均為我的學生。譚翁今歲（2003）始辭世。翁善笑好詼諧，把入口稅紙的年青照片貼在窗櫃，說自己多年青英俊，又說當年 500 元，如今值多少？近八十年了，利息累計多少？當時幣值折算多少起計？翁好飲，無酒不歡，終年九十四，飲酒如故，醫生甚麼勸告當耳邊風。

臺山人姓盤的不多，但都很有成就。老的有盤國恩（牙醫），當年是唐人街唯一的牙科醫生；其夫人也熱心僑社公益的人。今之尚健存者有盤占元翁，是領導與

建築鐵路華工紀念碑的人，他鍥而不捨的努力，得到僑社廣泛的支持，終底於成，為中國人對加國的貢獻 ，留下不容毀滅的史蹟。盤翁此舉，允稱族裔的孝子賢孫，是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在興建籌款時，臺山人雷煦然兄義捐 1,500 元。看官！30 年前這個數字也不少啊！煦然兄哲嗣普信，是本市華人自由黨組織的領導者，對僑社的貢獻很大。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從登打西街起至學院街(College St.)地段的起建面積的提升，是他獨力在市府奮戰成功的，對唐人街未來的發展，種下極有利的根苗了！這正是：「雛鳳聲清老鳳聲」，臺山人子弟真不賴。

第九回

麥公一生文教
陳郁開館授徒

唐人街不但是個寄生在外國的華人社會，而且是個傳承中華文化的地方。在淘金築路期間，唐人街無論怎樣受到歧視，還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沒有失去信心，大家辛苦集資，回唐山請個宿儒碩士到唐人街來，教育他們土生的下一代。最早來金山的名許一諤；第一代土生土長的華裔加人，很多出自其門下，若論多倫多從唐山聘請來主持學校校務的校長，應以麥校長造周先生為第一人；麥先生也臺山人。他是應「華僑公立學校」之聘；是一位傳統的讀書人，積學之士，他的言行舉止，已足是中華文化的表徵。在登打街西的庇華利街(Beverley St.)，由當時長老會、青年會和「華僑公立學校」籌款而建的三位一體的建築物，在內設學校並聘任校長。長老會和青年會名譽隸屬當地的總會，學校則隸屬安省「中華會館」的。當時僑社是整體，籌款很難劃清界線，但學校是一個重要的主體，佔了六個教室（一年級到六年級）一個教務室，可應用青年會的體育場地。教

會有禮拜堂和牧師辦公、長老開會等地方。麥造周就是來主持學校的，後來又多聘了黃秉勳先生來擔任教務主任。我在大學街「蜆殼石油公司」做研究員的時候，由於地域接近這所學校，而且是當時唯一的中文學校。張子田先生請我去協助麥校長，其實當時麥校長已八十過外的人，兼課已不可能，實際我是授課的教師。我下班過後步行不到五分鐘就抵達；我也是個「人之患、好為人師」的人，每晚授課兩小時；當時還是個單身漢，年青體健，完全不感疲累。而有機會接近麥、黃兩位長者，前輩的風範，盡瘁僑教的文化傳薪者，他們已作古多年，但煦煦如也的儒行，今日思來，猶溫馨如昨。我有許多在該校教過的學生，不少成為專業人士，分散在各行各業，有時突然回頭向「許老師」的呼喚望去，一個依稀的可認的似曾相識的臉龐出現，道出一個名字和一副童真面孔連結起來，才記得四十年前的門牆弟子，蓼蓼的菁莪尚且如此，他的師座如何？不問可知了，我能在這兩位僑教先進的指導下，也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做了一些工作，算是交代人生的點滴，是滿有意義的。後來事忙，由內人承接會館學校教職。大概在七十年代初期，我擔任過該校董事會董事長一職；當時已由黃建人擔任校長了。大概在八十年代間，突聞「華僑公立學

校」發生產權訴訟，以後又聞法庭裁定由長老會接管。實際的過程怎樣？我早已不是當事人了，當難論斷。若只論原始興建，既是三位一體，亦三位各有其應用主權(Possession Owner)，是僑界當捐款的認定和標的。

文化的傳承，武學、武術也在其廣義的概括於內；臺山的陳郁師父亦應論列，他原屬陳斗的門人，但他發揚道統，傳武學於多倫多，孜孜矻矻四十年；康樂武館的弟子眾多，真可謂有教無類，一視同仁，諸色人等，好學則傳，陳郁不但發揚武學，他是多倫多中國武學的朱舜水。

陳郁發揚武術，在本市開山立派，不同附設於堂所會館，自成中國武術傳習的專用場所，當以「康樂武館」為最早。陳郁為粵人陳斗嫡傳弟子。我們四邑僑鄉，那個在僑鄉長大的人，年在七旬上下，沒有一個不聞陳斗的威名。陳斗的妻子謝潔玉，也是一位武師，夫妻檔賣武和設館授徒，先後在僑鄉、廣州以及後來到香港，都是姓名藉藉的，有許多事蹟可記。陳斗幼子陳正曾一度到「康樂武館」授徒，但不久返回香港。陳郁還有個同宗兄弟陳振，兩人一起做餐館生意，一起創設武館。近年看不到陳振，只有陳郁還是精壯不減當年。

很多人說陳郁左派，其實沒有右，那有左？同樣，沒有左，那有右？在僑社劃地為牢，正是僑社分裂最主要原因。我們試想，中線只有一條，中點也只有一點，在這線點的兩旁是多數。其實除了這一點，就是全體，把全體一刀割成兩邊，非楊即墨，非左即右，這種兩分法當然不妥，是邏輯的謬誤。

陳郁是重鄉情的人，圓圓的臉，有一段時期頭髮捲得曲曲的，也不是時髦，可能是懶梳頭，教武時穿扣紐（不是鈕）的唐裝短打，有時也愛穿一下唐裝。四十年前和我毗鄰而居，我還是租房的學生，就在唐人街附近。那一段時期，華人還是受到歧視的。有一天，有個醉鬼摸上陳郁的門口，就不停按鈴；陳郁出來警告他，這一位醉鬼乘著酒意，聽不進去，陳郁說：你再不走我就動手了，這個門口和地段是我的。醉鬼有點藐視，可像自恃高大身裁。陳郁對胸一拳，那個醉鬼像個轉動的風車，龐然身軀旋轉蹌踉向後，直到矮欄一檔，半身掛在欄桿上，力道恰到好處。我在旁看到，相對一笑。

大概十年以後，我的地產公司跟著唐人街轉移，遷到「康樂武館」相隔兩個商戶，又和陳郁毗鄰。初遷的時候，好幾次被白人頑童擲石，窗櫥後擺著售屋的照片。早上回來，諾大的玻璃破爆，由於玻璃幅度大，濺

得一舖碎片。當然是黑夜擲石，真也無可奈何，只好立即請工匠來換新的。窗櫥的玻璃雖然買了保險，但保險費馬上漲價。報警是報了，但聽到的也是無法保障，除非有人守夜。我想，就是看到，到警察來時，恐怕滋事者已逃之夭夭了。我正在納悶的時候，陳郁來了，他建議我在傍晚留一段時間，他也可以旁助。有陳郁壯膽，我就獨自守候，果然有一個晚上，擲石者被我逮個正著，雖然比我高出半個頭，但年紀不大，約十四、五歲，因為在深夜，看不大清楚，我突然衝出來，一手叉住他的脖子，他已發抖哭起來，尚幸石頭擲不準，沒有擲在窗櫥上。陳郁在旁，我有了證人，見了孩子的父母，保證不會再犯，免得孩子上兒童法庭，也就算了。

回頭再說臺山，是北美華僑人數最多的主要僑鄉，不論在排滿、打倒軍閥到抗戰，臺山華僑捐款都很多。尤以第二次大戰，南洋地區大部份為日本獸兵蹂躪，早已殘破不堪，華僑自謀生活尚且有問題；戰後無力匯款歸國重建僑鄉，只有北美僑民，未經戰亂，而且美軍多年封鎖太平洋，有錢亦無法匯出去，多年的儲蓄，其數可觀，故戰後臺山一縣的外匯，佔了全國近八成。先父是戰後廣東省議長黃文山的學生，黃議長是臺山縣人，他關懷桑梓，由於外匯多，要找一個清廉的人做縣的財

政科長，因為縣級職位小，卻支配了全國過半的外匯。以老師的安排，先父只可上班。因此我有一段學童時期，住在縣府宿舍；對臺山的人事，後來在他憶述中就知道一些；他在任時期，臺山（縣）城人稱小廣州，對該城的建設，他應有參與吧！此外，他為照顧無錢上學的勞工子弟，就在臺城興建一所叫做「勞工子弟學校」，自兼校長。他歷李、黃兩位縣長，以縣的主任秘書兼任財政科長。到大陸政權變換，先父到香港去，母親只交給他一個金戒指，初期只可到香港離島的長洲賣涼茶。一個曾主管八成外匯的官員，其清廉如此。余兄弟妹六人人今均在加國，先父母有孫輩超過 20 人；曾孫難以算出。過去人丁單薄之家，是難以想像的；我兩妹均與臺山人成親；對臺山所知亦較多，算是我的第二故鄉。

臺山以潭江一水為界，與開平毗鄰，故臺山的公益埠與開平的水口埠相望，過去還有一條新寧鐵橋相通，但為日軍所炸，只剩兩邊橋墩。潭江流入三埠，其中長沙屬開平；荻海、新昌屬臺山。三埠以支流隔開，像武漢、武昌、漢陽三鎮，故又有「小武漢」之稱。1963年，省府規劃荻海、新昌撥入開平，建制為開平縣城（後改縣為市，仍為市政府所在）；1989 年，北美臺

山懇親大會在加拿大卡加利市召開，議決通過函請中國領使館轉致當局；要求將合併的兩埠重歸臺山縣（今亦改市）建制。安省「臺山同鄉會」亦於同年上書當局，將臺山建縣及歷史沿革，兩埠重歸臺山理由備述。主稿者林環陔兄。上述呈文，我曾由當事者傳真得閱，頗知要義所在。1989 年十一月廿七日，駐加大使館復函轉達廣東省民政廳意見：「認為三埠於 1963 年定為開平縣城，經多年統一規劃建設，已成整體，從有利行政管理，有利經濟建設考慮，新昌、荻海的管轄，以不變動為宜。」這個答覆，恐怕遷就既成已久的現實，難以再改變了。臺山建縣（稱新寧縣）自明孝宗弘治十年(1498)至今已逾四百年了。這正是：家山依舊在，誰是風月主？

第十回

「大哥」初來溫哥華

好漢首掌大漢報

話說在舊唐人街設攤賣西洋菜的老人，有老者說他在年青時代，曾報名參加過黃花崗之役敢死隊，我就藉買西洋菜去結識他，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開始的時候，問他一句，他用眼瞪你一眼，就不說話了，只可自討沒趣離開。他每週設攤也不多，最多也只有兩次，冬天一到，就不見了蹤影，要到來春「開春」以後才出現。後來從旁打聽出他姓黃，臺山人；除此沒有其他可說，我知道他的姓氏以後，每次和他買菜，都稱他做黃伯；初時還瞪眼，以後神情和緩了，我就很誠懇的自白：你知道我是個做生意的人，但很想知道加拿大的掌故，尤其是華人參加革命的故事。這樣一問，他又冷漠起來，眼又一瞪沒有說話。以後我也不再問了，何必自討沒趣？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有一次接過菜錢後，卻自動說：住在「昭倫公所」三樓那位姓阮的都知道。我要問下去，他又不再說了，「昭倫公所」在多倫多是談譚許謝阮五姓的宗親會。我還在那裡當個義務職，也見

過那個阮伯；他是個高大漢，眇了一眼，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問他年歲，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天小飲一兩杯，身子脫得光光而睡，昭倫公所的人都知道。

有一天晚上，我到公所去，直上三樓，由於大家見過面，他還認得，而酒也剛飲過，正在脫衣服上床。我拍門，他招待我入房，我道過來意。他說：「這種事沒有人問幾十年了，誰還有興趣？」他嘆一口氣：「年紀大了，眼前的事，一件不記得，過去種種，卻是抹不去，那年大哥第一次來域多利，說要籌款起義打滿清。」雖然我不想打岔，但要搞清楚：「誰是大哥？」阮伯：「洪門例稱起兵反清的首領為大哥；在洪門歷史只有五祖及元帥萬雲龍數人才配稱的。孫中山在檀香山求學，革命時期籌款，三度到美國。早就入了洪門，他是起兵反清的首領，洪門兄弟早就稱他『大哥』了。」我再不打岔，阮伯興致勃勃的說下去：「致公堂即是洪門三點會的別名，最初廣東三合會首領因避清吏的追搜，亡命海外，組織了團體做連絡。到太平天國亡，洪秀全、陳金剛的部將部下遠走美國，才大張旗鼓，凡有華僑之地都設分堂，佔全美華僑人數十之七八。加拿大的總堂設在域多利，但人以溫哥華最多。康有為知道洪門勢力大，到了溫哥華，就說乾隆實為大學士陳宏謀的

兒子，乾隆王三下江南乃私下訪親；所以漢人江山恢復已久，沒有反清的必要。康要門人徐勤、梁啟田、歐渠甲、陳繼儼等加盟洪門，果然不久便將致公堂成為保皇黨的勢力。但洪門有一些叔父起疑，洪門致公堂本來是反清，怎麼說也不會為保皇黨效力，這不是反清而是擁清了。其中一人黃璧峰，是溫哥華致公堂書記，提議設言論機關，定名《大漢日報》。

《大漢日報》的發行，致公堂的轉向更受僑社的重視。孫中山很想當時革命黨人馮自由去主持。但有一些「草鞋」、「紙扇」反對。這些洪門的「封號」，我都不懂；阮伯說：「『草鞋』又稱「將軍」；「紙扇」又稱「軍師」，在洪門算高級職位。當時還有一些懷疑馮自由是不是康有為的徒弟，混入洪門宣傳擁清？洪門稱奸細叫「風仔」；好在馮自由的確是洪門正派門人，一切本門的秘密記號，他都懂，那些懷疑他的早已佩服，想不到馮自由還即席唱了「草鞋是五條龍」；於是兄弟再也不懷疑了。由於馮自由執掌《大漢日報》，批駁了擁清謬論，鼓起了革命風潮。大哥來了以後，洪門人已磨拳擦掌，預備跟大哥和滿清拼命。」阮伯說到這裡，伸手抓了一瓶酒；他的房子小，人長得手長腳長，伸手抓來：「後生，你也喝一杯，這些事好久不說了！」我

不想掃他的興頭，接過杯，也讓他倒上半杯。阮伯乘著興緻：「大哥說：兄弟這次要多籌一些了，南洋和美國已經籌了好幾次，眾兄弟已無法再捐，只有靠加拿大兄弟了。」阮伯呷了一口酒說：「馮自由很有辦法，叔父們提議典押了堂所，但『散仔』有些不肯，馮問他們，洪門有堂所又怎樣？滿清人卻做皇帝，如果我們打倒他，對得起『五條龍』，沒有堂所，又有什麼關係？這一番話，大家就心服口服了。後生，你知道嗎？總堂押了三萬、溫哥華押了一萬、多倫多則賣了一萬；這是換算港幣的數字。當時廣州起義的全北美捐款六七萬，洪門三處就五萬了。大哥是辛亥正月初二晚從美東到達溫哥華的，我們洪門兄弟在車站列隊歡迎他有一千人。大哥籌款以後又趕回美國籌款。馮自由負責和香港機關聯絡。我們年青的，也組織了敢死隊。還陸續到了香港向總部報到，準備犧牲，但不知有人傳到大哥，大哥急電香港總部制止，認為華僑子弟將來報國更有效，不得在必死的戰場上犧牲。我們這一批人，在香港看到黃克強負傷回來，和不能到廣州指揮的趙聲抱頭痛哭。」如果不是孫中山制止這些人生路不熟的華僑敢死隊，恐怕也必然列入黃花崗黨人碑上做烈士吧！「有多少人了香港？」我問。「記不起了，不少吧！陸續去的，現在都

死了，只剩下老黃和我。」他黯然不說了。我對洪門的口訣和術語很有興趣，又想和緩一下他的傷感，就問洪門一些術語。他說：「重要的我不告訴你，但有一些大家都知道，譬如加盟叫『造戲』；主盟員叫『老母』；介紹人叫『舅父』。你知道大哥到加拿大來那一次，很多人加入洪門，就是大哥做『老母』的。」

阮伯第二年便過世，當時我是「昭倫公所」的主席，趕到時，他已赤條條的躺在床上，真是來得辛苦，生得英烈，死得坦蕩。黃伯也再沒有出現了。這些人，都是代表國魂黨魄；國民黨為他們做了甚麼呢？亂世人豪，竟都是如輕煙微塵；真教人擲筆三嘆！

臺山人豪還有一位，就是槍殺袁世凱心腹大將湯化龍，姓名王昌。我寫《唐人街外史》時曾為此事訪問當地元老余超平，本傳不贅。此事對我印象深刻：為此我到臺北「忠烈祠」調查，並在立法委員任上質詢：有這麼一位為民國死難的烈士，為什麼不入祀忠烈祠？臺灣在李登輝時代，對華僑其實是敷衍的。到我任滿，也就不了了之。後來承環陔兄告訴。

王昌烈士芳名，在紅花崗碑上列名；也可稍慰英靈了。王昌槍殺湯化龍，曾引起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抗議，

加拿大便立法禁止國民黨活動，就是著名的「黨禁」立法，到袁世凱稱帝失敗，在國民黨統一全國後才解禁。

寫加拿大「洪門致公堂」兄弟與國民黨黨人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到此應可作一個段落。就在這時，我家門鈴響了，陳先生親送來吳培芳兄手書，適時提供一些資料和映本證據。使「洪門致公堂」的史實更完整：

「查加拿大洪門致公堂于 1863 年成立，于 1954 年改名為洪門民治黨。最初總部設在維多利亞，後遷至溫哥華。多倫多黨支部成立于 1894 年，孫中山先生是 1903 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門。當時註冊名字為孫逸仙，介紹及擔保入堂者為鍾柱國。

辛亥年(1911)加拿大洪門捐款資助孫中山革命之收據兩映本（正本存在總部）。其他各埠洪門機構亦有變產救國之義舉，僅此告之。」

特錄吳兄來函史實部分。我上文所記洪門維多利亞總堂三萬、溫哥華和多倫多分堂各一萬。吳兄證明總堂與多倫多分堂捐款無誤。至於溫哥華之一萬捐款，余在蔣永敬編的《華僑開國革命史料》中轉載馮自由撰的《黃花崗一役旅加拿大華僑助餉記》一文（第 185 至 192 頁）所記，感謝吳兄來函補充該堂準確成立日期與孫中山先生加盟資料，使「正傳」更接近信史。

第十一回

流水不駐富難久

北美重稅財難聚

看官，現代臺灣與香港經濟發展，新出爐的富翁年產以百千計，財產動輒以億萬計，視北美的金山伯如無物，不足言富。真可謂氣大財粗，趾高氣揚。然風水輪流轉；香港開埠一百五十年，殖民地培養之世家，隨著時代的發展，大量填海的結果，港島與九龍半島的「維多利亞海峽」，兩邊漸成一線，填海為地的後果，流水不駐。水為財，水不駐乃流得速；故香港世家富豪不能保，不斷有新的富翁出現，彼此取代的現象便出現。這是風水學的要訣之一；過去香港四大公司的家族、紡織巨擘、工業、企業大東家，今天殘存者寥若晨星矣。今之財閥，其資金之雄，不但在中國人的經濟圈子佔一席，還在世界富翁排行榜佔一席；而這些超人，幾可說與其祖先毫不相干；甚至可能出身在「調景嶺」、半山木屋區、走單幫、「行街」、執二手攤機器、小本炒地產等之起家的，都是傳奇人物。而所謂「明星　」，亦動輒一場「紅館」演唱過千萬，與過去戲子、女伶之

比，真不可同日而語。這不是風水，是運氣。行「五黃」之數，謠亂者當時得令，亦是女主應時的運數使然，屬於天時而不是地運，內行人一聽便懂，外行難以簡言，不贅。故香港之變數日大，試觀十年以後，今之巨富能倖存者有幾人？香港明星如不出香港者，不但黯然，恐舞臺生命亦屍居餘氣。臺灣位於東偏南，運程略於日本相近，惟不像香港流水不駐；然東南運已過，而臺灣屬性奇異，非短文可解，亦不贅。可知時勢造英雄，非英雄造時勢也。「生仲達不如死孔明」，司馬懿之才智，遠遠不如諸葛亮。但「六出祈山無寸土」之功，困於司馬仲達也，而困司馬者，非才智乃運數也。因此，得志者不可驕人，失志者不可氣餒，就是達人。何謂達人，不外知命而已。此論不是叫你坐著等運氣，乃盡人事而聽天命；人事有時感天動地的，看存心之善惡。所謂知命，不妨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樂道安心而已。

過去香港叫大陸客做「阿燦」；阿燦是港星廖偉雄演活連續劇中的大陸來港者，土氣吝惜（過於節儉）而傻里傻氣，未見過世面闊氣，劇中人的名字就是阿燦。現在風水輪轉了，大陸叫港人「港燦」；我們加拿大人又比「港燦」更燦，叫做「加燦」。美國華僑還得美鈔

不大貶值，在大陸銷費還未露寒酸相。未聞叫「美燦」。過去大陸同胞最喜臺胞，由於闊綽，暗中稱之為「呆胞」，易欺易賺，做了冤大頭還不知道，近年臺灣經濟日壞，有的到大陸發展或求職，地位一落千丈，或有日稱之為「臺燦」，亦未可料吧！

過去港、臺兩地容易產生富翁，有兩個共同特點：一、低稅率，無論個人所得稅或消費稅。香港人收入再多，稅率上限不超過 15%；臺灣稅務法則漏洞多，容易逃稅。香港屬自由海港，不收市場稅，因此過去成為購物天堂。臺灣企業家起家靠外銷市場，早期為鼓勵外銷爭取外匯，凡不內銷的，不但不會抽稅，還有種種鼓勵設廠的借貸和優惠稅法。因此，港、臺兩地容易積蓄財富而再投資。二、政府鼓勵土地開發，香港的地產商得到銀行融資；臺灣更離譜，由於經濟的發展，土地暴漲，許多大地主一夜致富的比比皆是，而土地增值稅又偏低，公告市價比市場市價差了幾倍，完全不符孫中山增值歸公的稅法。因此造就企業的繁榮，而又有炒作土地的財力，如虎添翼。在這樣優厚的條件下，港、臺富翁的崛起，已非北美的富翁可望背項了。

北美是現代的先進國，稅法嚴密，能完稅而得的儲蓄本來就少，貧富的差距不大。因此，節省成了人人的

習慣，華僑又更節省，他們辛辛苦苦完稅後的積蓄，真可謂都是「血汗錢」。看官，北美華僑回饋桑梓，他們的「血汗錢」就不能和港、臺兩地等值看待了，是彌足珍貴的。

臺山人在抗戰之後，把臺城建成「小廣州」。可惜中共建政之後，把華僑定位比滿清還差。滿清把華僑定為「天國棄民」；中共建立政權後，把大部分擁有田產的僑眷打成剝削階級，實在很冤枉。華僑在北美大多是胼手胝足的勞工階級，只是幣值高，把畢生的血汗錢買幾畝薄田，改善家人的生活也好，當未來返唐山養老也好，這微小的願望，想不到後來都成罪證：是剝削得來的。看官，歷史是陳述過去的事實；不能又學過去：是反動派揭瘡疤了；與今天中共主席提出的三個代表論，和准許企業主入黨不可同日而語，不再同意有財富必然是剝削得來。如果中共當年能像今日的理性，許多僑眷就不會枉死冤死了。「文革」就更冤枉，把僑眷定位為裡通外的潛在內奸，更離不了階級敵人的成分。使華僑回饋僑鄉，要延至文革以後才開始，這是民族的不幸。我們寫出這段歷史，不只是陳述歷史的事實，還為今後不管誰秉國家大政，都不要忘記這一段華僑的沉痛史，不可再犯打擊僑心的事。

臺山華僑對僑鄉故土之情，在文革以後的開放又表現出來。華僑很清楚，進步的原動力在教育，要故鄉子弟有出息，就是要入學校，僑鄉經三十年大小運動的折磨，學校都殘破。僑民把重建僑鄉學校列為首要的事；因此，為故鄉籌款興學，成為回饋僑鄉的著力點。這樣，有分教：絃歌不絕文盲少，回首前塵感慨多。

第十二回

大陸開放僑鄉受惠
華人刻苦桑梓興學

「文革」之後能夠開放，不能不說到一個關鍵人物鄧小平，他在 1973 年四月十二日復出。然到 1976 年四月五日發生天安門之變，鄧小平再度罷官。及毛死後未及一年，鄧小平三度復出，恢復在毛生前他所有的原職（1977 年七月）。鄧小平能擺脫陳雲在經濟上的制約，乃 1980 與 81 年間在深圳經濟特區試點的成功。1984 年，鄧小平視察深圳特區，作為成功的確認；同年四月，沿海十四個城市逐步開放。僑鄉從此在開放之列，僑胞也開始回饋故鄉。當時廣東省副省長于飛，也奉命到多倫多來。

伍卓生大概也在開放早期，在加發動籌款重修故鄉學校（燕甲中學）；以後又捐助「海宴中學」，都次第完成所望。

臺山荔枝塘鄉的「萃英學校」之重建；1984 年，港商林權捐三十萬港元首倡；以後林欽羨捐八十萬港元為擴建。於 1987 年完成。重建該校的時候，本市僑領

林環陔兄亦參與。完成後，學校圍牆已無餘款，林兄獨力捐款畢其全功。以後購買圖書，和該鄉修葺公路，林兄都曾義捐。該校以重建十週年紀念暨校慶，邀請林兄返校主持典禮，他欣然就道，有序序其事者，亦公推林兄主撰。

他在 1950 年來加，其初協助乃父在唐人街的藥房事業，以後擴充成「治安環球」，兼營雜貨。又開闢美國農場，業務跨美加兩國。年來退休，以書畫自娛。

「培英中學」原為吾粵名校，大都名邑均有分校；校友又在港興建，其為華南著名學府無疑。伍伯良為臺山上沖鄉人，曾在臺山「培英中學」就學，以後來加，先經營「果仔店」（唐人稱 Variety），後轉業地產經紀業，與夫人共同經營，甚得華人信賴，業務由是蒸蒸日上，遂思回饋鄉邦，為「培英中學」興建圖書館大樓；以後又為該校興建大門樓，巍巍黌宮，在僑鄉少見。以後又為其校「上沖小學」重修而捐出大部分資金。後來臺城開辦「臺城電視臺」，伍氏伉儷照捐不誤；到「五邑大學」籌建，大家又想到伍伯良伉儷，他們還是一樣捐了。看官，前述及北美華僑，在嚴密的稅制之下，絕無僥倖之財，儲蓄談何容易，伍伯良夫婦的慷慨捐輸，是一份回饋桑梓情懷，他得到什麼？沒有，

只是盡一份心意，沒有什麼要求，惟其如此的純真，更顯得難能可貴。伍伯良夫婦還是辛勤的工作，還是自奉如此節儉；而對故鄉的教育這樣重視，不是有心人難以做到。多年來的捐款興學，少說都超過廿多萬加元了。這個完稅後的數目，要經過多少時日的工作呢？他們沒有不勞而穫的僥倖之財，也沒有不義的經營，只是憑智慧與勤勞，經久節儉的儲蓄，將之回饋鄉邦，其可貴在此。

中國的傳統敬業美德，由於末世之風澆薄，流風所及，中國人的社會已不復多見；倒是中國人寄生在外國的唐人街尚存。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看官，若論多倫多目前華人經營，自 1962 年開始至今，從未出賣、加股，自始至今，都是原始獨資經營的人；由青及壯而老，垂四十一年，今日還一樣經營、操作；這唯一的酒家叫做「豪華園」(Hoo Wah Garden)。東主伍求登，臺山大江鄉人。1954 年到加拿大卡加利，在乾洗店工作；1957 年轉來多倫多，初到「皇冠洗衣廠」工作，老一代的華僑很多知道這個洗衣廠，它供應餐檯布到唐人街或唐人經營的餐館使用，規模很大，且多屬機器操作。股東四人：黃老 Joe、許瑞麟、Jammy Chong，還有麥先生。這些老闆，都賺了錢退休了。伍求登的週薪

25 元；他放了工，轉到湖邊街的「南京園」洗碗，老闆新會薛先生，很欣賞這個勤奮青年，升他做「企檯」，他就懂得做餐館的待應生工作。1959 年七月間，「廣州茶樓」開張，承族叔伍于鏗的照顧，到該茶樓做「企檯」。當時舊唐人街賭館林立，餐館工人每在放工後到賭館賭錢，惟伍求登不染這個惡習。他知道主廚大有來頭，綽號「神經林」，做得一手好菜，伍求登想學藝，時常買幾枝雪茄給他。「神經林」見他誠懇而勤奮，就親手教他。因此，伍求登對餐館業務的掌握，從「樓面」到廚房都積了經驗。

伍求登回憶來加最初十年的艱苦歲月，身旁的老伴，有時在他沉思中提醒他一些關鍵的人事，讓他容易連接起來。伍求登很欣賞老伴，說：「1958 年，我就申請未婚妻來。」他指一下她：「麥錫舟為我辦申請，收費 30 元，比一週的工資多了五元。麥是個好人，移民局信賴他；結果，三個月她就來了。」伍求登在 1962 年就賃了「豪華園」的現址，地下一層月租 400，但花了五萬元裝修費。夫妻倆努力經營，1970 年就以八萬元買下來。後得亞倫高士文之助，領得了酒牌，又買了鄰店，以廿多萬裝修成今天的大格局，前後可泊 20 部小房車。看官，伍求登夫婦白手興家，真所謂省

吃儉用，但他累積的財富，卻慷慨回饋僑鄉。他笑僑社一些沽名釣譽客做「梁蘇記牙刷」（一毛不拔）；他前後捐了「梅邊小學」的「伍求登教學大樓」；「胥山中學」銀樂隊全部樂器，又對臺城教育電視臺、大江鄉的安老院和「五邑大學」的創辦，都有他的捐助。

臺山文化人士在多倫多也頗負盛名。詩人如馬兆麒、陳浪平；書家如鄺諤；畫家如伍彝生、陳秋言、陳池暢等，都是道中楚翹，留待藝文專章再述。這正是：天老未必瞶，地靈出人傑。

第十三回

老少游民論今昔

無牌小販最荒唐

不管舊的和新的唐人街，總有一兩個無家可歸的華裔「游民」。都是蓬頭垢面，或立或坐在街邊，伸手向行人乞討。在舊唐人街時代，有一位常見的老游民，已出現了廿多年，頭髮已蒼黃帶白，究竟是髒還是枯黃本色，誰敢行近看個明白，身上中人欲嘔的氣味；稍為接近，酸臭的腥風已先到；真是親近不得。何況他背著一大堆衣被，那個包袱，厚度比身體要大好幾倍，很難想像怎樣可以整天背著。當然也有見他放下的時候，不是靠背倚著；就是雙手按著，把頭枕在手背上，總之身不離包袱就是了。到舊唐人街式微，但一些老字號商戶和許多宗親會所尚在。這一位老游民，還是戀棧舊地，沒有隨著西遷。但很明顯，他已不復當年步履，有點蹌踉維艱、不勝荷負的感覺。很多時都在「廣州茶樓」、林西河、「黃江夏雲山公所」一帶遇上，有些店戶還特別送給他一些剩餘的飯菜。但他從不進入餐館去乞討，只會等打烊推出來的垃圾中，挑一些充飢。大概八十年代

的初期，當地的英文報章，刊出一則社會新聞，照片就是舊唐人街大家熟悉的這一位老游民。原來他在嚴冬夜病倒街頭，救傷人員要抬他上車，他死命抓著那個大包袱不放，這是又臭又重的龐然大物，在人道下只可一齊抬上救傷車，到了醫院的急症室，他還是抓著不放，幸虧找來一位義工做翻譯，才知道這個包裹裡面有他一生的積蓄，在義工保證下，他才萬不得已從包裹抽出一包東西來，打開一看，是現金五萬多元。這則新聞報導出來以後，我問譚光普先生。他說，報紙說對了，他是我們臺山姓黃的；名字連他也忘記了，甚麼證件都遺失，大概他只記得那些現鈔而已。五萬多元在他病倒送院的時候也不算小數目，再往上數就更可觀了。後來，一些宗親到醫院去探望他，發覺他是個癡呆老人，理不出頭緒；後來送到療養院去，以後也無訊息，畢竟又是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這種悲劇真不希望在唐人街再發生。

早兩年，中區唐人街有一位余偉康，被警察拘捕上了警車；他突然抽出一個小鐵鎚來，只是揚起，已被警察連轟幾槍，都射向要害，就這樣結束了生命。親屬控訴，曾哄動一下，至今未聞消息，大概唐人街的領袖們早已不聞不問了。我為此事寫過評論，印象深刻。這位

余先生因入學時發生問題，曾來找過我，後來還有多次接觸，但一次比一次都有更不尋常的舉動，精神似不正常；到我發覺他刮了個光頭，坐在街邊打坐的時候，就更為他擔心，我特意走到他的面前問他：你還記得我嗎？他馬上把我的姓叫出來，但接著就在傻笑，我只可黯然離開，但估不到這麼殘酷的慘劇發生在他的身上。

唐人街現在又出現兩位新的游民，一切游民的特徵他們都有了。大概已有五年了，很多時站在登打士西街和士巴丹拿街角附近，希望一切厄運遠離他。

洋人游民在唐人街出現太多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個黑人，名叫 Joe，聽說以前是個拳師。許多人說，打拳的人晚年多有失憶症，因為拳擊頭部的緣故。他在唐人街出現也超過十年；每年冬季過去，到春來時他又再現身，表示他又撐過一年。如不見，是醉中冷僵走了。

阿 Joe 早就不見了，但他跌撞滿口血的印象，和他清醒時一身合度的衣飾、溫文的談吐，還是如此清晰的在我的記憶裡。這些年來，隨著唐人街的發展，來乞討的游民比阿 Joe 出現的年代多得多，但沒有一個有他的氣質。近年，在唐人街附近（Augusta Ave.）興建一所專收容游民的大廈，出現蹓躂的、乞討的游民就更多。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向，是個很不好的現象；這些青壯的

游民，大部分蓬頭垢面，血氣枯黃，十九都是嗑藥、吸毒者。早幾年，還出現過一些青年人，在唐人街口衝出來，攔截來往車輛，就地為人洗抹玻璃，弄得險象環生；這樣強迫性的服務，經行政命令宣告非法，才制止這種險象。

唐人街還有許多非法擺設的小販，雜亂骯髒，價錢並不比商店的低，「收檔」拍拍屁股就離開，留下一地垃圾。有的甚至擺在街道的入口處，完全不顧交通規則。十年以來從不改善，是議員失政、警察失職，還市華商會失力？對守法的唐人街商戶公平嗎？這種怪現象讓其存在，唐人街骯髒面目，難予人好評的。

第十四回

開平縣是名人坊

尼克遜找周一塵

話說開平在僑鄉四邑中立縣較遲；但開平人在海外的影響力很大，還延伸回祖國。上文提及加總督伍冰枝、上議員利德蕙在加拿大，均不再贅。我派駐香港服務時期，把幼兒送入香港大學宿舍；那三座宿舍，都以開平人利希慎、銘澤父子或祖輩名字命名。香港殖民地政府，過去獎勵私人興學，誰捐錢起校舍，學校的名字就用他的；或由他指定。利家興建港大三座宿舍應不用疑。同姓而不同宗的利國偉爵士，是匯豐銀行的董事，在香港也是個著名慈善家、大企業家，還親躬開平商會、同鄉會的鄉事，做過兩會的主持人，現在還擔任會長職，很注重鄉情。香港老一代律師關祖堯開始，開平人在香港執業律師的就很多。我有多位叔父的兒子是律師，連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Peter Chong（開平張作新的兒子）和我的兒子，都在香港任律師。深圳成立特區，開平人梁湘成為特首。臺灣建立中華航空公司，開平人周一塵是籌創人兼首任總經理。司徒福曾任國府空

軍總司令。我們海外致公堂大老司徒美堂，也是開平人；今年誕生 135 週年，中國政府為他開個大型紀念會，可惜近月大陸與香港地區發生「非典型肺炎症」，很多預備參加者都裹足，希望改期，但誕辰是有日子的，可能改不了；未免美中不足。但還是開紀念會，定今年（2003）十月十日在其故鄉三埠舉行。

開平人有好幾位在臺將領我都見過，其中張澤森將軍與我最稔，他是個儒將，會寫舊體詩，我們有過唱酬，他還送過詩集。周一塵擔任過「開平同鄉會」理事長，向我講述過他的傳奇故事。有一次，他和我晚飯，飲了兩杯，就講起他的故事。原來他是美國加州土生，那個小鎮的人口不多，他和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家毗鄰而居，從小一起上學、打球，是個少年的玩伴。第二次大戰時，尼克遜服兵役參軍，周一塵已提前回祖國投效空軍。原來他在美國便學會飛行，鑒於中國空軍人才不多，一腔熱血奔向祖國來。經歷了八年抗戰，一塵不會逢迎，雖然身在長空立了不少功勛，還是個空軍上校，政府遷臺，他已不能飛了，只做個地勤維修不上不下的職位。到尼克遜貴為副總統的時候，代表總統訪臺，就問起蔣老總統這一位周將軍；在尼克遜的心目中，周比他參戰還早，又是個已懂得飛行的人；在中國這種人，

無論怎樣論資排輩，如果不死，應該是將軍位階；自己都已是副總統了。尼克遜以美國國情來看中國，當然不盡對；揆諸常理，也不知中國的升遷，有許多悖情悖理的事發生。尼克遜要求找周將軍，只說得出英文姓名，姓周的將軍都問過了，都不認識尼克遜。誰敢在蔣老先生面前冒認，何況尼克遜就在眼前。原來周還是個上校，他又不招搖，埋頭苦幹，很少講過去的事；那裡會查得到？蔣老先生被尼克遜追問幾次，他也光火了，要立即清查有沒有從美國回來參加空軍的人員？到尼克遜離臺的時候，準備上專機了。侍從適時報告：找到了！尼克遜說：我就等他。

看官，開平人都帶點土氣，如果你能找到一個洋派十足的開平人，如果不是冒充；定是個另類，而且一定不是在開平出生的。周一塵雖然是美的土生，但是個典型的開平佬；中等身裁，臉色粗糙帶點油紅。他說，那一天空軍總部派人到基地調查，見我土頭土腦，也不注意，我也不問，只是有一位老廣同鄉不經意說我是美國華僑。那位派來的人問我是否姓周，我就不能不認了；他又問我認不認得尼克遜？我還開玩笑：我像你一樣，我認得他，但他不認得我！那人又問我是不是和尼克遜從小一起長大。周一塵說：人家已是美國副總統了，我

位不過上校，就算是，也不好意思承認，免得人家說我高攀，自討沒趣。那個人大喜說：不會的，尼克遜正在機場等你！周一塵連忙擺手：不要耽誤人，我們沒有見面幾十年，沒有甚麼可談；我這個身世，不好意思，不去不去！那人撥了一通電話，轉頭對周說：總統下令，你得一定去。周愣住了。那人不由分說，拖著周上車，風馳電掣到了軍用機場，直飛臺北。在飛機上，早已準備好一套少將軍服，要周一塵換上。周說：你們想我殺頭嗎？我可不能冒充的。怎樣說都不換。那個人無法，只可又撥幾通電，終於有人和周說話。看官，這當然是空軍總部的長官了，周只可奉命換上；當然也會交待周幾句要見尼克遜的話。到了臺北松山機場，尼克遜已等了兩個小時，蔣老總統也只可陪著。

看官，兒時玩伴，驀然相聚，驚喜之情，難掩過去的童真，蔣老先生看在眼裡，也禮貌退出，讓他們敘舊。兩個人一談，都是童年的玩伴的訊息。到尼克遜發現周還是少將的時候，拍拍他的肩膊說：「老周，怎麼搞，混了這麼久只有一顆星！」周靦顏還不敢說出真相，只可支支吾吾。尼說：「你這把年紀還不退役！你說，我能幫你麼？」周一時也想不出，又不可說，也只可期期艾艾。尼想了一下說：「你們怎麼連民航事業都

沒有？你來搞，我幫你。」周說：「金門砲戰才停止，我們那裡有餘力搞民航，連軍用汽油都不夠！飛機更不用說了！」尼說：「這些我來想辦法，你去搞就是了。」周只可唯唯，以後還是敘舊，到周警覺蔣總統又乾等了一個多小時：「糟，不能再談了，怕殺頭啊！」兩人交換了電話，依依握別，會客室的門打開，尼克遜出來，蔣總統送他上機。

周一塵說：「你不知道蔣總統的威嚴，說來不怕你取笑，他回到會客室坐下；我這個冒牌將軍站在他的面前，聽到他問我談什麼的時候，我兩條腳竟然發麻，不聽我的指揮就跪下來，幸虧他和顏悅色的扶起我：你不要怕，慢慢說。我當時還不敢說民航的事。只說是敘舊。但總統說：都是敘舊嗎？有沒有提及國家的事嗎？他這樣一問，我只可照直說了關於民航的事。他只說：好！好。但我還是向他報告：這一身將官服，我是奉命穿上的，不是我要冒認。蔣總統說，是我下命令的，你就先著吧！明天我會明令任命你了！」周一塵打個哈哈，以前有個算命的，說我會像姜太公遇文王，交老運。

周一塵打開話匣就說不完：「過了不久，任命發佈，我調到臺北來。蔣總統再召見我，要我籌備民航。

中華航空公司就靜悄悄掛個『籌備處』。當時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剛退役，調來做董事長，我做總經理。尼克遜果然幫助我們，征調了幾架舊飛機，經維修檢驗及格，和香港談好航線，首航飛香港：為打響了頭一砲，邀請當時最紅的小生嚴俊和女星李麗華做首航嘉賓，以及許多該邀請的名人。可是名單呈交董事會，董事會有許多不同意見，批駁下來。我想，如果這樣下去，將來有職無權，也很難辦。因此我提了辭呈，不幹了，以免被人牽著走。」這個典型的開平佬發了土氣。華航首航的名單是條導火線，這事很快就達上聽。蔣總統召見他。周說：「事權不能統一，我的資歷又無法克服，一定做得不好，倒不如另請賢能吧。」蔣總統問什麼困難？周說：「這是首航，我連邀請名單都不能作主，其他的困難可以預見吧。」蔣總統立即傳喚徐煥昇，當面告訴他：「董事長是掛名的，決定權以後由總經理負責。」就此終蔣之世，周一塵實職實權，「華航」的業務一日千里。看官，「華航」深厚的基礎是周一塵建立起來的，周的清廉，「華航」人都曉得。「華航」亦在周一塵任內時期，從未摔過飛機。周的墓柩已拱，「華航」失事率是美國的五倍。民進黨上臺，還在美國找來「一隻誤入叢林的兔子」宗才怡來擔任董事長。現時的股份

跌到 13-14 元，差不多變成「水餃股」（水餃一個十元臺幣）。如「華航」的創辦人周一塵英靈有知，真不知有何感想了！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在生時，幾次請我寫周一塵的掌故，但周夫人不允在臺灣發表，怕打擾她寧靜的生活。今天以他是鄉賢長者，回歸海外的開平傳記，稍補正史之不足，也算是還原他的僑民身份，回歸到海外來吧。

周一塵總算行老運，他說姜太公遇文王，究竟文王是尼克遜還是蔣總統？只有周的心理才有正確的論定。沒有尼克遜的出現，周職位不過上校，縱不算曳尾塗中，但總不能算出人頭地。「華航」賺大錢，員工要加薪，還要周帶頭做個榜樣，他順著員工加筆自己：臺幣 100 元。他為國家積蓄大量的外匯。周的後繼人怎樣呢？起周而問之：他會不會後悔？「華航」那個主管不發財？而周夫人卻靠周一塵退休金存在銀行微薄的利息度日！現在臺幣大貶值，利息也不復當年了！周一塵的遺憾不只這些，他在生平也向我說過：尼克遜做滿了副總統任期，便出來選總統，贏了大眾票卻輸了總統票；後來選加州州長也輸了，還不夠倒霉，住宅又失火，他如喪家之犬，不得已做了「百事可樂」的營業代表，想起自己過去對臺灣不薄，跑到臺灣來推銷，住在「圓山

飯店」。雖然蔣總統沒有召見，總認為政府也會招待一下吧！看官，人情世態難料啊！尼克遜要結帳，飯店毫不含糊照算。周一塵搖頭說，這就是利盡義絕。我是個清官，賺錢歸公司，尼克遜很清楚，我是無能為力。尼克遜反而拍拍我的肩膊：不要介意；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看官，十年以後，尼克遜果然捲土重來。

美國總統候選人，如果有一次選不上；幾可以說與總統這個職位絕緣。美國總統四年任期；四年的變化有多大；後起的崛起，那容得「敗軍之將」的阻擋？因此，尼克遜輸給甘迺迪，一個比他更年青的人，已經是難望翻身了；退其求次，選個州長已是委屈了，還是失敗。尼克遜還有什麼政治前途？臺灣當局把他看扁，也許不是沒有理由。可是，尼克遜過去對臺灣的照顧，應該是非常明顯的。艾森豪是個能將權力下放的總統，尼克遜的份量不可謂不大，他對臺灣的傾斜，是十分明顯的。臺灣在他最需要友誼的時候，不但不做，還要給他難看，殊非人情，更不必說道義。尼克遜住宿飲食在「圓山飯店」，在國家來說，算得什麼數目？在艾森豪時代的美援多少？難道尼克遜不點頭，可以順利而來嗎？「華航」開辦，沒有尼克遜的支持，恐怕要等多少

年？不要說尼克遜不夠朋友，的確是臺灣不夠。尼捲土重來，已是近世的創舉；並且當選，全世界跌破眼鏡。他是個絕頂總明的人，如果不是連任時的「水門案事件」下臺，越共不一定可以勝利。他上臺不久，就主導對華政策的轉向；美國承認大陸政權，是國府遷臺以後最大的衝擊；比「加拿大模式」的崩堤、退出聯合國更大。尼克遜是有名反共的總統，卻對中共表現得最友好，如果說沒有對臺灣洩憤的報復心態，是很難有合理的解釋。周一塵是個老實人，他沒有必要臆測。這一段秘辛與僑鄉人士有關，雖不是唐人街掌故，錄之為歷史存證，不算扯得太遠吧。這正是：一頁情懷一頁恨，半由人事半由天。

第十五回

張廣就首列富翁
夏利屋名滿楓葉

話說：「人傑地靈」；我認為先有地靈才有人傑，甚麼泥土長甚麼蔬果；有毓秀鍾靈的土地，也就是水秀山靈的地方，才能孕育出人才。開平立縣較遲，在順治六年，孝廉張鉅璘連結朝中邑人奏請立縣，清廷核准。主因在這個地區，介於新會、新興和恩平之間，外連巨海，平地在萬山環抱中，可以憑險據守，所以在明末亂世時，許多盜賊就到此佔據。清廷入關後，局勢穩定了，要設縣統治。全縣由新會割十分之六七；其餘三四由新興和恩平割出來。新會江河很多，人很聰明；是「智者樂水」；恩平山多，人都樸實；「仁者樂山」；新興是六祖惠能的出生地，人多慈悲。開平人兼有這三縣人的特質。地理又形勢扼要，算得明山秀水，風景也不俗，有「開平八景」。後來開平在鶴山建縣時割出了雙橋和析博古兩處；但到 1963 年，廣東省政府將臺山的荻海、新昌劃入。這兩埠出過抗日幾個名將，如余程萬、林偉儔、朱暉日、李江、余錫鋒等。因此，臺山同

鄉站在歷史人物的歸屬祖籍的理由，為免混淆，請撥還兩埠，是有其立論之基。

言歸「正傳」，看官，你知道加拿大對華裔加人，誰是官方認定的第一個首富？他傳奇的一生，保證你說他真算土佬；正因為如此，造就他成為加華人首富。

1950 年，加拿大富翁排行榜，有一位叫做 Charlis Chau，排在 25 名之前；加拿大人很多都知道有這一位中國人，但對他的排名，還有一點懷疑，認為他的名次排後了。「他的錢都不存入銀行，怎樣能算清楚呢？原來這一位「查理就」，就是張廣就；洋人習慣把最後的一個字當做姓氏。查理就在 1950 年已經全國聞名的富翁了。

張廣就原是開平縣張橋人，他出生的一年(1885)，剛好是加拿大淘金潮發生的年頭；1890 年他離開了家鄉，經香港來到加拿大；算不算是個淘得出金來的命？1916 年他到安省「確倫瀝」(Kirkland Lake)來，他那時已經 31 歲，自己開了個小餐館。老華僑不懂英文，讀「確倫瀝」讀得不好，聽說那個小鎮發現金礦、銀礦，大家起它一個中國名，叫做「銀坑」。張廣就時來運到，隨著淘金而來的人日漸增多，他又勤奮，幾年來把賺來的錢，將小餐館擴充起來，兼營旅館生意，叫做

「查理旅店」。由於克己價廉，許多來開礦的工程師，都入住這個小旅店。其中有兩個美國來的年青工程師，一個名叫夏利屋；一個叫萊特。兩個組織了一個稱做「湖邊礦業公司」；可惜兩人的資金不充裕，開礦的設備又不夠，為了節省，住進「查理旅店」，但久久還開不出礦來，許多工人都拿不到工資，早已轉業或轉了公司。做董事長的夏利屋一籌莫展，雖然憑他的判斷，他公司的礦場的蘊藏量豐富，只要回到美國集資，添多些設備，定會有不同的效果。可是連兩餐一宿都成問題，還幸虧查理就人好，沒有被他逐出旅店，還接受他以股票抵償膳宿。看官，查理就生來一副菩薩心腸，他是個白手興家的人，很體恤人在逆境時的困頓；加上他樂天的性格，看著這兩位困頓的青年，這麼勤勞又這麼誠懇，住了這麼久；而開始的時候，沒有欠過一分一毫，如今的困頓，每日看到他們的愁眉苦臉，心裡就難過，怎會忍心驅逐呢？有時倒來安慰：「不要緊，住下來慢慢算好了；不必用股票抵押。」查理就心裡想，你的員工，也有一大堆股票換了膳宿費，如果值錢的也夠了，如果破產，更多的也沒有用，倒不如做個人情，聽天由命就是了，反正多一些，自己也沒有時間去化。查理就的寬厚，越發使夏利屋不好意思，說：「查理，我知道

你是個好人，我心裡更感到對不起你。這樣吧，我的股票本來五毛銀一股，打個六折，每股算三毛銀給你好了。」其實，查理就完全沒有這個念頭，只是憐憫他們的遭遇，怎麼算他是不在乎的。他看到夏利屋這樣誠懇，倒想幫他一把：「你有什麼困難嗎？為什麼開不出礦來呢？」夏利屋說：「我對礦場的蘊藏量很有把握，就是缺乏開採的機器，如果我有旅費回到美國，就有信心做一個計劃書，必然可以集資，然後把機器帶回來，我肯定必能成功。」查理就問旅費多少錢呢？夏利屋說：「你知道，我連膳宿費都沒有，那個肯借旅費給我？」查理就說：「我信你，你趕寫計劃書，旅費我借給你。」夏利屋愣了一陣，回過神來：「查理，不要開玩笑吧！」查理就說：「我哪次說過不算數的？哈哈！去寫你的計劃書吧！」看官，查理就一念之仁，造就一個名滿天下的礦業大王。

如果夏利屋是個壞人，查理就義助回美的旅費，正好鴻飛冥冥，一走百了。結果呢，夏利屋集資成功，帶回許多新的開礦機器；重新招聘礦工，不到一年，「湖邊公司」所屬的礦場，終於發現了大量金礦，此事不但轟動全省，還轟動美國股市。夏利屋第一個電話就是打

回來查理就。請他準備在旅店慶祝，他要向全世界宣佈。

夏利屋和萊特帶著全體礦工，回到查理旅店慶祝，飲酒狂歡。面對趕來的許多記者，夏利屋擁抱還紮著白圍裙的侍者衣服的查理就，感性的說：「沒有查理就，就沒有湖邊礦業公司。」並正式宣佈聘請他為公司的副董事長。看官，查理就的公司股票還壓在收銀櫃的底下，他自己也不知道多少。過去員工當膳宿費抵償的，夏利屋和萊特兩人長期打折的也一大堆；後來夏利又代表公司對他的餽贈，知道他手上有多少該公司股票的，恐怕只有他和夏利屋而已。查理就以三毛一股的代價，到公司宣佈發現金礦，到以後的營利，最高的股價曾到六十美元一股的紀錄，股價超過成本近兩百倍。看官，四十年前的幣值，可不是今天的。唐人街住宅整棟二、三千元多的是。

「查理，不要做了！大家一齊享福吧！」夏利屋有時回來看他，忍不住懇求他說。

「不成！不成！」查理就說：「做慣了，不做不成。」查理就還是守著舊業，也不擴充，因為請唐人廚不易。每天還是穿著侍者的衣服，白圍裙還是掛著。看官，如果你到過尼亞拉加大瀑布(Niagara Falls)旁的

公園；這個旅遊勝地，繁花錦繡，整座公園就是夏利屋捐出的，來回報他在安省的發跡；他成為世界礦業巨擘，他只有一女在美。他的晚年也在美國度過，不論他在哪裡，都和查理就聯絡，他終生感激這一位患難時刻的至友。

大概七十年初，我陪著黃衛青夫婦還去看過他。「確倫瀝」已不像過去的繁榮，他的旅店還照樣開著，他已八十開外的人了，還是一樣的操作，但動作緩慢了，還很健談，說了許多他的經歷；他不相信銀行，有一個晚上，旅店打烊，他是一個人留宿看店的，被兩個青年撬了門進來，聲音驚醒了他，原來在翻箱倒櫃在搜查，大概摸清他一個人在店，知道他年老，沒有把他放在眼裡。查理就站起來，其中一位小偷順手摸到一條粗棍。「Wait a minute！」查理就用英文說：「年青人不好好讀書，又不好好工作，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萬一被警察查獲，不是誤了一生嗎？怎對得起父母？年青人，你不會不知我是查理就吧，你就算打死我，警察怎會放過你？這樣吧，你過來，我給你們二千元，趕快離開，我不會報警，但以後不能再來。」查理就一副滿自信的說著：「你知道，這個小鎮，誰不識我。這樣一說，他乖乖地放下棍，走到我的面前說『對不起。』就

接了錢走了。我真的沒有報警啊！」他又說：「去年我關了門去多倫多看孫女，居然又被人入了門。哈哈！笨賊！很多錢放在米缸底層，他搜不到，一夜只搜兩萬而已。後來警察頭來了，懇求我將錢存入銀行。老朋友了，不聽也不好，以後我才到銀行開個戶口。」黃太太勸他賣旅店，他不賣；他認為做點工作，日子容易打發。

查理就長得福泰，圓圓的臉，嫩白的皮膚，八十歲人的臉上還沒有出現老人斑；我們讚他保養好，他反問甚麼叫「保養」，還累得黃太太向他解釋半天；到他懂的時候，就很不以為然。「我只是粗茶淡飯，全沒有揀飲擇食的習慣，早起早睡。一年 365 日，日日工作，不得已才關一天門；很不好，有些老朋友來，有些老主顧，我不在就不好的，也就這樣天天做了。」自從他知道股票賺錢，他也買股票。他對電話公司、羅富門菸草公司、國際農具公司的業績、派息如數家珍，顯然買了不少。他的旅店，也有禮品、糖果零售。有一種著名的巧克力獨一不賣，他說買不到它的股票，因此禁止出賣。他真的做到逝世那一天才停止工作。「驢德頌」就是頌驢的個性，畢生工作，直到倒斃路旁為止。人間也有這樣一位千萬富翁堪比驢德。他終於在 1972 年三月

四日逝世。他的死，整個「確倫瀝」的人都鬱鬱不樂。國稅局卻派了兩名守衛，把守了旅店，除了重視和尊重以外，還有另外的作用；他死後的遺產稅多少？

《多倫多星報》為張氏之喪，發刊了專文紀念：「查理逝世了，享年八十七；查理就這個人，他的名字是掀起了北部淘金年代的光榮。……他是確倫瀝第一間酒店的主人，千萬富翁，是報業大王湯遜的摯友；兩個礦業巨人——夏利‧屋、標‧萊特的恩人。」確倫瀝有一位警官說：「查理捐獻了很多錢給市政府和醫院，使市府和醫院有很大的改變。但知道的人不多。」該市的博物館，目前還掛著夏利屋和查理就的遺像和他們的事蹟。張廣就的子嗣張文忠，字偉堂；繼續經營查理旅店。大概二十五年前吧，他也退休了；常來找我陪他飲茶，有時候還要陪他吃頓晚飯；我不慣做食客，又不忍對這一位忘年交的鄉賢長者的殷請而拒絕；只有很率直的和他約定：他也要接受我的邀請。就這樣，我們有好幾年的交往。到我回加退休時，才知道他已過世了，他也享大年，遺三子建強、建國、建華。長次二子還是繼承祖業，三子為多倫多大學博士，在維多利亞市任職。還有一女，嫁本市朱秉浩醫生。朱醫生在六十年代還是我的家庭醫生，可惜英年早逝。偉堂先生每次說起他，

還是唏嘘不已。查理就去世之時，我有輓聯悼念他：「少壯放洋，英年得志，猶是農家本色；子孫能繼，仁者有承，真為僑社典型。」今天寫來，張公賢父子倆，他們親切的笑容，還在我的記憶幌動著。

《星報》悼念查理就的專文，提及的湯遜先生，也是確倫瀝人；年青的時候，是當地電臺廣告推銷員，常到查理旅店飲啤酒，和查理就成了好朋友。後來自己在省北建立電臺，以後買了簽文(Timmen)市的報紙，建立了基地；再買了確倫瀝的《北方日報》，漸成加拿大報業巨擘。以後跨國買了英國著名的《泰晤士日報》和其他各國大報，終成湯遜爵士；他每次回祖居，一定來查理旅店和老友敘舊；那裡都不住，都以查理旅店為別館。這正是：農家子弟本色，僑社賢良典型。

第十六回

孫中山規劃僑政
張子田能孚眾望

話說華僑雖然遠托異國，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很少能對祖國忘情的。在滿清的時代，華僑都是沿海的漢人，為了生活到海外；一般來說，都是窮人子弟的多，富有人家，哪會讓子弟涉洋，去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當淘金時代，大輪船還在始創初期，數量不多，多數行走大西洋之間；到太平洋的不是沒有，但為數少；說來也是商業利益問題，中國過洋客都是豬仔勞工，最廉價的艙底座，也不是他們所能負擔得起。官員出使的，可以等候船期，滿洲人忙著做官，很少放洋。因此，橫過太平洋的，多數還是舊式的、巨型的木製桅帆船，靠著高掛闊大的風帆，借著風力橫渡太平洋的。順風順水的也要好幾個月。鄉下人不慣坐船，高波巨浪，連黃膽水都嘔得乾淨。現代人坐飛機，從多倫多到香港，四個半小時到溫哥華；十二個半小時到香港，連等候轉機共約二十小時，已經很不耐煩。試想過去老華僑的艱辛，就不足道了。因此有些不慣波浪而暈船的，上了船，折磨

四、五個月，死不去的也像被剝了一層皮；死了也不可能任屍體發臭，水手往海一扔，算是人間「蒸發」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千古哀痛的人間慘事，就身滅只剩漂浮的骸骨；而過不了洋的華僑，連在故國漂浮的骸骨也做不成，沉在異域無底的深淵之下，徹骨的寒冷，若還有知，想到僑鄉倚閭倚門而望的嗷嗷待哺者，真有死不瞑目之感吧！「不窮不過洋」，在老華僑來說，原來宿命安排的災難。這種深切的體會，和文化的薰陶相結合，加上歧視的處境，華僑關心祖國富強，比國內人民更熾烈。這種心境，作為生活了四十二年的我，到結集已是剛可六十年了。到底慢慢從寫唐人街文學，不斷接觸老一代的前人長者，慢慢體驗出來；也因此，對一些把華僑當豬仔，可欺負、可敷衍的從國內派來的官員，不管大陸或臺灣，心裡都生反感。何況把華僑當第三等（最低等）看待，不但反感，還真不可以原諒的。

中國過去自比天朝，居中立國，四週都是蠻夷戎狄；誰肯「去父母之邦」而就蠻夷戎狄？所以從來就沒有移民政策；所謂「華僑」，也不知起自何時。我因為常寫「華僑」的人與事，因此好奇翻《辭源》，看看正宗的釋義；居然沒有條註。可知華僑兩字，還是近代史

才開始。鄭和到南洋，所經的航線，發現很多海外中國人，但也還沒有稱做「華僑」。清朝要孤立鄭成功，下令「海禁」，不准國人出海，沿海民眾內遷三十里，這是中國海防不穩固的遠因。清朝視海外僑民為「天國棄民」；談不上重視。清以後重視海外僑民者，自始至終不渝的國家元首，只有一個孫中山，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華僑有參政權，是秉承孫中山的遺訓。孫先生以人民行使政權，由選舉的國民大會代表為之，故國民代表大會，是國民行使政權的機關；華僑參政，當然也有海外代表。

孫中山對國家建設有整重計劃，從軍政、訓政到憲政。軍政以剷除軍閥，是不得已的政治體制；所以全國統一，便踏入訓政時期，訓政教人民行使民主制度，訓練他們做國家主人翁，實施民權；他還寫了一本《民權初步》，作為訓練國民行使權力程序的範本：怎樣開會、提案、議決、執行；又怎樣選舉、罷免；怎樣創制和複決。所有現代的民主程序，他都鉅細無遺的寫下來，真是一位建國的導師。因為中國歷經五千年的封建制度、帝皇思想；要達到主權在民，必先要教育、訓練他們先學會民主實施的程序和方式。可惜孫中山的理想，未為當政者體會。訓政在抗日時期，實在是民族求

生存，和日本決生死一戰，哪有時間讓國民訓練行使民權？戰後內亂又起，而蔣先生卻急於行憲，沒有經過足夠的訓政時期，就轉入憲政制度。至於選舉作弊，民無所適，以反對者藉口，終於民心不附，這才是國民黨在大陸失去政權最主要原因。但不管怎樣，蔣先生還是把憲法帶到臺灣實施。從這一點來看，蔣先生是有心行民主的，只是操之過急。如果真要獨裁，在大陸戰後，他的聲望如日中天，那須選舉？大陸失敗，到了臺灣，也大可以「動員戡亂」時期，擱置憲法，不就簡單了嗎？可見他還是想實行總理遺訓，可惜他是個軍人，不是個政治家，好人做了壞事。

行憲第一屆選舉，海外由僑民投票產生。多倫多僑民投票結果，李瑞文當選立法委員；張子田當選國民大會代表，都到南京上任。大陸轉換了政權，已不聞李委員的名字，是過世還是不履行職務？就不得而知；只有張子田向臺北國民大會報到。因此，在國府中樞的份量，張子田是加拿大唯一的代表，地位從此定於一尊。張字湘培，開平縣四九墟人，農家子弟出身。如果以淘金與築路的華人為第一代；張子田應屬第二代人物了，也是以勞工繳人頭稅入口的。

我有一位老師，是多倫多大學的老畢業生，在學生時代，做過《醒華日報》的總編輯，當時的社長就是張子田。這位老師就是黃季陸，做過國府在臺時期教育部長，在「臺大」兼課。聽到我到「多大」，就寫了一封介紹函，要我帶給張子田。這封信一直到我就業才交給他；我當時在 Shell Oil Ltd 任市場研究員，地址就在大學街，和舊唐人街毗鄰。張子田認為我下班後有麼多時間，為甚麼不到「華僑公立學校」教土生子弟中文？我就這樣做了業餘的中文教師。大概也是我認識張先生的早期，他有一次執著我的手說：我們「龍岡公所」，現在都講「龍岡精神」；你來講一講好嗎？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僑社活動，就在「龍岡公所」講「龍岡精神」。

張子田是個農家子弟，隨同鄉叔伯付了人頭稅而入口的。也從「新鄉里」的階段性，找份洗衣或餐館業者的工作做開始，到能自立就走入社會。張姓在多倫多原就是大姓；人多勢眾，在講宗親的年代，佔了很大的優勢。張子田沒有受過甚麼教育，只在鄉下讀了幾年書，算是識字的人。他有一副平易近人的面孔，又是個講義氣的人，很快在宗親和同鄉得到好名聲。隨著年歲和聲望的累積，很快就佔有僑社重要的席位。他並很快就加入當時最有勢力的國民黨；國民黨以建立民國的貢獻，

雖然中樞還操在北洋軍閥之手，但由於海外華僑與孫總理的淵源甚深。推翻滿清以後，海外華僑有一半加入國民黨，唯孫先生馬首是瞻。多倫多華僑亦不例外，張子田既有大姓眾多兄弟的奧援；四九同鄉以至開平同鄉的人又多，張子田很快成為唐人街不可或缺的領袖。

第十七回

將軍賤如狗
黨棍滿街走

話說過去僑社很單純，不像今天複雜。有單純的成員才有單純的社會，成員決定群體的性格；如果是今天僑社，不會讓張子田這種人冒出頭；同樣，今天的僑領，也未必在張子田那個時代的社會，可以大吹法螺。傳統僑社重誠信，和今天僑社講形象不同。誠信講實質；形象講包裝。自從新的移民大量湧入，當然是僑社新的、活的源頭，加速僑社的進步和轉變。進步當然好，轉變有好有壞；樸實、誠信的傳統僑社，在壞一方面的轉變中，就有不務實的虛浮，不誠信中就有許多吹噓的浮誇。如許多不是教授的人自稱教授，反使真正的教授羞與為伍；許多不是將軍的自封將軍，這種僑社教授和將軍，常在大集會上公然點名。明末天下大亂，童謠有：「將軍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可惜都督在民初有過短暫的存在，人數亦不多；否則，若留到大陸轉變政權，恐怕僑社也出現「都督滿街走」的局面。過去有人稱張子田做「唐人街市長」；今人居然也有人自封這

個封號；明明落泊而來，飲「紅牌」亦不易，以後找到「老襯」幫忙，就自誇非 XO 不喝；諸如此類之流，唐人街多的是。連抗日時代特工「長江一號」也有人冒認，又何怪「吾從古！」想起張子田那一代人，每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醒華日報》原是總經理制，由林善彰翁擔任。以後改制，先後由麥錫舟、張子田出掌《醒華日報》，這份有歷史價值的報章，創刊在 1922 年，以油印發刊，後來國民黨中央送部分資金，購買了平版機；鉛字粒由蔣總裁所贈。抗日時代，《醒華日報》發揮了力量；張任社長時還很賺錢的；到黃衛青接任，向銀行貸款購新式機器，試紙就比出版多，從此一蹶不起，而原有的機器，由黃社長具名贈送加拿大國家的「人民博物館」。

《醒華日報》自 1922 創刊，至 1988 九月停刊；同年十一月改日報為月刊，又至 2001 年間停刊。歷經近 80 年，從此走入歷史。

我很早就擔任過《醒華日報》的董事；算是不合流的少數，在選舉時無法封殺的漏網之魚；由於每個黨員可投董事人數的全票，不是一人一票，因此在舊的當權派中，利益結合上，彼此集中票數選集團，不是選人才。像我們一兩個封殺不到的，選後在會議席上提案、

投票，無法和集團抗衡。明明是貪贓枉法的，照案通過，又能奈何？假如你拍案離席而去，正中下懷，那就更混帳的事都做到。那時有一個由中央委派來做聯絡的人，其初是他請在臺任高職的長官照顧，讓他做一些黨工的聯絡事宜；其後經他各種手段，竟當上董事長。這種人遇上正派的社長，可能一籌莫展。否則，以他的逢迎和捉痛腳的交替運用，很難擺脫他的威脅，因此在朋比為奸下，這個有歷史性的報章，不待後人接掌，早已沉淪難挽了，我有幾次在董事會質詢，根本答非所問，一個眼色表決，又把分贓帳目通過。前述那個董事長；其後以劣跡太多，以後落臺；有一次和社長到溫哥華開代表大會，兩個八十開外的老人，竟然公開翻臉，董事長抓著玻璃煙灰缸，要擲那位社長，真可謂利盡義絕，尚幸我在旁不忍，把他們隔開，否則真會流血五步。那位前董事長逝世的時候，有一位同志來請我寫個輓額：「痛失黨棍」；雖有點諧謔，但也代表許多人的意見。至於那位社長，到他要離開日報，已垂垂老矣。僑委會還委他做僑務委員，兼任文教基金會的董事。有一次開會，我簽完名後，把出席名冊請他簽到，他居然茫茫然問我，他自己是甚麼名字？由於這個印象太深刻了。到我擔任僑委會顧問（官銜，不是僑務顧問）的時候，向

章孝嚴建議：以後僑務委員應設任期；我就舉這一位屍居餘氣的委員，連自己名字都搞不清楚，豈能再讓他糟塌國家名器！以後從章起，僑務委員才有任期。

張子田受的教育不多，但很尊重讀書人；不恥下問，我有一次和總編輯莫夏風在一起，張子田突然提了一個問題：「我是甚麼官職？聽說委任有十多級，我是不是最大的十幾級？」他不知道級數越大，官職越小，而且委任又是官職最低職級，以上還有薦任和簡任。我們差不多一齊笑起來；莫先生大概說明一下，並告訴他的國大代表，是中央民代的選任，與文官職等不一樣。張子田倒是懂得幽默為自己解嘲，說：「那你還不快快起來向我敬禮！」莫先生只可說：「我不是時時向你敬禮嗎？」大家相視一笑。

張子田有一女三子；長女猶在；長男楠，二男早喪，三子鯀。楠叔生四子，長子就是張燦文醫生，正是前幾個月無辜被醫生公會勒令停業的人。此次經過病人到公會門前示威請願；他們才知道張燦文很得病人的愛戴和信賴。這正是：惡行遺臭，仁者有後。

第十八回

張燦文反抗迫害
司徒華籌款過冬

話說中國人過去受到歧視，那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在這個廿一世紀，這種種族的歧視，是不能再度忍讓、容許了。我們就應該站出來反抗，不能再存姑息，更不能以「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族群顯出不了力量，就永遠供人踐踏的一群；起碼是個弱勢團體。凡是弱勢，都是可憐的一群。中國族群已經是少數族裔中人數最多的一個，為什麼我們還屈居弱勢的族裔？每個人都有責任壯大自己的族群的聲勢，是責無旁貸的。例如這一次非典型肺炎的疫病，四月一日星期二，本市 CBC 電視臺到中區唐人街作錄影訪問，我自己走到訪問面前：我住在唐人街，到多倫多已四十多年，中英文我都可答覆你的訪問。那位訪員大喜；我重要的論點是：疫症不是那個種族帶來的，與當地中國人更無關。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下一次可能發生紐約、在倫敦，英國不是發生「瘋牛」病毒？誰敢保證不會。因此，任何歧視應受到譴責。任何人都怕歧視，不只中國人，大家都不容

許。雖然並沒有全部播出（晚間播兩次），但許多朋友看到，效果還不錯。看官，只要中國人還有自尊，在任何場合，也有責任維護族群的尊嚴；我只是盡應有的責任。上一次唐人街商戶大幅加租，有的超過 700 倍，這種情況不制止，談什麼發展華埠？但令人失望，最多也只是 200 人上街，中國人連自己安身立命之地都如此懦弱，怎麼可以？每一次我都參加。像醫生公會對張燦文醫生，明明是「眼紅」；什麼測驗？老實說，這種單對單的為難問話，要考倒一個人，那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考我小學生的四則題，我這個曾在大學授課的人絕對不合格，何況特別為難專針對個人而設的口試。公會質疑張燦文的專業；張已經委律師逐一舉證反駁，如果公會輸了，將來的賠償，可以為過去曾受同樣歧視的華裔醫生吐一口氣。有多少就這樣自動收了牌照？醫生公會有 16 億存款，當然不怕打官司，就以財雄勢大欺負華裔醫生，付不起高昂的律師費。張燦文說：「我已經六十四歲了，還辛苦幹嗎？中國人不能再懦弱，多少錢我都要打這一場，不但自己還要尊嚴，也為中國人，讓人看看，不是隨便可以歧視的。」壯哉，燦文兄，不愧為張子田之孫。凡是到公會示威的行列，我都在那裡力竭聲

嘶帶領呼口號。一切該做的做了；到不能做的時候，回頭檢討一下，沒有遺憾了，才算俯仰無愧啊！

張燦文還在多倫多大學做學生的時候，有時跑到《醒華日報》，幫祖父做些雜務，他是個很隨和的人；領了醫生執照後，先和劉輝醫生同一個診所，以後搬到 Elm & Bay St.。Elm & Bay St. 診所這個樓宇，是他的祖父張子田的產業，一邊闢作診所，另一邊就是「新亞旅店」，張燦文的人緣很好，性詼諧，開業不久，門限為穿，每週做三天，從早上十時開始，不作預約，先到先診，不管多少病人，看完為止；因此有時到深夜，間有到凌晨；其敬業的精神少見。開診以後，不想病患久等，兩餐也不吃。有些病人帶杯咖啡來，因此喝咖啡當飯是常見的事。他很少注意服裝，衣著隨便，滿口鄉下話，外表土佬一名就是了。以前唐人街賭館林立，他有時也過去買兩口番攤；但孩子漸漸長大，從此絕跡賭場；近年對醫學的發展，新藥的出現，閱讀醫藥新著佔了他很多時間，他累積數十年臨床的經驗，又加上好學，近年的醫理和診斷，不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一位仁心仁術的好醫生。醫生公會以前不去騷擾他，而在他最專心、最有經驗的時候著手，目的真是可疑；不符常理的。

張燦文關心病人，每個病人的病情他都不陌生，記性好是有關係的，他不須看檔案，差不多能說出一個主要病歷的過程，和現階段的病狀。所以老病患很安心；他好學，所有醫藥的書他都讀，病人又多（超過一萬），斷症很準。這都是張醫生的優點；所以公會要他停業，那些病人就擔心起來，自動走上街頭抗議。

我從他學生時代便認識，他的優點和短處我太清楚；他是天生的好醫生。他很有個性，也許有一些人不喜歡，算是他的缺點。例如他吊兒郎當的個性，不拘小節的舉止，你很難想像他的職業。他說一口開平土話，有時兼幾句廣州話或國語，自己把話說歪了，聽的還沒有笑，他自己已擘開大口笑起來。他也知道說不好，很想去學，但說了三十年，還沒有進行。有一日休息，他突然來找我，出了門，他說去找個相士看相。我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說只是消遣、消遣。我們就在唐人街附近找到「游龍」。相金先惠（30 年前十元）了；相者把尺在他掌上度長度闊，摸摸關節，就指著掌侃侃而談。「你是個做粗重工作的人。」張應諾：是；「你喝酒嗎？」張答：喝。「你心事不寧，很晚才睡，有時還失眠。」張又說：是。張沒有說謊。「游龍」摸他的手皮粗糙起繭，是張一直舉重練身，過去還學功夫；張看游

的時候乃卅歲出頭；也的確愛飲兩杯；那一天因是睡眠不足，紅線佈滿眼睛。這種以常識來推論相學，當然有問題。相者又說他的婚姻有問題；張醫生一副誠懇的樣子，說一口土話請相者指點迷津。相者要他改變行為；張皺著眉頭：「很難啊！」相者教他轉行；張也皺著眉頭：「阿爺不準我轉！」相者說：「那只可認命了！」我和張出了門，他說：「Happy 啊 Happy，十元娛樂值得。」其幽默如此。張在學生時練拳，在「金龍酒家」做暑期工，有白吃、搗蛋的食客，張會和滋事者打起來。做了醫生後，絕不出手，幾可說唾而自乾。我問他為什麼？是不是修養到家？

張醫生說：「不是；也不是因為醫生的職業不打架；是醫生對人體的了解不敢打，拳頭要出，便想起打在那個部位，打眼睛嗎？鼻子？心臟，那裡都不能打。不管身體那個部份，都是重要的，每個人的承受力又不同；很複雜。過去不知道打不得，現在都知道了，打不出手。」因此就金盆洗手，以後不再出拳了。

我從來不叫他張醫生，不是燦哥就是阿燦。開平話「燦」讀「劏」，和港人譏笑大陸客「阿燦」的發音不一樣；但「阿劏」就有「阿燦」的土氣。我告訴他這個道理，除了哈哈大笑以外，有時也不承認：「阿劏不一

樣，是從小在加拿大的人。」他也說我土：「加拿大人那有怕下雨的。」下雨我拿傘時他就說，他也不避雨，像個落湯雞還是照淋不誤。相識三十多年，只有一次穿著整齊西裝，是他夫婦約我們到 Royal York Hotel 看 Sunny & Sher Show。他的太太 Ann，婚前是專職護士，父親做過加拿大石油公司董事長。

阿劏講義氣，老病人有的會知道，因為身受其惠。有兩件事少為人知：有一個中醫師的徒弟，在師傅診所實習，不慎把短針掉進洋病人的身朵裡去；徒弟一時心慌，沒有告訴師傅，用小鉗想把短針鉗出來，誰知又失手，小鉗又碰一下短針，短針就卡在耳膜上，無法取出。幸得張醫生的幫助，親自到醫院施手術取出。此事我在旁親歷；二、張和我有位好朋友，婚外生了個小女生，好朋友請張想辦法；張說我太太是個洋人，不問唐山事，你說是我的吧！阿劏是個性情中人，什麼事都不在意，沒有金錢觀念。我擔心的倒是他吊兒郎當的性格，怎可以整天不吃食物只飲咖啡？他卻很篤定的說：「我死不了，因為我不想死。我媽媽患了癌癥三十年，破了醫學紀錄。人的意志很重要，主要是不想死。我又不想死，又沒有癌，很難死去。」

張子田祖孫在唐人街都能廣結人緣，有聲於時。張公晚年患心臟阻塞，第三次不治去世，得高齡，可謂福壽全歸。張燦文在退休前有這個不愉快的事；如果在中國人的社會，得人尊重自不待言。可惜是中國人寄生在外國的社會，才有這樣悖情悖理的事發生。尚幸張兄頂得住横逆，沒有氣餒，猶覺這是一種挑戰，開平人那種土氣和堅毅，醫生公會過去對許多華裔醫生的壓迫，總算初次踢到鐵板了！

中國複姓不算多，有的也無籍籍之名，所以越發少見。近世能享籍籍之名，複姓之中，應以司徒為首；而司徒源出廣東開平一脈；此外並無分支，這是很奇異的事；而且不論在那個地方，司徒一姓，必有出人頭地的聞人，且有聲於時的。在多倫多有司徒慶滿、司徒佑權、司徒福星、司徒鍵等是。若論全中國聞名的，如上述之司徒美堂，臺灣之司徒福；在香港回歸前後，為港人爭「港人治港」的司徒華等是。司徒華原是香港教師會主席，以港人權益為念，在回歸前參加立法會議員選舉而問政；受聘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以政見未獲認同而退出，從事香港民主運動，與民主派人士組「民主黨」，任黨鞭之職，曾多次來多倫多為該黨籌款。他說，該黨在香港快要遇到寒流，要籌款過冬。

司徒華對民主黨要「過冬」的論調，是在回歸之前說的；以回歸之後六年的今日證之，真的不幸言中了；又不可以人廢言，認為司徒華「逢中必反」。如果了解司徒華的過去，剛可相反；司徒華在「八九民運」之前，是「逢中必支持」的。在香港人眼中，過去他是個大左派，所以在他首度參加立法會選舉時，右派人士支持一位國民黨黨員、臺灣政治大學畢業的高家裕和他對抗；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說司徒華「唱衰香港」是不合實情；他愛香港愛得徹骨；也許太愛了，說了激情的話也許有，這是愛深責切之言，說他「唱衰」是離譜了。他以港為家，香港衰了，司徒華能旺起來嗎？香港自回歸以後，是比前好還是壞？香港過去有一支廉潔有效率的公務員隊伍，只有六年，公務員大多數還是過去留下來的。可知民猶是也，公務員猶是也；只是上樑歪了，下樑就不正。為什麼上樑會歪，必是基本架構出現大問題，這裡包括兩個問題，一是整個架構的設計；二是主柱有問題。因此，香港除非從基本架構檢討，也就是建制的基本法修正；並且要抽樑換柱。我只從政治學作觀點說明，難以詳細陳述。除了這樣，不足以挽救香港；這決不是唱衰香港，而是知無不言的愛護她。如果香港安定繁榮，正是我退休最佳的、嚮往的地方。我是拜神

拜佛保佑香港安定繁榮的人。即以這一次非典型肺炎，明顯是香港政府措施慢了兩拍，如果不是星加坡先宣佈，恐怕香港還拖下去。又誰唱衰香港？這正是：唱衰香港有何益，憐憫明珠今蒙塵。

第十九回

薛司徒情誼永續
開平縣功名鼎盛

話說這個複姓的司徒一脈，在開平來說，是一處功名、人丁兩旺的風水寶地，能聚族而居於此，是有一段傳奇。「司徒」原是個漢制的官銜，設計誘殺董卓的王允，就是朝中官居司徒的人。以司徒為姓，那是以後的事。

傳說司徒的始祖，以家道中落，傭於薛員外這個大戶；他勤奮穩重，很得薛家上下的好感；員外家裡有一位長期的食客，聘來作堪輿師的，長期做薛家的風水先生；他識見廣，又有學問，很得這位傭工青年的敬仰，對他特別殷勤服務，漸得風水先生的喜愛；慢慢也注意觀察，認為他是個福厚之人。薛員外有一女，漸漸長大起來，哪個少女不善懷春？常常面對這位傭工青年，不覺間日久生情。而哪個少男不善鍾情？但一想到地位懸殊，青年就悶悶不樂，看在風水先生眼裡，倒同情這對情人，把青年叫到房裡說：「小姐對你有意，你總不能沒有打算吧！」青年被風水先生說破，面色變得蒼白，

驚惶的說：「先生千萬不要這樣說，小姐乃員外掌珠，我為傭僕，萬萬配不上，也不敢存奢望，先生不可多疑。」風水先生哼了一下：「真是狗咬呂洞賓了，老夫本來有意玉成，想不到你如此涼薄，小姐算是有眼無珠了！出去吧！算我認錯了人！」青年原是恐怕先生試探，稍了差池，反惹殺身之禍，到了這個關頭，也要賭一下命運了。當下跪在先生面前：「請先生憐憫，指我一條生路！」

風水先生原已想好怎樣幫這一位傭工青年，見他跪下來，也就不忍戲弄。「告訴你的出生日子吧！」青年也不多問就告訴他了。「怪不得，真是緣定三生。」先生合指算了一算，原來他對薛家大小的生辰八字都知道；當然啦！多年長聘的先生，不但住宅、山墳，所有吉兇問卜都是他的責任。先生將這對情人的年庚一合，好真大喜，認為好姻緣。就對他說：「事真湊巧，明晚利出行。」先生選了這好時辰，交給他一個羅盤，說好什麼時候帶小姐向東南方向：「跟著羅盤定的方位走，不能停留，趕路到天亮，聽到雞啼就停下來，不管在哪裡，那哪就是你們落腳之地，想辦法安定下來，以後一定很好；你們都是開族之祖。我賜你們一個吉姓，是個複姓司徒，讓你們的後代功名輩出，且丁財兩旺。」青

年拜謝了風水先生；就和小姐商議，難得她深信不疑，就依著時日，帶了一些細軟衣服，和心上人一起上路，經過一夜的奔波，天剛初曙，雞啼就響起來，在微茫中向四週一望，前原後山，東流西路，就停下來。看官，這就是開平司徒族人聚族而居的地方。薛員外失去女兒，知道和傭僕私奔，初則大怒，要告到官裡去，幸得風水先生的勸道：「東翁，我看這樣不好吧！小姐既已出門，這樣家醜一傳，以後她怎樣做人？我也算過小姐的八字，是個開族的始祖，子孫昌盛，將來舅甥相得，對薛家也是大利，不如不要追究，將來自然合浦珠還。東翁，我到時還要恭喜你，這是美姻緣啊！」員外對風水先生信賴，知他博學仁厚，經他這樣一說，也就氣平下來。就依他主意，不在人前說起這事。

看官，有道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薛員外年登大耄，垂垂老矣！思女日深，不能不說是晚年一大憾事，不免有時長嗟短嘆。家人頗以為憂，是年，正可員外八十大壽，子孫輩要為他祝嘏，他以心緒不寧，沒有答應，只作家慶，並未廣邀親朋。誰知子孫輩正在為薛員外拜壽之時，門前鑼鼓自遠而近，直望薛宅而來，原來新科進士前來拜壽；家人通報，員外以為殊榮，出門親迎。卻見那來拜壽兒郎，一見員外，就地跪倒；口稱

孫兒為外祖父拜壽。後面跟著而來的，似曾相識的人，正在沉思，那對夫婦又跪下，女的為父親大人祝壽；男的為岳丈大人祝嘏。原來就是失散的女兒和女婿；新科進士為外孫。從此一家團圓；兩家來往不絕；以後司徒一族日蕃，終於全國聞名，薛、司徒有舅甥之誼，兩族結盟，就是「鳳倫公所」。

前文已述開平立縣，乃清順治六年；有清一代，開平有四位進士：司徒照、司徒煦、關朝宗、許奇雋；司徒一家就佔了兩人。照、煦且為兄弟，父司徒修也是科舉出身，中過舉人。父子三人，都是清官；司徒照且被貪官陷害，但終於沉冤得雪，死後家無遺財，享年五十六；司徒煦亦屬清官，可惜三十六歲去世。兄弟均有傳。父司徒修清廉，以政績入祀陝西名宦祠。修之幼子熊亦舉人，曾任四川知縣，亦清廉為官。三子俱有乃父風，後人均能保家聲，邑人以為榮。

清朝開平第三位進士關朝宗，熟悉洋務，曾任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邊疆國界注意，奉命勘定中越邊界，加四品，卒於鎮南關任內，入祀龍州忠烈祠；年歲無可考，大概屬英年去世，因勘定邊界，染上山嵐，瘴氣得疾而逝世的。

第四位開平進士許奇雋，號竹湖，分發福建候補知府，歷任福寧、延郡府樵局，所至皆持寬政，閩人感德。以清廉不諛大吏，經久不補，遂告歸，以周濟鄉人貧困為職志，倡敬老風俗，重修鄉（月山）書院，提倡文風。是四位進士中享最高壽者（六十六）。子許森芳亦中式舉人。竹湖公為筆者高叔祖，吾家自其點進士後至光緒廢科舉止，尚有舉人九人；拔貢（即恩科舉人）三人和十三個秀才。清制凡中式進士，可請建「家廟」以揚祖德。因誥封高祖為「中憲大夫」；因此，奉旨建「中憲家廟」。我少時拜祖，便到家廟去。家廟前豎起許多旗桿、牌坊，這些都是封建時代科舉功名的標幟。月山許家，進士比司徒家少了一名，但舉人和秀才卻比司徒多出好幾名，因此，在開平言，司徒、許功名是旗鼓相孚的。我家重刊《尺蠖齋詩文集》（竹湖公著），先君請梁寒操寫序。梁稱吾家為「吾粵讀書種籽。」

開平立縣以後，第一任知縣（縣長）伍士昌（六年），次任宋光年（六年），最後一任為林榮。民國成立第一任為黃衍棠，次任胡鼎男。最後第二為吳尚志，最後一任為梁瀚勳。以上均為本邑人。中共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司徒（忘其名，本邑人），次任李展卿，外省人，約 1958-59 攜眷到任。共和國以黨領政，

縣委書記為主持縣政第一把手（以下均以縣或市委書記言），李與當時副書記邛秀發生感情，與原配離婚，有人寫匿名大字報攻擊，後查明為其子所寫，不了了之。汪清在文革年代接李任縣委書記；繼任者本邑人士張耀斌，他在土改時以積極，調任「華僑大廈」總經理，後為開平銀行行長。文革為「四清辦公室」主任，僑鄉談「四清」色變。張耀斌後到多倫多做移民，常到「太平洋酒樓」飲早茶。有人告訴我，此人就是開平縣委書記張某，其一人獨飲，口咬牙簽。以後很少見他，聽說患了肝癌，回到開平開刀醫治，可能不妥，再到廣州治療，由李教授操刀，出院後仍不妥，腹積水，未再開刀，尋回故鄉，於 1999 間逝世。張妻亦患乳癌 20 年前逝世。繼張為黃廣漢；黃以後為譚思哲至今，均是開平本邑人。我十四、五間離故鄉，至去年(2002)首次歸故里，目睹祖廟「中憲家廟」，由車衣廠佔用，徘徊良久，不勝滄桑之感。族人希望我出面交涉收回，但以年事恐不勝繁劇，暫未答應。我祖稱「德業祖」，族人眾多，散居大陸及海外。過去以科舉功名，詩禮傳家，受衝擊自不待言，尚幸祖德積福，否極今又泰來。

這正是：家廟重臨悲鳩佔，故鄉主政數前人。

第二十回

寫正傳乃存信史

論歹角只屬儆頑

話說傳統僑鄉在加拿大人口數量言，過去以開平人較多。因此對開平的考據，較其他稍為多一些。其實，寫傳記文學，以敘人與事之史實為主；敘史每用直筆，故花俏較少。寫小說以人物及情節為重，而人物之刻劃成功與否，決定作品的成敗，故又遠比情節重要；故用曲筆；曲曲道來，轉觸人心深處，引起心底的共鳴。從此可知，人物可用曲筆來刻劃、甚至創作人物。可以用大量明喻、隱喻，甚至花俏的文字，使人物性格突出，栩栩如生；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它之吸引讀者，遠比直筆的傳記文學容易得多。傳記文學去古愈遠則愈近創作，因其距今愈遠，想當然就容易；去古愈近則愈近寫實，因其距今愈近。近的人與事就不能憑空捏造，因為人事發生不久，人的記憶猶新，甚至當事人、目擊者尚在，不一而足，故寫近世之傳記文學，有其時空的限制，能吸引讀者，他的工夫就大了。

寫「傳」與「正傳」不同。《史記》如《荊軻傳》，大夫傳如《管晏列傳》，帝王傳如《項羽本紀》等，雖有詳論，但不離史實。這屬遷史的體裁。正史之人與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就更簡潔直敘得多。「正傳」顯然還有「別傳」、「副傳」；否則何「正」之有；因以為正，也不能作假。論者以《阿Q正傳》的阿Q，不是虛擬的人物嗎？不錯，阿Q是虛擬，沒有這一個人；但「阿Q」正是中國當時社會的鄉愿、因循、自大、自瀆、欺善怕惡等一切醜惡人性的代表，雖沒有實在這一號人物，但卻充斥社會每一個角落，不只存在，而且是大量存在，成為構成社會的共性。《阿Q正傳》其它創造的人物莫不如此，故稱「正傳」是可以的，因為它具有真實性。魯迅寫《阿Q正傳》是鞭撻醜惡、罪惡的社會。而我這個「正傳」寫作的動機完全不同；唐人街已夠坎坷了，一個寄人籬下的社會，頂著歧視的眼光，我們沒有互揭瘡疤的本錢；最多只能防腐。因此以鼓勵、揚善為發掘題材為標的；以輕描淡寫的筆觸作防腐的警惕。不是作者取材有偏、能力不逮，實在是良心不忍。如讀者細察，亦可分辨善惡、是非於文字之間。我可告訴讀者的是：我從未寫過如這種難寫的文字，不但考證工夫的費時，月旦人物的小心斟酌的用字

遣辭。有時仍不免尚有偏失之處；如余菁榛先生祖籍，在出生時仍屬臺山縣，共和國建政後始歸開平。

僑社當然不是君子國，上文不是寫過冒牌將軍、教授、黨棍嗎？不過只是冷論，勾個輪廓；如果要對號入座，也是沒有辦法；但僑社這種人物是存在的。話說兩年前，大陸又跑了一個像賴昌星這等人物，同樣落腳在加拿大溫哥華，受到通緝，要求引渡。他不但原籍開平，還是姓許的。開平姓許有兩支；其一在蒼城；此外就是月山鄉的。通緝犯名叫許超凡，原任開平銀行行長，以地方一市之行，居然可以 A 到六億人民幣，其手法真可謂超凡入聖了。許超凡這一案哄動僑鄉，也哄動加拿大，許超凡還是月山鄉人，尚幸不是我們這一家（支脈）的；因為論出身階級，已經沒有可能。又紅又專的許超凡，父親許烈明，曾任開平法院院長、公安局秘書長，母親譚文青，曾任開平商業局局長。許超凡三十出頭就當了行長，父母的背景當然夠硬。但能 A 到六億，等於加幣一億多，恐加拿大任何銀行的總裁，就是準備坐牢，在正常銀行貸款的條例監管下，都無法得逞，而區區地方分行行長，居然可以通天，非有中央級支援，如何得逞。可知人為政治難及制度的可靠。許超凡的太太，是恩平市委書記鄺仁的女兒，這股助力當然

重要。開平市政府所在地長沙，有一座五星級酒店：潭江半島，就是許超凡貸款建造的。總經理姓梁，在許超凡逃抵加國後，東窗事發，梁總經理跳樓自殺，其婦自縊死。許之妹在港提款已被拘捕；此事在加，將有慢長的司法程序，後果非貪污兩字便可以結案的。

開平市建設，年來在表面看，是一日千里，尤以三埠一帶，新樓林立，但銷售情況並不理想，有十室九空之嫌，這許多新樓房如何售出？如不售出，如何善後？如果演變成泡沫經濟，決非邑人之福。表面資產翻幾翻又有何用？還不是損失了算國家的，中飽的已經遠颺了。官商勾結的「空手道」高手太多了。此外，貧富的差距日漸擴大；「貧無立錐，富可敵國。」財富集中極少數人的手上。我在開平市旅遊數月，許多計程車司機常吐苦水，牌照費炒得很高，上級還在信誓旦旦，勞動者都相信，成了「白做階級」（司機們共同的自嘲語），車資無法供車，大家怨聲載道。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心所謂危，希望有以善後，就不勝為邑人馨祝了。

看官，常言道：「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對故里故土故人，當有一份情誼，難捨私烏之情，人所難免，但其傷風敗俗，聖人亦會憤起，要「小子鳴鼓而攻之！」況非聖者乎！過去在黃衛青主席「中華會館」

時，每次選舉，在決定常委以後，不是先選主席，而是先選秘書主任。多年如此，我沉不住氣問道：這裡只有一名秘書，章程又未設多位秘書，何以稱秘書主任？這裡又不是國民黨中央，沒有秘書長；也不是中共，沒有總書記；綜攬大權。「中華會館」是主席主導會務，當然先選主席，而後視人才的配合（主席），或主席提名選個襄助的幕僚。今天先選秘書主任，是不是「政由氏出，祭則寡人。」主席只是個傀儡還是個橡皮圖章？我這一問，做了十多年的秘書主任當然大不高興，以慣例來推擋。我不服：這只是一個惡例而已，其他的理由是什麼？大家面面相覷。我就提議打破慣例，很多人也覺得不合理，因此先選主席。這一位秘書主任，正是同鄉開平人。

看官，大凡團體，要辦得好；一是廣納賢路；能做到這樣，就會吸引人才，必然有個相當民主的機制，那要章程訂定得相對完善，而且恪守章程的規定也相對不錯。成員能尊重章程，質素就不差，成員是團體的構成分子；質素好，團體的質素當然就好，能這樣，就會生氣勃勃，不會暮氣沉沉。每次選舉有一定意義；新的里程碑一段段的實施，人才也輩出。二是財政必須公開；團體的經費來自大眾，不管會費、捐募甚至打麻雀費用

作經費，方式不同，都是來自公眾。財政不公開，還有什麼搞頭？團體取諸大眾，必須回饋大眾；要賺錢憑能力找個職業；團體是回饋社會的組合，到團體A錢，是十分不道德的。如果是政府的資助，則又不只於團體成員或同族裔成員，是當地整體納稅人的錢，尤不能有任何私心，A錢就不只對不起團體成員或族裔成員；是A納稅人的錢；換言之，A公帑，就會觸法了，而且還屬刑事。個人A了團體，必然十手所指，不明指也會暗指。集體A團體，這個團體，不是狐群狗黨是甚麼呢？可以，團體的榮枯，聲譽好不好，看看財政是否公開就知。除了工友、管理員為聘顧人員外，一切非牟利社團的職務，都屬義務的，才算得回饋社會；因此，在社團找生活都不正常；遑論「掛羊頭賣狗肉」的名利兼收！

舊唐人街當時有一間戲院，名叫CASINO，東主張昶霑，因為「中華會館」放電影籌經費，而當時法例，週日為法定不營業的，就很廉價讓會館使用，只收回清潔、電費而已；也不算違法營業，華人在入場時向守門人交一元，換來一張沒有編號的小票，就隨便見座就坐。會館秘書主任司其事。一年下來，我有一次問全年收入多少？秘書主任說大概不到100元。那就是全年52週，每次收入只有一 元到二元之間。會館動員這麼

多人去負責幹嘛？不如將精力化在其他活動上。當然，他又有一大堆說詞，總之，記帳是有的；但明細的開支；票房紀錄全部欠奉，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無人管，無人問，什麼都照案通過；反正會議紀錄都寫好，都有主席確認就定了。那些年頭，十多年的放映收入，就是如此這般報銷了。那一次會館改選，就是黃衛青最後一屆，他也知道自己無法連任了，十八年鞠躬全身而退，也夠時候了。秘書主任還想控制下去，當然也失控了。換了龍讜，龍君重新整理秘書室，很多發現就不宜說下去。時代畢竟不同，只做後之來者的殷鑑。聽說這一位同鄉，已近八旬之年而離職猶忿。算了，人只要憑良心為公，「雖千萬人，吾往矣！」其他就不必縈懷。龍讜服務會館，在「義葬委員會」兼秘書。當年僑社還有很多無家室的老僑，死了由市府擇地安葬，但一窟共葬四人。我當時仍任副主席，倡議組織「義葬」並主持其事，很多善心人捐款。後來僑民都接了親人來，需要由會館安葬的漸少而至沒有時，存款成「先僑紀念碑」的基金。是否屬實，因我早已離開，只從傳聞聽到而已。「先僑紀念碑」的興建，由林環陔主其事；此是後話了。龍君為義葬奔跑多年，功在僑社，惜以癌癥謝

世。他是系出順德世家，從少學粵劇，是個小武，唱做唸打全能，惜英才早殞，使人悼念不已。

寫歷史的人，由於對歷史的責任，必須謹慎下筆，就是恐史實失真，貽誤後世，一切在政治需要下捧出的所謂「歷史學家」，那是「政治歷史宣傳員」，與「學家」沾不上邊，尤其與歷史學家沾不上邊。歷史學家不但在自由心證下寫歷史，任何的壓力，不必說政治壓力，即使心理的壓力，對歷史都有一定不良的影響。因此，歷史學家須要的是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毫無顧忌，包括眼前、事後的自由與法治，這是客觀的條件。主觀的，是歷史學家本身的條件：史識和史德。對歷史的識見卓越，才可鑑別史料的真偽，第一手還是經過加工。近世製造歷史證件的手法高明，史識不足，以偽為真，後果就不堪了。史德只以良心做防腐劑。普通人沒有道德，做了傷風敗俗的事，當然也影響社會風氣；但歷史學家沒有史德，不但影響當時，還影響後世。讀書人有兩個誡條：「無以政治殺人，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歷史是一門關於人類進化過程的學術，在人文科學非常重要的一環。近世歷史學家又提出「史意」，這近乎學術的探討，不贅。我寫開平人的歹角比其他僑鄉多，只是不徇私，為鄉親做個互勉的殷鑑。開

平人的鄉土樸實，前文已述，歹角其實很少。下述尚有一個，錄之以儆頑者。

過去華人做洗衣行業的人很多，幾與做餐館平分秋色。這個行業養活不少華人家庭，還沒有機器操作的年代，是一種適合家庭式經營；因此，華人的胼手胝足的勤勞，以勤勞代替資本，大富不易求，小康是可以的。有一個開平人，他的聲名狼籍，也是全行出名的。其私德之壞，搞了幾個同鄉且同行的老婆；就是假職業上代工之便。他又兼營二手機器，也撈得不錯，但一腦子都是怎樣坑人，當然是一毛不拔的傢伙，一切社會捐募、公益團體全不參加。這種歛財的個性，也有「天厭之」的懲罰，好賭馬，應了「冤枉來也就冤枉去」。到了中年就中風了，半邊失控，一跛一歪的走；但還是想坑人，也有不少人可憐他，以為經此劫波，重新做人，結果還是死性不改，把幫他出資的合夥人，包括申請領酒牌、打開局面種種情誼都不念。合夥人因看不起他這種性格，就不與他爭辯，全讓給他了，訂明了轉讓的條件，但這種人那會履行呢？結果至死都不還，人又能奈何？不過，天又譴之，賣了餐館，賺了大錢不久，又再中風，在醫院輾轉數年，斃命後，無聲息歸於一坯黃土，只留得一個壞姓名。同姓父老亦以為不肖，也只有

他才這樣不齒於親朋、同業、同鄉；一輩子無一可取；且為識者之玷；是唐人街的歹角。這正是：一毛不拔好賭馬，半身不遂尚坑人。其為歹角，誰曰不宜。

第二十一回

佑權翁抱才不遇
譚傳楹立會奠基

話說本市傳統社團的領袖，其中的司徒慶滿，雖然不是住在多倫多，但常到多倫多來；他是早年經營餐館致富的人，晚年常捐助本市各種社團；如「鳳倫公所」、「開平同鄉會」等。另一位司徒佑權，五十年代初期便在多倫多出現，他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在大陸曾任律師，因父親是個華僑，便攜眷而來，他是多倫多華人第一個考取證券交易所牌照的人。可惜當年華僑不多，有錢人只懂買地產，很少買股票。佑權先生的能力很強，中英文都不錯，可惜早年的唐人街，施展不開他的好身手，但他還是和許多年青朋友結合起來，創辦了「多華會」，且一度擔任該會主任，做得有聲有色，容後專章介紹。佑權先生的女公子阿 May，是唐人街第一屆選美的第一名，後來和一位姓戚的工程師結婚，生活美滿，今已兒女成行了。佑權先生逝世在 90 年代之前；是老一輩中最富幽默感、學養兼優的人，就是生不逢時，身不逢地，人不逢運。縱使才情、能力卓

絕，還是碌碌營營，寂寂的過去，每懷夙昔，頗為斯人不遇而嘆惜者久之。

同年代還有二羅：羅育智和羅鏡甫。羅育智在五十年代之前的唐人街，已經是個重要的領袖人物，登打士街夾依利莎白街的「廣州茶樓」，其前身「雲華樓」，及更早期的「大觀園」，大股東都是羅育智，他胖嘟嘟的身材，咬著大雪茄，是個典型的「金山亞伯」，一口開平鄉音；他不但是早期餐館業者，還是最早帶團的旅行社老闆。看官，舊唐人街的旅行社不同當代，過去的旅行社只賣機票、船票和火車票，從不組團帶團的，到羅育智創辦的「環球旅行社」，才打破成規。羅鏡甫創設了「僑興雜貨」；但他在僑社的功能，不在商業而在社團，他主持「涉趣園」最久。逝世後，哲嗣羅英傑還是「涉趣園」的負責人；至今亦元老了。

開平人雖然多，但同鄉會的成立，到明年（2004）才是 20 週年。當時曾任香港「開平商會」的理事長譚傳楹先生，本來要接「昭倫公所」的主席，但沒有接成；他對一些不守誠信的人很反感。傳楹叔在香港經營「大喜金行」致富，在「開平商會」擔任理事長期間，由於經營有術，處事無私心，很得港中開平人士的信任。他把香港「開平商會」辦得有聲有色，不但使商會

入息豐厚，還辦了小學、中學，而且是全港聞名的好中學。他因接不上「昭倫公所」，向我訴苦，我曾經擔任該公所主席十年，好不容易找到傳人才脫身。我告訴他，如果要辦社團，最好創辦「開平同鄉會」；一是新辦的，沒有歷史、制度包袱；二是人多勢眾，不怕無人無錢；三是有這個需要。他恍然大悟，但恐在本市時間不長，號召不起。我說無妨，找幾個有名望的鄉親，我來寫個發起小啟徵集會員。

譚傳楹是個忠厚長者，又廣結人緣，「發起小啟」刊出以後，得到鄉親的認同，在籌備會上就集了不少捐款，先租了會址（在登打士街近麥歌街 McCal St.店面的二樓），隨即成立，首屆選出譚傳楹為理事會的理事長，後蟬聯一屆（兩年一任），以譚得人望，同鄉會奠下良基。繼任者吳榮律，又蟬聯一屆，以後未見連任，現任理事長吳賢輝（第十屆）。「開平同鄉會」的會址仍是租來的，但已經有一棟房屋收租，現金也頗充裕。當年發起小啟，應是該會成立的文獻，懸在會址上。

譚翁晚年盡瘁同鄉會會務，每月約集好幾個鄉親品茗，從理事長任內到逝世前兩個月，從不間斷，且從不肯讓鄉親出錢。譚翁於去年以高齡去世。十八年來，無論任內或卸任，「開平同鄉會」任何捐輸，譚翁莫不帶

頭認捐，其回饋鄉親，慷慨有如此者，在此廿年來，余未有及見。堪與譚翁比擬者，而又我所及見的人，乃滿地可「芽菜大王」李道軫翁而已。李翁不但在當地慷慨僑社事，即使過去國民黨屬的《醒華日報》大樓，李道軫的捐款最多。我初來時，李翁玉照還高懸在黨部大樓堂上，今之原黨址已無存，後來者不知而毀去。李翁哲嗣李偉琪兄，繼志述事，仍為滿地可僑社所愛戴之人，家風真足式也。李翁屬第二代華僑，年齡與張子田相彷彿。七十年代已未聞其消息，大概就在七十年代之前歸道山吧！

譚翁在 1998 年拜大壽（八秩），我為他造像，連壽詩裱裝成大中堂送給他，報答他十年如一日的宗族情誼，和他對同鄉會的貢獻。雖然個人的表彰算不算得甚麼？但十八年來的僑社典範，連一個人的掌聲都沒有，這個社會不是太涼薄嗎？他是個白手興家的人，造就他堅毅的性格，和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他能致富，和他圓融對人有很大的關係。他又縝密，對香港股票分析精到入微；延伸到辦同鄉會，財政的奠基就厚了。這正是：貨殖潤身潤屋，富財澤己澤人。

第二十二回

樓岡兄弟好情誼
通天教主演歌藝

話說開平全縣轄十個區，每區轄鄉好幾個。以第八區而言，就轄十一個鄉，其中的樓岡鄉，只是十一個鄉之一。但樓岡子弟在多倫多，以一姓一鄉而言，不但是最早而且是人數最多。

樓岡是吳姓聚族而居的。1922 年，樓岡吳姓昆仲，有吳始觀翁等五人向省政府註冊「樓岡兄弟會」（後改「樓岡公所」）。那是距今八十年前的事；多倫多市當時有華僑人口多少？沒有準確的數字；我在 1962 年在多，聽說也不過一萬五千之間；那時已經平反「四三苛例」(1947)，准許華人接引家眷子女前來了，也准許辦理未婚妻前來結婚，留學生也不少；華人整體還不過這個數字。再上推四十年，算它有四、五千吧！而當時樓岡兄弟人數已有五、六百之眾了。

「樓岡公所」僅一鄉一姓的組織，居然源遠流長，至今不衰。立會諸公開誠佈公做了好榜樣；而後之來者承其祖德，謙和忍讓也是個原因。其始稱兄弟會，以兄

友弟恭為訓，後以族人多了，改稱公所。樓岡族人以「書公」為吳氏始祖。自吳始觀翁等創會，到第二代，其子基惠繼志述事。後以離開多倫多，續由時創（即吳協民）繼任；其後又由吳賢輝主持。賢輝為基惠哲嗣；三代主持公所達半個世紀，為族群而效力五十年，祖起孫繼，亦只此一家。

樓岡人才鼎盛，如吳榮律、培芳、耀文、能傑、培德等，均為僑社中堅，有聲於時者，後者多為專業人才。若論該鄉前輩，如吳在民（鼎新），曾任國民大學校長；吳尚鷹曾任國府立法院第一屆秘書長，其弟尚志曾任開平縣長。一鄉一姓人才之盛可見。

吳賢輝出身一個典型的傳統華僑家庭；祖父始觀公納人頭稅入境，應算是第一代，父基惠翁，又適逢加拿大當時允許中國幼童來加讀書，故在十四歲時以「讀書紙」入口算是第二代。賢輝在 1950 年由基惠翁接家人團聚而來加；算是第三代。賢輝嫂的祖父張立培，也屬第一代，算是淘金或築路時代，父張錫耀與基惠相仿佛，同屬「讀書紙」入口，少基惠翁兩歲。1953 年申請賢輝嫂來。故此賢輝夫婦均屬典型而傳統的華僑家庭出身。子女均土生土長，都屬專業人士。可知華裔加人，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都能出人頭地。基惠翁於

1987 年近九十始下世；錫耀夫人今年整一百歲，都算唐人街的人瑞。

一般華僑子弟，早年從僑鄉來，抵加落地，在舊式家庭中，很少能繼續學業。另一個原因，因為英文程度差，以年歲定年級，很難追得上，超齡的又不願和當地小孩混，每都就此就業了，這一批從 1950 到 1960 的十年中，正是解除禁令，援引家庭團聚法例的青年而抵加的時期，過後就絕無僅有了。這一批華僑青年，和我的年齡相若，平均來說，最多只比我大上五、六歲，因此，我和他們大部分都認識。若論聰明、智慧，有許多還是出類拔萃的，使人嗟嘆的是受教育不多，否則成就當不於此，吳賢輝是其中一個。

吳賢輝聰明好學，中英文都有基本的水準。他的手，稱得上是個通天教主，他的本業是經營乾濕洗衣館；他又懂得投資地產，從洗衣行業退下來，買一些舊屋自行裝修，也做得頭頭是道，電線水喉等專業工作，他不須外求，都在檢驗過關。他又開過餐館，自任廚師，接大宴會，完全沒有問題；他經營的杏花村酒樓也多年。後來無聊，又學理髮，也考到執照，只是沒有經營而已。繪畫無師自通，修理電視機、錄影機以至錄影帶都懂。近年又學電腦、上網，沒有一天有暇，是個

「通天曉」。他的太太說，在家還學唱歌，聲震屋樑云。他在七十五歲的生日時，請了七、八桌，大家不知慶生，只以為他開個人演唱會，粵曲、時代曲都唱得有板有眼。

吳賢輝在 1950 來加的一批青年中，和林環陔算是學歷較高的兩人。林兄在培英高中畢業，吳兄則在開一中高中畢業；兩人成就也較大，可知基礎教育還是重要。賢輝的母親在 1998 年間去世，我尚及見。她說賢輝在小學時候，坐在祖父興建的高樓上，看到日本佔領軍經過，就能畫出荷槍的日本兵隊伍，貼滿一牆，因恐日本兵殺到，全部燒毀。又為母親造像，居然畫出神形；有些產婦生了孩子，就請他去畫，可謂神童了。賢輝三女兩男，也十分出息。長女 Rose，在星加坡大學執教，長子漢，在加執業醫生，三女歌莉亞，是安大略省衛生部資深設計部門主管，許多計劃由她訂製交部執行；四女 May，是音樂教師，都有聲於時。賢輝兄不修邊幅，思想豁達。其主理「開平同鄉會」與「樓岡公所」，均得鄉親和昆仲的擁戴。他在唐人街是個沒有聲音的人，卻是個典型足式的倫常維護者。這正是：一鄉一姓兄弟會，三代祖孫好傳承。

第二十三回

吳齊高恩平立會
馮民鑑陽關三疊

話說僑鄉的四邑，以恩平縣（今亦改市）的耕地最多，因此在四邑之中，出洋做華僑的最少。我們四邑有句俗話：「唔窮唔過洋」（不窮不過洋），道盡過洋做華僑，是逼於無奈的事，稍能溫飽，誰願做豬仔勞工？恩平人有耕地，溫飽於願已足，何必做生離死別的事呢？因此，在多倫多四邑人，也以恩平人最少。恩平人以業農者為多，性格樸實。以同鄉人數不多，恩平同鄉會到 1985 年，才由吳齊高出面召集鄉親，議定以招股方式，購買會址而成立。吳先生個人認股 150，每股 2,000 元，就有 30,000 的基數，做個發起人。吳錦偉、何楚亦大力認 100 股，每人 20,000 元；其後吳裕培、劉卓雲等陸續認股，很快在 BaldwinSt.購得會址。首任理事長由吳齊高擔任；今已第九屆了，現任為劉卓雲。

吳齊高開設「金菊園」燒臘飯店，原址在士巴丹拿街（近 Cecil St.），他的燒臘獨具風味。那個年代，

港式的燒臘還不多，「金菊園」得風氣之先，一下子便打響聲名。五年之間，日日爆滿，店面已不敷應用，遂在登打街（曉倫街與士巴丹拿街之間）購得舊樓地段，拆除後全新興建，經營又近十年，吳翁以經營有術，口碑甚佳，而後繼有人，就不親自操作了；退而回饋社會，服務鄉親。

同鄉會又一位大老馮民鑑翁，北京大學畢業，曾參加全中國花式溜冰；他是個既傳統又新潮的讀書人。他的出現，已近九十高齡；大概青年時代酷愛體育，身體很硬朗。他讀的「國文系」；以「北大」名師特多，詩詞造詣很好，並工於繪事，尤工琵琶。他還能演唱《陽關三疊》，以琵琶伴奏。《陽關三疊》又稱《渭城曲》，原詩作者乃唐田園派大詩人王維傳世不朽之作；「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首詩寫了以後，很快就傳誦起來，樂師又把它配曲，專作送行時演奏，由於三唱的緣故，大家稱做《陽關三疊》。

恩平大老馮民鑑恐《陽關三疊》的唱曲失傳，帶著曲譜來找我。承他看得起，要教我唱；並且說在大陸會唱的人也不多了，何況文革以後！可惜我五音不全，更沒有明白他對文化傳承的苦心，其次俗務亦多，抽不出

時間，只接了他的曲譜。到我公職下來，想起他的話，還後悔當時沒有跟他學。可惜後悔也來不及了，他已返歸道山了，連曲譜也找不到。後來我把這憾事，講給一位跟過國學大師陳湛銓的文友，他的名字叫做謝廣楹，他是香港註冊教師。他也覺得可惜，他說陳教授教過學讀《渭城曲》，但也不懂唱。他說讀《渭城曲》和讀一般唐詩是不同的，也要三疊，是這樣讀的：「第一句和第二句不須疊，到第三句要讀：『勸君更盡，一杯酒，一杯酒，一杯酒；』第四句要讀：『西出陽關無故人，無故人，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樣才符合讀《渭城曲》，才符合《陽關三疊》的『三疊』讀法。」讀詩有這種讀法，恐怕只此一首。這是一首臨歧設酒，為好朋友出關話別的詩，用楊柳依依之態，道盡依依不捨之情，更進而又盡一杯，以陽關一出，故人相會無期，愴懷不捨之情，回應楊柳依依之態，前呼後應，令人盪氣迴腸，只聊聊二十八字耳。樂師將它三疊唱出，真像繞指柔腸百轉，教人不勝傷別，淚水就像渭城的朝雨，灑滴在旅途的塵上了。

有馮翁的出現，我就想到文化傳承的問題，如果在多倫多有一個詩社，就有一個文化傳播的基地，適值沙溪詩人陳浪平又出現，我約集馮翁一同飲茶，說起成立

詩社這個意義，兩人都很鼓勵；詩社的成立不難，但社務和推廣則經緯萬端，又非灌注心血和消耗時間不可；馮翁年邁，體力固不宜；亦非俗務蝟集的我可以抽時兼顧得了，就非請陳浪平出來主盟，難成其功了。我們再三懇請他出長詩社，獲他首肯。他們要我寫個發起小啟，當難固辭，只可勉力應命。多倫多第一個詩社於焉產生，名曰：「湖楓詩社」。假座當時「國際酒樓」成立，也是多倫多華人詩、書、畫家第一次盛會的雅集，雖沒有「蘭亭修禊」千古韻事的盛名，卻是當代海外文酒之會的盛事，到會藝文界即席揮毫、吟詠、舞劍、歌唱；筵開五十席。入口處，陳社長將我的對聯貼出：「提倡風雅開文運；點染湖楓入漢詩。」時維 1981 年；從此「湖楓詩社」唱酬不斷，雅集有時。後來結集：《湖楓唱酬錄》。可惜馮翁歸道山；陳社長年事漸高；我又回臺、港服務；「湖楓」經歷十年之盛而末落；歲月不居，馬齒徒增，面對馮翁親繪的白鷹，上面親題：「登臨縱目，高瞻遠矚，絕頂凌雲，出塵拔俗。」長者風儀，不禁潸然淚下。

馮民鑑聽到「恩平同鄉會」成立，也補購實業股份，作為對鄉親盡一點力。馮翁逝世以後，股權應轉移到其後人，以昭誠信。由於我擔任過鄉親、宗親會的職

務，許多年代久遠的同鄉會，其原始股東逝世以後，生前所認之股，往往以法律漏洞，俾現任者藉詞推延、留難，到最後不得不就範，得不到應有的權益。香港「開平商會」之原始股東譚立人之哲嗣元中兄，被當事者推延、留難多年，目前尚幸有幾位證人，確認其為繼承人；否則，來個不認帳或無法證明，又能奈何呢？又本市梁灼明君，持該商會股權也不少，當時尚以白銀計；如今商會廣宇崇樓，價值以千萬計。梁先生祖父當年認股四千二百兩白銀(1932)；今年據當事者回覆可得港幣一萬三千伍佰元。不知如何計法？那是七十一年前的幣值（白銀）四千二百兩，究竟當時的幣值可買多少黃金或樓房；又經 71 年之後，累積的利息又多少？當時商會購址的時候，總價多少？總有個比例和算法。一萬三千伍佰元港幣的償還，究竟憑什麼推算，總要有個根據吧！因此，唐人街有許多社團都有認股購會所的事實存在，也應確立從寬認定，或訂明以票據為憑，認票據不認人。如未及辦，亦應想個亡羊補牢之計，俾後人能確保繼承權益。每個僑社都有許多社棍，有的藉購會址歛財，一大堆承諾，寫在認股書上，白紙黑字。結果呢？貴買賤賣；買的時候回扣；賣的時候說不得不賣；總之與他無干。樓都賣了，這批認股人打又打不過他，告他

又誰「扯頭纜」發起，律師費怎麼算？種種弱點，都被社棍看得一清二楚，明吃你又能怎樣？股東統統都做了出賣的豬仔，除了暗罵光棍騙人以外，又能怎樣？有金錢瓜葛，往往衍生騙局，在哪裡都會存在，不是哪個社會所專有，不必對號入座。人多之都，龍蛇混雜是必然的，香港六百萬人密集，所以香港人說：「太平山頂望下來，有多少老襯？」多倫多亦如是。

看官，僑鄉的「四邑」，分別的同鄉會都已經說過；近年又出現一個不分邑的同鄉會：「四邑同鄉會」，在曉倫街立了招牌，我曾闖進去，的確都是鄉親，一口四邑話，當是邑人所立的。但一個我都不認識，恐是新來的移民親鄉吧！這幾年，僑鄉還應包括鶴山，合起來稱做「五邑」。「鶴山同鄉會」也已成立，亦在唐人街。大致上，凡是粵省的同鄉會，都設會在中區唐人街；外省的，除福建、蘇浙同鄉會還在唐人街，每多散立各處。華人人口畢竟不能全聚居中區，會隨人遷，也是自然的趨勢，勉強不得的。

僑鄉近年的發展，鶴山最快，因為高速公路的開闢，過去最落後的鶴山縣（市）以近廣州之故，比四邑更長足發展。過去最旺的臺山，反而緩慢了；恩平發展

成溫泉之都，也令人有意外的驚喜。這正是：買樓小心社棍，開口便知鄉親。

第二十四回

租散房生財有道
看掌相回味無窮

看官，一筆難寫兩頭；僑鄉同鄉會和鄉親說過以後，才能再說唐人街西遷到今之新市府和對面皇后西街 Sheraton Hotel 這一帶的地段。Sheraton 這個地段，正是當年張昶霑的 Casino 戲院院址和幾戶零星的雜貨舖。戲院星期日長租給「中華會館」籌款的院址，放映的全是「粵語殘片」。當時新式的《龍門客棧》武俠片還沒有出現，粵籍華僑既聽不懂國語片，只可看粵語片了；還是一週一次，所以常常爆滿，卻落得每年籌得 100 元，養肥了一些人，那是無庸置疑的事。

就以 Sheraton Hotel 的地段為起點，再向西移，有一間雙舖面大的車房，專做修理汽車和換車輪呔的生意。叫做「越華汽車修理公司」，應該是華人開設第一個車房吧。東主廖崇憲和合夥人何先生；但廖崇憲出名，很多人以為是他獨資的。廖崇憲很有頭腦，幾次轉變都賺大錢，最後在烈治文山開設大餐館。那個時候，還只此一家，不像現在成行成市。可知廖常得風氣之

先，帶領潮流的。「越華」將舊輪呔賣給陳宇；陳是後來聞名香港陳廣就的父親。我來加的時候，還和廖崇憲做起朋友來，不過那時他已遠離唐人街，到了烈治文山開餐館的晚年了。陳廣就也很有頭腦，把輪呔運到紐約去賣，結果做了幾年，賺了大錢，在紐約投資地產，並且發了達，返回香港做富翁了。我在九十年代到香港，他還很健康的找我飲茶，一別十年，不知近況了。「越華」後來賣給張阿甫。阿甫將它變成咖啡店；但大部分改成房間，經營賃散房的生意。看官，六十年代租賃散房，是一門極賺錢的生意。由於當時租賃法例還沒有訂立；租時鐘、過夜或每日計算都可以，管制全無，門前寫上 Roomming House 便可，甚至以光管顯示，沒有人干預。住客交不出租錢，不像今日經過冗長的手續，還要租務法庭判決，又經一週的預警，再不交租才可交執法者執行。如果租客又交了，你還得又等他不交時，重新再重頭做起。總之手續之煩瑣、繁多，教你所收之錢，遠不及精神和時間上之損失。所以住客有恃毋恐；這裡是保護窮人的天堂，大概沒有過譽。與六十年代相較，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房東與住客的關係，沒有現在那樣扯得複雜，關係只有一種：金錢交易。要住房就要交租，不交錢就得離開。如果不離開，打個電話警察

局，自然派個警察來執行。好的房東還讓住客收拾行李衣服，不好的統統丟到出街上去，完全不須負責。「房東與住客條例」(Landlord and Tenancy Act)到七十年代中期才訂立，以後更日趨左傾，一面倒向維護住客，近年才稍為修正，不致完全不利於業主，房地產生意又才好起來。租散房的生意好做，從五十年代起，唐人街就出現不少 Roomming House；有的用中文寫上「旅店」；但旅店比 Rooms 較好一些條件，惟與今日相較仍屬簡陋得多。等於今日租散房的條例，與當日不一樣。時代是進步的，人的尊嚴也日益講究。今日的唐人街，已看不到經營租散房的生意。租散房與租房不同；唐人街的租散房是按時、按日算的；不是單身漢今日租一個按月算的住房，是按月按年算或訂有租約期限的。

由於租散房幾和旅店沒有甚麼分別，收入好，大家搶著做。我來的時候，唐人街除張阿甫經營的 Roomming House 外，斜對面有吳始濟翁經營的「大三元旅店」，張阿楠經營的「新亞酒店」；Rooms 有許昌雅翁在 Pembroke St.的大屋；劉子澄翁在 Shutton 的大宅等皆是；都是賺錢生意。

皇后西街到了大學街，唐人街不得不止步了。我們再從 Sheraton Hotel 北向，就是新市府和廣場，當時

就是依利沙白街；這條街是接上市府的背後，直到書院街(College St.)為止。舊唐人街以這條街為中心，到登打士西街的兩翼為輔的，北上阻於巴士總站。這一個十字地帶，如以五十年代算起；到 1975 年正式衝出大學街(University St.)，前後經歷四分之一世紀的黃金時期，如果今日到那裡去，若記得 1975 年之前，當有今非昔比之感。現在雖亦有華人商戶存在，但零落的若斷還續，頗有蕭索的肅殺味道。

目前市府廣場，就是以前依利沙白街的南端。這一帶華人商戶，都各有特色，其中一間，叫做「生源雜貨」，是曾任《醒華日報》經理李自強的父親開的。窗櫥掛了一個穿著蓑衣的草人，戴著笠帽，是中國農村雨天常見的農夫裝束，很吸引洋人駐足而望，算是招徠術之一；旁邊便是「竹林酒家」，東主劉希霖；再隔壁便是「新世界旅店」，也是張昶霑的。張還擁有 Casino 戲院，華人都知道他擁有一妾，芳名美顏。張當年算是唐人街富翁。這些店戶的對面，窗櫥紅漆，寫著占卜看掌相和看水晶球。從外內望，相者顯然不是中國婦人。原來是個吉卜賽女郎，年歲也不少，是個中年婦人吧；眼睛黑白分明，鼻子直挺，若咧齒笑，不失美人胚子。但吉卜賽人，不論男女，都有點風霜久歷的味道；在女

性來說，少了一點柔嫩，卻多一點滄桑感。這一位吉卜賽女郎，也同樣有一點滄桑味，正是人生經歷的痕跡。不論用紙牌占卜，或看水晶球，都有一套說詞；人生練歷多了，會產生一種說服力。唐人街沒有人說她看掌相占卜靈不靈，卻另有業外的評論。

看官，吉卜賽這個民族，從那裡發現，怎樣變化？歷史難有定論。從外形看：黃皮膚、瞳孔和毛髮都是黑色，這兩點和中國人沒有兩樣，但觀骨高秀就像東亞。所以初到歐洲時，歐人誤以為埃及人，英語稱為Gypay。但他們自稱來自多瑙河沿岸，因此有人稱之為Agysee。北歐以為是蒙古人。其他如德、奧、意、波等稱之為Zigeuner，意是欺詐、魔術師、卜筮者。全世界這一族據估計應在百萬以上，北美也有廿萬間；唐人街只佔此一個。她出現的時候，「四三苛例」在取消的初期，街上人來人往還是黃皮膚、黑眼睛的華人單身漢比較多；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大家都頂著歧視，難免有點惺惺相惜的好感。生活與前途都沒有甚麼憑藉，來個下馬問前途有的是，何況這位吉卜賽阿姐，有時無聊，還巧笑倩兮斜倚一下門前，或走出來與隔壁華商寒暄一番，以示熟絡；所以入店請教、問休咎的華人很多。價錢以簡詳分別有異，例如問現狀，卜姐那副

紙牌，教你拈三個，她便可以解答，這只是一元兩塊，視情形而定。再詳細的如流年，或看相看掌甚至看神秘的財運、桃花緣與劫的水晶球，價錢也不一樣。有時也因人而異，如果卜姐喜歡，她不待你還價，已經伸手拉著你的手，來個輕搓慢撚，然後說你的手柔嫩真可愛；沒關係，價錢多少任你給好了，她把臉龐往前送，謎樣的瞳孔還又黑又深，看得人有點眩暈，雖然中年，但輪廓優美，眼睛像火燄的熱，燒得人有點窒息的感覺。

「就這樣吧。」她不待客人回答，拉著你的手往裡面走，臨走之前，還把一個座牌：「請候片刻」往桌上一擺，就款擺著高挑的細腰，顧客就像被催眠一樣，很難有拒絕的機會。看官，此情此景，區區看相看掌之數就不足論了，以後情形，諸君各憑想像而定吧！唐人街當然不至於「鮑魚之肆」，但空谷幽蘭，大概也不能在這裡生存吧，卜者又是個甚麼民族？民族靠什麼生存下來呢？流浪者總須填飽肚子，她總不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就是了。少焉，她一摺秀髮出來了；他跟在後面。他推門而出，她說：See you next time。如果讀過徐志摩的《偶然》，此種情懷可做這個寫實了。此刻，卜姐又不知流浪到那裡去了！這正是：「人面不知何處去」，唐人街上失芳蹤。

第二十五回

唐人街木魚山歌

李承晚華埠當年

吉卜賽業者的隔壁，常常是半掩門，住著一個單身漢，他晚年在《醒華日報》「執字粒」，我還及見，大家叫他陳伯，好飲酒，至死不輟。小酒瓶放在排字架上，喜歡時喝一口，是常見的事。陳伯由青及壯，常在傍晚時分出現，手執葵扇，就在門前唱起《木魚》來。《木魚》是四邑盛行的歌唱，用家鄉話唱出，像客家人唱山歌一樣普遍；但《木魚》是挨家挨戶唱的。我兒時在家，也常跟著唱者去聽，還懂得其竅門；可是沒有唱過，偶然聽來，也常捧腹大笑，陳伯之後有張植兄，如今可即席自編自唱者，恐怕只有鄧國兄一人，他們都是開平人。近年開平人有集會，鄧國兄還會即興演唱。

唐人街既然有中華文化傳承的內涵，從國劇到地方戲種，如果在唐人街出現，我們都有責任把它紀錄下來。從陳伯到張植，再從張植到鄧國。如以年歲而算，二十年算一代，差不多已歷三代了。以四邑僑眾之多和大家對《木魚》的喜歡，肯定也會有後之來者。先君

（許復琴）著有《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一書，內容有涉及《木魚》，他舉出《木魚歌》名歌二十七種，並將其中「第八才子花箋」的歌辭舉例，證明《木魚》歌許多作品都不是想像中的「下里巴人語」，有許多是精緻的地方口語曲詞的。由於不是文藝的評述，於此不贅；如鄧國兄等對此需有進一步對《木魚》自編自唱，我可提供範本作參考的。

唐人街的宴會中，我也聽過客家山歌的演唱，高亢嘹亮，也可以自編歌詞。「中加文化交流協會」的理事羅德先生，曾多次集會演唱。羅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後人（廣東客家人），擅唱山歌，也頗擅聲韻，寫過一些舊體詩，惟近年不良於行，很少到唐人街了。想到嘹亮的客家山歌，自然想到他。

光緒求變法，曾派廣東人黃遵憲（公度）出使日本，考察維新政治。他是革新派大詩人，但他對搜集客家山歌卻不遺餘力，可知保持民間文學，也是保持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基於這個原理，中華民族的發展，自不能把海外的炎黃子孫的發展漏寫；中國文學自20世紀以來，也不能把唐人街文學漏寫一樣。

說起舊唐人街主街（伊利沙白街），自不能不講「廣恆泰」，這個字號，原始股東是張子田、劉祖佐和

關崇藻三位，後來搬到 Haggerman St.才多了關舜年中醫師，那已是兼營中藥的年代了。在伊利沙白街的年代，「廣恆泰」這個商號，有一位韓裔，他是識漢字漢語的住客。這一位韓籍人士，談吐彬彬有禮，是個知識份子；與人相處和洽，像一家人。韓裔移民當時不多，沒有像今日的布魯亞街(Bloor St.)夾 Christie Ave.，成為韓國商戶聚集、佔地頗大的繁忙街道。這一位韓國人，與張子田、麥錫舟、林善彰諸翁的交情還不錯，也可能是他們安排他住入「廣恆泰」的。其中林翁對這一位友邦人士印象深刻，他回憶說：1943 年間，德國失敗已無可避免的趨勢已浮現出來，這位韓國友人說，我快回韓國了，如果有一天，你們看到韓國的消息有個李承晚，那就是我了。看官，原來住在「廣恆泰」的韓國人，就是李承晚。李在回去時，向中國友人話別，也透露要參加韓國第一屆總統的選舉。以後果然當選，是大韓民國第一任總統。可惜南北韓分治，以後北韓南攻，軍次已及釜山，麥克阿瑟卻在仁川登陸，北韓主力被俘，聯軍勢如破竹，北韓不能抵擋，才有中共的志願軍援北韓，成為中、美正式在戰場衝突的首次的長期戰爭。李承晚在任中被推翻，出國到夏威夷渡過晚

年。李在多倫多唐人街這一段，治史者不可不知。這正是：唐人街上流亡客，顯貴又成流浪人。

第二十六回

華埠生財憑本領

榮記咖啡增顏色

話說舊唐人街時代，以粵籍人士最多，餐館都是粵菜，像李瑞文的「友記合棧」；劉希霖的「竹林酒家」；羅育智的「大觀園」；張錫芹的「中華酒家」。「南京酒家」、「生活餐館」、「荔園酒家」則兼營少數西餐如牛排、豬排、魚排等幾種普通洋菜，恐怕還是中國人口味；唯一雜碎館是劉守維開的，名字倒忘了。為甚麼能記此人姓名？因為他能廣結善緣，在華埠居然以雜碎做號召，引來大批洋顧客，其中連本市衛生局長都是常客。這一位客人，就教華人其他餐館羨慕，因衛生局長的經常光顧，就是個活招牌，起碼證明衛生，大家放心吃，有了這個印象，不愁生意不好。但這個雜碎館也有笑話傳出來，是出於妒忌的反射，還是真實的，就無法證實了。事緣那位局長，既常到雜碎館去，當然有其喜愛的理由，口味、口感不適合，怎會常去？東主劉守維當然也知道他的口味，局長來了，他當妥為安排；但有一次，局長帶了一家大小來，牆壁上忽然爬出

一隻蟑螂，局長的小孩嘩然。在洋人看來，有蟑螂出現，無論怎樣說都不衛生，顧客有權全部不付帳。一般來說，遇到這種情形，只有餐館認倒霉，免費還要賠不是。否則，顧客大叫起來，驚覺鄰座，來個集體拒付帳已不錯，若果招警來處理，就更諸事體大，警察有權作證或代客控告的。誰知局長不慌不忙對孩子們說：「蟑螂在中餐常作配料同煮，味道才好。不要吵，這是一個秘密。」孩子經此一說，就安靜下來。劉守維雜碎館的傳奇，唐人街當時無人不知；當是談助，華人光顧雜碎畢竟很少，不會影響他的生意。

舊唐人街第一間燒臘店叫做「兆源燒臘」；只記得東主阿槐，燒豬皮極爽脆，一日賣兩隻大豬。看官，即使今天，唐人街燒臘能賣兩隻大燒豬也不多見，何況五十年前？以後才有「華僑燒臘」，是林新、林阜合營，以後又分出「鴻發燒臘」，是林阜獨營。都生意鼎盛。伊利沙白主街，還有「環球藥房」、「新國民咖啡館」，致公堂會址也在其中；李挺堅的「生同盛雜貨」、「誠信」、「昌華」、「中國國貨」、劉希芳的梘水店等。在伊利沙白街的西邊，這些店舖，以後就成為今天的 Holliday Inn 地段（現改為 Colony Hotel）。東邊的伊利沙白街有「南京酒家」，當全盛

時，員工超過一百；接下來「廣海聯合會」、「三利」、「海宮」、「龍岡公所」、「謝日棟醫務所」、「大安雜舖」等。這個地段的老闆們，百分之九十與我有交情，除「荔園」、「萬國」兩位林翁，在前文已述不再贅。其中「中國國貨公司」的李民權翁，他是香港富商黃仲安的妹夫，在港代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機票。由於姻親的關係，為「中國國貨公司」採購雜貨。有一批貨物下了船，不久就遇上太平洋戰爭，蓋海軍封鎖之下，李翁的貨，便成了最後一批到多倫多來，一直到日本投降才解除海禁。這一批貨便成市利十倍或百倍的了。「中國國貨公司」便成當時最大的「國貨」公司。民權翁的兩位哲嗣中強和華強兩兄，都是我的好友。李翁過後，兩強繼志述事，以後和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合營邵氏戲院(Spadina Ave. & Dundas St. West)樓業，也獲巨利。

舊唐人街的主街伊利沙白，從南端的皇后西街，沿北經過登打西街，就是多倫多的長途巴士總站，再往北就是醫院；因此唐人街主街的發展，到巴士總站便成另一個末端。巴士總站之前，有一間咖啡店，叫做Wing's Coffee Shop，來往乘客是主要客源，生意十分好，店主是個華人，只記得他團團的臉和胖嘟嘟的身

體。這個咖啡店生意好還不是靠近總站，因為主要的顧客中，很多是年青貌美、穿著入時的白人女子，長期在座位上。有一些男客人走到她的面前，點點頭或打個眼色，那年青女郎便跟著離座。看官，你道是相約而來，非也，他們極可能是第一次見面；而男客中，十九是華人。原來唐人街這間咖啡店，華人稱「榮記」，是滿有名的，不是咖啡靚而是「女靚」（靚者美也，今粵諺。惟此字考於古籍已有，只有粵人保存使用）。並不是華人比西人好色，當五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之前，唐人街兩性仍嚴重失衡，陽多陰少；越早越嚴重。且當時華人知識水準沒有現在高，職業仍以餐館業和洗衣業者最多。正當娛樂不多，許多華人看不懂西片，不像香港有中文字幕。所以聚賭成風找刺激。此外，對「黃色架步」也是工餘之暇的去處。「榮記」店主並不是以此為副業抽佣，只是在商言商，對顧客一律歡迎而已。看官，那一段時期，是西方思想界思變的時期。美國在韓戰不勝，跟著越戰也勝不了。自由主義泛濫，婦解運動高升，西方道德規範像決了堤；查泰萊、娜拉型的女性最時尚，金賽博士的性調查又推波助瀾，西方又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備受衝擊，精神的苦悶，延伸到行為的荒誕；在那個年代，沒有身歷的很難想像。許多還在學

的女生，很多時在街頭吸大麻過量而昏倒；電單車上的青年到處串連，高速公路時時遇上一隊隊電單車呼嘯而過。七十年代以後，Beatles 風靡一時；唐人街性別失衡差距縮小了，但西方自由主義更泛濫。這裡舉一個例，約在七十年代中葉間，美、加兩地青年，在多倫多與尼加拉加大瀑布之間，近 St. Catherine 市，有人向當地申請一處山坡地舉行音樂會。三天兩夜露天音樂狂歡下來；當局清潔場地的報導，男性保險袋就有一卡車之多，箇中雜交情形，便不難想像了。

時代社會背景說過，再說「榮記」咖啡店這些貌美女郎，午間之後便出現，坐在店內像展覽品，顧客選了就走。價錢多少，不得而知，既然是公開亮相，大概也有個行規吧！那時期唐人街賃散房和旅店生意多的是，附近就有好幾間，又是華人開的，不怕「 死牛」、做「羊牯」，房價又便宜，適合打工仔消費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前，唐人街的色情是泛濫的，兩性失衡是個重要因素，法例不嚴也是一種誘惑。如像早幾年的嫖客，捉到以後，打電通知家人，看誰還敢毫無忌憚去嫖？香港過去捉嫖客，還要嫖客自揹床板作呈堂證據，以後用了大床，才以其他代品；香港警察拉「黃」，也是一絕。記得唐人街有一家酒樓，不知那個無行文人為

其出一個壞主意，配合冬季補品的銷售。這些所謂合時補品，不外「滋陰」、「壯陽」之類。精美印出海報，掛在酒樓的入口處，寫著孔子說的「食色性也」。還隱喻這個「性」乃是「性愛」的性，硬扯上「人之大欲存焉！」這個欲變為「慾」了。把聖賢的人性論引向邪惡的歪理上去。這是厚誣先聖的誤導。其實食色兩字，不一定兩者相關，只是人的共性而已，所謂共性，是我們人類共同的愛好。食是美食，色是美色；美食意象明顯；色就容易誤解；聖賢所說的「色」，決不是局限於女色。蘇東坡解釋說：「目寓之而成色」；也就是眼所見的都叫色。色當然有好色、美色和惡色、醜陋的色。佛家論色，是一切有形的實體，都稱為色相。可知色不是局限於女色是十分清楚。聖賢之「食色性也」乃喻人類對美食和悅目的美色共同愛好的。悅目的美色很多；美人只是眾多美色的一種而已。聖賢之論人性之色，是泛稱的美色，用意是非常明顯的。唐人街文學不能讓糙粕的，甚至邪惡的解釋擴張下去。

歷史不是歌功頌德的「文獻」，這種「文獻」是一種「諛詞」。也不是吸引或滿足「窺秘」者心態，它應該陳述發生過的事實，不必擴大它的負面，否則便成

「謗書」、「謗史」了！所以拿捏的工夫，完全掌握在作者的良心上。這一點，我是十分慎重下筆的。

黃賭兩毒，任何自由社會都有，豈只唐人街。我治唐人街史，經過四十年搜集的資料，有系統的存檔是非常管用的，決不是憑空捏造出來，有的我自己到現場去觀察，有的不便現身，我會找一些管道做訪問，這樣就把史料豐富起來。看官，作為一個專業的作者，一定寫熟悉的情事，才可以寫得好。不怕看官見笑。有一次我發了一個奇想，為甚麼我不去體會一下加拿大的監獄呢？有了這個奇想以後，我就開始不付違規交通的罰款。過去泊車罰款只是兩元，開快車論超速以時里計，加上我很想快一點到監獄去體會一下，時常違規，積了幾年不交，累積到近四百元；到了市警所存的檔案，此人再拉到就非繳不可時，我真的被一次違規逮到了。警察就不放我，我跟到警局去，警局要立即付款，我問他坐牢多久，警局說兩天。我說好，我選擇坐牢。但總要打個電話回家告訴內人，準備坐它兩天。警員以為我是個神經有問題的，看我開的車是好車，怕我後悔，便說可不可以告訴他：我家的電話，警局和內人說了一些話以後，叫我稍等一下。不久，內人請我一位好友余東興先生，帶著四百元來保釋。余先生是R.C.M.P.一位資

深的探員。我見到他來，很詫異問他為什麼要保釋我？因為我等了兩三年才等到坐牢的日子。他不說甚麼，先把我保釋；連警局的警員都哈哈大笑。東興兄拖著我走出了警局，然後大罵我發神經，告訴我監獄可能發生種種情事。這些我就不細述了。他說坐牢一晚，可能改變人的一生，運氣不好的，一生也不能擺脫它的陰影和身心的摧殘；不是一個正常人所能忍受，是文明社會的煉獄。

看官見笑了！我原是懊惱他把我保釋，經他這樣的陳述；倒嚇得一身冷汗。然後知任何法治文明的社會，都有它陰暗一面；加拿大何能例外？看官，一年之前，美國有一個黑人，在公路上被警察痛毆，被一個不經意的途人從頭到尾拍攝下來，後來成為施暴警察（多個）的罪證。如果沒有這個實錄的過程，就無法起訴非法的執法者。我們華人過去種種的歧視，也是千真萬確的。

前一天我接到被歧視的張燦文醫生（我前文已述過他的遭遇），早幾日給我一封信：Another Story The Public Needs to Hear（題目）。向我申述像他遭遇另一位同業 Dr. A. Hsu，是安省 Welland 地區的一位家庭醫生，也是由於病人多，醫生公會惡意的調查，一時感觸，竟然跳海自殺抗議，死了。在美伊戰爭期中，又

在非典型肺炎疫情之下，大眾沒有閒情注意這些悲劇的發生。從 Hsu 的姓氏看，極可能是同宗姓許或姓徐（後證實姓徐）。這一封信張醫生並陳述醫生公會不顧他已控訴公會，法院已排定八月中旬的審判，於四月強制他不能開診，斷絕他的經濟來源，使他無法支付高昂的律師費而罷手，用這種手段對付張醫生，不是種族歧視又是甚麼？張醫生有逾萬的華人病患，公會完全沒有考慮兩次病患自動到該會會址的抗議，也不顧法院的審判日期的排定，迫不及待先封殺張燦文的經濟來源，不是歧視又是甚麼呢？中國人真要團結起來，支持族裔候選人。一個政治弱勢的族群，靠異族的仗義發言是不可靠的。華人同樣繳稅，為甚麼沒有族群的聲音呢？還不教我們反省嗎？在中國裔加人還沒有足夠的聲音在三級政府議會發言時，我們還分什麼黨？什麼派？唐人街所有華裔就應該支持自己族裔的候選人，讓他們當選。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受到歧視，得到公民應有的司法的保障，公平的待遇。這正是：求人不如求己，自侮必招人侮。

第二十七回

尋花問柳得花柳

打針吃藥須針藥

話說唐人街的黃禍，除流鶯飛集「榮記」咖啡店，尚有總站另一個入口的街道(Bay St.)；是原總站候車間的一部分，那裡設有餐飲部門。也有一些流鶯，以地緣關係，這些流鶯，就不只做華人生意了。

唐人街的老一代華僑，稱娼妓做「扯街」或「扯街女」。過去華人有善良可欺的形象，娼妓大概也知道華人面對洋娼，大多不敢明目張膽在大眾面前示意，有經驗的娼妓便走出來，自動向華人招呼，甚至用手扯著他的衣服，或伸手拉著他不放，除非他真的拒絕，甚至甩掉她的手；所以稱娼妓做「扯街」，是當街扯嫖客之意。長途巴士總站這兩個據點，凡在舊唐人街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舊唐人街的「陸海通旅館」，是一位周姓經營，他在加拿大參軍，退役後以此維生。任由流鶯穿梭其間，經警察多次控於法庭，連西報也刊載過，最後一次判了監，以後在唐人街消失，聽說返回唐山；不幸遇上文

革；這一段醜聞，成為罪證，其後如何？已無人追問。他回唐山的時候，已是七十過外的老人，又能消幾番風雨！

老華僑有句口頭禪：「上得山多遇老虎。」舊式文人不說嫖妓而說「尋花問柳」。嫖妓是冒著傳染的高風險，漢醫統稱性病做「花柳」；應是本「尋花問柳」演繹過來。唐人街過去既多慾海飢民，當亦有花柳，也必有醫治花柳的人。舊唐人街的華人醫生也有好幾個。六十年代在舊唐人街出現，若按年齡來說，是吳君熾、李均宜、羅景耀、艾世光、謝日棟、劉輝、朱秉浩。朱秉浩最年青，逝世卻較早，其他亦無一健存，人生過隙啊！這些早年醫生，由於我在舊唐人街已出道經商，沒有一個不認識，有的還非常熟稔。這些對唐人街有過貢獻的前賢，都值得我們敬佩。這些醫生論人緣之佳，以羅景耀和劉輝兩人最好，幽默詼諧也旗鼓相當。羅景耀是開平人，做過「中華會館」主席，由於是個典型的華僑老叔父；在一般華僑來說，他的親和力在當時就更易發揮。劉輝比他差了一代的年歲，自然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只是在四十年前的習慣和風尚中，比羅景耀吃虧一點。若果換一個年代，恐起羅景耀而問之，他也許說：世界變了，病人有的當我是個鄉下佬！

我在六十年代的中葉，便在舊唐人街和洋人合夥開地產公司，全盛的時候，全職的、半職的或掛牌而很少上班的註冊營業員近百人，因此接觸面很廣。我又是開平人，很多鄉親見我滿口鄉土語，當我「鄉下仔」。我了解邑人的個性，雖然不吃老虎，但扮豬是常有的。不是很親近的親友，我不會帶顧客看樓的；這是營業員的工作，我留在公司處理職位上的職務。因此，很多不同人士到公司來，我都會聽到或多或少的對話。像羅醫生的詣趣對話就教人捧腹。

當年的醫生，還沒有收入的上限，沒有什麼病不醫的，除非很特別，非另介紹專科不可；或建議到醫院去。像性病的花柳科，當年唐人街醫生誰不會做呢？這是很普通的事。羅景耀對一些老顧客，常就此開他們的玩笑：「怎麼這樣快又來了，我不是已警告你了嗎？你再去胡攪，就不可來攪我，我不可憐你這條攪屎棍。」有些還有點正派的病人，還是靦顏的道：「好了，以後聽你的話不去攪了。」有的以熱絡的情誼，常向他撒潑，便反唇相稽：「對你有甚麼攪頭，我才不攪你。喂！那個真很靚，你有興趣，我帶你找她。」羅醫生會罵道：「衰仔，你敢吃我豆腐，你篤人家前面，我篤你後邊，脫褲吧！」羅醫生已裝好針藥，在那人的屁股

「篤」了一針。那人大叫：「要命咩！」在抽回褲子的時候，還說：「怎樣你又用大針頭的呢？不是說好下次用小一號的嗎？」羅醫生說：「你不聽話，為什麼要我聽你的話。」那人放下了診金：「下次再來。」這句話多俏皮？當然不是每次打針，有的只吃藥。

有性交易的人就容易得性病；當年比起「現代化的性病」，算是較簡單。廿年前，大家對疱疹談虎色變；到愛滋病出現，疱疹變成「小兒科」，大家又忘了。現在的 SARS，傳染病的現代化，竟成全世界的疫症。人類作惡多端，佛說果報；上帝說懲罰。都是一項警訊！唐人街兩性日漸平衡，色情行業喜見不再。

無論那個大城市，若以北美來論，唐人街不可能由華人開設妓院的。即使在過去陽盛陰衰的年代都沒有發生過。兩性接近平衡就更不可能；最主要的理由：加、美兩地求溫飽不難；第二，華裔寄人籬下，要控制洋女賺錢，談何容易；第三，中國人畢竟詩禮傳家，要不是活不下去，華人婦女自甘下流的不多。因此，百年以來，未聞華人在北美開妓院。上文所說的老周，也只是收房租，任由洋娼出入而已，但已被捉進官裡去，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唐人街可以有嫖客，但沒有龜公鴇母這一行。八十年代以後，唐人街的流鶯少見，幾成絕跡；

是個可喜的現象。偶而發現破獲華裔女性賣淫的新聞，恐怕也是一些按摩院極少自願賺外快者個別的作為，不能說在控制下操業的；算不上開妓院。這正是：畢竟詩禮民族，不容傷風敗俗。

第二十八回

貔貅坐鎮老薑刀
番攤牌九通殺咒

話說賭業，華人開設賭館，那是公開的秘密，舊唐人街時代，「即日開皮」的街招隨處可見。那是賭館的術語，「開皮」兩字，是粵語「開檔」的同義語。在伊利沙白街公開「開皮」的就有「華僑」、「大昌」、「大安」和「大進」。登打士街有「大華」。賭館職級分「大包」、「二包」和「三包」，各有不同的功能。大致來說「大包」又稱「總包」，可以不必賭，「二包」和「三包」有時還得做招徠，自己也兼賭徒身份，但也不勉強；不過，這類角色的人，好賭的很多，賭館的紅利，有時抵不上賭賬也多的是。賭館另設「睇場」。能做「睇場」，大半孔武有力，遇人「踢館」，就看「睇場」的功夫，不一定出手，是壓得住，也會息事寧人，開片是迫不得已的事了。還有一個「出番」，是對外的，主要是對付員警的「　檔」（拉人）；這號人物，要熟悉所屬的警局。每個區有每個警局巡查的範圍。烏鴉那裡都一般黑，不是烏鴉又當別論。唐人街既

有許多賭館，也不能每天都太平盛世。有時大家做做戲，輪番擔任主角，否則也難交代。例如這一個月，警局可能要破獲賭檔，預先做好準備，連冒認開賭的人也要準備好。如果「出番」也得不到消息。警員突擊而來，被破獲了，控於法庭，也將有人來承認他是開賭館的。一般來說，初犯的罰款不多，但警告不得重犯。可是第二次破獲同一個賭館，便找第二個來頂替，犯罰者已自己承認，誰也很難否認他。但法官每次看到自承是賭館東主，都是一些又老又病的老頭，家無恆產，心裡不相信又能奈何呢？也只可裝聾作啞便算。有時法官也好奇，問一些賭場的事，那個冒認的老者早已準備一套說詞，有時可憐兮兮說一套自責自憐的話，反正有翻譯來說。會表演的，還可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連法官也不忍再聽下去。過去老華僑也確有一股淒涼的身世，說到傷心處，動了真情，看在法官的眼裡，也不無動了惻隱之心，只象徵罰了個小數目。可惜這種表演，不能一再出現；第二次又有新人上場了。

舊唐人街時代的賭館，多半是店小樓舊的舖位；在二樓的，只有「大華」。賭館最外的一扇門，開個小洞，門是鎖著的。門後有人坐著，透過小洞，誰按門鈴都看得清楚。老顧客按鈴，看門的按一下門掣，自然請

君光臨。遇上生客，會問找誰，說得出個名字，也歡迎光顧。遇到警員，或可疑便裝警員。司門者按個通知警訊，場內的就迅速「散水」（逃避）。賭場有規矩，大多早貼在牆壁，凡遇「　檔」時刻，各自收回賭注（現金），立即向後門散檔；這是為什麼賭場每設在地面的舖位上。如在二樓，也有「散水」的通道。司門者總能藉故阻擋一陣，已足夠賭客逃出。當然也有失手的時候，那就是預早設伏，堵死了後門；又出其不意的硬闖，破門而入，就會人贓並獲，不過這種情事不多。

賭場入了外門，還有一道內門，也是由司門者控制。內門的門檻之上，多數安上一個「貔貅坐鎮」的神祇，這是一隻青面獠牙的怪獸，聽說是獸中之王，睜眉突眼。貔貅之前，放著一塊大老薑，插著一把刀，刀口向外。顧客從門下進入，就是賭場。一般來說，「番攤」一檯，「牌九」一檯。「番攤」例由賭館做莊家；「牌九」輪流做；但不勉強。「番攤」分四房，可以買單番（正番）或夾角，四粒一組，餘者算開出之號碼。「牌九」共有三十二隻牌，每份四牌；共八份。「番攤」各買各的號碼。「牌九」除莊家外，若多過七份，可以搭單下注，搭單沒有主導權。兩種都要「抽水」，歸賭館所有，算是「皮費」。

「牌九」做莊家的，擲骰子要講氣勢，能有氣勢，似就能鎮懾一切。手捏著骰子，高聲大叫：「買定離手」，那就是示意不能再下注，然後大呼一聲：「殺」！下注的賭徒看他擲下的點數，眼睛都跟擲下的骰子轉動著，派牌的根據點數分牌，每份四隻牌；莊家等待下注者都擺好，然後自己開。一般來說，不會一下全開，先開兩隻，然後用手按著一隻，從頭至末按下去，如果按到好牌，能和先開的配合，莊家的臉上就不期然出現神彩；不配的壞牌，也會在臉上顯現出來；最後一隻就更重要。很多時，生死決定最後的一隻。賭徒對莊家，都有幸災樂禍的心態，站在敵對體，勝富敗貧是個結局。莊家擲骰講氣勢圖個吉利，莊仔（閒莊的賭仔）反其道在潑冷水。例如莊家大喝：「通殺！」有時就有人冒出：「未必！」莊家開的兩個牌，如是兩個壞牌，會出現許多冷嘲熱諷；另兩牌在手，隨著莊家按下的臉色也有不吉的議論。總之一場搏殺，和人生的榮枯大有關係。這就是刺激。看官，人非聖賢，在當年的歧視環境下，又少有正當娛樂；人在地北，家在天南。難道天天工作回去，關在四壁蕭牆嗎？稍交損友，很多就此染上賭毒。當地只怪華人好賭；華人又怪誰不准家小來團聚？

再說「番攤」；在唐山的「攤子」，每多用曬乾的扁豆。在北美的唐人街，我所見到的多用塑膠鈕；例外的也有，只是不多。扒攤者隨手在攤碗上抓一把，另一隻手在「攤子」落檯時將執的蓋子蓋上。賭場內龍蛇混雜，每有奇能異士，眼尖的每能猜中，因此落檯和蓋上差不多同時，沒有讓人細看的機會。扒攤（撥「攤子」計算的人）蓋了蓋，賭客才下注。由於每一組四粒，若有剩餘，就是開出的數目，若無剩餘，開出的就是四。所以番攤從一到四，單買一個數目，算是「正番」。買一元賠三元，如此類推。比例是很公道的，賭館抽水百分之七。也很難說不公道；看官，今日許多 casino，吃角子老虎的電腦設計，所做好的 program，賭場的營利額絕不只這個數。「番攤」像正方四角。每一方代表一個數字，就是所說的正番。但可以選兩份；像順時鐘的選，如 1 與 2，2 與 3，3 與 4，4 與 1。這樣順時，所以 1 不能配 3，2 不能配 4。賭客選了四份之二，算中的 1 賠 1，抽水同樣百分之七。這種下注，是四角中選相連的，叫做「夾角」。

「牌九」由賭客輪流做，賭館派人服務，抽水只有百分之 2.5。輸贏與賭館無干。

六十年代，賭館還有賭「字花」；三十六份，每一份由一個不見經傳的「古人」做代表。例如「元貴」、「占魁」、「吉品」、「茂林」等。我向一些賭客問來歷；他們也不清楚什麼「古人」，但卻有另一種隱喻，許多屬不雅之詞，不說也罷。賭館開出的「字花」，先由「師爺」寫好；這位「師爺」，多半由賭館的東主來做，因為賭「字花」有例，除非不設；要設，須開足 500 次。也就是「師爺」先把要開的次序和開的「古人」定好；放在賭館鐵盒鎖好。一晚只開一次，而且時限早定，只要未到時都可以買；一賠 33.35 倍，相當吸引人下注的項目。抽水是 36（份）減去 33.35 等於 2.65。如今一般 casino，輪盤一賠 35，而輪盤有 36 份另加上 0 和 00 兩份，共 38 份。38 減 35 尚有 3 份，算是賭場的抽傭；比唐人街字花約多了 0.35。字花是人的思想決定，輪盤是或然率的出現，各有利弊。唐人街賭字花，每由數人合資，大家來忖度「師爺」要開的「古人」。這種由人的思想而定的結果，往往被猜中。由於賠率大，賭館為此「起底」（賠光而結束）也有過，由於風險太大，逐漸被淘汰了。

吸毒的人，受毒癮控制，到時不吸，身體無法抵受。黃與賭的毒，不是毒癮控制了身體，是精神上的誘

惑，令人無法抗拒，沒有毒也等於有毒了，因為同樣不能自拔。賭徒上癮，是開始時贏過錢。如果開始時輸了，受到了教訓，當然就有戒心，有戒心就難上癮。上癮而成為賭徒，每都為開始時贏了，嘗到樂趣和甜頭，從此念茲在茲，不賭不快，於是為好賭之徒。賭之遺害是個無底洞，失去理智時，一生積蓄，也會付於賭一把，輸了等於白做一生的牛馬。許多上一代華僑，因賭博而困頓一生，連臨老返唐山的「水腳」都付不出，只可成異域孤魂。

看官，「賭之為害，大矣哉！」「郵票新娘時代」，也就是容許華籍加人准許以「未婚妻」名義到加拿大來的年代，未婚者辦好申請手續，連移民局的批准書，就可以接其「未婚妻」來加。有一些申請者籌備結婚的費用；例如飛機票、酒席費、成家的租金、傢俱等；在在需財之下，偶然到賭館去碰一下運氣，以為小贏一些格外的開支，不必太寒酸、桎梏，這種貪念一起，往往壞了大事，情急之下，越是輸不起有時就偏偏輸了，而且這樣拼下去，終於輸了老婆，連起碼的結婚費用都輸光了。這種例子，我見過好幾位朋友。一個終日唸唸有詞，當然婚已結不成，但女方已在家鄉擺了喜酒；不敢面對，終於自我消失，已是累己累人。有的稍

堅強，敢面對現實，請女方原諒，肯等的就此等下去。看官！那個年代，工資不像今天有「最低工資」的規定，飛機票也不是今天的便宜；等多久呢？一個從未謀面的「未婚妻」只憑媒妁之言，會把青春浪擲於一個有「前科」的賭徒身上嗎？於是悔婚的也大有人在。遇上好的也不是沒有，總之少得可憐！這些憾事，在賭館林立的年代，是常有所聞的。

華人好賭馬，前文已稍提及，於此不贅。很多華人自認為馬場的義工，就是賭之禍害。過去加拿大不設casino，自滿地可開其端以後，安省就跟著開放。自尼加拉瓜市和拉瑪市兩個賭場開放以後，唐人街有專車接送。拉瑪還有賭場的小額津貼作招徠，雖然路遠一點，老人家閒著無聊，不賭的得些津貼，也是不壞；問題在能忍不能忍？

「吃角子老虎」的勝算不是沒有，理論上來說，每個「老虎」機設定了program，賭場沒有虧本的生意的；明乎此，當小賭怡情則可，要贏大錢似不可能。有人說也可以贏大錢，那和六合彩似沒有兩樣。好運的時候，六合彩不是更可觀嗎？聽說「百家樂」比較公平，亦是如是我聞而已。擲骰子有人以為跟紅頂白的策略最好，就是開紅買紅，開黑買黑；開大買大，開小買小。

想來不無道理，如果每次多不一樣，或然率的出現較少；最主要還是不要沉迷，小勝離開，是唯一保泰持盈之道。賭輪盤抽傭百分之三；漫無主見的大灑金錢，不足為法，應和賭大小一樣，跟紅頂白較有章法。賭 21 點，要見機行事。從 A 士到 K，一共 13 隻牌，A 可大算 11 點或當 1 點，此牌可自成一組；2 到 5，6 到 9，10 到 K，每組共四張。閒家先發也須先決定添牌，當然有點吃虧；但莊家 16 點必須再添，而 17 點規定不能再添。兩者權衡之下，利弊各有，還算公平。如果莊家是個 6 點面，照三組來分，他有三份之一機會拿一張 10 到 K，他必須再添，而照三組來分，他有三份之二的機會超過 21 點，我們叫做「爆」，算是輸了。因此，閒家即使 12 點，也不應再添，因為再添，有三份之一機會自行爆了。這都是或然率的出現。

賭 21 點的人，一定要懂得牌的出現的機率，才不致盲目靠搏（添牌）。還有許多規則，例如面數 11 點，有三份之一機會搏到 21 點，如果莊家面數已 10 點，就不應該加碼（加注一倍），如果莊家 8 點以下，當然可以考慮。相同的牌面，可以分成兩家。如果是雙 A，當然可以分，因為有三份之一機會搏到 10 到 K，可贏倍半。如果雙 6 到 8，不管莊家那隻是什麼牌，似都

不應分成兩家。牌是經機器混和的，減少人為的操作，或然率的出現較多，這都視現場和莊家那一隻來定行止的。我要特別聲明，我是不賭的，每次和朋友逛賭場，我只作旁觀者，看賭者百態而已；也自己思考和自我測驗，沒有任何心得，只照理論而言，作不得準。看官，諾大的賭場，哪個賭場破產？這麼大的投資，養活多少員工，這些錢從哪裡來？明乎此，試試手氣無妨，真要贏錢可不易。北美稅重，我們辛苦賺的錢，完稅以後作孤注一擲，這個玩笑開不得。

加拿大風景宜人，湖川多的是。「一簾風月隨心賞，萬里雲山帶劍看。」何等氣度和豁達？要不然，像姜太公渭水垂釣，陶潛採菊東籬；或者：「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這些加拿大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而且怡情養性，健康有益；不必到喧嘩與搏殺之聲連天，二手煙像蒸籠一樣的地方去的。這正是：賭場哪有破產，小勝便要離場。

第二十九回

顯強示弱出奇謀

眼黑頭暈連晝夜

話說唐人街近年到Casino賭博者日多；但在堂所搓麻雀的，也日漸成風；只要不把現錢放在檯上，不算開賭。堂所抽點水，用作維持經費，只要不落在社團主持人的袋裡，誰都沒有異議。打完了各自歸家，彼此沒有拖欠或領情，娛己娛人，特別消遣時間的老人家，沒有什麼不好，準時回家就是了。另類方式，也可以約幾個知己朋友，搓搓麻雀也不壞；在工餘之暇，來個姆指的論戰，也不必嚴詞拒絕，既不傷廉，從俗可也。唯一誡條，不可賭大，訓練一下腦筋，既可防止老人癡呆症，也可以鬥智一番，勝固可喜，敗亦欣然，也有一番樂趣。

我很佩服搓得好的朋友，麻雀之道，正如岳武穆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搓麻雀最怕怨聲載道，怪手氣的怨天，怪人詐章的尤人；都是不理想的配搭。麻雀以和出為目的，要自己和出，必先使對手有所疑懼，拖延他的勝出，和出才有機會。一副牌捉在手上，

怎樣佈局，事前必有一個判斷，隨著環境的變化，再調適變換，也是常有的。但不論以後怎樣變遷，開始有個方針，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一副好牌打壞，這是重要的一著。譬如流行打的十三隻牌，就是四組（每組三隻牌）加上一個單吊。任何「混一色」只要有三組（以兩隻為基礎組），本身便具潛力，任何「番子」都很重要，不能一開始便先放棄，因為摸到一隻相同，四組牌的雛型便確立。這種情況，除非看到其他對手進度快，比自己勝算較速，才考慮轉變。例如「萬子」：1、2、4、5、9、9、加上東、南，筒子 4、5、9；條子 1、2，共 13 隻，這副牌的潛力就不錯。很多人開始必棄東或南；這副牌就打壞了，試想棄了東或南，九筒摸到，也不過是副「小兒科」，苟摸到東或南，甚至一隻萬子，這副牌就是副大牌的雛型了。以常情而論，如果不是異常，自己有進展，要在筒子與條子之間的取捨，必繼續棄筒子，不能打筒子以後又換條子，這樣會引起上家確定你做萬子，否則在他不能確定萬子與條子時，會為了自己和出，很可能吃到他的牌。做大牌吃到一張，是很正常的，能吃一張，希望就大了。能打「花章」最好，若太傷腦筋，也不妨順著排列。我看一般人打牌，往往從左至右，左邊從大號開始，從 9 到 1 排列，何不反其

道而行，從 1 到 9 不是也可以嗎？而且要打的必放在右手邊，為什麼不可反過來？

有時觀戰在旁，看到朋友出牌，很多不經大腦。例如手上有 1、2、4、9；約有八成以上必打出 1 的，因為以 1 是多餘的，上家來個 3 或自摸，都不吃虧，其實不然。試問保有 9，最好摸個 7，還得靠個卡章 8，談何容易。如不打 1，最好摸個 3，便有 1、2、3、4；任何摸一個，都比再摸個 8 容易。當然這也是以常情來做立論基礎，一切異常的變動都應計算在內。但如果連一點基本的打法都不懂，章法又如何精練？越危險而自己遲早要出的，遲出就不如早出；除非絕不會出，又當別論。又如做牌，手上已夠和出的本錢，就不必扣到最後。例如吃了一組，碰上一組，是「混一色」的大牌，例如 1、2、3 一組，碰上「白板」。手上還有雙「紅中」，同色子的 8、9，門風或南風的南，同色子的雙 5；還有一個不同色（類）的散子；這個關鍵的時候，必然棄南。如果碰出同類的 5，最後打出那個雜子，很多人就發生錯覺，因為先打出南而後打雜子，「混一色」的機會可像不大，其實是暗藏殺機，一不小心或冒一次險，機會就大了。假如先出雜子，到同色 5 碰出來才出南，傻瓜都不會冒險。還有，就算你捉到南，你如

何取捨呢？難道去 8、9 嗎？兩章的冒險比一章南或紅中大得多，何必冒險？明乎此，攻其無備，機率就大了。孫子兵法說：「多算多勝，少算少勝，不算不勝。」是很有道理的。又說：「兵者，詭道也。」姆指之戰，和兵法沒有兩樣。強者示敵以弱；弱者示敵以強。示敵以弱，攻其不備；示敵以強，使其驚疑顧忌，拖延他和出，到他發覺，兵已渡河了。

打牌打得好，如高手過招，引人入勝；但不可打大牌，變成賭大錢，那就是賭博了，失了娛己娛人的本旨，朋友因打牌反臉成仇，因財失義，是化不來的。唐人街打牌成風，賢者不免，醒醒腦筋，又不失義，也不必禁忌。但有很多會所，不免龍蛇混雜，大老千不會有；小手術很難防，不相識不下場就好。像我們打小牌的人，每週玩一、兩次，自得其樂，遇上小手術，偶然發覺，看看他耍把戲，也是賞心樂事。又何必點破，當做個小東請客便可。

不過，搓麻雀太浪費時間了，最多八圈；像我們有個長者，綽號就叫「劉八圈」，多一圈也不打，這個原則要立下來。我有一位朋友，在小鎮開餐館，一年到晚開業，只有新年關門；曾經搓了三晝夜，不眠不休，以致新年過後，頭暈眼黑，一週才復原，六十出頭便身

故，不知與打牌有關否？打牌當場中風的、暈倒甚至猝死的也時有所聞，這種打法，和性命開玩笑，就太不值得了。

自從加拿大有了六合彩、刮刮樂等出現；近年又開賭場。唐人街的賭館雖偶然出現，已不復舊觀；也沒有再聽說誰是撈賭的。我們不必承認 21 世紀是中國人的；這究竟不切實際。但 21 世紀的唐人街，中國人的消費能力教當地人刮目相看，已是不爭的事實。有分教：忍得百年辛苦，今時才算展眉。

第三十回

黃帝孔孟山東出
戰將學人同鄉有

話說唐人街的內涵，不唯地緣的演變；更重要的，是唐人街的人與事、倫常、藝文的傳承，新舊思維的演變；像一個活生生的、血脈貫連的有機體，有她成長的過程，才構成有血有肉、有精神面貌的、在海外發展的、有一切中國人基因的族群，與時俱進的地球村成員，也有中國文化傳承而寄生在海外的華人社會。就因為她能適應複雜的演變，成為大同世界的實驗者、開拓者。

為了遵重歷史的發展過程，「正傳」也循序漸進，從傳統僑民、僑社說起；因此說過僑鄉和粵籍同鄉會的人與事以後，其他祖籍的，也就順次開講了，有勞看官久候，在此謝過。看官，中國人以軒轅黃帝為始祖，黃帝墓在陝西，而中國文化的發展源頭也在黃河河套一帶；甲骨文發掘自殷墟。因此，黃帝的祖籍，很多人未經考據，亦猜在黃河流域的中原一帶。其實，黃帝的出生地在山東省，姓公孫，是「有熊氏」一族。強大以後

向西發展。當時蚩尤暴虐天下，兼併諸侯，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擒誅而被諸侯尊為天子，「代神農氏，因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見《辭源》條註）黃帝命倉頡造字，中國信史便從他開始，在位百年，成為中國人的始祖。

中國沿海，北有山東，南有廣東。兩東以臨海濱，均為富庶的省份。好事者把這兩個省份的關係連結起來：山東人怕狗，狗怕廣東人，廣東人怕饅頭，饅頭怕山東人。當然這個已是過時的笑謔了。山東人到了香港，也漸漸吃起狗肉來；廣東人過去的確怕饅頭，只吃叉燒包，我就是其中一個。但近十年來，饅頭的花樣多，我亦漸能接受，但嗜狗肉如故。近年又有一謔：鄧小平懲罰越南，曾遣接近越南的兩廣部隊出征，帶了許多軍犬，民眾以為配備精良，打完越戰回來，軍犬不見了，問於征人，答曰：狗肉燥補，吃了才打勝仗，剛可吃完，就班師回朝了！

未經正式調查，但據「安省山東同鄉會簡介」的開場白就說：「旅居加拿大之中國人按省籍分，除廣東人之外，應屬山東人為最多了。其確實人數雖無法統計，但知主要來自臺灣、香港、大陸和韓國四大地區。來自臺灣者，多為一九四九年過去之學生和軍人以及其子

女，全省各縣市都有；來自香港者，多為膠東一帶過去之富商；來自大陸者多為近期之留學生和新移民；來自韓國者多為早期之華僑，其祖籍多為膠東沿海一帶。」山東為中華文化發源重鎮，儒家始祖孔夫子乃山東曲阜人。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創系之一史景成教授亦山東人；《世界日報》現任社長丁侃先生亦山東祖籍。

「山東同鄉會」籌備會成立於 1988 年九月，以至聖亞聖為榮，故對外稱「孔孟學會」，除團結鄉親外，以發揚孔孟學說為要旨。籌備成員七人：法玉榛、禚恩秦、張行新、趙元詠、常永棻、李緒榮、耿慶武。人物乃僑社一時之選，有聲於時。

「山東同鄉會」現有會員已逾三百戶。自成立以來，舉辦過加拿大第一次「祭孔大典」，是中華文化傳薪海外的盛事，亦惟「山東同鄉會」主辦才可謂適人適所。「祭孔大典」過去在臺灣每年舉行，然時移勢易，臺灣近年以去中國化為要務，早已中止了。過去臺灣尚有奉祀官之設，孔德成司其位亦司其職：孔逝世後，奉祀官尚存否？縱有其位，亦無所祀矣！悲夫！禮失而求諸野，山東籍諸君子其繼亡續絕乎？1998 年，該會開始出版定期刊物《齊魯鄉訊》。曲阜遺風，煙臺海景；人物山川，毓秀鍾靈，故非他邦可及，登泰山而小天

下，秦皇漢武封禪於此。其為五嶽之長，豈浪得虛名。予讀史知山東人物之盛，代有才人，地靈出人傑也。

創會之一法玉榛，以「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棄學從軍，入黃埔軍校，十五期步兵科畢業。會湖北宜昌戰役(1940)，指揮俄援之平射炮，擊毀日敵戰車六輛。翌年，法玉榛奉命參加長沙第二次會戰，率敢死隊突擊金井日軍，擊斃日軍指揮官，將其三星戰刀獻禮於上。同地第三次會戰，法玉榛率所部直攻敵師團部，敵不支潰退。此兩次大會戰，法均負傷；其英勇不顧自身安危有如此者。1943 年法玉榛奉命增援上饒，孤軍深入擊潰駐敵，佔領上饒而能固守，使第三戰區轉危為安。1944 年，法率部阻日軍於湖南耒陽，使敵軍不能打通粵漢鐵路，法亦負傷。翌年，國軍反攻桂林，法玉榛率所部為前鋒，切斷湘桂各要路日軍補給，奠定反攻桂林戰略的勝基。法玉榛驍勇善戰，身上傷痕纍纍，豈是夸夸其紙上談兵的將軍可比。法公退役來加，雖在高齡，但敢言、豪邁正直不減當年。又以其身歷，對國家民族的存亡絕續，其操慮之深，亦恐非一般人可及，故其感應也特別敏銳。近日僑界有「聲討」李登輝的集會，見仁見智，於此不必評論；然在僑社發生了，今日之事，亦屬明日的歷史。法公之言，不必視為金科玉律，但他有所

本；又非第三者可以一概否認；誰是「一言九鼎」？誰是別具用心？揆諸常情，法公豈是無的放矢之徒。軍人重倫理；法公當然不能代表一會之言，又豈不能代表自己！誰又有權不准法公代表自己發言？即使說法公之言，乃個人意見，已間接指為謊言，況逾份指責！

再說山東同鄉會另一發起人常永棻；常先生山東牟平縣人，臺大機械系畢業，1965 年在加沙省大學獲碩士、1968 年得博士學位，其對核電熱流系統有重大發明；是蜚聲國際的專家，獲加拿大核能學會頒予成就榮譽獎。1993 年退休後，仍時應各國核能工程師之請作專題演講；曾擔任「山東同鄉會」首、二、三屆會長。

另一發起人為耿慶武，耿博士曾任多大經濟教授，並曾擔任「中華總會館」主席兩屆，由學人而擔任僑社領導人，對提升僑社形象，耿先生當有其貢獻。

還有一位發起人李緒榮女士，亦是僑界菁英，她在更早(1985)便創立了「融融社」，應是講國語人士第一個華人婦女社團，李緒榮可謂開風氣之先。僑社有暴戾的陽剛之氣，來一個和睦、其樂融融的社團，居間和緩一下，未嘗不是好事，且有其必要。除一般社團的宗旨外，尚有推行慈善事功和提升華人婦女地位為要旨；如主辦婦女節、母親節、和中國人傳統節日的活動，對文

化傳承和教忠教孝的倫理，「融融社」起了一定的作用。該社主辦過許多大型活動包括「亞太文化節」，獲得加政府贊助，有七個國家婦女參與盛會；又與「國泰獅子會」合辦「中國之夜」，宣揚中國文化。與「山東同鄉會」合辦「祭孔大典」、為「孟嘗安老院」籌款、「賑災、濟貧」籌款、「模範母親選舉」、「國際婦女節活動」、「服裝秀」等，都是別開生面的活動，對中國人的和鄰睦里，化戾氣為和祥，做了潛移默化的工作。

李緒榮有齊魯男兒的豪邁，是能堅毅圖成；又能縝密精明，故能領導閨秀。李女士夫婿范紀武，廣東大埔祖籍，臺大機械系畢業(1966)。中國海濱南北兩東締婚，一個餃子饅頭泡菜，一個無角羊（印尼稱狗肉為無角羊），且大埔為廣東吃狗肉勝地。「南北和」生了三個好男兒：長子為精算專業師；次男已是第三年住院醫生；三男今年亦將畢業，將是個電腦工程師。李緒榮應本融融精神，如再補個嬌滴滴千金，那就妙不可言。我與范兄二十年交情，倒不是笑話一則，有厚望焉。這正是：融融化戾氣，嬌嬌減陽剛。

第三十一回

范紀武籌組校友會
孫伯東領導臺大人

話說近年來加知識分子漸多，同校校友紛紛組織校友會，「臺大校友會」乃其一焉。臺大人有個共同個性：吊兒郎當，各有己見。舉一個例：臺大的校歌，在我們做學生時代，還是難產生。胡適之有一次在校慶來，校長請他講話，他有感而發：在校慶集會上，連一條校歌也沒有，真是全國少見。本來校長曾請他寫歌詞，請趙元任寫曲。消息見報以後，他就接到臺大人寫了一封警告信：聲明如寫不出臺大精神，他會找機會揍他一頓。胡適之說，這把年紀，萬一寫不好捱揍一頓，真化不來，因此不敢寫。我是在場聽講的學生，是千真萬確的事。這樣拖到胡適之去世，臺大還是沒有校歌。到安省「臺大校友會」成立，我參加敘會，才第一次讀到歌詞，是文學院院長沈剛伯作的。老實說，我很不歡喜：四平八穩，缺乏臺大人那種不拘形式、生動活潑、朝氣勃勃的作風。如果沒有尊師重道的觀念，真值得揍他一頓。如果由胡適之來寫，絕不會如此墨守成規的。

臺大人這種獨立思考，勇於打破成規，是校風薰陶出來的；因此，臺大人的確難攪，倒也是千真萬確的事。范紀武到多倫多來，比我們後了多少年？他居然能組織臺大人，在本省成立校友會，真是難能可貴，其所化的心力，當非一言兩語可概。

看官，臺大是國內第一流學府，「聯考」最熱門的科系每在臺大。1949 年國府撤出大陸，北大、清華許多教授轉來臺大；尤以北大的人文精神，隨著傅斯年校長有意的提倡，臺大人頗能心會神領，蔚然成風，在學術自由的旗幟下，臺大人不會墨守成規，以質疑權威，不輕易俯首帖耳任人擺佈，這種治學精神，發展到人格上去，就會崖岸自立，有自己的思考方向。臺大人漠視團隊精神，大概都由自由思想的伸引。要組織校友會，范紀武面對的不但是散兵游勇，簡直是驕兵悍將；他能組織起來，並建樹良多，自有其方法，想來絕不是省油的燈吧！

臺大校友會的宗旨，以聯絡校友為主要工作。成立以後如出版校友通訊、校友名冊是聯絡工作的落實。此外就是回饋母校，如提供清寒獎學金、捐贈圖書和實驗儀器；並為母校設立人才庫等，都次第實現。

臺大師長在多倫多定居，個人知道的有兩位：李定一和黃寶瑜老師。李師為近代史權威；黃師為中國建築權威。以個人來加留學較早，得侍杖履，均蒙賜贈著作。黃、李師近年先後歸道山，真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臺大校友會在籌組期間，當時校長孫震到多倫多來。孫震，字伯東，畢業於臺大經濟學系(1956)，和居住本市的黃大洲、蔣威廉、宋慈和學長是同班同學。他來多倫多的時候，我于役立法院。我們那一屆僑選立委，出身臺大也有九個，除我尚有加州的牟宗燦、德國的王鼎熹和澳洲的楊雪峰等。除了楊兄不是經濟系外，我們三人都是同系畢業的，且是孫的學弟。孫兄畢業後留校當助教，因此和我們都很熟絡。他當了臺大校長，常在家設宴和我們這些學弟敘舊。孫兄是個誠謙君子，我們在臺北重敘的時候，他第一句便問我：還在寫文章否？他的記憶十分驚人。我尚在學生時代，學校「課外組」便補助我出第一本文集《火花》，孫兄都記得一清二楚。因此，我從政壇歸來，出版第一本《1997 香港之變》時，序文就請他寫，紀念我們長達四十年的友誼。孫兄有子繼承衣砵，在臺大擔任教職，和我同時擔任馬英九市長的顧問。故人有後，亦真可喜的事。孫兄

在臺大尚未滿任，調任國防部長，是國府第一個由文人出任國防部長。其實，在孫之前，陳履安亦屬文人，但以其為陳誠之子，算是世家背景，平民出身而又是純粹學人，還應以孫兄為第一位。

臺大校友會的草創初期，亦屬篳路藍縷，經濟拮據的，連校友名冊都是范紀武手抄。惟到目前為止，校友會已獎助清寒學弟妹二十多名。十年有此成就，亦真不易！

校友會首任會長為范紀武，現任者為田之欣。田會長 1972 畢業本校機械系。

孫震以後臺大校長陳維昭，是個外科名醫，當年轟動一時，將連體嬰忠、仁兄弟分割成功，就是陳的傑作。陳每年均出席香港校友會慶祝校慶宴會。1994 年，我于役香港，當時臺大擬收回舟山路的「僑光堂」，而「華僑會館」尚未竣工，我當席請求暫緩收回，蒙陳校長首肯，果然兌現，「僑光堂」到會館落成才拆除。

居住在多倫多的臺大校友，有很多傑出的學長，尚沒有入會；若以總人數而論，入會與未入會的，大概各佔一半，有待校友會諸君子努力之處尚多。一些在學術界負盛名的校友，參加校友會的活動也不多。例如蜚聲

國際化學界的孫綿方學長(1958 年臺大化學系畢業)；在多大任教的朱維信教授等是。過去安省博物館的中國館館長許振雄（今已返臺），曾短期在多倫多的李木鐸（香港僑生）醫生，都是傑出的校友。李木鐸在臺大讀書，每年都是全班第一名；在香港考醫生執業試，也是第一名，曾任香港某醫院院長，後移民來加，參加執業考試，也是同期的第一名。這一位校友，每次考第一的獎金都存起來，用個木箱收藏好，當作紀念品。李不但每試第一，而且每次集會抽獎，凡有他在，頭獎例由他抽到，都教人嘖嘖稱奇，這是香港僑生都知道的事。

校友會近年新人輩出；凡是 1962 年或更早畢業的，美、加兩地另有資深校友的組織，每兩年均有旅遊的集會。這些自稱「老柴」的校友，都已屆退休年齡，晚晴之聚，彌足珍貴；我失諸交臂者已兩次，機會再來，當不容錯過。

1998 年五月間，國府僑委會鑒於各校留臺校友，回到海外次第成立當地聯誼會，移民來多倫多的也不少，駐外人員簡許邦秘書遂請范紀武聯絡當地各校僑生校友。於同年五月九日第一次在「文化中心」舉行籌備會議；會議主席公推范擔任，通過定名為：「中華民國僑生加東校友聯誼會」。第二次會議時，范為召集人，

通過了會章、成立日期和工作分配。七月十八日召開會員大會選舉首屆理、監事會。選舉如期舉行，綦兆良當選首屆理事長；范紀武完成責任，功成身退。

本來集各校校友成立的聯誼會，人才萃薈，可惜發展不如預期；令人有擊鼓思將之感。

臺灣各大專院校，在本市（或稱安省、加東）差不多都成立了校友會，極少例外。大陸過去廣東著名學府，如中山、嶺南、暨南、民大、廣大等校友會亦已成立。近年並擴大至各省學府；僑鄉各中學校友會。香港港大、中大、及其他私立大專院校、中學，亦大多已成立。中國留學生在加各校畢業的校友，如多大、約大、麥基爾、麥瑪士打大學等的校友會都在本市成立。校友會之多，當在同鄉會數目之上。臺灣尚有榮光會組織，成員是國軍退役官兵，每年參加加拿大「勇士節」操演比賽，多次獲大獎。「勇士節」亦為加退役官兵組織主辦；對「榮光會」的支持，十分重視。「榮光會」每年得臺灣退輔會象徵性的補助，而事功顯彰，焉可諸事阻延剋扣？此外，尚有空軍兵種在多成員成立的「大鵬聯誼會」；各軍官學校成員成立的「軍事校友會」。三者以「榮光會」成立最早，活動亦較多。這正是：百戰榮休涉洋來，猶將餘暉耀國徽。

第三十二回

碧血長空真勇士

深閨夢裡意中人

話說七十年代的中期，有一位父執輩鄭忠傳先生，聽說是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從滿地可到多倫多來旅遊，約我陪他去看一位鄉親，且是在巴黎認識的好朋友：周錫年伉儷。原來周先生在戰後，曾是國府派駐加國的首席武官（空軍）；以後又調任駐法使館，退休後轉來加國，在 Bloor St.（近 Bay St.）開了一間餐館（名叫 China Jade 翠華酒家）；格調很高雅。原來臺灣在七十年代，經濟基礎草創時期，周錫年雖是空軍將領，還外派做過加、法兩國的武官，退休金遠比後來「錢淹腳目」的經濟發展時期差得多。周將軍和夫人每日還得為餐館的業務親自主理。看官，多倫多市有兩位國軍的英雄，都在祖國的長空用血畫下絢爛的一筆。他們都是粵籍人士，且是同一年代（在國軍空軍初創時期），以劣勢、落後的戰機和日機對抗。第一位陳其光。由於太熟悉，習慣跟友人同稱陳其，亦不以為忤。就是他把日本有名的「空中霸王」三輪寬打得機毀人亡。陳伯還在九

十年代時常見面，至近年失去連絡，已不知所終。此外，就是周錫年將軍了。周將軍原已考取大學，適「七七事變」爆發(1937)，全面抗戰開始。周轉投空軍官校，畢業後第一年即上戰場。時日軍企圖奪取潼關，先遣空軍轟炸；周錫年與其他兩機飛空迎戰日本九戰機，在楓陵渡上空激戰。其中一架被擊落，另一架機身受損脫離戰場，只有周錫年不退，和日機纏鬥，被擊中機身起火，右臂及胳膊，其後又負傷，他已不能再戰始跳傘，而日軍不顧人道公法，竟一路追殺，周全身傷痕墜下；右手險被切除。幸得生還，當局頒金質勳章。調成都後方，養傷期間，締結一段夢中奇緣。

看官，周錫年夫人，就是在多倫多創辦「四川同鄉會」的創會會長楊茜。原來楊茜系出名門，隨家遷到成都，及長，亭亭玉立；而四川物產豐富，但出的軍閥也多，該省名美佳麗，每被搜羅充妾媵者亦多。「楊家有女初長成」，不久便被相中，楊茜以投井拒命，終能自己掌握命運，成就良緣。原來楊茜在華西大學讀書的時候，夢見一位青年軍官，右臂像綁掛著，隔了幾天，果然遇上；真的天賜良緣，就這樣一連三天的邂逅，他們以後終成眷屬。初相識的時候，正是周錫年養傷期間，右臂還在綁著紗布。

周錫年在抗戰時期，奉調為聯軍總部麥克阿瑟將軍麾下參謀，得與中國派往的徐永昌將軍，和麥帥在米蘇里號接受日本向盟軍投降。戰後周以外事經驗，受知當局，派駐重要國家擔任武官。在駐法期間，與軍人出身的戴高樂相處融洽，故法國要承認中共前，戴、周單獨先會面。周是第一個知道中、法即將斷交之人。

法政府與國府斷交後，周錫年返國，本有很好的職位；但楊茜已厭倦官場的生活，執意退休出國，就選到多倫多來，並在 Bloor St.著名商場開設中菜餐館。由於格調高雅，口碑甚佳，很快便生意鼎盛，頗思以連鎖式的開下去，可惜周將軍已不幸患癌，且已擴散入骨髓，不久去世。周夫人走出傷痛，回饋社區，1994 年便開始籌組「四川同鄉會」，1995 年四月終於順利成立。成員來自大陸、臺灣、香港不拘；算是大陸省份同鄉會中最早社團之一；會章明定不分宗教，不談政治，以鄉親互助、聯誼為立會宗旨，使能凝聚鄉情，減少不必要的困擾。成員且擴及曾在四川讀書或短期居住，認同四川文化、鄉土的人，都歡迎入會。加拿大著名社會歷史研究學者 William Small（曾任 York University 副校長、加中企業家協會會長），出生在四川樂山縣，聽到「四川同鄉會」成立，自始就是會員，每年均到會

參加活動，一口四川老鄉土話，說得十分流利；至去年始以 84 高齡去世。另一位文忠志，他是文幼章(Steve Endcot)的兒子。文幼章是毛澤東的朋友，他的地位，約等於美國作家斯諾，畢生為毛的忠誠支持友人；甚至在文革時代，文幼章多次為毛的政策、路線辯護。我有一次在「多大」看文革的「樣板戲」，剛好和他比鄰而坐，談起毛夫婦，文幼章只有推崇，全沒有異議。文忠志是他兒子，當然受到影響；但對文革的定位是否有改觀，就不得而知。然其嚮往中國文化，是毫無疑義的。文忠志的夫人，是 Small 夫人的姊姊，兩家有姻親關係，同是唐人街同鄉會成員，算來也屬同鄉會罕有的組合。

四川沃野千里，號稱「天府之國」，經秦的開發，遂東向而滅六國；劉備得蜀，遂有三國鼎足而立；中國抗戰，亦以四川為主要根據地而達最後勝利。四川文風鼎盛，文人歷代輩出，如賦中高手的司馬相如，文章大家蘇氏三父子，俱是四川人。臺大有許多四川教授，如黃季陸、李定一等均是，並曾居住本市。大陸政策開放的鄧小平，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在改善人民生活言，評論應還在毛澤東之上。

「四川同鄉會」現任會長丁道謙，1982 年畢業四川大學。老布希在未任雷根的副總統之前，曾派駐中國辦事處主任，丁先生一度受聘該處；1988 年丁先生赴英深造，獲碩士、博士學位。以後移民加國，現任教 Humber College，並任該校教務長，學有專精；而公餘之暇服務鄉親，亦屬難能可貴。

該會登記會員約 560 人，而經常參加活動亦逾 300；每年均舉辦春節聯歡與迎新；夏舉行郊遊的 B.B.Q.野餐。此外，不定期的聯誼性如茶會、舞會等；鄉訊在鄉音中相傳，鄉情就自然益重。該會以自置會址為目標，假以時日，以川人鄉情之重，當可預見其成。

第三十三回

黃金水道上海灘
開放誰是火車頭

話說中國大陸有一條「黃金水道」，從最西的「天府之國」的四川，蜿蜒東流，橫貫大陸腹部，直到大海；沖積了一片沃野，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帶。其主要的地段，我們俗稱「上海灘」。上海在清季中葉已開始建設；「五口通商」在清季末葉，被列強強迫開放的五個沿海大商埠，上海便被列入。由於天然的地理優勢，上海成為華洋雜處的「洋場十里」，租界林立，得西方風氣最早的地方。近世中國開放以後，上海的埔西已嫌殘舊，著力建設埔東。依地理形勢看，應是近百年長江沖積的天賜福地，不但是中國銳意發展的新地段，連帶香港的資金，也被這個吸金盆，吸了到目前無法算清的財富；因為至今方興未艾，無法結帳的數目。

「上海灘」原就是投機者樂園，經過港劇的渲染，越發令人嚮往。事實上，中國在開放之前，上海的租收，已是全國的重點城市；開放之後益形重要。市場經

濟原就是金錢掛帥，沒有甚麼可說可辯的。一個商業社會的成長，不論資金和生產設備還論甚麼？

第二次大戰之前，上海已是世界五個大都會之一：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和上海。香港不與焉。戰後國共內戰，部分上海資金和工廠設備南遷香港，造就了她的工業基礎；終於成就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國大陸開放以後，上海逐漸恢復她的生機，近年一日千里；香港還能擔任大陸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會不會被上海取代？只可拭目以待。

上海人在傳統上是擅於經商的，南來香港的上海人為數可觀。開放後由於長足的發展和需要，上海人成了為經貿而輸出的，為數也可觀。這 20 年來，到多倫多從事商業活動、留學和移民定居的也很多。上海人組織會社，當然也是迫切的。1999 年七月，「加拿大上海聯誼會」(Shanghai Society of Canada)由一批熱心的滬籍人士，經過九個月的積極籌備終於成立了。當時上海市長徐匡迪賀該會成立題詞：「集加拿大上海同胞之力，譜加中友好合作新章。」該會頗能集大陸新移民、香港和臺灣的滬籍新、舊移民於一會，顯得包容並蓄的團結精神。創會會長馬開康先生；現任李榮賡先生；都是胸襟廣闊、勇於任事的人。理事十六人，都屬菁英、

專業的知識份子。該會工作設部統籌，頗別開生面。例如婦女俱樂部的活動：健身舞、手工藝、烹飪；青年俱樂部：戶外活動；投資俱樂部提供經貿、投資訊息；義工俱樂部：百萬行、公益金籌集；耆老部對耆老福利與服務工作；上海家鄉交流活動，則由該會推選每次負責人。例如 2000 年的全球海外鄉親在上海聯誼，由加、港、臺代表共同促成。2001 年有在加學生的尋根之旅。該會也以回饋鄉邦，為該市在加拿大求才；例如在本市召募留學人員，應徵者 400 人，都是開風氣之先的活動成果。該會已有六百多會員，在短短的四年不到，而成績可觀如此，新銳自非徒擁虛譽可比。

現任會長李榮賡先生，原在臺灣「美軍協防司令部」服務，以績優獲頒獎狀。李受聯勤總司令黃仁霖賞識，遂受聘為「聯勤」人員。黃乃江西人，退役後調駐巴拿馬大使，再召李榮賡任其私人秘書；李得黃之信任可見。當時巴拿馬有一位青年僑商，名叫陳永昌，黃得陳之協助，頗得僑界擁護，因此也間接和李榮賡做起朋友來。黃逝世後，陳永昌帶了鉅款，到多倫多發展，在東區唐人街開了一間最大規模的雜貨店，並兼做批發生意，他是東區唐人街最早店鋪之一，店名「金昌」；老東區居民不會忘記這一個老字號。可惜陳英年早逝，子

女均為專業人才，沒有繼承他的事業，他的批發公司名叫「信隆」，也一併中斷。凡是和陳交易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誠謙君子，童叟不欺的殷實商人。

李榮賡亦在黃仁霖逝世後，於 1986 年二月來加；亦從事經貿，今年始退休。李榮賡關心國事；1999 年以挺宋，和友好組織「宋友會」；被國民黨同時撤銷黨籍的：李榮賡、余道生、雷祥生和賀禮；李至今仍未恢復黨籍。親民黨分部在本市成立，李沒有參加，國民黨也不恢復其黨籍，余笑問他的身分。李君答曰：「心中有佛自有佛，心中無佛亦枉然！」這句話充滿禪味，余不知其所指，亦真豁達可人也。

李榮賡對近年臺灣亂象，頗有所感。他很欣賞忠義的人，可惜南朝氣數，找個有氣節的人都不易。記得五代蜀主孟昶之夫人，姓費，青城人，能文，有宮詞百首。蜀亡，宋太祖召之賦詩：費夫人（又稱花蕊夫人）即席寫了一首：「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宮中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也無一個是男兒。」傳說花蕊夫人寫了以後，不久便跳海死了！她罵盡天下猥瑣、曳尾塗中的所謂「男兒」，其芳烈真令徒具「男兒」之名者羞死！乾隆以文字獄羅織罪名，冤死者甚多；惟他做了一件好事，出過一本《貳臣傳》，把有清一代投降的貳

臣，毫不留情的紀錄其一生劣跡，那是大快人心的事；可為「二臣」者誡。這正是：李榮賡心中有佛，費青城眼底無男。

第三十四回

國劇社傳薪二十年

好成員唱做逐個數

話說本市滬上著名人物，當不能不提柯亭先生。

柯亭在 1974 年便到本市定居，他是「多倫多國劇社」的創會成員。該社成立在 1976 年，由於個人嗜好京劇，我很快便認識他，許多京劇的知識得自柯公的傳述。雖然各有自己的事業，見面不多，但訊息相通，垂 25 年，可謂相交淡如水，惟莫逆於心。我決不會為私義私恩說他的好話，他實在為僑社帶來歡樂，為民族文化傳承做了不朽的事功；如果京劇還一直在加拿大流傳下去，柯亭是其中主要的播種者，若論國劇的傳承，我們就無法不提起他。他不但可以粉墨登臺，還可以教戲。國劇中的音樂棚上，他不但可操京胡（即操琴師）；領導音樂班子；且一切行頭服飾，還可以自製；在一切物質條件缺乏的海外，柯先生無疑是演出的關鍵人物，沒有他就不易演出。

柯亭學的是小生；國劇劇目中之《白門樓》的呂布；《黃鶴樓》、《打黃蓋》、《群英會》的周瑜；就

是著名的小生戲。《三國演義》把周瑜寫成心胸狹窄的小人，真是遠離史實。我們讀蘇東坡《念奴嬌》一詞，對周瑜的描寫就不同。宋去「三國」時代較近，應比較可靠。該詞下闋是描寫周瑜的：「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艫灰飛煙滅。」很多人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羽扇綸巾」是寫諸葛亮，其實這幾句，全是寫周公瑾（瑜）的；寫他指揮若定，談笑用兵中使曹操水軍「檣艫灰飛煙滅」的。大陸名伶葉盛蘭以演周公瑾享大名；留美財經專家劉大中亦屬該角一絕。劉曾到臺灣演出該劇，轟動一時，但演出不久，即返道山，成為絕響。劉大中死後，其夫人竟然身殉，亦轟動一時。柯亭雖是票友，但論扮相、唱工、工架、氣度；並未稍遜名伶名角。

在「多倫多國劇社」成立之前，要看京劇，還真不容易。早年來多倫多公演的，有粉菊花率領學生；以後臺灣郭小莊也帶團來過。由於當時看京劇的人還不多，賣座並不理想。後來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有胡少安應邀而來，還是不理想。「多倫多國劇社」自成立以來，二十七年間，公演約四十次，真是一個難得的紀錄。柯亭無役不與，不是在舞臺之上，必在臺前司琴與幕後打

點，上上下下，每都親躬操作，二十多年如一日。這是本文上譽他不朽的文化傳承事功。

同是滬上名票陳其昌、孔繁峰，先居香港，後亦移居本市。孔繁峰玩票六十年，在該社慶祝十週年的公演裡，就是由他演的《追韓信》的蕭何。在國劇名伶中以周信芳（麒麟童）飾蕭何最入戲，亦成絕響，孔繁峰當年已在高齡，惟寶刀未老，有「麒派」神韻。另一老生王進楨，原是空軍健將，後來領導「大鵬劇團」，常到海外慰問僑胞，晚年亦定居本市。王公深得馬連良的神韻，多次粉墨登臺，如演《除三害》的王濬、《黃鶴樓》的劉備，可圈可點。很多人不知道，粵劇名伶新馬師曾，在馬連良南下香港時，曾向馬學習「京腔」，在《臥薪嘗膽》一曲中所演唱的技巧，就是得自馬的「京腔」變化而來的。「國劇社」尚有張福華，專攻余派老生，唱工另樹一幟，他在該劇社公演《打漁殺家》、《梅龍鎮》的老生主角。

由於我和柯亭翁的忘年交，介紹「多大」東亞系中國戲劇教授石清照(Dr. Kate Stevens)給他認識。由於我曾在「多大」研究院讀書時，選修過她的課，她特別囑我帶著林娓娓、莊夢德(Raymond Dragan)去見柯亭，並跟他學戲。當時林、莊還是大學一年級生。為此，我

承石師之命，也只可抽出時間陪他們，自己也充當打鑼手。想不到林、莊後來在劇社、柯亭指導之下，又轉益多師，居然在公演中，林曾和黃健兄合演過《蘇三起解》；莊夢德在《黃鶴樓》飾劉備，還敢在《借東風》中飾孔明。莊師弟又有「小鑼王」的稱號；幾年下來，他已得博士學位，「雛鳳聲清老鳳聲」，成為學有專精的漢學家了。

滬籍名票友陳其昌先生，移民本市(1967)比柯亭還早。若論北美業餘國劇社，唱程腔（程硯秋）得其神韻者，首席之選，似非陳其昌莫屬。陳能臻此，其本身之用功與天賦、才情固然重要；但得自程硯秋傳人趙榮琛的教益，列入門牆，屬程派再傳弟子；這個機緣，可不是學程腔者所共享，獨得之秘，造就了陳其昌在海外程腔獨上高枝。陳先生曾在「多倫多國劇社」立社十週年的特刊上，將其「學程腔的經過和心得」寫出來，他對程腔的心會神領，非身歷者不能道一字。

國劇「四大名旦」中，以梅（蘭芳）、程的成就與享盛名最高。其中道理，是梅、程的好戲新戲最多；梅得自齊如山，程有羅癭公兩位國學大師的編修；各得其師，故能盛極一時，亦一時之瑜亮也。

我聽京曲為時很早，當年到香港，還未到二十歲，在工餘跟著鄭孝初先生跑，在五十年代初期，南來的國劇名伶很多，像馬連良、余叔巖、周信芳、譚鑫培等都到過香港；唯一在香港留下來，且設校授徒者，僅刀馬旦粉菊花。這些人我都聽過。獨惜梅、程兩人不與。但得自嗜戲長輩的講述，不禁心焉嚮往，也只可買唱帶過過乾癮而已。其中《霸王別姬》，梅與楊小樓合唱。楊小樓的高亢仰天長嘯，這一聲，從鬱悖、悲憤到無助的凄涼，竟然從一聲之中順勢而變，至今尤印象深刻。梅蘭芳的扮相和表演工夫，也只可從照片、錄影帶見之，時生我見猶憐之感。梅演嫦娥，道白出自李商隱《嫦娥》：「雲母屏封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名詩人易哭庵（實甫）在座上說：「不對，不對，錯了！」梅聽後私向易說：「老師，那裡錯了，請指教。」易說：「不是詩錯，是你錯，你既是嫦娥獨白，嫦娥兩字應改過來。」梅受教說：「請老師改正。」易改了兩個字，以「而今」代「嫦娥」。梅再演時，即依易的指導改過，博得一致好評。許多京劇唱歌，每自唱出劇中人姓名，似是京劇的傳統。惟梅肯改正，頗博有識之士好評，他能享盛譽，此亦為主因。

程硯秋的造詣，張澤生「國劇藝術漫談」寫得真透徹：「王瑤卿給程硯秋創造的程腔是纖巧柔和，若斷若續，有時奇峰突起，高入雲霄，有時低迴宛轉，纏綿悱惻。」他認為《鎖麟囊》為程之登峰造極。程個子高，能彎著腿走臺步，成為一絕。他又說程演《武家坡》，進窯一蹲一轉，回身掩門，唱了一句，身子圓轉自如，唱完時而動作亦及時完畢，絕妙至極，必獲滿堂彩。張澤生細緻的描寫，使我心焉嚮往，以不見為憾。

由於我癡於京戲，石清照教授希望我寫個「多倫多國劇社」和國劇相關知識的報告。我在冗忙的俗務，化了不少時間完成。這個英文的報告，在石師退休以後，是否還在「多大」東亞系保存，我就不得而知了。京劇能為國人公認為「國劇」，其比任何地方戲種都較重要。唐人街既有傳承國粹、文化的內涵，而國劇兩者俱備，多寫幾筆，諒讀者樂聞。

「多倫多國劇社」公演過的劇目，我大多成座上客，除了第一屆社長張俊豪，歷次社長票戲我似乎都看過。第二任社長史仁雋的《借東風》孔明，工架與唱工都很好；第四任的黃健兄，聽說在劇社成立以後才學，《草橋關》的姚期、《除三害》的周處、《黃金臺》的伊玄，其恢宏的扮相和聲音沉雄，短期真很難有這個造

詣；還居然可以《追韓信》飾韓信；《拾玉鐲》的劉媒婆，都能別開生面，真屬天才型的百搭。而第五任唐先令，《四郎探母》的四郎，唱工韻味十足，但他唱老旦，一樣出色當行。而有鬼才之稱的胡質潔，他的扮相，每次令人絕倒。十年前聽到他中風，亦真意外，多年未聞訊息，不知故人無恙否？陳立元兄是個專業牙醫，個子大塊頭，像個關西大漢，站在臺上，下裳蓋不住腳，亦教人絕倒；柯亭說：料子不夠之過。張忠效是該社武場好戲之人，飾關羽不作第二人想，可惜他上了臺，誰司鼓？還有裘美卿女士的王寶釧，和《二進宮》的李艷妃，都屬上好演員。我的小學妹林娓娓，初學蘇三，還和我上過臺，後來又能和唐先令飆演《四郎探母》，令人刮目相看。林學妹現為國際教師，到處應聘，可謂桃李滿天下了。上官汝珠的青衣戲，有大家閨秀氣。劇社還有一位顧問李元龍，玩票六十餘年，臺上經驗數百次，對演員的指導很有貢獻。

「多倫多國劇社」不但使無數居住本市的華人，平添歡樂。對國粹、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是海外一支勁旅。張忠效在十年前一篇回顧，曾對該社作一小結：「票房得以順利成立，主要因素是有香港移民來此地的柯亭先生，因為他能操京胡等樂器，可以想像，如果連

一把琴手都沒有，票房則絕無從辦起。」他對柯亭的出現，使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則柯亭，正是促成該社成立的主要原因。又說：「筆者在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找到一本鑼鼓經，豈非天意，於是按譜敲打，算是開鑼。」可知該社真的是從無到有，一切從初階學起。這支勁旅，常應邀到北美其他城鎮演出，不但把歡樂帶到給異地的遊子，連同中華文化劇藝也傳揚起來，多次為學術界、大學、藝術展館演出；「多大」東亞系多次去函柯亭，感謝其協助該系的研究工作。這種傳薪的精神，真教人景仰，忝列該劇社諸君子交遊之末，與有榮焉。

京劇是中國人在傳統藝術中最精采的一部分，從它的形成到現在，大約二百多年。這一種舞臺劇藝，綜合了中國許多優秀的傳統舞臺藝術；包括地方曲譜、舞蹈、武藝和化妝技巧，可謂極聲色之娛，「無聲不歌，無動不舞」；令人目不暇給，美不勝收。其發源地在北京，是當時清朝的帝都，許多著名的地方劇團到那裡演出。至乾隆時代，北京已盛行「京腔」，後來「秦腔」又繼起，到安徽班的高朗亭入京，他把京腔、秦腔和安徽班合併，稱為「三慶班」；再加上「崑曲」的成分，彼此吸收，遂漸形成京劇的雛型。到咸豐年代，安徽班

大藝人程長庚接掌「三慶班」，並總管其他三班：四喜、春臺、和春；統一了京劇表演的形式；從此稱為京劇。京劇經歷鞏固而發展起來，成為全國國人的喜愛，以其最能代表中國的舞臺藝術，故稱國劇；劇目每以傳播倫常，教忠教孝教節教義，深入民心；是中國人一部活的歷史；我們不見古人，但在舞臺見之。這正是：舞臺功罪民間定，猶勝帝家褒貶辭。

第三十五回

乘桴浮海說華僑

去國南航話福建

話說中國人講「華僑」，最早是山東人，其次是福建，最後才輪到廣東。

早在春秋時代，山東人渡海到朝鮮半島找個安身立命之所，就因為避兵燹災禍；出了國門，圖個安全保命之處，華夏子孫卑微的願望，托庇異國，所以近世史者稱之為華僑。可知自古以來，「華僑」兩字，原就是卑微得很，看來是個宿命的名號。春秋時代，還沒有華僑這個托庇異國的名號。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語譯是：在這裡無法發展，就乘桴渡海吧！桴是浮海的工具，當然就是桴筏舟楫之類，海不但指海上，也指海外。春秋時代戰亂已見，山東為齊魯之地，算是魚鹽的富庶的封國，還是戰伐不斷。山東人出海到朝鮮，當然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孔子有這個準備，當然已有同鄉出海去了才說。山東毗鄰朝鮮，有個箕子墓。箕子是殷的太師，因忠諫紂王被囚，佯狂成為奴隸，到了武王滅紂，箕子帶了五千人到朝鮮（當時稱高麗），死

後葬於平壤，高麗肅宗時代，命人搜尋，修建為「箕子陵」。箕子帶的五千人，是朝鮮漢化的播種隊伍。看官，近五十年來，我讀到中、日、韓三國的法書；一般來說，最能用中國書道的法書，以韓國書法家為最普遍；中國人寫漢字，好的已不多見（以比例言）；日本因民族自大狂，早已離經叛道，古怪荒誕而稱法書，真是不堪入目。

福建在臺灣對面，南下便是南洋諸國。南宋亡，福建人避元南下，到了南洋一帶。清統一大陸，福建人鄭成功佔據金門、廈門抗清，還一度北伐收復南京。失敗後又驅荷人出臺灣，以臺灣反抗清朝歷二十二年之久。臺灣人講閩南話佔了八成，到 1949 年大陸建政，渡海來臺的外省軍民甚眾，人口的比例才稍改觀。

福建人很講民族氣節，中國歷史上名臣義士很多。由於位在東南沿海，海上貿易最早；元朝統一中國以後；根據元史的記載：「至元十四年，立市帕司於泉州，令忙古得（角旁）（元將名）領之……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市帕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為稅，自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可知中國海關抽稅，以福建泉州開始。福建泉州人對海關稅務熟悉，是有歷史淵源。中國的海關稅務人員，至

今仍以福建人最多。又以李鴻章的北洋艦隊，經「甲午戰爭」全軍覆沒，南洋海軍以福建人為主，故福建海軍人才亦最多。由於福建海事最繁多，元朝對福建人民信奉天后、天妃保祐海上交通，多次由朝廷封典。故至今福建對天后、媽祖的海上神靈信仰不移。元世祖至元間，已命楊庭璧出使南洋宣慰；明成祖有鄭和下西洋；不但使南洋諸國來朝，亦有宣慰當地僑胞的意義。

南洋民智當時未開，華僑成富商者至多。清末積弱，南洋諸國已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煽動土著仇視華人；第二次大戰以後，民族主義抬頭，華僑又成排斥對象；境況苦不堪言。廣東人到北美淘金築路，所受歧視自不待言，但集體仇視焚殺，尚未發生。南下與北渡都是「賣豬仔」；但南洋的「豬仔」更淒慘。

中國有句古訓：「戲山莫戲水」。沿海東南的福建、廣東，其祖先每多中原義士之後，以不甘異族統治，南來開發；自始就有開拓者的精神。面對海洋，胸襟亦較浩渺廣闊；展現四海為家，「戲水」外海，創造中國的海洋文化。因此，中華大地，不只錦繡的大陸文化的搖籃，還兼海洋磅薄的氣概。「兩美俱」者，唯中國不偏廢，遂成泱泱大國，山川河海之美，世界無出其右。

福建人具創造性的刻苦耐勞，南洋諸邦的發展，華僑的貢獻不可謂不大。南越失國，投奔怒海的華僑，九死一生歷盡劫波，其初，加拿大收容五萬個家庭。由於滿地可講法語，與本市前來定居者，大概各佔一半！第一批到多倫多來的，政府安排住在一個小公寓（近 Charlies St. at Jarvis St.）；本市當時的「文復會」，人事與今完全不同，還做著許多公益的社會服務。由當時該社發起向僑社募捐用過的家庭用具、衣物，得到僑社的響應，堆在會址（在目前 Spadina Ave. 的酒舖 L.C.B.O.)像個小丘。1979 的聖誕之夜，安排這些第一批難民到會吃自助餐，然後各取所需，盡歡而散。從此，我結交了許多越南難民，成了以後深交的朋友。有一段時期，中區唐人街發生幾起槍擊案，要角有的是越裔青年，僑社一時頗有微詞，這是值得矜憐的事；因為他們當時有許多青年，是離開父母，單身逃命而來的，沒有家庭的管教，沒有人間的溫暖，在校追不上功課，以致結黨遊蕩，才誤入歧途的。試問近年，那裡還有這些事情發生？大多數越裔或華裔加人，還是努力開創自己的事業的。「十年有成」，到了九十年代，中區唐人街，已成越南華僑的市集。又十年，大陸移民

日多，又出 了許多福建來的移民建立的商戶；這個趨勢，正在方興未艾的發展上頭。

越南華僑的祖籍，許多是福建的，只因他們會講廣東話，許多人誤會是廣東人而已。例如「福建同鄉會」的創會理事長林仲春；第二任吳清輝；現任元老許文豪，都會說廣東話，他們不只是「福建同鄉會」的主柱，還是唐人街大商號的殷實大戶。

1984 年五月，唐人街殷商林仲春發起成立了「福建同鄉會」，以聯繫同鄉同僑，發揮互助精神，共謀僑社福祉為宗旨，註冊為不牟利法人團體；年費二十元，繳交二百元者可為永久會員。理、監事兩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由於自始廣徵人才，該會發展至 15 年，至王金寶理事長任內，由其獨捐肆萬元為倡導，籌建會址；得賴秉昌、李朝旺、許文豪響應，每捐一萬；獲同鄉紛紛解囊。購買了獨門獨戶的一座落 Augusta Ave. 的大廈；又由許文豪報效裝修會所面門的全部工程；黃氏昆仲（印萬兄弟）報效後座裝修費用。1999 年，一座罕見裝璜的會所乃底於成。會所紅牆綠瓦，紅柱分立兩旁，又有門前石獅子兩座，涉階而上，頗見莊嚴氣勢，是本市會所最講氣象的一座。

本市福建同鄉會在北美同鄉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時，響應南加州同鄉會的提議：組織了「松鶴相濟總會」，專為長者身後服務，成為加東分會。會員每月另繳美金二元，一旦身故，除會員各捐十元賻金，湊足美金一萬元，不敷之數，由總會補足，使年高長者不憂身後殯葬支出，全由後代負擔之苦。除此之外，本市福建同鄉會尚在會所內另設佛堂，供奉觀音、地藏王等菩薩，供各界拜祭。這是同鄉會少有兼顧的事。更值得一提的，該會復設「懷恩堂」，接受會員寄放已故長輩神位，由會專人每日點燈誦經。這種慎終追遠，提倡孝思，是值得我們稱頌的事。

目前參加該會成為會員者，尚大多來自港、臺、越南華僑；少有近年來自大陸福建僑鄉者。唐人街有許多商戶，由福州人士經營，而福建同鄉會就在附近，桑梓之情，未必沒有，只是未及知者，書此或有一助。這正是：松柏相濟共枯榮，慎終追遠歸厚德。

第三十六回

民族英雄林則徐
國家北患俄羅斯

話說中國近二百年來，對中華民族有著偉大貢獻而沒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以個人治史經驗的管見，只有兩位：先一位是林則徐；後一位是孫中山。後者的孫中山，我們都知道他是推翻專制皇朝；為中國也為亞洲創建共和政體；為中國提出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他的政治理想，也許未能一蹴而就，但已深入民心，總有一天，他的政治理想必然實現，將是無可疑義，也無法阻擋的；他是站在帶領潮流的先知先覺巨人。這二百年是無可取代的。前者以逝世過久，年青一代的中國人，對他有點陌生，不完全了解他對我民族的重要，在此補上一筆；更具意義的，用來勉勵福州人；福州曾出過這一位對民族如此重大貢獻的人物；他就是林則徐。

林則徐生於乾隆五十年(1785)，卒於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十九日，得年六十六歲。他從三十二歲為官，從江西鄉試副考官做起，一直到五十四歲任湖廣總督。在二十二年中，所至有聲，清廉自守，建樹很多，

非在短文可述。當他五十四歲時，中國人以鴉片煙毒荼毒已烈，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內，在其轄境禁煙，雷厲風行，是全國禁煙最有成效之省。翌年，奉調為兩廣總督，且任欽差大臣，負責徹查煙土入口，強英煙商將儲存鴉片千箱交出；並包圍洋館，迫英領事義律交出煙土二萬二百箱，共重達 2,376,254 公斤，林在廣東虎門海灘掘兩池，將煙土投入，撒鹽和石灰焚燒，從四月二十二起燒至五月十五日，不留涓滴。我國紀念他焚煙之日，定陽曆六月三日為禁煙節。

英決定對中國動武，林則徐早已發動民眾，組織船蛋戶，禁陣以待，多次擊敗英艦；英軍攻廈門，亦為鄧廷楨擊敗。後英向北攻，定海陷，進迫南京，清廷遂屈服。假使清廷上下像林則徐，英軍何能得逞？清廷求和，將林革職戍調伊犁，三年中完成該地各路屯田三萬七千餘頃，是中國開發大西北最偉大的工程。又以此積功調回任雲貴總督。至道光三十年以病告歸，回鄉福州，同年逝世。他的一生，以左宗棠的目無餘子，對他則推崇備至，輓他的聯：「附公者不皆君子，間公者必是小人，憂國如家，二百餘年遺直在；廟堂倚之為長城，草野望之若時雨，出師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頹。」

林則徐禁煙，許多人以為啟「鴉片戰爭」之禍，以致清廷這頭「紙老虎」，從此被戳穿，才啟列強瓜分中國之禍。乃未知己知彼，怎麼沒有可議？這種想法，乃讀史未通之錯，對林則徐是不公平的。原來則徐並未對英之商船，作毫無通融一律拒絕入口，只要進口各船，出具「永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如果英商船同意出具結書，便可入口，可知林不是輕啟戰端之人。看官，以上這個公告，即使今天站在人道立場，還是合理的。鴉片這種毒品，夾帶（走私）大量而來，難道不沒收？毒梟難道不依法而正法？林公告後，就有兩艘英商船便甘願來具結，但被英領事義律知道，派兵船阻其進口；林則徐聞訊，亦派水師來保護具結的英船，一艘得以開入；一艘逃去。英兵船開砲來攻，水師提督關天培率兵回擊，英兵船敗走。以後接戰七次，則徐的兵船都將英兵擊潰。這些消息，竟引起道光皇帝的驕氣，下諭「即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這個全無通融、一律不分皂白的處置，才是引起英國必戰的決心。這個頒諭，林則徐能不執行嗎？但他知道不妥，寫了一封信給夫人：「外間悠悠之口，都謂我激啟夷釁，殊不知實出聖躬獨斷。屢頒嚴

旨，謂不慮諸臣操之過切，只愁諸臣畏之過甚耳。……而毅然決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國利民，與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付諸度外，毀譽更不計及也。」則徐尚洞燭先機說：「今英夷兵船來華，既不能在粵思逞，必然改竄他省；他省海口皆無設備，苟有疏失，則該督撫等必然請罪於余之輕啟夷釁焉。」以後英兵船陷定海，果然不出所料，一切罪過都上了林的帳。看官，林的偉大，乃將個人生死諸於度外。真是古大臣的風範。

林建設大西北有成，到病才准退休，又碰上洪秀全廣西起義，咸豐帝又命他去征剿，他在病中又上征途，到了潮州的普寧（在廣東省）便逝世。這是左宗棠輓聯中有「出師未捷」句的原因。林前在告病歸途中，胡林翼曾薦左宗棠給他，他和左相見，抱著病和左談個天亮。以林的經歷和愛才，如果不是逝世，太平天國不一定能崛起成患，以致兵連禍結歷十二年之久。因為當洪起義後，朝廷頒旨以林為欽差大臣勦辦，兩廣響應洪的土匪聞訊已自動解散。可惜林在途中即逝世；這是國家民族的氣運使然。但林這種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典範，真教我們景慕！清有中興大臣曾、左；兩人並不很協調，我想左宗棠對曾國藩時有微詞，其中一個原因，是

左宗棠見過林則徐，對則徐的印象和景仰有關。後來左宗棠經營新疆，很可能受到林的影響。林曾說：「終為中國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這是何等迫切的告誡。因此左的經營西北，乃繼林的遺志；這種猜想並非虛構的。看官！俄羅斯發展成為蘇聯，這是後話。林逝世後，試觀俄史：與日本在我國境內開戰；強租我旅順、大連，戰後又掠奪我東北重工業設備；製造中國內戰；以後壓迫償還欠債，搶奪珍寶島等；不是為中國大患？

從唐人街扯到林則徐和鴉片戰爭，不是瞎扯？看官，我們這兩百年的民族史，是中國人血淚交併的紀錄，是怎麼樣走過來的？其中唐人街的來歷，還不是國困民窮，先僑才不得不遠托異國？又以弱國無外交，不得不在毫無憑藉之下，頂著歧視和種種不平等的法例下，守望相助連結成患難與共的唐人街？其中牽涉到兩個人，就是林則徐和孫中山。沒有林則徐，很多人以為鴉片戰爭不會發生；我在上文已述，這個責任不在則徐而在道光皇帝；是非常明顯的。更重要的，除非中國人甘心永遠是個「東亞病夫」，而且國家的收入，全部成為毒癮深重的國民吸毒之資；這個國家和民族必將從地球消滅。而又當處於帝國主義的巔峰勢力入侵之期，中

國劫運或許遲幾年，但終不可免的。林則徐的出現，使中國提早覺醒而已。假使道光皇帝是個大有為之君，英國兵船東來，全權委諸林則徐節制全國兵馬，英國如何能攻陷定海而佔南京？在文恬武嬉之下，鴉片戰爭的失敗諉諸林的挑釁是毫無理由的。而且攻陷定海以後，林已撤職，以後的喪權辱國，就更與林無關。「鴉片戰爭」使中國更貧弱，以後兵連禍結，大量國人到異國求生存，是間接造成海外唐人街的建立。如果沒有唐人街，孫中山的十一次革命的經費怎樣籌措？革命的成功沒有華僑的支持，孫先生曾說是沒有成功的希望；因此稱：「華僑為革命之母。」講唐人街不講林、孫兩人，才是怪事。今天福建華僑佔重日多的時候，這一位民族英雄、福建先賢的講述，是有其必要的，當非瞎扯。唐人街作為民族發展的支脈，將僑鄉先賢之述，對華裔後人之認同，應是有裨益的。這正是：緬懷列祖列宗，必屬孝子賢孫。

第三十七回

上古越南中國地

三支人士各有成

看官，若論華僑中的華僑，似是非來自印支三邦的華裔莫屬。三邦就是越南、柬埔寨和寮國。三邦以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最深，在中、法之戰前，還是中國的藩屬。1883（光緒九年）在越南的中、法戰爭；中勝而法敗，清廷昏庸，竟承認法國為越的宗主國，從此，越南成為法國的殖民地。原來越南是中國上古時代百粵之地，自秦漢至唐，人於中國版圖。宋以後為藩國。明時曾改為行省，後仍為藩屬。光緒十二年，清廷依約將越南割交法國。從此可知，越南原一度屬中國版圖的，其漢化的程度比朝鮮還深。北越的創建人胡志明，寫了很多漢詩，水準甚好；我曾讀過，格律和韻都精到。法國人統治越南，以去中國化為急務。因此用拉丁文將越語拼音，不准使用漢字，徹底和漢文化割絕。「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但越南華僑興辦私校，繼續傳承中華文化。而二戰後，法國畢竟是個民主國家，對華裔學習中文並未禁止的。

越南和中國的關係密切，是無庸置疑的。由於遠溯秦漢，去古已遠；而近世民族主義的興起，又以中國清末以後的積弱，越南土著在法國人長期統治下，以拉丁文重編歷史，怎能知歷史真相？看官，根據中國歷史的記載，秦時稱「百粵」之地，應包括越南（古稱「安南」）。可惜近百年來，我國自顧不暇，歷史與考古學家未能專注於此。而秦時邊疆的勘定雖有，但古代的地理名字的嬗變，若未有考證研究做延續的根據，久而久之，便會疑點日增，經久自亂，而史又無可記，終於史跡湮沒。我們至今僅知漢高帝時，雖統一而未及顧邊陲之地。原來秦代廣東南海尉趙佗，在秦滅亡後，一度自立為南越武王。漢統一後，高帝遣臣陸賈南下，立趙佗為南越王，用意羈納，原希趙佗治理南疆而又不叛。高帝逝世，趙佗寫了一封信給呂后，語帶輕佻的試探，呂后以為侮辱，並訓示子孫雪恥。故文帝大治以後，率大軍南下親征，趙佗懼，帶了部眾離開廣東原轄區，到了越南。文帝班師以後，仍遣陸賈見趙佗，再申前封，趙佗終於上書稱謝，自稱「蠻夷大長老臣佗」。至於趙佗在越南居何地，未見詳注，也可能個人識見未及。趙佗經文景之治，中國昌盛，在孝景帝時，遣使來朝；至建元四年，趙佗才逝世。

自越南亡國，北越統一南北。南越人民特別是華裔越人飽受摧殘、鬥爭，終於在 1978-79 間發生的逃亡潮，也就是震驚世界的「投奔怒海」的慘劇發生；這些難民，在怒海中所遇的狂風駭浪、海盜姦殺掠奪，能上岸成為難民者，已是九死一生的劫後身。看官，這些難民，十之八九是華裔，哀哀吾民，這是亙古未有的劫難，在廿世紀將結束的年代，還是由華裔來承擔。「天地不仁，以蒼生為芻狗」；而「芻狗」竟是世界文化古國的子民，真是文明人類的嘲諷！世人不應忘記；中國人更不要忘記！

1979 年，加拿大政府以人道救援，引接五萬個難民家庭到加拿大來。

同年的九月，來自香港的越南華僑潘復南先生等，發起籌創了「安省越棉寮華人協會」。這是適時而迫切的組織，對新到來的印支難民，當是一項極大的喜訊，如假包換的成為大家庭的大宅、巨廈，是精神上的庇護所。潘復南順理成章成為首任會長。很多創會成員，都是當年僑社有名氣的人；憑他們的合作精神和社團經驗，協會成立不久，便創立了會刊的《越棉寮華報》；《華報》的創刊，不但是該會成員的精神食糧，且是當年僑社歡迎的社區大報；這真是不容易。

潘復南在僑社出現，應該在七十年代以後。年歲看來在初入晚晴；但身體硬朗，精神飽滿，經常手提皮袋，衣著合時，一派紳士作風。我深信他能知人善任的。否則，該會怎能在短期內，便可以凝結成員的向心力？有些僑社辦了多年，甚至數十年，不死不活的很多，甚至每下愈況。當年該會的基幹，差不多我都認識的。就以《華報》而言，負責編務的張展鵬，師大國文系畢業，有豐富的編輯經驗。又有張清負責行政、編務；且是文章好手。攝影有辛鑫城；詩壇主持郭逸之，副刊好手如郭莉、老牛，都是一時之選；《華報》堅強的陣容，是當年一紙風行的保證。

依照中國歷史的記載，中國人到越南，就不像其他國家的唐人街，是近代二百年間的事，而是上而是上溯秦漢的二千年以上了。中國人聚居西貢（即今之胡志明市）和經營西貢，當亦是同一樣長的時段了。「西貢」兩字，在地理上來說，應是「向西朝貢」的內涵，自居藩屬的意思是非常明顯的。可慽的是，不管有多長久的歷史，不管對當地的貢獻有多大，當非我族類，而又是階級敵人的話，這一切反成罪證；槍殺是認為浪費子彈；罪人的生命是抵不上一顆子彈的。赤柬發明了割喉，至今還堆積在一間紀念館裡，惹起全世界的譴責，

越共有了這個殷鑑，乾脆以「金葉」讓中國人獻上，然後當作不知，掀開一角讓你逃亡，死活責任自負；反正華人是該死的。看官，你不知道這一幕人間慘事，很難想像人類，可以做得出這種暴烈的行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苛政猛於虎」最好的詮釋了。緣不幸遇虎，虎一次吃一人足矣，苛政之為猛，可使數以萬計之人，全葬身於海。張展鵬兄向我敘述他一家人，怎樣得到一個水泡，全家都用單手挽著，水泡的浮力不夠，大家只有面部浮在水面，他的太太體胖，又經不起每個波浪打來，大家嗆水的危險；說一聲「保重」，竟然放手自沉了。展鵬兄看著愛妻，兒女看著慈母，就在眼前滅頂，急浪一湧，回神過來，人已失蹤。此情此景，在講述的時候，猶淒咽不能成聲。越南有位女青年，名叫張鳳好，應徵到我的公司當秘書。她的英文程度不夠，原是不適任的；但她對我說：她很需要一份工作，來接濟還留在越南的親人，她向我保證在短期間加倍努力追上，那種哀憐的眼神，打動了惻隱之心；就這樣聘用了她；她真的很努力學習和工作，一直追隨到我離開商職。有一次，她對我說：很想把「投奔怒海」的過程錄音給我，希望我有一天把它寫成傳記，讓人類不會忘記這一次人間慘事。我答應讓她錄下來。她把第一片錄音帶交

給我，她的邊述邊哭，有時淒咽不能成聲。在船上的遭遇：疾病、缺水、遇劫、海盜殺人、棄屍、與親人的生離死別、沉船等次第在敘述中泣訴，我陪著眼淚聽完，且幾天精神無法復原。我相信她也不好受，只可請她不要再錄了。張鳳好在任職期中，有一位英挺的越南青年，時來相訪。到我離開商界後，有一年，張鳳好輾轉找到我的電話，告訴我她已結婚，對象就是來訪她的那一位先生，目前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如今屈指一算，第二代已是二十歲之間的青年了。日子過得真快，故人無恙，亦堪足慰。更妙的是，自從唐人街的商戶，每轉由越南華人經營，無意中發覺我的一位租客，竟是張展鵬兄的姻親，張兄的女兒就是他的媳婦，她還記得我介紹張兄到《快報》任副刊編輯，人生之緣，莫非前定！

若以人口比例而論，柬埔寨赤柬奪取政權，對華人的殘暴，比越共更烈。如果看過吳漢主演的《殺戮戰場》，就可見到其中一些片段。吳漢說：這只是他個人部分經歷，難窺「殺戮」的全貌。我曾到金邊兩次，赤柬殺人坑掘出的，只收拾骷髏的頭顱，已堆滿一個陳列館，友人邀我前去參觀，我不忍見此而拒絕。張清兄就是從金邊逃難而來的。

很多人對過去一些暴力事件，從而武斷越南華人的個性激烈，其實是極少數青少偶然失去理智的行為。若移論全體，是極不公平的；相反，我認識的越南華裔，沒有一個不是溫文謙禮的。就以越棉寮協會辦會時的主要人事來說，像潘復南、張展鵬、張清、郭逸之等，都是謙恭的君子，不唯藝文如此，待人處世亦如此。越三支人士，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民族、文化的熱愛，是非常強烈的。也許在政治的理念上，傾向容有不同，那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可貴處。如果中國人還困於黨同伐異，非楊即墨來分開敵我；沒有包容，不會異中求同的協調；尊重少數而服從多數，中國人的民主政治是黯淡的、看不到前途的！

張清在金邊一所中學擔任過文史教席，但他對新文藝更有興趣，特別對書柬文學；到多倫多以後，豐富的教學行政用不上，但他高大的身影，很快從白領轉到藍領的隊伍去，並就此屹立在專門行業裡，是一個徹底脫下士大夫虛矯身段的人；這是令人敬佩的。張清篤於情義、重視家庭生活的人。由於他，我曾小心觀察印支三邦人士的家庭，大多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可能正因為如此，許多難民家庭，在十年之間都成小康之家。一家大小合力在華埠打拼，當你看到招牌著越語文字，

那個商店的經營權，就操在越南華人的手上，說不定連樓業都歸於他的。張清沒有在唐人街建立金庫銀樓，也能另闢天地，同樣晚晴佳景，讀書和寫信給異地他鄉的朋友。我能體會，做張清的朋友，對張清那一份歷久彌堅的友情，一定有感覺的；還有他永遠重視你的存在。文人相輕的陋習；或者我為風月主，你是陪襯花；都不會在他的言行與身影下找到。

張清有很多文友，像 Edmondton 的曾習之先生，是個典型的印支文人，勤奮好學，愛國愛家；這就是印支朋友的強點。也許由於社會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師承有異。我讀完他的近著《紅楓片片情》。對他人生奮鬥的過程和成就都表敬佩；但對國家民族和文化論點則多有保留；其中關於魯迅，魯的觀察是銳利的，但他的結論和作為，是真正傷到民族文化的根本。如果有一天，我們有緣相見，這一點真要辯個明白。還有，柏楊罵中國人和魯是一致的，只是罵的地點不同，不必雙重標準。

張、曾有個共同的學生盧國才；我是怎樣認識他的，已不重要。但二十多年來，這個英俊的二十出頭的青年，除了皮膚不像達摩，當然也不是豹頭環眼；同是前額禿的，中間也漸成不毛之地，但頭髮尚黑而長，像

地中海的風景；還只五十出頭而已。他的筆名白墨，原是個寫新詩的詩人；近十年忽然對舊體詩有新的領悟並著力於此。白墨的領悟性強，又好讀書。他不會輕易迷惑，這種質疑權威的求真精神，外圓內方的性格；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行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成了滿地可一個不可缺少的文化尖兵；他不但是個斥喉，還是主帥。正因為如此，才落得未老先衰，他是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而付出。我們寫唐人街文學，加拿大不可無盧國才，豈只滿地可而已。

印支人士到北美，當不及四邑人士早；緣以土地肥沃，越南且稱「亞洲穀倉」，如果不是越共的鬥爭，「解放」後與民生息，華人何須投奔怒海？因此早期之印支華人來北美者不多。首任會長潘復南亦不算早；比他早的，照個人所知，還是在臺就讀的僑生，都屬「政大」畢業。一是黎浩然；一位是簡許邦。簡較年輕，在高信擔任僑務委員長期間，奉派到《醒華日報》擔任總編輯，聽說當時還只有二十四歲。簡的父親簡秀山，是越南僑校的校長，為越共槍殺。母親姓許，也是一位校長。簡許邦告訴我有關他的名字由來，果真有令人動容的意義；我倒希望他不忘其本，效法他的父親，為中華

民國而努力，對一切要拆散中華民國的勢力，不可輕言遷就；才不負忝生、不負命名的初衷。

黎浩然大概和簡許邦同時在本市出現；以後成為協會第四屆會長。黎先生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人，其初來本市，還把臺灣第一套武俠片：《龍門客棧》帶給本市觀眾。當時放影的場所，是租得舊 Eaton's 的放映室，全場滿座。過去看慣粵語殘片的觀眾，都被這套新特技、新招式弄得目定口呆。從《龍門客棧》開始，中國拍攝的武俠片有了這個成功的典範，啟以後港產武俠電影的新紀元。黎兄是第一個把新形式的國產片帶到加拿大來。黎放映「龍」片，還是手攜八厘米的放映機，並親自操作；且逢映必滿座；這樣過了不久，累積了經驗，便租得新院址作經常性的放映，而新影片源源不絕，多倫多才算有專映中國影片的戲院；黎兄也成了第一個經營的院商；以後又和「第一電影公司」的黃卓漢合作，就更不愁片源了。有了黎的「聯華戲院」，以後才有「金都戲院」、港商的「邵氏戲院」、「嘉禾戲院」、「新藝城戲院」和最後的「遠東戲院」。

黎浩然不但是第一個戲院商，還是第一個娛樂商，蕭芳芳到多倫多登臺，也是黎的貢獻。蕭是華埠年青一代的偶像，風靡一時。黎以後又發起亞洲華裔小姐選

舉，並興建了商場，應是他事業的頂峰，緣不久便中風；而且一再復發，如果換上別人，恐性命不保，但黎兄意志過人，都能逃過大厄，行動雖難復舊觀；但開車如故，還是眼尖手快。他比我長一歲，有時在唐人街相遇，豪氣不減當年，沒有一點怨天尤人，其意志之強，的是罕見。其成為影片、戲院、登臺的三及第一商，想來不是倖致。

印支人士不但刻苦耐勞，且才藝之士特多。例如辛鑫城的攝影造詣就很好，還是個可以唱藝術曲的人，說他可列聲樂家之林，也足可當。鄭淑嫻也算早期唐人街的專業歌手，節目由她主持，保證熱鬧非常，能跳善道，不只歌藝一端，亦真難得。譚俊聲稱粵曲王子，一曲《禪院鐘聲》，保證韻味十足。此外，郭逸之的詩，張達文的畫，李復興的字，蕭湘的印刻，都有聲於時，容後專章再及。印支華人濟濟多士，便可概見。

越南華人早期在唐人街經商的，不像今日之多；大部分我都熟悉。如從事貿易的林錦新先生，開「雅仕花店」的李寶聯、越式餐館的孔國榮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孔國榮，我原不認識他。他卻直接來到我的書畫室找我，自報姓名，請我幫他一個忙，為他租一個舖位開餐館。我告訴他：我已經離開地產業，所以在原來的商

戶二樓，闢作會客和書畫同好遣興之處，請他另找業者。他說，誰都幫不上，事緣這個舖位，業主已口頭答應，只差在合同簽字，而且合同已送到業主手上。租金和內容我完全知道，所以我也準備一份來。只要你肯為我交上，業主一定賣你的帳。我說自己那有這個本領。孔國榮說業主是你的好朋友；你出面，他沒有不答應的。隨即把那份簽好的合同給我看；原來真的是我的至交。我問孔誰告訴他的？他推說很多人都知道，就堅不肯透露。我看過合同；對孔說：雖然我認識他，但他到底已經答應他人的，除非在租金有個差異，他才有重新取捨的理由。否則，我也不能以自己的交情，損害他的信用。孔國榮倒能當機立斷，立刻在租金超越他人。孔國榮自從租到這個在登打士西街的旺舖，就是「西貢美心」。真的「客似雲來」，地面不敷應用，還擴張到二樓；三、五年間，孔已成巨富，許多僑社的福利、公益募捐，他每擲千金。但過了不久，突然聽說已離開本市，是否有更好的機會，就不得而知了；算是個傳奇人物。其突興也速，其退消也快；但願他別來無恙。

李寶聯的「雅仕花店」，經營有道，又得印支人士的支持，業務甚好。李當時任協會財政，要為該會籌款，特別從福建空運水仙花名種到本市來，廣邀傳媒、

藝文、書畫、攝影及名流界參加，作品全部交會義賣。協會會址也在士巴丹拿街，與花店對面相望。雅集極一時之盛。該會會刊，多篇記載此事。我恭逢其盛，在眾友好的催促中，又喝了張清兄先後幾杯，即席寫了這樣一首：「為誰『雅仕』發雲箋，惹得詩人眼望穿，綽約更疑天謫女，娉婷竟是水中仙；素心自惜何須艷，綠意吾從不避妍；我亦江湖孤憤客，與君同結出塵緣。」這是二十年前的舊作，借當時眼前光景，澆自己胸中塊壘。此詩多次見於該會會刊，華報及印支友好唱酬集中；然禍棗災梨，恐貽笑方家耳。

曾任該會會長尚有林仲春、林明、許文豪等，一直都是唐人街商戶的東主。現任理事長林福先生和後起的菁英很多；二十年應算一代了，況又過之。許多尚未識荊。目前全世界各地名都大城，都有印支三邦人士組織的協會，並集合各會代表成員而有總會。過去由張偉良先生擔任總會秘書長，總會每有支持中華民國的宣示，是一個堅決反對李登輝倡導臺灣獨立的組織。在臺灣，印支三邦也組織了歸僑協會，每月出刊《自由僑聲》，作為聯繫全世界三邦人士的橋樑，我為該會之友，每月仍叨承航寄該刊，因此對印支三邦人士的去向，每見訊息。這正是：故人音訊渺，忽在眼前生。

第三十八回

韓文公潮州祭鱷魚

鄭守仁桃李滿天下

話說我們這一代人，上過學堂的，很多人都讀過《古文觀止》這本書。唐宋古文八大家，首席乃韓文公（愈），其《祭鱷魚文》，膾炙人口，讀韓文沒有不讀它。祭文制式，首句每用「維年月日」，第二句就主祭者（個人或團體名稱）：「潮州刺史韓愈」。潮州就是後來的潮安縣，唐制的州應比今日的縣要大，大概潮安縣是主要的轄區。在東北有一個「鱷谿」，出了許多巨鱷，爬上岸侵食民畜，韓為刺史，為保境安民，以「一豬一羊」臨谿祭之，就寫了這篇祭文。文中說了很多大道理，無非先禮後兵，以免「不教而誅」之譏。我們用今日知識來讀韓文，簡直是胡謅（胡說八道）；但當時民智未開，倒覺韓文大條道理，因此，無知的鱷魚也感動了，在限期內全部遠遁云云。韓愈本是京官，因諫不稱旨，被貶到廣東潮州來（韓詩有：「朝貶潮陽路三千」）。唐代「牛李之爭」，李德裕也被貶過到廣東來，在入嶺南時題了「鬼門關」三字，可知廣東當時還

是窮荒之地，山嵐瘴氣之野，未必能活著出來才叫做「鬼門關」。韓文公乃有唐一代大文豪，潮人紀念他開化之功，聽說過去還有韓文公廟，衣冠塚等，今尚存否，就不得而知了。看官，如果想知道潮州人對韓的觀感，請讀蘇東坡寫的：「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便知。

講潮州話的人很多，香港、南洋一帶，都有潮州幫（不是黑社會的幫派），是潮州大族群的簡稱。近年移民北美的潮州人也特別多。潮人善於經商，刻苦耐勞著稱，族群特別團結，重鄉情。能講潮州話就特別友好，是許多華人族群所不及的。潮人還有一個特長，長幼有序的倫常很講究，所以潮州大佬，每能一言九鼎，族群紛爭經一語而解，化干戈為玉帛，真值得我們效法的。潮州人重倫常，宅心仁厚者多。我有幾個長輩，正是潮州人，他們的風範，成了我做人的榜樣。

在本市的「安省潮州會館」，名譽會長鄭守仁公，就是一生從事教育的長者。他的學生可謂遍及世界各地，因為他擔任過香港的「潮州公學」校長，香港潮州子弟也特別多。鄭公是「中山大學」的資深校友，人緣之好，品德之佳，我從未聽到一句閒言，他真是「聖之清者也」。鄭公與我原是素昧平生的，一旦蒙他垂交，其愛護之殷，歷歷在目。記得他八十大壽時，在唐人街

設宴，本市教育、文化、藝術界都帶著作品為他祝嘏。我記得香港「人人圖書公司」董事長俞鑑明翁也赫然在座。那次宴會，俞翁和我同被安排致詞。鄭公九十大壽，我不在本市缺席了。兩年，他寄一本自傳式的書給我，使我得讀他畢生重要的記錄，益增對他的景慕。公之子女，俱專業有聲於時，他清茶粗食，舒卷全無驕色，恭恭如也，清癯若神仙中人，福壽雙全宜也。去歲以遐齡辭世。誄之曰：「菁莪滿天下，夫子乃今之木鐸；仁愛遺世間，吾公為後之楷模。」

「安省潮州會館」建會於 1984 年，首屆名譽會長除鄭守仁公，尚有李仰伯。理事長陳樹青；第二屆名譽會長蟬聯；會長為周厚明，是本市大地產商，周兄為鄭公快婿。

看官，中國史學家有一套對歷史人物功罪的鑑評標準，人格完整最重要，功業猶在次要。人格完整是內在的心術和外在的行為的完整而言。兩者互為表裡。因此，中國史學家，不但要能觀人於微時，還要觀人於微處。微時乃未達之時；微處乃方寸之間，也就是心術；現代術語所謂「內心世界」。功業為甚麼次要？因為功業因有時勢外在的因素結合，不是歷史人物獨有之力可以完全創造出來的。正因為如此，中國歷史不是功利主

義的附庸；相反的，許多失敗的仁人義士，在危難中表現出其完整的人格，做了後世的好榜樣，使這一個文化古老的大國，能夠歷劫而不至沉淪，文化能永續而發展下去，就是中國史家的鑑評標準發揮了作用；使我民族在存亡絕續的關頭，出了大批仁人志士，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於是，又將民族的生命延長下去，終於撥亂反正，又能日新月盛的發展，一直至今不衰。五千年來仁人義士的信史，我們能不感動嗎？歷史的中國，就是中國歷史家不朽的貢獻。沒有這個識見和抱負，不配稱中國史家。我寫《唐人街正傳》，正自勉用這個標準來寫；若說我迂腐，吾欣然不以為忤的。

回頭再說「潮州會館」的第二任理事長曾達明，此君是唐人街後起之秀，是個驗眼師，在唐人街和周樹鎬（也是驗眼師）合營了「啟明眼鏡」，驗眼的儀器很現代化；至今猶在。這個商店和「陳氏眼鏡」的開設很接近，算是唐人街早期種籽商戶。曾先生還當過早期「國泰獅子會」會長，他對「潮州會館」有過貢獻，人又幽默；人緣自然好。

1997 年，在當屆理事長江秀平的領導下，該會會址終於落成。從此，該會自有發展的基地。我們回顧一下該會在自置會址之前，歷經理事長陳樹青、曾達明、

宋瑞光、鄭修明、林烈音、陳達章，到江秀平才奠下良好的基礎。這些主持人，都是唐人街殷實的商人和專業人士。到 1998 年的理事長林如漢，該會為提倡健康生活，成立了「文娛組」，參加的會員七、八十人，由專人教導健康舞、歌唱；自編兩本《楓葉情歌集》。因此，該會每次慶典，成員自組的娛樂節目就熱鬧非凡，對增進鄉情有很大的裨益。以後歷屆的理事長，本良好的基礎、成員的團結精神，成為唐人街僑社的中堅。

該會有許多老成持重的長者；像鄭雲濤先生，他是香港名人鄭君韜、君略的父親。鄭公有潮州人的忠厚，對晚輩很提攜，可惜亦於近日辭世，余誄之曰：「感時念雲誼，有子承韜略；端午聞濤聲，思公隔天人。」該會尚有一位大老李芝德，此公豁達寬厚，好飲酒，有劉伶遺風；他為人慷慨而寬厚，對僑社捐輸，從不後人。

該會又有林達敏，任英文秘書職；近年他發起成立「華人參政同盟」，推動華裔公民組織起來，建立自我防衛的政治力量，不致長期淪為弱勢的族群，貽誤了自己和下一代。他是香港潮州大老林萬任的哲嗣。萬任翁是潮州人士興學的主柱，曾任潮州中學、德教小學的校長。是個誠謙君子，並為國家做了許多抗日鋤奸的工

作。戰後到香港發展，成為潮州商會的中堅，負責教育興學的責任。

本市第一次由僑社公演的話劇為孟嘗安老院籌款，是國劇《十五貫》改編的粵語古裝戲《重見天日》；第二次籌款為時裝。前者的要角我和龍軍訪分飾；後者名則《火燭小心》，執導演的是潮州人蔡甦先生，劇中兩個要角，簡家驄和我分擔，賣了兩晚滿座，成了基金最早的進帳。

傳統僑社所謂僑鄉，具體來說，廣東人自然以廣東為僑鄉；但福建人自然以福建為僑鄉。這個立論難以否認的。總之，廣義的內涵；「華僑來自的故鄉」就是了。如果四邑人只承認四邑才是僑鄉，就未免狹義得過分了。就像廈門人說廈門才是僑鄉一樣；很多泉州、福州人都會不服的。廣東的潮汕地區外移的華僑著實很多，不能否認也是僑鄉的大地區。

我們講潮州人，自然以潮汕一帶凡講潮州話的地緣都包括在內。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的故鄉。李早在大陸開放之前，便回饋僑鄉，如辦「汕頭大學」、醫院等，對汕頭的基礎建設也很多。從香港的報章所載，汕頭市在李回汕頭時，搭了一座牌樓歡迎，大概是李到汕頭必經之路。牌樓兩旁寫了這樣的字：「祖國富強，感謝毛主

席」；「人民幸福，多謝李嘉誠」。在汕頭老鄉言，李嘉誠的地位，提到和毛主席；可知幸福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幸福是生活的反映。汕頭的繁榮，似乎比四邑的江門市更顯著，汕頭老鄉當然要「多謝」。李嘉誠的兒子在本市湖邊發展，如果捐助「安省潮州會館」，使該會館成為本市資產最龐大的社團，不只潮州人，其他僑社也會「多謝」，因為「開風氣」，畢竟是重要的事。潮州老鄉應注意及此。這正是：僑鄉多謝李嘉誠，海外邑人想「多謝」。

第三十九回
「世廣」設加東分會
「陳李濟」歷四百年

話說廣州是珠江流域的出口，是珠江三角洲主要的地段。晚清以來，「五口通商」的南方大都就是廣州，其毗鄰三邑：南海、番禺、順德。早以都改縣為市。番禺市且劃入廣州區了，成為大廣州一部分。今年初，佛山市轄區擴大，把三邑其未入廣州區者，大都成為佛山區。廣東省有計劃建立三大市：廣州、深圳特區和佛山市。而且目前有計劃將香港聯成而納入，架海大橋在籌劃中，不論大橋直通澳門或珠海；而原有的直通深圳的高速公路和鐵路便構成沿海重點城市的網絡。這個計劃的完成，對大陸沿海而言，當是一個好消息，但站在香港的立場，香港將失去特殊的地位，是所以想像的。

香港過去獨領風騷，恐怕將一去不復返了。過去四邑僑鄉有這樣的順口溜：「地富去香港，工人去湛江，貧僱農似個『當囊』。」「當囊」者是蝦瘼、蟾蜍之類的兩棲動物，肚裡只有一泡氣，發出的聲音：「當囊」而得名的。以後有順口溜：「東南西北闖，個個去香

港」。再後又有：「東南西北中，個個去廣東。」不難見到香港的地位，已每下愈況了。

三邑人士在本市，同鄉們也成立了同鄉會，「禺北同鄉會」、「順德同鄉會」和「南海同鄉會」。由於三邑為漁米之鄉，異地作客，當不如四邑之多。惟其地緣與廣州毗鄰，到香港的不見得比四邑人少。而近年以大陸行政區的改變，大勢所趨，三邑原來的地段，不是成為廣州區，便成佛山區；以後這些縣市，恐將成歷史的陳跡了。

過去本市華人來自的僑鄉，1950 年幾乎全是廣東一省，「外省人」可算「絕無僅有」的；廣東人幾乎和中國人、華人是同義語。同鄉會只是廣東一縣一市的同鄉組織，故此沒有「廣東同鄉會」這種包括全面僑鄉的組織；相當於我初見「中國人協會」這個名字一樣的訝異。但經過了解之後，還是有必要的。原來本市的廣東同鄉的組織，稱做「世界廣東同鄉會加東分會」；其總會設於臺北市。1949 年，國民政府東渡臺灣，許多外省軍民以同鄉聯誼，在臺北市建立各省同鄉會。廣東同鄉當時以吳鐵城、馬超俊、薛岳、余漢謀等父老，發起成立「臺北市廣東同鄉會」，並得蔣宋美齡擔任名譽會長。會址自建，地段和建費大部分靠海外廣東同鄉認捐

的。「世界廣東同鄉會」要到 1990 年十月八日才正式宣告成立，首屆會長高信。高曾任僑務委員長，號召海外成立分會，將廣東同鄉聯結起來。我當時于役臺北，參與「世廣」的成立；趁假期回來，就商於林環陔、陳聯樞、林仲文、鄭雲濤四位，便開始籌組本市分會。由於林、陳兩人的努力，很快便成立。林環陔在本市有一定的人望，大家推他擔任首任理事長；陳聯樞副之。每屆兩年，林連任兩屆，由陳承乏。林的事蹟已述不贅。陳聯樞系出中國醫藥世家；遠溯明代神宗萬曆年間，陳聯樞的祖先和姓李的友人，由於同是名醫，且同抱濟世目的，又因投緣，共創「陳李濟藥廠」，一沿至今，凡四百餘年，全世界恐只此一家。該藥廠以「古方正藥」製造的各項丸藥，數目甚多，到今日批發單所列暢銷而負時譽者六十一種。陳聯樞任該藥廠董事長時，早已定居本市，但仍遙領職銜。承其作忘年垂交，得知他許多事跡，以過從密切，我稱樞叔而不名，他還是香港白眉一派的掌門人，在港的徒子徒孫很多，他青年時代是善於搏擊的，年紀大了，還是一位老教頭，本市很少人知道。有一位人士說他太老才不揍他，大概是一些誤會，樞叔從不與人有過節，是一位好好先生，即使說要揍他，他既不動怒，也不解釋，只略感錯愕而已；修養有

如此者，我在旁看了，真佩服他的修養和度量，遇上別人，恐難善後。聯叔重情義，個性慷慨而好客，「陳李濟」每年必在港大請客一次，包括全港和遠地的批發商和零售商，動輒數百人。廣東同鄉會在他任內開過世界懇請大會，其中所歷，真屬一言難盡，尚幸陳聯樞與林環陔過去合作無間，能夠互補，許多外來或內在的困難，一一迎刃而解。陳亦做了兩屆，任滿由陸建信繼任至今。樞叔不久亦歸道山，出殯之日，執紼者坐滿三個打通的靈堂，僑社設治喪會主其事，各界代表公祭，鮮花輓聯充滿全場。其可謂生榮死哀，范仲淹有「嚴先生祠堂記」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樞叔與人無怨尤，重義好客，雖已作古，而音容宛在也。這正是：百年風義客，誰識楚狂人。

第四十回

「中國人會」新功能
「普通話」調查有據

話說中國近百年的政治嬗變，不可謂不激烈。大陸由專制王朝而至共和民主（理想）制，未及實現而入共產制、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沒有一次不是驚天動地的。對岸也由日本殖民地統治、歸還民國的國民黨政府、「臺獨」理念的民進黨政府，也是「驚濤拍岸（兩岸）」。行政區域都有異動。中國政治的演變，往往延伸到僑社來，各有各的支持國體。國內政治演變越複雜，僑社也複雜；劇烈或和緩，僑社也邯鄲學步，節奏緩急相同，只是慢了一拍。

本市來自廣東、福建兩個大僑鄉的僑眾比例最多；山東、四川僑民也日多，都有同鄉會之設。唐人街亦出現過「蘇浙同鄉會」的招牌，也聽設「湖南同鄉會」和「北京同鄉會」都已先後成立了，從朋友中所得訊息，以成立未久，未見詳盡。這裡只有稍留個伏筆，有待未來的文字因緣了。看官，人不設身處地不知其難；就以我寫《唐人街正傳》，資料搜集不可謂不廣，取捨之間

的謹慎，下筆遣詞還常瞻前顧後，其難度甚矣。如「臺灣同鄉會」早已成立，不能視而不見，她是存在的，也不能聽而不聞，許多活動，自動上報，徵集更易，但常有意識的活動內容，不必加工，稍引伸涉及，便有鼓吹臺獨之嫌；若有批評，又難免有統一之怨。我們托庇異國，已經是「昔人所悲」；想不到生存在 21 世紀，中國人（連這個認同也有部分人士不滿）或卑微說華人，還有這無謂的意識型態之爭，為什麼不寬容一下？讓時間化解、讓人民自由心證下又在歷史情結沉澱以後水到渠成呢？本市不但有「臺灣同鄉會」，還有「臺灣商會」，也只可有待文字因緣補遺了。至於以「臺灣人」為名稱的，已超出唐人街以中國人或華人的傳記。若以他族而論，尤恐隔靴搔癢，不如也等待明時再論。不過，我仍表達對臺灣人士中敬佩的人：一為黃子卿醫生；黃醫生溫文有禮，如果臺灣人士都像他這樣理性溫文，一定為僑社敬重。二是施明雄，他有理想、有原則，一如其令弟施明德先生，也許對國族前途的體認稍有不同，但對民主的嚮往並無二致。他的識見和襟抱，每讀其文，不勝敬佩！

前文已及，我見到的「加拿大中國人協會」，頗感訝異；「中國人」是中國民族族群的簡稱，那個主持

人，不是民族的領袖嗎？其實深思下去，還是可以接受的。第一，這個會有一個範疇：加拿大。第二，中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憲法不同；屬地主義與血統主義不同。中國政府對已取得外國國籍者和仍持中國護照者的定位不同，尚持中國護照者稱中國僑民、華僑、中僑都可以；入了外籍的華裔稱華人。此中界限十分明顯。和中華民國一律稱華僑有別，中華民國的憲法以血緣為定，除非在外國的華僑，公告並去函內政部放棄國籍；否則，血緣的憲法精神還算是國民的。但憲法歸憲法，自民進黨執政以後，官員沒有一個敢清楚說我是中國人，婉轉的會說我是臺灣、也是中國人；多數會說臺灣人。只有伍世文說：我是中國人、也是廣東人；現在已經下臺了。可知「加拿大中國人協會」的範圍也沒有想像那麼大，更不是民族的領袖。她的認同還是有局限性、有特殊性，當然可以結合起來。其立會宗旨，還頗與一般社團不同，而功能亦不同。除了聯誼以外，歸結兩項功能：一是就業服務；二是創業服務。而兩者在資訊上適時提供會員；也爭取各方委託辦理招聘的業務。

「中國人協會」自創辦（2001 年七月）以來，兩年之間，會員已逾一千二百人了。這個成績，和該會兩大服務主軸應有關係，也就是能吸引新移民參加為會

員：如果不是就業服務，圖個立地生根；就是得到創業的資訊或服務。

首任會長姜明吾，是一個抱著熱誠、理想的青年；看他在兩年之間，能網羅許多學養均優的人才，在協會的結構下，專業分類的理事會如科學技術、生物工程、移民留學、電腦網路理事會等有十二個之多，每多為有博士學位或創業企業主來擔任理事長。姜明吾能請出他們來主持業務，其能力與胸襟就應該肯定。協會不但有陣容鼎盛的人才隊伍，而且在兩年內，做出許多其他僑團還沒有做過的事功；這就不是徒具形式的空架子了。根據資料的統計，該會舉辦過六十多次有關商機的研討會；二十次講座。促進兩國經貿、文化交流；接待過「中國電力代表團」、「上海房地產代表團」、安徽、河北教育代表團；還有其他各省市的企業、貿易代表團等。此外還與當地相關學術機構合作舉辦中國法官培訓班、檢察官培訓班等。中國目前對法、檢系統以至觀念的重建，是關係未來民主進程和民族前景的。該協會注意及此，堪稱僑社開風氣之先的創舉。又以去年（2002）為例，該會主辦過多倫多國際保健節、深圳政府招聘招商會、西藏圖片展覽會等大型活動，參加人次有十萬之眾。由於會務迅速的發展，創會時的會址已不

敷應用，現已搬到士嘉堡華人活動多的地段，擁有5000 多平方尺的辦公室和活動的空間，規模可以想見。

姜明吾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也能寫文章，且不固於己見，對別人的真知灼識，他會很快能理解而認同；既不隨風擺柳，也不剛愎自用。對人處事滿有分寸，年未不惑而予人有持重之感，這是他的成功處吧！該會顧問文武，是一位年青律師。過去大陸來過一位姓楊的律師，是當時「簡麥律師行」聘來的，後來也在「多大」進修，得了學位回到香港執業。除此之外，文律師應該是大陸留學生在本市執業早期少數者之一吧。聽說他要到臺灣建立事務所，臺灣確需要熟悉大陸法律的律師；像文律師兼具大陸、加國的背景和法律專業知識，正可一展長才。姜、文兩人的合作，處於大陸經濟發展的高峰時會，且在加入「世貿」（WTO）的初階，可謂商機處處；而成長率還在 7%以上，協會允宜把握這百年一見的機運，共創璀燦的明天。

看官，加拿大社會多元化，華人社團的多元化也日漸明顯起來。以語言為取向的「加拿大普通話華人聯合會」立會成功，應該算一個突破。「普通話」是大陸人民最普及能講的言語，這個定義應不會錯。大陸最普及

的「普通話」，臺灣過去稱做「國語」。國府遷臺曾實行「國語教育」，很有效績，打破族群的隔閡。可惜這幾年本來已統一的語言，現在卻倒過來強化臺語教育，是很明顯「退中國化」的政策產物，在此不贅。加拿大從四邑話到廣州話，從 1950 到廿世紀結束，還是最普及的。以後大陸地區人士日多，講國語（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立會聯誼，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這幾年從大陸來加的留學生移民遞增，到處聽到國語交談。以語言取向的「加拿大普通話華人聯合會」在 2001 年九月九日應運而生；創會會長焦海濤。打出一個鮮明的立會形象：「講普通話，結一條心，同舟共濟，落地生根。」這個口號，和傳統老華僑的「落葉歸根，到老返唐山去也。」顯然南轅北轍。老的「落葉歸根」；新的「落地生根」。我們很難評斷誰對誰不對，因為時空轉換了；加拿大也脫胎換骨。過去的法律歧視華人；今天的憲法是保障人權、多元化。法律的位階低於憲法，一切歧視的法律都違反人權，也就是違憲，都是非法的、不容許的。因此該協會的立會口號是符合時代精神，這一點是不必置疑的。

大陸新移民和其他族裔的新移民，同樣有一個適應期。其講母語與英語不同者，還多一個語言的適應期。

而這個適應期的長短因年齡、工作、環境而異。高齡的而又少接近當地人的，有的到死還不適應。因此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初來的隔閡必多。這個族群能有一個社團為他們服務，說是應運而生，是有其道理的，也是必要的。能見及此者，也是證明創辦者的思想敏銳和眼光獨到。該會要使政府了解這一個族群的問題，一定有一可根據的數據。華人社團已「百花齊放」，或者「良莠雜陳」，觀點與角度容有不同，但社團之多，多如「過江之鯽」，要從中突圍，得到當地的政府補助，必須有可信的理由和支持理由的數據。「普通話」的主持群說服政府有關人士，資助他們對華人族群社團全面調查，得到的結論，顯然對新的移民照顧不足。而又以網絡號召萬人簽名，呼籲政府增加對「普通話」族群的服務，還請三級民意代表發聲。這種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的活動，一定可以得到應有的效果；也值得其他社團借鏡和學習。三級政府一向對唐人街只口惠而實不至的，政客只會利用；主要的原因，華人是一個弱勢的族群，沒有足夠的聲音在議會發言。因此，政客也只會在選舉時，做幾個關懷的動作或言詞便可以了。老實說，以華人人口在本市之多，社會福利對於華人社團的補助，與其他族裔比較，遠遠瞠乎其後。因此，「普通

話」的主事者，可以搜集數據和其他族裔相比，必有更好的成績，切不可與華人其他社團比。「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我們已在外侮了，千萬不可「鬩牆」。其實，已存在的華人社團，能得補助的，少之又少，微乎其微的。如果「普通話」人群做個示範，不只對己有益，對人無害，而且還贏得尊敬。愚者千慮之得：該會第二個調查，應指向華人人口與其他族群比例、得到政府補助的比例。這正是：調查族群有數據，千慮一得供參考。

第四十一回

中國文化有傳承
專業人士授漢語

話說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對此，世界各國大致沒有異議。西方人士講科學、講邏輯；難道不知道人類的腦袋開發，也有一定的歷程嗎？中國人思維的發達，在春秋時代已具備現代化的雛型了；如民主思想、推理的邏輯、政治制度和主權的發韌，都是西方民主思想與哲學的先驅。中國人只是欠了一點運氣，在工業革命的時期，滿清王朝昏庸；而民族長久以來對科學研究的偏廢。知識分子只向「出仕」這個窄門求出路。以後又在列強的欺凌下，國凋民窮，知識分子又為求生存而殫力竭智，反埋怨傳統文化是積弱之因，打倒在地還踩一腳以洩其餘憤。知識分子尚如此，其他階層就不必說了，廣大農村又在飢餓線上掙扎求存，還受什麼教育？文化的中國竟是世界文盲最多的國家。

看官，這一段民族痛史是不能不講的，不能不記取教訓。近三十年證明，只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中國人的成就是非凡的。北美華裔子弟在校成績的優異，已是

其他族裔所羨慕；在社會專業的成就也卓越而眾多。早廿多年，唐人街就出現過「加華專業人士聯會」；這幾年比較少見活動。1992 年，另一個專業人士結社，稱做「加拿大中國專業人士協會」(Chinese Professional Assoc. of Canada)。首屆會長宋維寧、常務副會長曲濤；理事長金龍煥。立會經歷十年，現為第十屆，會長金龍煥，理事長曲濤；會員人數(15,000)應是華人社團人數最多的組織。該會雖然標榜「中國專業人士」，在廣告頁上，寫的是：「誠邀來自世界各地華裔人士參加」。很清楚不是局限來自中國大陸。該協會有十項優待會員的服務，和八項對會員及子女的特別服務。後者包括獎助學會、漢語教學培訓。

看官，漢語與國語、普通話是同義語；由於中國民族中的漢族，人口最多，是全中國最普遍使用的言語，可是中國民族是個多元民族所組織的，少數民族有自己的言語，有的還有文字；而漢族使用的，文字稱做漢文，言語稱做漢語。由於成為國家官方的文字和言語；也有人稱為國文（或中文）、國語。漢語培訓，就是國語培訓，本是政府的教育的目標。過去臺灣僑委會，每年有海外師資培訓班，主要就是培訓海外教師，怎樣在海外僑校傳授僑民子弟學習國語。過去兩岸在暑期，還

邀請海外僑民子弟回國學習國語，以補海外的不足。「協會」能在當地舉辦夏令營，等於僑社自辦，節省了來往費用和學生的時間，真是功德無量的事，真正做到海外傳薪的責任。「協會」已有二年舉辦夏令營的經驗，今年(2003)同樣舉辦兩期，約以一月為期，不但能使本市華裔學童能學習國語，也能交到朋友。

「中國專業人士協會」對專業的分類設六部，主事者都是一時之選。惟六部偏重自然科學，而人文科學及文化教育兩部兩缺。於今發展已歷十年，應該考慮增設。緣屬於本市之專業人士，對於文史哲的人文科學部分，人才不能說沒有，就以在本市各大專之華人教授，人文科學人才就很多，於此不必細舉。至於文化教育部之專業亦不少，如果能設部羅致這兩部人才，當不少於自然科學；若論文化傳承，這兩部闕如，未免美中不足。芻蕘之議，如「野人獻曝」，尚祈注意及此，則「專業」兩字，不致偏失，未知「協會」高明諸君子以為然否？

現任理事長曲濤先生，出生河北「承德山莊」；這個避暑勝地，在滿清時代是帝家和「從龍之士」所專享的，風景絕佳。曲先生成長及受教育於北京。1984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後入中國科學研究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1988年一月來加，入麥瑪士打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物理系。

從此可知，曲先生是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人；但亦能走出實驗室，做了許多有益於社會的事功。「協會」創立伊始，一方面弼輔首任會長，擔任常務副會長，和兼任行政的秘書長任務。1998-2001進而擔任過三屆會長；如今主持理事長。因此，曲先生是「協會」的關鍵人物；以他的才具和經驗，是最適合代表新生代菁英的新移民。曲濤認為參政議政是公民像繳稅的義務。從此亦可知，曲濤的理念，現在已付諸行動；他不認為公民參政僅是一項權利；而且是一種義務。這種識見，正是政客與政治家的分別。我們看慣政客對權利的攫取而漠視責任的嘴臉，就更覺曲濤心聲的披瀝，是何等珍貴和令人動容！我們更完全認同曲濤的卓見：「在西方民主社會，不參與、不發聲的社區，將永遠被整個主流社會所忽視。這足以證明參與的價值有多麼重大。」華人在加拿大做「沉默的羔羊」太久了！除非還願意任人宰割，我們應珍惜每一個「發言」的機會，就是參加選舉和被選舉。本市老一代市議員有劉光英，次一代有張金儀，新一代有黃志華、鄒至蕙、李國賢、麥鼎鴻等人

選。華裔若不支持，就太沒有智慧了。 這正是：沉默羔羊還沉默？曲濤不選選何人？

第四十二回

趙濟安豐滿人生

王振鵠贈書海外

加拿大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只要講求民主，尊重憲法精神，則必然從多元民族伸引到多元文化、社會去；又由於尊重人權、人道，亦必然衍生出許多社會福利。這樣，就很接近我們的理想世界：「幼有所教，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加拿大政府常鼓勵老人組織會社，彼此推助以娛晚景，由政府撥款協助。本市早在1935年，出現一個「Toronto Second Mile Club」，華人在1987年才加入成為分會，稱為「再進會」；意譯得很好，人生有幾個進程，退休人士只是人生再進一程的開始，所以稱做「再進會」；什麼老人、晚安、夕陽都不用。其實，人生歷程都充滿新的希望，只要心境年輕，身體康健，不必計算年歲的。

1987年，趙濟安先生聯合一些老朋友，成為「再進會」的華裔老人組織的分會：「華埠再進會」。經費由政府資助；人事與行政管理完全獨立。會址在開創時設於110, Edward St., Toronto（舊唐人街的登打士

西街之北），地點適中，大堂可供 200 人議事應用。該會提倡正常娛樂，並寓傳承文化於活動。聘有資深教師設班計有：國畫、書法、盆栽、陶瓷、棋藝、太極、六通拳等。間亦請專家主持講座。這些都能使耆老身心愉快的學習班或講座，尚對增進知識、技能和陶冶性情，都有很好的幫助；是一所很有水準的耆老社團。看來也是加入主流社會的一種方法。許多華人耆老組織，政府的資助只是象徵性，一切還靠自己籌措，有的只可打麻將抽水作維持經費，費神傷腦，加國老人福利經費本來充裕，如果華人獨力沒有把握申請全部資助，像趙濟安先生用的方法，不失為惠實有效。目前該會已轉遷新址：25 Brunswick Ave., Toronto。

趙先生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今年 97 歲，他創辦「華埠再進會」在十六年前，孔子說：「不知老之將至」；孜孜矻矻投身社會義工，得到高齡傑出義工獎狀(1991)實至名歸。

趙公軒昂其表，彬彬有禮，像鶴立雞群；他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軍北伐、抗日戰役；曾接受當局指派，參予青島日軍投降典禮，可知勛懋卓著。戰後到香港，曾任《香港時報》編輯、「亞洲出版社」主任編輯，是個資深傳媒工作者，以後從商，亦卓然有成。趙

於 1972 年移民至本市，以其宅心仁厚，善恤眾生；又能自遣，好京戲，尤擅余派（叔巖）老生，票過《捉放曹》。

接該會的第二屆會長邱甘泉；是個來自菲律賓華裔人士，祖籍福建，說得一口流利國語，初在老一代銀行家秦秀榛的 Nova Scotia Bank 的分行做事，余退休以後，邱承乏其職。到唐人街西遷，該行（中文後譯為「豐業銀行」）調邱甘泉到士巴丹拿街和登打士西街那個分行擔任經理。

中區唐人街的豐業銀行分行，算是個大分行。銀行業者對唐人街早就刮目相看。加拿大五大銀行，在唐人街的分行，惟恐與華人言語有隔閡；主持者都是華人，從行員以至經理。過去華人去報名應聘，先問識不識英文，如果現在去應聘，先問識不識中文，還問除廣東話外，識不識國語，再問還擅於那些地方方言？如果懂得其他方言，可像又會加分一樣。在商言商，功利掛帥，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華人的消費與儲蓄都是高比例族群，不向這個族群打主意嗎？與三十年前的小本商人和「打工仔」，華人早非「吳下阿蒙」了。

邱甘泉在華埠當了大分行的經理，是他事業最輝煌的日子；一直到他六十歲退休。那一年壽慶，還請了一

些好朋友，算是個家庭與好友的小型餐敘，他做了數十年嚴肅的銀行專業人士，退休了，他說要恢復他的真面目，從此便常說笑話；他還要重新學好中文、學好書法。我過去在唐人街經商，與他早就是很熟絡的好朋友；家庭的生日會和友好為他慶祝的退休餐會，區區都參與，但是他退休的時間多了，常常纏著我學中文、學舊體詩和書法。由於他的好學，又恃著舊交情，常帶著他的法書和作品，直到舍下拍門，自稱弟子，焉能閉門不納。有一次，我約了他和我的老師李定一及另一位友人在家裡作方城戲，一時間沒有告訴他有關李老師嚴肅的一面，邱甘泉在牌桌上大放厥詞，詼諧雜出，我和朋友也跟著他的笑話大笑，大家都忘記桌上還有一位老夫子的感受。老邱最後竟說起歷史來。他說孔夫子原本是他的本家，後因祖先得罪了皇帝，被罰割了耳朵，所以邱姓變成丘。故此孔子姓丘，字仲尼，以排行第二，鄉人叫他做孔老二。誰知他剛說完，李老師就責問他這事出於何經何典。邱甘泉一時說不上；李老師立即指他亂說；問他懂不懂耳朵屬什麼部首？邱又答不上；原來「邑」的部首就是「阝」旁，這是「邑」而不是耳朵，只是似耳朵而俗稱耳旁而已。李老師隨即說，你不懂歷史，以後不要講歷史，免得我聽了難過。這還不

算，李老師轉又告誡我：以後你請我，不要亂請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來。我做學生的，在老師面前從來不敢駁嘴，只可唯唯。尚幸邱甘泉氣度恢宏，沒有理論。但經此也只可不歡而散了，是人生最尷尬的一次。但邱我之間，一直保持不變的友誼。他退休後加入「再進會」，一直為耆老服務。後來我于役立法院，以此間耆老社團和文化團體，最缺乏的是中文圖書。我親到中央圖書館拜候當時的王館長，請了五批圖書，由館直寄「再進會」、「文復會」、「中加文化交流協會」、「恆健會」、「昭倫公所」。後來，「多倫多大學」的東亞系，知道該館印了幾套《佩文韻府》；已送了「港大」、「哥倫比亞大學」，尚存一套，請我為母校出力，幸不辱命。

王振鵠擔任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期間，對國故文物整理，貢獻卓著。就是對本市文化團體、大學圖書的捐贈，對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亦有其貢獻的事實。《佩文韻府》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化貢獻；今天在「多大」圖書館，可謂「藏諸名山」，對以後學者研究中華文化，當是一大裨益。

邱甘泉六十過後不久，就返道山，這一位「唐人街」的銀行家，也甚得值我們懷念。

在「華埠再進會」之前已有一個耆老組織，稱做「長春會」，創會時，適逢聯邦政府衛生福利部決定撥款 1000 萬推動「新展望」計劃，鼓勵全國各地年長公民，負責各項輕便工作。當時本市華人耆老已不少，趁機響應，組織了「大多市華人長春會」，開始時徵求會員三百人，獲政府資助開辦費四千元，租了士巴丹拿街一棟舊樓上當會址。創會會長蔡定球先生。時在 1972 會間，至今三十年，會員聽說有二千了。後來搬到 58 Cecil St.，服務範圍包括為長者辦理報稅、代申請老人公寓、入籍班；並經常舉辦家庭採訪、探病、旅行、電影、聯歡會、每月一次慶生會等。

後來，由余永然等耆老組織的「恆健會」，功能大致和「長春會」相等。

耆老組織，除了以上三會外；許多社團或政府資助的各大團體，內設耆老部，也做著服務耆老的事功，於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第四十三回

孟嘗好義留佳話

劉輝慈善取嘉名

看官，若論安省第一個華人慈善團體，當是「孟嘗會」(Mon Sheong Fundation)。英文的「Foundation」應譯為基金或基金會。「孟嘗會」以後發展成兩個主軸：一是籌創「孟嘗安老院」並管理之；二為籌創中文學校並管理之。「孟嘗會」的創辦人，是早期在唐人街執業的劉輝醫生；那是 1965 年十月二十日正式立案成立的。

劉輝原是國內上海醫學院畢業，以後再到滿地可 McGill 大學深造，當時的麥基爾大學是加第一流學府。劉醫生畢業後到本市唐人街執業，和文學海（Minton 猶太裔）律師很熟落。看官，本市六十年代初期華人知識分子寥寥可數，在《醒華日報》的莫夏風和人壽燕梳的徐壽南，都是「中山大學」畢業的；還有上海「東吳大學」出身業證券的司徒佑權；他們的年紀相近，時相過從。我比他們差了一代，但算是忘年之交的朋友。大概在政府立案的事由文學海辦理。立案以

後，劉輝和文學海來找我，並告訴我「孟嘗會」未來發展的方向。

劉輝取春秋時代齊相孟嘗君為會名。看官，《戰國策》所載，孟嘗君有食客三千，是個樂善好施、好養士的人，《戰國策》有一篇「馮煖客孟嘗君」，是講食客為孟嘗君到薛國收債券，將債券焚化，史家稱做「市義」。以後孟嘗君失意於齊，跑到薛避禍，薛人舉國歡迎，孟自此能安枕無憂，就是「市義」的報還。孟嘗君好義也成千古的好榜樣。

孟嘗安老院在六十年代開始籌建，當時本市華人人口和現在差遠了。規模稍大的酒樓也屈指可算，更沒有華人經營的商場。華人律師只有一個葉求鐸。因此，安老院的興建談何容易，劉輝走的路是崎嶇難行的。好在當時唐人街住宅區的房屋地段，也相對廉價，比今天市價也相差很遠；但唐人街一向比其他地段，除了一些名區，還算是較高的。因此，有過一段時間，劉輝曾考慮到其他地區興建。我向他建議，由於當時唐人街為華人聚居之地，如在其他地段，對耆老很不方便，不如由專人去找，等候機會，未必找不到相宜的。當時我公司的黃衛青太太，有地產員牌照，她熟悉唐人街所有地段，讓她專心去找。我可以為他想個籌款的辦法。當時「聯

僑劇社」有一位職業水準的粵劇佬官，名叫龍軍訪，曾向我說過他在香港演過「崑劇」的《十五貫》改編的《重見天日》，是粵語古裝話劇，情節和演出的效果都很好。我就去找龍軍訪，請他粉墨登臺，乃是為華人耆老請命，是很有意義的事。但龍說：如果有適當的人做配搭，他是可以的。因為《重見天日》有一個歹角，叫做「劉阿鼠」，是全劇中兩個關鍵人物中的一個。因為劇中人的蒙冤，是這個歹角造成。正派的主角，為一個含冤的女主角平反；另一角歹角就是「劉阿鼠」，是陷害她的人。這個歹角，一定要演得狡猾、狠毒和機智，才使劇力緊湊和曲折，演得不好，全劇便像笑話，不能令人置信。我問歹角到那裡去找，如果有，我便去找他。龍軍訪說不要找了，我看你可以演。我很詫異，我沒有演過歹角，怎麼你說我可以演？他說對我有信心；他以為能體會劇中人的心態，一經了解，如果有演出經驗，便可以銓釋出來。我過去在初中時候，演過《凱旋》和《萬世師表》中的童角，談不上經驗。但龍軍訪說，除非我和他配搭，否則免談；他對我滿有信心，別的推薦他都不肯接受。在這種情況下，考慮這是「孟嘗會」第一次籌款，只可答應下來。當時「聯僑」的林仲文，也情商客串一角，加上呂寶兒（龍軍訪的侄女），

全劇重要的配搭齊全。還有「聯僑」會員周洛漢、黃丁發等參加，便開始綵排，龍軍訪還兼任導演。假麥亞遜學院劇場公演兩場，全院滿座，頗獲好評，這是本市正式作第一次（粵語）舞臺話劇的首演。收入全撥作「孟嘗籌建安老院」的基金。

與此同時，黃太也覓得本市在唐人街的達士街(Darcy St.)三十六號（即今安老院的現址），屋主猶太人，以地點適中，終於成交。我將本公司應得之佣金，捐給安老院作基金，由黃太手交劉輝。目前在安老院的歷史照片上，還有這個捐獻典禮的照存。

由於第一次的演出順利，第二次演出仍由「聯僑」負責。我代為找到有舞臺導演經驗的蔡甦先生，劇目決定《火燭小心》。

《火燭小心》是頗具盛名的話劇劇目，是一齣社會諷刺時裝劇。演員有簡家驄律師、筆者、黃國俊、譚析文（女）、黃英發。角色的發揮相當平均。但有一些沒有經驗的，常使蔡甦大動肝火；其中黃英發善忘，也令人大傷腦筋，以致在演出時候，恐怕他又忘了臺詞，特由簡太專門負責對他提示，隨著他的移動，在幕後也跟著他。該劇也演了兩晚，成績也很好。是「孟嘗安老院」當時另一次哄動僑社的籌款。轉眼已過了四分之一

世紀。導演蔡甦，演出者黃英發、譚析文都已作古，連買會址的黃太也返道山了；人生朝露，真是令人感嘆。

黃太原姓名司徒懿卿，是吾粵名畫家司徒喬的姊姊；廣州白鶴洞「真光女子中學」畢業，以成績優異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她是一個強烈的愛國巾幗英雄，抗日時代，在本市許多街頭劇，如《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有主導或參與演出。對僑社的義舉，常有鬚眉氣概。生一女三子，均學有專精。黃太是個重情義的人，她是第一個到我的公司任職，一直到我退出商場，有始有終，是我敬重的長者之一。晚年住入「孟嘗安老院」，已是九十開外的人了。當年她為安老院覓得院址，又誰想到她也會入住？恐怕連她自己也未想及吧！因果報還，真亦不爽。她在去年始逝世。又如先慈，以晚年糖尿失去一足，不良於行，恐偶有失誤跌倒，本已入住「頤康」，因離我們兄弟過遠，探訪不便，後又轉入「孟嘗安老院」；這都是在開始籌建時未顧計及的事。先慈享年九十有三，臨去之前，吃過早餐，才感不適，就此安祥而去。

劉輝生前盡瘁「孟嘗會」事，到新院址批准，經費亦大致有了著落，他已身心交瘁，也於年前撒手而去。但音容宛在，他那滿臉笑容，談吐幽默，卻永存親友們

的記憶中；他的遺愛和孟嘗安老院、中文學校，卻仍撫慰安老院的耆老，教育下一代華裔子弟。只要這兩個機構的存在，劉輝醫生生前的努力，還會嘉惠華裔族群，這就是不朽的精神、不朽的事業。人生百年，而立這不朽的事功，亦足垂範千秋了。

孟嘗會當然不是劉醫生個人的事業，有許多人都曾付出心力和金錢；但至少沒有劉輝就沒有孟嘗會的創建，沒有他的成功典例開先河；後之來者會艱辛多一些。他為華人做了慈善事業的典範，特別對長者護理和華裔青少年中文的培育，直接做了中華文化的傳薪工作。他實現了孟子的仁者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讓我們檢視一下，他大半生的心血所在。

看官，「孟嘗會」的兩大主軸的安老護理院和中文學校，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和對唐人街的貢獻如何？我們試拿出實際的數據來說明，就可一窺全貌了。「孟嘗安老院」是加拿大第一間專為華人耆老而設的；原址本來只有 65 床位，樓高四層，遠遠難副華人耆老的需要；於 1998 年擴建完成，增多了 40 床位。許多耆老申請，等候多年是常有的事。由於安老院的管理完善，不但得華人耆老的信賴，政府亦多好評；因此，「孟嘗會」籌

建的「長期護理中心」兩座新院亦順利批準。今年(2003)首先落成的烈治文山區(Yonge & Elgin Mills)新院，樓高四層，面積 14 萬平方呎，可提供 192 張長期護理床位。地下室提供訪客家庭套房。院內陳設頗具中式傳統，膳食中餐供應。另一座在士嘉堡(McNicoll & Kennedy)；提供 160 張長期護理床位，亦已動工，亦將會如期完成；預估於明年底吧。

原有的安老院，先後出任院長的，依次為源賽嬋、李宏輝、陳周潔心、高湯秀嫻、鄭廣桓、梁歐陽慕賢。烈治文區新院的首任院長已確定為梁歐陽慕賢；另聘許譚玉文接任梁太之原職。

「孟嘗會」主辦的中文學校（1968 年創立）的校址已增至四個；分別在士嘉堡、北約克、依陶碧谷和今年新開辦的萬錦市。分別以廣東話和國語授課，還有另行收費的數學班，學生名額已增至一千餘人。三十五年造就的人才很多。該會設委員會管理，其中擔任委員會主席、又兼校長的關炳韶先生，對校務發展和貢獻至大。關先生是「中山大學」畢業，是個資深教育家，在任主席和兼任校長的十年，是「孟嘗會」中文學校發展最迅速的年代。他在高齡始退休，不久辭世；可謂盡瘁校務。

該會中文學校委員會自關炳詔辭世後，由鄺關佩渝和徐立之兩位擔任共同主席。鄺太固然是學校資深主柱之一；而徐立之博士更是一位知名學術界人士，受聘為「香港大學」校長。關炳詔的校長職，也分由各校專職分擔。東校校長李嬋芬博士；北校趙健民先生；西校袁銘佳博士。今年(2003)人士亦有變更。東校校長繼任者鄺太；北校鄺來錦、西校吳李愛蘭和萬錦校何斯奮。中文學校師生知道徐立之受聘為香港大學校長，深以為榮，特別為他赴港履新祝賀和送行。令人感動的是，徐立之表示：他會繼續擔任共同主席、支持中文學校的發展。

該會為服務青年，於 1969 年成立孟嘗青年團；2002 年該團分兩組：「青少年組」（15 至 18 歲），及「青年領袖組」（19 至 30 歲）。可知該會服務計劃週詳，令人敬佩。

目前該會為紀念創會會長劉輝的貢獻，設「劉輝醫生傑出成就獎」，頒發給兩位成績好及課外活動出色的學生；另設「關炳詔學業優異獎」頒予十位成績優異者。兩獎學金之設，意義重大矣。該會現任會長為林柏年醫生，繼往開來，眾望所寄了。這正是：卅年回首來時路，荊棘闢除開坦途。

第四十四回

王裕佳努力創奇蹟
唐人街平權又頤康

看官，只要你是八十年代到多倫多定居，沒有患上自我封閉症，或多或少，總知道王裕佳這一號人物。如果你還參加華人社會活動，不可能不知道他。在開始的時候，你也許不同意他的論點，甚至不喜歡他；但是，時間久了，你對他必然改觀，不期然自我調整自己，慢慢接受他，而且像倒啖甘蔗，漸入佳境，進而喜歡他。這種轉變，可像是一項奇蹟。王裕佳本身就有許多奇蹟的體驗，終於造就他的傳奇人生。

本傳用正面來寫唐人街，本「發潛德於幽光」的態度；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個人認定：唐人街這個族群，由於歷史的包袱太重；裡面包括國內的政治生態，長期以來，都陷入黨同伐異，影響到海外來；此外還有新、舊僑民的畛域；近十年來的省籍情結的挑撥；都使一個本已分裂的唐人街，更加支離破碎。而當地參加政黨活動的人士，沒有正視族群的意識，對政黨的理念遠超過族群的意識。我時常告誡一些華人參政者，華人的弱

勢，是我們在議會的聲音不大甚至沒有，是華人族群居於英、法裔之後仍淪為弱勢族群的主因。因此，多說一點爭取族群的利益，少攻擊異黨而同族裔的候選人，尤其是不同選區更無此必要。到我們族群有足夠的聲音才談政黨政策吧！我也不是不講忠奸、好壞的人，但現在還不是時候；我也會像吳趼人，寫一本《四十年目睹唐人街怪現狀》。只有等候唐人街族群團結，少有紛爭、分裂的機緣了。

我到目前執筆這一刻，還不認識王裕佳，沒有個人情感的因素。像本傳許多人物，我都不認識，資料靠平時搜集和向不同的管道徵收、整理和分析而補充的。有一次，我在唐人街見到「福建同鄉會」理事長王金寶，向他打個招呼，敬佩他對「福建同鄉會」一出手就捐了四萬元，這樣一個克勤克儉的白手興家的小商人，做了大商家做不到的事。他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他看到我穿的是「牛記笠記」（吊兒郎當的服飾；粵諺）的服飾，從上到下打量一下而愣住。我只可說：「我不像他嗎？」王裕佳也是一樣，我認識他，他也許不認識我。但對王裕佳來說，他的事功和他個人的經歷，我真知道不少；看官，讓我慢慢道來，總可質之王裕佳吧！對他個人資料的徵集，我是怎樣認真的鉅細無遺。

香港北角有一條小街，名叫「春秧街」；在我來說，是滿熟悉的。我有三年在北角一個做鞋的工廠，當過三年學徒。收工的時候逛過多少次，也數不清了。那條小街，五十年代很髒亂，街邊擺滿攤販，樓房破舊不堪。即使六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經濟還沒有「起飛」，雖然稍為改善一些，也還算髒亂的小街。王裕佳就在春秧街出生和長大的。香港人口密集，填海工程和大量興建公屋尚未進行，有普遍的「一家八口一張床」。王裕佳一家十多人，也擠在一間 300 餘尺的房間裡。

一個人的成就，必然要講一點時勢；還要講一點運氣。越經世故的人越清楚地相信。「初生之犢不畏虎」，憑的是一往無前的勇氣，不是沒有成功的事例。但經歷人生的挫折，回首前塵，許多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想不到的意外事影響到原來的進程，極可能改變了一生的前途；只可歸諸運氣。有的事本來沒有成功的希望，但他能預先看到理所必至、勢所必趨的。如果他能把握時勢，開創一個大局面；這些人當然就是英雄豪傑。能把握時勢，就能領導潮流；便成大人物。能有運氣，小焉者也可以不愁衣食，大焉者便可以鶴立雞群，甚至昂首天外，青雲有路。我們看到社會有許多不幸的人，並不是沒有聰明、智慧，只是因為沒有運氣，而竟

淪喪於此，我們就應有慈悲的心，矜憐這些不幸的人。對於一切平庸的眾生；我們同樣的重視他們的存在價值。要知道生命是同等的。自己有的幸運，是老天厚我，所以要特別惜福，多做點回饋社會的責任。就是還報時勢、報還運氣的所賜。春秧街出生的王裕佳，他不但承認運氣；還認為是奇蹟。兄弟姊妹六人，靠父親當開鎖、裝鎖的技工收入，還得靠母親賣菜幫助家計。有錢的人做長子最好，窮家庭做長子最感壓力；王裕佳就是窮家庭的長子，從小便幫媽媽賣菜，拿過空碗去領過木匠工會派的白飯。現代的孩子，玩具一籮筐；「我呢？」王裕佳說：「電車輾平的汽水樽蓋，是我唯一的玩具。做醫生，那是遙遠得像另一個星球。」

王裕佳自認為是奇蹟：一、父親突然富起來，那是他接受朋友的建議：自立門戶做安裝門鎖的生意。王認為這是幸運之神來叩門；家庭經濟環境大幅一下子便改善過來。二、就在這關鍵時刻，我的學業便跟著猛進，像是開竅了；以前覺得難讀的，都變得容易。以前總是考最後的第五名，以後無論日校夜校沒有考過第二，都是第一；居然考上「皇仁書院」唸預科。第三，我交了個女朋友，她要移民到加拿大，一算時間，要十年後才當醫生，就是十年才娶得她，這太久了，她走了三個小

時，我便找升學資料。終於到了加拿大升學，再到紐約學醫，就完了醫生夢。當然也是奇蹟啦！

王裕佳回到多倫多當醫生，已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如果說多倫多是王裕佳的福地，揆諸他在多倫多能大展鴻圖，似乎無往而不利，這個事實，我們不能否認；但如果完全歸諸他的運氣，也並不令人信服的；王裕佳的堅毅的意志和信心算不算？我舉一個例，王裕佳和「W5」節目電視臺纏鬥了整一年。「W5」就是指控華人學生搶去白人學生在重要學系（熱門的），叫做「校園大平賣」，其中特別舉出醫學系。王裕佳組織「對抗W5行動」，當時還是個實習醫生，稍為顧慮自己的前途，絕不會對「多大」醫學系有任何不滿的表示，這就是道德的勇氣。

「W5」的「校園大平賣」，骨子裡原就是種族歧視，不幸又拿華人開刀。由於華裔青年的成績優異，入讀學校的科系不拿成績做標準，又拿甚麼？難道要拿膚色嗎？「W5」指控華人學生，就是拿膚色做標準，不是種族歧視是什麼？「W5」在「對抗W5行動」組織抗議之下，曾不正式的表示歉意。很多人就表示滿意，這已經是破天荒的事了！僑社有許多鄉愿，認為「得些好意

須回首」，不可和「主流社會」翻臉，但王裕佳力指：如果不徹底平反，華人的歧視無法根除。鍥而不捨的對抗，終於引起廣大的回響，「W5」終於在 1980 年四月，辭退節目製作人和該節目的研究員，並向全加拿大人道歉。如果王裕佳沒有堅毅的意志行嗎？他終於贏得唐人街的尊敬和信賴，對王以後的事功的發展，建立一個深厚的基礎。多倫多就這樣成為王裕佳發展的福地。可知「半由人事半由天」，人的作為還是重要，不能專靠運氣。要消除種族歧視，人民的平等權利必須提上來，就這樣，王裕佳完成「校園大平賣」以後，將組織轉化成常設社團，專做維護華人權益的事功，就是以後的「平權會」，和再成今日的「全加華人協進會」。該會以後發展到各省市，至今有二十九個分會。王裕佳擔任首、二屆主席。

1982 年，王裕佳以第一個少數族裔人士被邀擔任大多市區 United Way 的董事局成員。1983 年，他發動大多市華人社會「百萬行」，領導華人參加福利金籌措事業，得到唐人街熱烈的回應，正式確定王裕佳在華人社會無可取代的地位。1990-1992，王被任命為 United Way 大多市區董事局主席；1994 年成為名譽主席。看官，這個故事，說明「加入主流」而成為主體。許多自

我菲薄的華人，不知所謂說著「融入主流」的口頭禪。他搞不清楚「融入」兩字的涵意；「融合」有自我消失性，是不符合加拿大憲法的「多元文化」、「多元種族」的精神。我們不做中華文化的狂人，但切不可自我菲薄，認為中華文化不必存在，將她消失在「加文化主流」裡。我們講「加入」，既有「自己」，也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絢燦的一筆；我們不把中華民族認定超於其他族裔，但不菲薄自甘於消失，要成為「多元種族」中同樣享有一切的權利和義務。這就是「加入」。只有「加入」，我們就是文化主體的一部分；多元種族主體的一部分。在「多元」的憲法精神裡，只有「主體」，沒有所謂「主流」。主體是結構性，主流是融（溶）化性。結構的物質單元存在，溶化的物質單元已混合轉化成為另一共性，自己的獨有性質不見了。拜托唐人街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以後少說「融入」，多說「加入」吧！這種見解，我大聲疾呼了二十年；王裕佳的成就，做了最好的銓釋。

如果有人不以為然，請問 United Way 是不是「主流社會」的事功？自從王裕佳成為 United Way 大多市的董事局主席，他主導了「華人百萬行」；而成績斐然，成為其他族裔的表率，則 United Way 當然也成了

華人為主體的社會福利；我們是不是「主流社會」？可知主體社會也可，「主流社會」也可，只要參加，我們的華人社會就是主體社會或主流社會，不必融化的消除自己，而是保存自己而參加；既可以保存中華文化和華人社會，又可以不違背多元文化或多元種族的憲法精神，兩蒙其利；為什麼一定做洋奴？中國人不願做洋奴已經奮鬥了一百五十年，在廿一世紀的時代，在反對種族歧視的年代，不論做甚麼奴隸，都不是中華兒女所甘心的！說者可能是無知與無心之失，但一字之差，千里之謬由此而起的。

王裕佳初到安老護理院去看病，他聽到凄厲的華人長者的哭聲；看到華人長者無告的臉孔，或者向他訴說言語不通、飯食不慣，所造成的痛苦；令他決心為族群耆老頤養天年創造一個新天地；他首先結合三十多個朋友，成立「頤康基金會」，幾經波折，安省政府從百分之百的反對而認同，1994 年「頤康中心」在華人聚居的士嘉堡落成。「中心」包括「護老院」和「安老柏文」。每天超過 2000 名老人受惠於該中心。1998 年及後於 2000 年，政府史無前例批準 715 張床位給「頤康基金會」，分別在萬錦市、密西沙加市及多倫多市興建三所全新的老人護理中心，將其良好的護理服務兼及其

他族裔老人。預計由王裕佳領導的四所「頤康中心」，每天將為超過 10000 名長者服務。這種一系列的連貫服務，已成為護理安老院最佳的模式，吸引了 500 個來自加國各省市和外國團體的學習參訪。

王裕佳為籌建三所新型的護理中心，三年的努力，除在加拿大籌款，還遠涉香港，目前已籌得 3000 萬加元，不足約數百萬，王裕佳滿有信心將達成的。

至於其他的社會公益，如過去「支援印支難民大行動」；如「加拿大紅十字會華人骨髓資料庫」的建立等；在王裕佳眾多的事功上，已屬餘事了；但仍然在當時或以後，都將產生很大的效應。而每一件功德，都不是當年還在香港春秧蹓躂的窮小孩所能想像的。

奇蹟也可；他的努力也可；王裕佳醫生還在春秋鼎盛之年，他充滿自信的笑容，已成為華人在加拿大成功的標幟；向屈辱告別的象徵。不論從那個角度看，加拿大華人都以他為榮！像張燦文醫生不幸的遭遇，也只有王醫生公開的講話能直指醫學院失當之處。

25 年奮鬥的歷程，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奇蹟、運氣、時勢加上個人的智慧和努力，造就一個王裕佳；可知得來不易。羅馬不是一日能建成的，但可以一夕焚燬。我們就是珍惜他，才發出這樣的警勉。這一章全在

論他對社會的貢獻，以其事蹟多；連命題都想了很久，無法細緻羅列，只可以意象概括。這正是：掛一漏萬嫌費事，不如妙手加光環。

第四十五回

陸郎毅成義工典範
成就獎即滿面風霜

「頤康中心」的成功，當然還有很多人付出心力。為什麼該中心的服務口碑那樣好？因為她有一支品質良好的義工隊伍。這正是牡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綠葉襯得牡丹更有氣象；義工的隊伍使得該中心的服務更出色。

「頤康中心」有一支龐大的義工隊伍，對該中心推動的事功，每能順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對護理安老院的服務熱誠，使該院品質的提升得到最佳的口碑。成為國內外安老院取經的典範，否則，怎會有 500 團體來參訪？典範的義工隊伍，當然隊伍中有其典範的成員，成為大家效法的對象，終於使整個隊伍優秀起來。義工的典範是誰？不只頤康的義工們；還有其他團體以致政府的社會福利機構，都認為華人義工的典範人物：就是陸郎毅。

陸郎毅原在臺灣省公路局擔任文職；1969 年舉家移民加拿大，同樣面對新移民所有的困難，一切從頭學

起：英文和謀職的技能。她說 1970 年，在女兒就讀的學校賣物會上，學生很多是黃種人，但做義工的家長全是白人。自此她自告奮勇參加家長會，捐贈百科全書給學校、提供活動時供應中國餐；得到很友善的迴響，從此便與義工結了不解緣。

陸郎毅在加有自己的職業；工餘之暇投入社會義工的行列，這當然要得到家庭成員的支持；她認為丈夫陸佑澤的鼓勵和子女的體諒，都是她能長期擔任義工的主因。她最後一份職業，是海關的文員；1996 年，她告別 18 年的海關工作。全職投入「頤康中心」的義工行列；然而在此之前，她已是各個團體的社會義工長達 26 年了。

陸郎毅從七十年代開始擔任義工，業餘的和全職的，都讓她忙不過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天休息過。進入「古稀之年」的她，也有一般老年人通病的血壓高、膽固醇高的困擾；但投入工作時，像甚麼病都消失。她說人的意志真不賴，唯一的痛，倒是兩腳的「雞眼」，像桃核大；這是常在商場義賣，一站就幾個鐘頭或整日；和每日服務人群的「反饋」。除此之外，陸郎毅的忘我投入，有「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

唐人街對陸郎毅的出現，開始就印象良好，她的形象，像秋風中的一株勁草；帶點風霜的歲月痕跡，在臉上寫著，一如其名。她的談話很有層次，意象清晰，大概是義工的「職業病」吧！交待中有點囑咐，雖然剛直一點；但親切，聽得很舒服；沒有囉嗦的廢話。雖然不常見面，但她的事功，我們可以開列清單，作為唐人街義工史上的存真吧！

陸郎毅在本市定居後（1969），便開始參加子女就讀的學校家長會，對義工的意義和樂趣有深切的了解，從此樂此不疲。在當義工的過程中，更深切知道團體、族群所需要的是甚麼？這當然包括人間溫情和物質的需要。大致來說，她致力捐贈百科全書給貧窮家庭和學校、為貧窮戶長者送食物、義賣來籌措公益金、對早期越三支人士的救助等。這是早期陸郎毅三餐不繼辛勤當義工的事項。1987 年開始參加「大多市華人護理安老院」的籌建工作；並參加《加華日報》的「加華日」各項籌款捐助「孟嘗會」和「頤康中心」的活動。協助吳永光醫生接掌「公益金百萬行」主席後，發動華人銀行界參加；以後成為「百萬行」的基礎支持者。陸郎毅在以後 20 年，成為這一項公益金的主要義工和領導主柱之一。陸郎毅對「頤康基金會」籌建護理安老院的工

作，投下的心力特別多；在初期的一段日子裡，看到一些失去信心的義工離開，心裡焦慮和難過，尚幸還有許多一同打拼的戰友。終於克服困難，一步一個腳印，踏上成功的坦途。看到離開的又歸隊，她滿心歡喜歡迎，到現在，經過艱難成長的義工隊伍更精實了。1989年，陸又開始兼做「安省心臟及中風基金會」的義工，於每年二月（心臟月），在寒風刺骨的日子裡，挨家逐戶捐款。她又舉辦時裝展覽，全部盈餘捐贈「兒童醫院」。1991 年，應邀參加成為該基金的董事。1990 年間，自費印好簽名表格，發動華人社區簽名，籲請省府對「孟嘗會」與「頤康中心」增加病床的數目和撥款。在兩週內超過 20,000 人簽名響應她的義舉。對上述的護理安老院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退休以後，陸郎毅成為「頤康中心」的全職義工。每年的「龍宴」、「抽獎券」和大大小小的頤康籌款活動，陸郎毅無役不與。七十四歲的陸郎毅很堅定的說：只要還有一口氣，我還是當義工的。她回饋社會的精神，堅毅的性格，真是唐人街的楷模，典型足式的。

陸郎毅得到無數的表揚和獎項；如 2002 年得安省耆英成就獎等是。陸女士沒有因這許多表揚和獎項才去當義工；中國古訓有「為善最樂」、「造福人群」，應

是陸郎毅成為「義工女王」的原動力吧！孔子論仁，孟子說義；陸郎毅是儒行的實踐者，吾不疑焉。這正是：人生過客難長駐，及身鑄個不朽名。

第四十六回

王克勤法官簽發起

左光煊學人成榜樣

話說華人在加拿大受到歧視，語言的障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許多可以參與的事項，由於語言不通，只可放棄。即使和切身相關的福利，也因語言不通，也只可放棄；甚至吃了虧，亦以無法表達，也委屈認命算了。這種種委屈求全的態度，看在當地人的眼裡，有良心的會或表現一下「愛莫能助」；因語言不通嘛！對種族有成見的，那是活該的「蠢貨」；活該如此。求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未之有也。

看官，30 年前多倫多「家庭法庭」(Family Court)，有一位華裔法官，名叫王克勤，他是第一位華人獲任這個職位。許多華裔青少年，由於父母忙於找生活，沒有時間照顧兒女，遇上不良少年，往往有樣學樣，做了犯法的事父母還不知道，到「家庭法庭」傳訊受審，家長才急著找人問訊怎樣善後，請律師上法庭嗎？一般人付不起律師費，只可硬著頭皮帶著孩子上法庭受審，尚幸王法官是個宅心仁厚的華人，法庭的行政

主任萬華清先生，同樣是個慈愛的長者，遇上嚴重的犯案，萬先生會打個電話來，找我到法庭做傳譯。早期唐人街能到「家庭法庭」做傳譯的不多；因為是直譯，我未受過這種訓練，初時只能算勉強應付；但我讀過《法學諸論》，對一般法律常識稍通，故得兩位長者的信賴。惟以個人的業務忙碌；而當時法庭所付給傳譯的，一小時僅 11 元；由於萬先生是我尊敬的長輩，有時他急人之急，會告訴我：這小孩是個「慣犯」，如果找別人，萬一不知隨機應變，代父母申述或求情，這個孩子可能到 16 歲時，以社會危險人物受到監禁，就會毀了一生；在這種說詞之下，又只可陪上法庭了。我這樣間歇性的做傳譯，大概也積了三年的經驗。後來傳譯好找，萬先生也體恤我，就減少找我而漸次到中斷。到萬先生快要退休的時候，有一次發奇想對我說：「我希望把我在法庭所遇見的故事，有一天會記下來，交你整理寫成傳記，應該是很好的題材。」看官，我曾說過，也許有一天，我會寫一本《四十年目睹唐人街怪現狀》，其中在法庭傳譯時所見到光怪陸離的故事，就已經不少了！我到立法院服務以後，這幾年已和王法官和萬華清失去聯絡，但兩位長者的仁心慈容，還像昨日的鮮活存在我的記憶裡。

三十多年的往事，塵封這麼久！今日我寫這個「正傳」，在搜集資料的時候，不意發現唐人街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團體，而且到現在還蓬勃的發展下去，其前身就是「中文傳譯處」，在她還沒有獨立發展的時候，是「嘉蘭中心」內設的聯邦政府資助下的「LIP 計劃」，專為新移民提供傳譯的服務；參與的九位成員之中，赫然有王克勤法官在，尚有簡家聰、左光煊、夏仁長、Raymond 譚、Simmon 陸和林先生等；這是 1968 年的事了。1974 年，這個「LIP 計劃」發展成為「中文傳譯諮詢處」，經簡律師向政府正式註冊成為社團，公推左光煊為創會會長。翌年，該處註冊成為慈善機構。

1978 年，「中文傳譯諮詢處」遷會址至「思豪中心」。左光煊說：我們當時的義工就很優秀，王裕佳也來參加；還有現任多倫多市首席行政官的徐湯娛英，當時還是學生義工。大多數義工是在校的大學生，以初期主要工作，乃為華人提供翻譯服務；有些義工專門為華人長者看病做傳譯，員工和義工須先學習醫學詞彙。經費本來就不足，但我們的隊伍優秀，也就義無反顧的擴大和遷離。當時三級政府都拒絕經費補助。我們便帶著老人們到市府去，終於先說動市議員，市府答允每月象徵性收一元房租，才先解決租項問題。

該處不斷擴大服務範圍，做出了成績，漸次成為三級政府的肯定，並列入公益金的會員機構。延至 1988 年，以多元化的服務，再改名為「華人諮詢社區服務處」（簡稱：華諮處）。1992 年，該市另一服務地點設在士嘉堡，提供一個附有托兒服務的語言訓練中心。1994 年，由於服務範圍擴大，名稱加上「大多倫多地區」數字；同年該處在萬錦市開設分處，1996、1997 年，先後又在皮爾區和約克區設分處。由於服務地區已超出大多倫多，因此改為「安省」為服務對象且兼及其他裔族。英文名稱是 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 of Ontario。服務仍以華人最多，中文仍沿舊稱「華諮處」。現任(2003)會長譚北鴻先生。

「華諮處」很能因應社會的進步，提出適時的服務新項目。如 1999 年推出的「F.I.T.家庭服務計劃」為不同種族兒童提供學前先修課程；2000 年提供安全駕駛宣傳錄映帶《厄運之輪》和先後在士嘉堡、萬錦市設「就業資源中心」。該處提供五種語言、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社區熱線電話服務；並在網上可查詢各項服務範圍；在此不贅。

我們看到「華諮處」從開始，就看到新一代、有別於一般傳統社團以專業人才為骨幹的組織了，她能發展成今日的局面，應是水到渠成的。經過三十五年的努力；從四名員工發展到六十多人；經費補助達到每年三百三十萬；註冊會員人數高達 2,800 人；超過 800 名義工提供 23,400 小時的服務；該處每年提供超過 400,000 人次的服務。所提供的社會服務、老人各項福利申請服務、就業服務等項；近年擴及新移民服務、安居服務和新移民多市見聞遊、新生活新挑戰系列等；都是適時適地的新服務項目。許多和相關社團慈善團體合辦的活動，都是華人社區的新嘗試，超脫傳統的一般服務。

創會會長左光煊，在 1987 年獲青年黨提名和本市僑眾的推薦，當選為加拿大地區僑選立委；「臺北文經中心」成立的時候，他和我同被臺北指定為主管該中心「基金會」成員；當時傳統社團也有好幾個著名人士受聘指派，大致上各佔一半，我到本市定居，由於經商的緣故，很少人知道我的學歷。其實 1962 年，我來加是入麥瑪士打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經濟研究院的，還沒有畢業，加拿大 Shell Oil Ltd.這個跨國公司已聘我做市場分析員；因為窮得太久了，在高薪的誘

惑之下，中斷學業，到我接觸市場經濟資訊，知道地產業將蓬勃發展，又放棄原有工作，和友人合夥開設地產公司；過了一段很短時期，生活改善以後，我又入「多大」研究院，畢業的時候，也只有內人和友人余道生參加；在學的時候，合夥人和我的職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學生身份。由於早期僑社還相當保守，我能說鄉下話，和顧客水乳交融；但個性率直，僑社許多壟斷的事，有的還是看不過眼批評，許多當權派早已看得不順眼，如果還自劃鴻溝，是劃不來的事。到 1989 年，國府又到增額僑選立法委員選舉，過去被攻擊「黑箱作業」徹底開放，候選人學經歷就公開了。左光煊兄也是麥瑪士打大學研究院畢業，雖然當時他還不知道我也曾是該校的學生，但我總有一份心中的情誼。他的經歷和對僑社的貢獻很大。我認為「基金會」由他領導最好；我向他說，你不可再謙辭，我在傳統僑社出身，讓我發言推薦，由老兄當董事長，應該沒有異議。光煊兄當了董事長，以後的闢劃很多，這是有目共睹的。

1989 年，左光煊兄連任立法委員，我亦同時當選；這是多倫多一市同期出現兩位僑選民代的首次。到任後組織了「僑選聯誼會」；首任會長蔡文曲，我擔任秘書長；第二任牟宗燦；就由光煊兄擔任秘書長，以後

他還擔任過會長一屆。僑選立委問政也良莠不齊；我和光煊兄有許多理念都相同，變成少有談得來的朋友。任滿以後，他參與「華東大學」的成立，出任過總務長；而我派駐香港，到我辭職退休的時候，他卻重回大學讀書，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其孜孜矻矻在學術領域努力，令人敬佩。

「中國青年黨」創黨學者三人：曾琦、左舜生和李璜。光煊兄的叔祖就是左舜生。著作等身，其《萬竹樓隨筆》、《民初歷史人物》（兩冊）和《孫中山與黃興》我曾讀過；是民國的風骨人物。青年黨以國家主義為綱領，在臺本土化以後解散，頗感可惜的事。緣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乃遲早間的事，「中國青年黨」是個有歷史性的政黨，其解散令人惋惜在此。光煊嫂亦學有專長，且擅於歌藝，一曲《王昭君》，此間似無抗手。記得臺灣藝人「憶如」到此演唱，愚夫婦以「紅包」點唱此曲，不意光煊嫂亦擅此，我們若同時參加宴會，有歌唱的，都請她演唱，每次既免費也教我們神醉，是我們的偶像。我都向光煊兄說：你不上臺獻花，可別怪我越俎代庖。每都能一說就範，相與為樂。左兄嫂有兩女，現在都是博士或博士候選人，冰雪聰明，忝為父執，與

有榮焉。這正是：故人有後光門楣，「雛鳳清於老鳳聲」。

第四十七回

「多華會」卅年成就

計劃實施獲肯定

話說新一代華人移民畢竟已成氣候，我們過去艱苦的歲月，也應該告一段落。對一切爭取平權、平等的先進們，敬致我們的敬禮。就以爭取政府服務社區補助、公益金等，新一代社團領袖都能圓滿達到要求，又能默契地分工；因此，唐人街雖然有很多新起的社團，都能各據一方，各有各的功能，這是值得敬佩的智慧。譬如有三十年歷史的「多倫多華人社區服務協會」（簡稱「多華會」），她的服務範圍就能另闢蹊徑，以新移民為對象的另類貢獻，也是成績卓著的華人為主要骨幹的團體，名實相符地發生作用。

「多華會」成立於 1973 年，以協助新移民早日適應加拿大多元社會和生活文化為目的，使新移民很快成為熱心活躍的社會成員。1976 年成功登記為非牟利機構；1984 年，以服務成績受到肯定，成為公益金成員機構。1986 年，擴大會址，遷至唐人街士巴丹拿街 310 號六樓。1991 年，密西沙加市辦事處啟用；1992 年總

會從原址六樓遷到三樓至今。1995 年，服務範圍擴充至烈治文山地區的新移民。1996 年密西沙加市耆老中心啟用。1997 年增設萬錦市辦事處，範圍進一步擴大；2002 年在萬錦市設置「親子加油站」、資源中心。從以上的擴充，可見「多華會」對新移民的服務備受肯定。

該會對移民、新移民（該會分類）的服務；分兩個主軸機構執掌；一為諮詢輔導部；二為教育部。

「多華會」的諮詢輔導部，乃對新移民提供各項專業工作、新工作各種資訊；每月舉辦「新移民有問必答」的諮詢會，並不定時相因需要，舉辦各類型就業相關的講座、安家資訊展示等活動。目的就是讓新移民能及早規劃自己的新生活。

另一部為對新移民的再教育，當然與一般國民教育不一樣；是協助新移民在加拿大的適應。

首先就是克服語言的障礙，本來茲事體大，這是國家教育部的功能，今天有人承辦，三級政府那有不樂得以低廉成本得到同樣的效果？「多華會」就能掌握這種契機，由於績效良好，得到政府的信賴。目前該會三個辦事處，開設 30 個以上的英語班。這些為新移民打破語言的隔閡的班次，除英語老師的授課以外，還有電腦

設施的輔助教導，所以進程也比較迅速；除華人為主外，其他族裔也沾其惠；又為讓新移民安心上課，有的英語班，尚因應需要附設托兒中心。又為讓新移民不因語言的障礙，延遲了取得公民資格；因此，尚開辦十班專為「入籍」、通過考試而取得公民資格。約百分之98，經「入籍班」整期上課以後成為公民，這個績效，以民間社團而解決，節省了政府許多經費和人力。「多華會」這兩個主軸功能，無疑已能發揮並獲預期的目的。

此外，該會又為新移民對加拿大生活，提供安心而歡樂的精神慰藉，設有社會發展部為輔導，該部分設各類互助小組及興趣小組；又為高齡而設的耆老互助小組；為性別而設的婦女互助小組。所有互助，無疑成了義務社工，按各項互助的內容，做到生活上的各種精神上的慰藉。例如探病、為耆老舉辦康樂活動、到護理安老院慰問、到家庭照料等；興趣小組如舉辦旅行、健康講座等；這些都是社會和祥的基礎。「多華會」能見及此，正是為服務人群另闢蹊徑的智慧。

「多華會」為因應社會的需要，週詳訂立各種計劃，並付之實施。如「培訓義工計劃」，來因應各種服務的適時增設；「青少年大使計劃」，每於暑期推出，

為十三至十九歲的青少年，提供領導才能、關心社會、探討人際關係等課程；這些都是為社會培養領導人才，意義十分重大。「新媽媽服務計劃」、「親子計劃」為幼齡兒童與少年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做父母的怎樣和孩子們相處，培育出他們正常、健康的身心。這些事功，該會都能週詳的擬定和實施。因而獲得各種基金會的贊助；是在三級政府補助之外的社會活動，能廣博法人基金會的支持，正是普遍獲得社會肯定的明證。

「多華會」開辦的中文學校，學童人數約六十，從四歲到十四歲；分幼兒班、初、中和高班。逢週六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卅分上課，以粵語及國語授課。暑期均設兒童夏令營；頗獲家長的歡迎。每年夏令營，入營兒童約六十人。該會經費來自政府機構約有十一處；法人機構特別贊助者約六個；故經費來源穩定，對員工士氣的提升，有一定的作用。

「多華會」首、二任主席黎之良；在他任內便創辦中文學校。黎先生的長兄黎鐵漢，曾任孫中山侍衛、廣州市警察局長等職；氏畢業於「中山大學」，是一位資深的教育家。到多倫多定居以後，參加創辦「多華會」，至去年以高齡九十多歲始逝世。第三、四屆該會改會長制，由江紹倫博士擔任。領導董事局；各董事均

為榮譽職，由董事局聘行政主任一人，總揆全會行政業務，向董事會負責。該會初創時期，行政主任由司徒佑權擔任。司徒先生是國內「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生；廣東人士，但在上海受教育並做過律師；是多倫多第一位考取證券交易執照的經紀人；人脈甚廣，對該會奠基的貢獻頗大，約在十五年前去世。現任行政主任 Lisa Loong（龍麗莎），頗能繼往開來，是個專業的社工。

「多華會」董事局成員，一直是僑社著名人士；如江紹經先生，也是個資深而專業的社工；曾任該會副會長。鄭子超也是僑社著名人士，幼年空軍教官出身，現年九十三，早些年車禍去一足，尚能做掌上壓數十下，其體力異於常人，今尚健在。前會長凌敏群是個會計師；繼任者 David K.C. Wong、現任會長韋勇，都是專業人士。

本市著名女律師顏惠霞，也曾擔任過「多華會」的會長。顏律師在香港成長，負笈來加，在本市開業後，以人緣好，服務熱誠，很得僑眾信賴。她的先生吳袖岳，也是專業人士，外表像個玉樹臨風的俗世佳公子，殊不知他卻精於武術的好手。袖裡河嶽這個不凡的名字，一派安邦力國的志士氣概，配上姓吳，有「吳山立馬，澄清中原」，不正是志士氣概？使我的印象深刻。

《左傳》有一篇述及命名，頗知其中奧妙所在；人的名字像個圖騰表記，嘉名得來不易；不過亦唯識者所知而已。學問之基在博；又非浮淺者可知了。

社區服務的社團真不少，如東區的「活賢社」，會址設在東區唐人街附近，主持董事局雖不是華人，但有華人服務部，服務範圍也很廣。也有以某些特定對象的社區服務組織，如「多倫多華人耆老家居服務會」、「康福心理健康服務中心」、「移民婦女中心」等，可以「顧名思義」，她的服務範圍就很清晰了。此外，還有以地區性的社會服務如「聖士提反社區中心華聯會」、「東鄰社區中心」，都有一般性的社區服務。這些組織，可知華人投入社群服務的人真不少，義工的隊伍龐大，華人走入社會，服務人群，誰說中國人只是掃雪門前？我們對族裔打破族群、畛域而投入社會的可喜現象，不勝欣懷。這正是：龍挾風雲西北飛，直向多城布雨露。

第四十八回

新市府徵收土地

舊觀念揚棄致富

話說舊唐人街的主街依利沙白街，從南起自皇后西街到北面的登打士西街，像中文的「工」字，不過南北的橫街東西向佔地較短，中間南北向的主街較長。北美洲的唐人街有個共同的特點，除非不是大都名城，十九設在市中心；多倫多並不例外。這裡有兩個意義：一是華人到得早，幾與立市同步；二是華人還是安土重遷；不輕易轉移。由於地在要衝，常有迫遷之苦，多倫多舊唐人街也沒有例外。六十年代開始，多倫多市的人口不斷膨脹，舊市府已不敷應用，唐人街就在毗鄰，破舊得也和新氣象有點差落。舊的市府已成歷史建築，當然不能拆除，只可興建一座新的了。目前新市府和她前面的市府廣場，那個地段，大多數是華人經營的。不過，經營權與產權不一樣，租賃商舖，領個營業執照便可經營，不必擁有產權的業主才可以。當時大陸尚在中國共產黨建政未久，僑社反共人士較多，還抱著觀望的態度，不必急於購置地產；何況長久以來，地產市道並不

活躍，容易買不容易賣。唐人街的商戶，屬於華人業主者大概半數，不像現在九成以上。市府要徵收土地，業主除接受市府估值補償外，沒有甚麼法律可根據而能抗拒的，這完全與歧視華人沒有關係。過去法制還很不完善；以致凡是公共的設施，都可以徵收私人土地，例如開公路、道路、醫院、學校、政府辦公樓宇等建地，政府都可以徵收，任何人都不能拒絕，而所補償的價格，亦由政府估算；這等如土地、樓宇的地產稅，也由政府裁定一樣，沒有說不的權利。這種法例，大概要到七十年代才改變；政府興辦公共設施可以徵收，但要符合現有市場價格，由領有地產公會經政府授權經學習和考試及格，領有專業執照的估值師所提出的才算；如果業主有異議，還可以自聘估值師提出新的理據。若政府與業主都無法達成協議，可以訴諸法庭裁決。政府僅是個法人，和自然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過去不合理的徵收，現已完全改觀。華人在舊唐人街的業主，在市府徵收時得不到應有賠償和公道的市價；就連徵收過多的轉賣與私人起建酒店（如皇后西街、市府廣場對面的「四季酒店」），華人業主也無可奈何，因為先徵收而後賣的，產權已過戶了。到後期法例改變，Colony

Hotel（過去 Holiday Inn）現址一帶的華人業主都發了財，真不可同日而語。暫且按下，下文再有交代。

多倫多市政府新辦公大樓的興建，由於佔地很廣，這地段正是舊唐人街的心臟地帶連腹地，一經切除，舊唐人街就開始式微了。還不止此，由於市政府的擴充，有一些政客受到城市設計專家的慫恿，認為 Dundas St. West 的南面街道（從 Bay St.到 University Ave.的一段），是多倫多市中心交通的瓶頸，應該將店面拆除而擴闊道路，車的流量才不致阻塞轉入大學街而南下 Gardiner HWY。這段完全是舊唐人街店舖所在。如果在市府通過執行，唐人街會潰不成市，為了自救，華人才算第一次為保衛華埠而抗爭。

將唐人街登打士西街南面的商戶拆除，雖然使唐人街支離破碎，奄奄一息；但更大的厄運，已在形成。原來有一些市議員進行動議，為了市政府未來的發展，以唐人街與新市府毗鄰，應立法凍結她的發展；就是要唐人街不得作任何發展。如果通過立法程序，等於宣告唐人街死刑，由於法律規定不能移作別用，只有保持現狀等候徵收。看官，舊唐人街位在新市府之後，原是商業中心發展地帶，地價高昂，可建高度最大，土地稅自然

也較高；如果立法不准發展，誰會到唐人街投資，而地稅又如此高，這些業主們不是坐以待斃嗎？

原來多倫多市政府，有一個「建築和發展委員會」，唐人街的土地如果要凍結發展，當然也是這個委員會決定。委員會的主席叫做盧登堡，是個律師出身的資深市議員，後來代理過市長，並曾參加市長選舉，以極少數票敗於丹尼遜，此是後話。當他聽到有議員要凍結唐人街的發展，由於他一向對華人友好，好意向一些華人友好，透露這個不利唐人街的訊息。當然立即引起華人社會的震驚；立即組織了「拯救唐人街委員會」，成員包括：林善堂、林益烈、溫仲、簡家驄、林黃彩珍、司徒耀、羅育智、雷輝鴻等十多個華商。他們做了各種請願、陳情、參加公聽會、申述反對的理由，和保存華埠的繁榮對多倫多的重要性。由於理由充分，打動其他成員。投票結果，以三對一否決了動議。這個動議已成全市矚目，否決過程就更加矚目，唐人街不但起死回生，還孕育著新的契機；研究多倫多唐人街發展史不可不知。原來凍結動議的否決，意味著這個地段沒有不批準發展的理由；「假日酒店」集團立即以高價開始在唐人街收購；華人業主得到巨利，沿著登打西街置業和發展，助長了新唐人街形成的速度。如果沒有「拯救唐

人街委員會」成員的努力，不但舊的不保，新的無從產生；即使產生，也不知等到何年何日？「假日酒店」的收購，連帶整個唐人街的地價飆漲起來，華人業主西遷已成定局，亦奠定新的唐人街，以資金的充裕，宏模壯觀都比舊的講究多了。這種種來龍去脈，福禍潛因，治史者也不可不知。

舊唐人街地價的飆漲，業主經發展商的高價收購，陸續跨過大學街。如「聯僑劇社」賣了原址，買了安省藝術館對面的大屋改建；「龍岡公所」先後在麥歌羅街、寶雲街和士巴丹拿街各大屋大樓；環球治安在登打西街購地新建；「三利」也轉進來；「黃雲山公所」在新唐人街買下巨樓；「涉趣園」也遷到庇華利街；這些都成為新華埠的種籽大戶。

看官，若論關鍵人物，追源溯始，我們更應感謝盧登堡這位華人之友，他是一位猶太裔人。真可惜他競選市長時以極少的票數差落失敗了；真跌破當時許多眼鏡，緣以其曾代理市長，政績又很好；横算豎算都不會失敗的，所以他的競選總部也在酒店準備了慶功派對，結果卻意外失敗；是不是穩勝就不勝？很多支持者就以穩勝而懶得去投票？真令人懊惱。如果他當選，唐人街的發展定會較好。看到他尷尬和落寞的神情，真不知如

何安慰。後來他真的再不參與政治，唐人街失去這位良友，厄運依然存在，擴闊華埠街道之議未息。發財的已發了，面臨拆除的，還是苦酒滿杯！

新市府的興建，舊唐人街已經去了心腹，登打士西街從 Bay St.到大學街，這一段已成主要地區，如要擴寬街道而拆除南面商戶，唐人街真會支離破碎。當地不但許多重要商戶所在，也是重要的宗親堂所所在，如黃江夏、林西河及李氏公所，都是南面大戶，而且人數眾多；又是參加當地政黨活動如林益烈、林黃彩珍、黃衛青、溫仲等，為唐人街也為自己，遊行、請願，終於說服許多議員，市府因而擱置。平情而論，大多倫多又經以後的發展，到現在都沒有人說這個地段是交通瓶頸；可知當時的提出，多少有一點只顧美化新市府附近街道；又可以徵收手法，使唐人街商戶無發展商收購，拆除後，後面的變成前面；又可改建大樓來增加市府的稅收，而這些空地都不是華人的。當時市府為配合擴建街道，有幾件騷擾唐人街的手法；如說燒臘店的燒肉不熟；又說長期暴露在空氣中，易生細菌，未來要常來抽查檢驗。市衛生局又說接到許多投訴，有人吃了唐餐頭痛，因為下味精太多；味精妨礙健康；還有斤兩不足；餐館、雜貨、燒臘店都不衛生，反正應有盡有；無非逼

華人就範。這個結論也不是想當然，試問此議案擱置以後，這些指控當時雷厲風行，吹皺唐人街一池春水，而底事全部無疾而終，可知是配合徵收的目的，向唐人街耍的手段而已。

舊唐人街在登打士西街，其實並不長。擴建道路打消後，大公司又來收購，上述幾個大堂所，聽說「黃雲山公所」當年賣出 435 萬；「林西河堂」在 1989 年經同一地產公司出價 775 萬，但未放手，是這一節的碩果僅存者。「西湖酒樓」過去也在同一段上，後來遷至對面。這個近五十年的老字號，主要東主溫仲以疾突發，不得不急賣，聽說只售 125 萬，如果屬實，真是「大平賣」了。「西湖」右側延到街角，全屬一個業主 Peter Lee，是個在 Kingston 經商的華人；到目前仍依舊觀存在，但這幾個舖位似在翻新裝修中。除此之外，其他兩個大業主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到加拿大來，比華人晚得多。很多人以為猶太人多攜帶著金錢而來，其實不然；但猶太人勤勞與節儉，並不遜於華人。而世界觀與學識，比同時來的華人過之，因此成就有差落；到華人知識青年大量來加留學、企業移民日多，傳統僑社的青年子弟長成；華人整體素質日漸提高，當又不可同日而語。

猶太人喜歡買土地，和同時期來的華人不喜歡買土地，也有強烈的對比，同是當時差落的原因。但七十年代以後，華人對土地的觀念大幅改變；而香港新移民又湧到，對土地的觀念，其熾烈需求心態，恐比猶太人過之。也因為這個理由，許多在唐人街的猶太業主，其產權就不斷轉到華人的手。真是天祐華人，幾代身無尺土的華僑，居然能適時改變傳統觀念，大家置業，而多倫多的地產，竟像脫韁的馬狂飆起來；凡及時買到樓舖屋宇者，無不市利十倍。這樣的一個風潮，唐人街經濟頓時改觀。

看官，唐人街的繁盛，決不是僅靠新移民帶來的資金而興旺起來。傳統僑社經歷了亦近 150 年，隨著加拿大經濟的發展，受到良好教育的華人子弟早已長成，一般華人家庭都有小康的局面；有機緣的人已富起來；加上華人及時將自己重新定位，拋棄「狐正首丘」、「葉落歸根」的故土觀念；不再認為埋骨異鄉是件悲慘的事；「異鄉就是故鄉」，像開竅一樣，把多倫多認定是安身立命之地，生時的住地與死後的葬地都買。這樣一來，到華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住宅，經房價不斷飆漲以後，華人的經濟能力自此完全改觀。看官，統計數字最會說話。大概在七十年代的中期，有一份投資統

計，如果在多倫多 Rosdale 區，投資一間住宅，五年之內，所購的等於國民平均所得二十五倍。投資地產，以地產賺錢，遠遠超過人的工資。華人有了住宅，解決了生活基本需求。如果大家小心算一算，住宅問題解決，像許多傳統家庭，七十年代之前已自置住宅，唐人街大宅甚至商戶，也不過三、五萬；小的一、二萬，甚至一萬以下的，到七十年代中期，那個還須按月付利息？吃和穿的費用，多倫多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都市；而水準與品質之高，卻不遜任何名城大邑。我除了東歐從未到過，多倫多確是個高品質享受低消費的福地。華人社會普遍富起來，才是華人族裔成為擁有高消費能力的主因。

回頭再說那兩位猶太人業主。一個擁有「漢宮酒樓」的現址，原是一間啤酒屋，大概老業主去世，遺孀也雞皮鶴髮了，還坐在酒吧銀櫃前收錢。老人的癡肥，有時見她蹣跚的幫著收拾酒杯；兩個兒子，也年在半百之間，都養了個啤酒肚。過去也有一些華人到啤酒屋去，後來在徵收的唐人街地段，做著拆除和興建期間；啤酒屋的生意明顯減少，僅靠巴士總站的來往人士光顧，但畢竟是過客，生意沒有長期的顧客就不容易做。母子三人早就沒有笑容；生意不生不死存在，尚幸早年

供滿了按押，沒有什麼負擔，也就因循下來。另一個猶太家庭，擁有「李氏總公所」以西到街角的六七個店位，和後面一塊停車場土地。老業主欽繆(Himmur)先生，初來多倫多時，是靠收撿破爛的，經濟好轉以後，買個手推車，每天上街收買舊物，回家修補好另設檔賣出。後來不用手推車了，買了一部腳踏車，前後裝了個木箱，每天還是收買舊物；一直到退休。看官，猶太人的勤儉，當不下於華人，欽繆老先生到退休的時候，唐人街那六、七個舖位，已次第落入他的手中。第二代已經不做老一代的生涯。1966 年，我向第二代的侯活、欽繆，租了一間二樓，改裝為地產公司，名叫「雅來地產公司」，每月租金只有八十元，這是唐人街第一間經營地產經紀業的。大概得風氣之先的緣故，開始唱獨腳戲，開張第一週，黃司徒懿卿和關文從別的公司轉來加盟。大概一個月以後，辦公室就滿座了；以後我們帶動唐人街西遷，這已是後話了。這正是：百年辛苦不尋常，地運來時開一疆。

第四十九回

市府分裂成地標
形狀分裂主對抗

話說新市府的興建和唐人街的興衰，有如此重大的關係。看官，我已為舊的唐人街因新市府的興建，帶來厄運和「禍兮福所寄」的轉折；也為新的唐人街發展的趨向略有指陳，到此暫且按下。讀者定居大多倫多市，新市府已成行政中心，都與我們居民有關；讓我這個老居民，為新移民讀者勾幾筆輪廓；也為老移民敲幾下腦袋，讓沉澱的記憶浮上來。

大多倫多成立以後，全市有兩個不會爭議的地標，就是新市府和已興建的 CN 高塔。在後者還沒有完成之前，新市府是唯一的地標。世界名城大都那個沒有市府？多倫多的市府能成為地標作用，完全因為結構新穎，與眾不同。

我們研究多倫多的發展，在經濟地理上的天然環境和人為的佈局。本傳開始的時候，已經說得詳盡了，於此不再重覆。這是主觀條件的具備。此外還有客觀的影響，最大的莫如鄰省的魁北克，緣六十年代，自從戴高

樂到訪，呼出一句口號：魁北克萬歲！魁北克的居民從此便興起獨立運動，最亂的時候曾經在暴動中殺死勞工部部長，杜魯道總理宣佈戒嚴，將軍隊開入才能平息。自此以後，魁北克許多大公司和非法裔居民，陸續遷到多倫多來。雖然聯邦中央政府以恩威並濟的手段對付魁省，如「世界博覽會」和「奧運會」都讓滿地可市主辦，仍然沒有和緩當時的獨立氣燄；加速了大企業向多倫多轉移。這樣，自 1967 年滿地可舉行「世博會」以後，多倫多市的人的人口，開始超越滿地可了。這是客觀政治的影響，多倫多蟄伏了百年，真像「騰蛟起鳳」，乘雲御風的起飛；滿地可的衰落，加速了多倫多的膨脹，新市府就應運而生。由於已成全加最大都市。新市府興建的圖則，是招請全世界名建築師參加比賽，也讓素負盛譽的專家做裁判。這樣一來，轟動世界，最著名的建築師都參與盛舉。當時世界建築界最負盛名的華裔貝聿銘，剛得過設計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的首獎，名滿天下；大家以為他必摘頭獎，結果只得第二；首選的是個芬蘭人 Viljo Revell，他的名字還刻在入口的大堂基石上。這位建築師還只算個新銳，名氣遠遠不及貝聿銘的。《易經》有句話：「驟得大名，不永。」也真的「無巧不成書」，他得了首獎，新市府的圖則當然就

選用他的了；但可惜興建還未完成，他就英年死了(1964)。

新市府成了地標，當然就是旅遊景點。有一次，一個香港來的著名堪輿師朋友到訪，我帶他參觀。他一看便大叫不好，新的遠不及舊的；舊的當著 Bay St.而坐，坐相堂堂，南面稱尊的模樣，新的在旁邊，坐相已不正，像個中國「屎桶」，還中間破開，左右不齊而對立，左的冒起，市政府常有勢力、政策左右的角逐。自從新府建立，多倫多的快速發展放緩了。我帶他繞了一週，他一到市府後面。更大異說：唐人街經市府的中間破裂，直衝唐人街；唐人街自此一分為二，不會只有一個。他又看到「中華會館」舊址，又問：「中華會館」還在嗎？我說當然在，但已遷新址。他說趕快把舊址的名稱塗掉，否則兩股勢力常對抗。

看官，堪輿家之言，許多人以為：言之有理，查無實據。然而這種風水學在中國已存在好幾千年，亦未必全屬無稽之談。證之事實，亦的確接近他的預測。「孔子，聖之時者也。」他曾言：「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聽來不信鬼神之事；然他重視祭祀，讀者或以為祭祀祖宗、宗廟，乃慎終追遠，是教孝之義。但孔子又說：「敬鬼神而遠之。」如果不信鬼神，何須

遠之？孔子五十而學易（經），為《易經》寫「繫辭」和「十翼」。晚年在他的思想最成熟的時候，致力於《易經》的研究，是他「學究天人」，用人的智慧，探測天地造化。《易經》研究太極陰陽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演變成八卦；生剋濟化。風水學擷部分原理，故未必全屬無稽之談在此。大概人經世故以後，有一些不能用常理去解釋的，才開始相信天命運數。證之以後多倫多市的演變，對堪輿家之言，未必沒有道理，姑妄聽之可也。

新市府的落成，美觀則美觀矣；但究竟不實用，中間分裂而上，同在市府辦公，東西兩翼分開，同一層樓不能相通，要先到地面一層，再繞一週到對面乘電梯才到，不但工作人員不便，市民也不便，有疲於奔命之感。這麼大的地段，而樓面面積僅得兩翼。因此不到幾年之後，又感辦公地方不夠，在 King St. West 另興建大多市辦公大樓，勞民傷財，如果用貝聿銘的，當無此弊，還是薑老的辣。多倫多市的發展放緩了，但不等於唐人街同樣命運。

登打士西街的北面，是舊唐人街現址「夜上海」的對面，有一間小小的餐館出現，名字可像叫做「珠城酒樓」，裡面的東主是一對夫婦，原是從菲律賓來加讀書

的，在滿地可麥基爾大學畢業，以多倫多發展迅速，滿地可又鬧獨立，只可西遷來市，初營精品店，賺了一點小本錢，便約了幾個親戚和朋友，每人五千元，裝修得不錯，還刻意到香港請了兩位廚師，就以港式點心做號召。看官，過去多倫多飲茶，點心都是老華僑製品，「蝦餃」叫做「彎梳」，皮厚餡大，像個小拳頭；但豬肉比蝦多，蝦只是點綴品；食量不大的人，一籠「蝦餃」就差不多了，其他的就吃不下；「大包」也真大，其他所謂點心，均以大為準則，小一點便嫌斤兩不夠，「珠城酒樓」別開生面；點心效法港式，嬌小玲瓏。一時喧騰人口，尤其是香港新移民，未嚐港式點心久矣；一經號召，天天排長龍。由於店面過小，便思擴大，但舊唐人街的大店面早已租滿，有的已被收購，只可暗中向新的地段尋求。這一對夫婦，男的叫杜明高，女的叫珍妮。杜明高的家世很好，父親還是個富有的銀行家，只是杜明高不想靠父蔭，要自己創出一片天。杜明高的出現，像個傳奇人物，帶動新的唐人街現代化；他的出現，像一顆耀眼的明星，消失也快得像殞石。但畢竟劃過長空，使人不自覺的驚嘆；暫且按下不表。正因杜明高還在蟄伏著，埋頭苦幹在累積本錢，以後才一飛沖天。

回頭再說猶太人和唐人街發展的關係；盧登堡議員的隱退，當然是華人的損失。

很多人說著猶太人的笑話，尤以吝嗇的形容過於謔；我不能苟同，我有二十年和猶太人做買賣、做朋友的經驗。因為唐人街的業主，不管舊的和新的中區華埠，猶太人的業主最多，老一代的猶太人尤講誠信；如果說他們狡猾，華人沒有狡猾？以偏概全，總是有欠厚道！

以唐人街關係密切的猶太裔律師，依次出現的有文學海（Alex Minton，因他最早出現，改了個中國名字）、Charlies Atlas、Rosonberg（盧森堡，因做華人移民生意，也改了中國名字）、Larry Grossman（曾任短期安省省長：拉利•高士民）、Earnst Wiss 這些老一代猶太裔律師，雖然都已作古，也不願高攀，沒有什麼特別交情，但他們的起家和怎麼去世，我都能一一道來，說熟悉他們應該沒有疑問吧！這些人別的不說，為華人盡律師責任、盡忠職守是沒有疑問的，不會濫取欺騙也是肯定的。代表 Grange Village 發展公司（即目前在 McCaul St.與 Grange Ave.商場與住宅混合大廈）收購該地段時，其律師 Goodman 先生來找我，將收購委託本公司，也是誠信到底的律師；至於投資的

Aurther Goldberg 先生，控制新唐人街許多地段的 Garry 先生和 Starr 兄弟，都是誠信的商人；猶太人何吝嗇和狡猾之有？傳訛之誤，不可盡信。

回頭再說猶太業主的啤酒屋，到侯活‧欽繆先生告訴我：「啤酒屋有意出售」的時候，我找到業主已是遲來一日，他與發展商已經簽約，完成買賣的手續。拆除興建以後，到「漢宮酒樓」（二樓）和土庫的「金寶酒樓」次第開張，地下商戶和三樓都租出的時候，由於租金的報酬率不錯，樓業又是全新的，一轉手市值漲到 300 萬，發展商賺了大錢。舊唐人街似乎又恢復生機了。

杜明高本來已向西物色商戶，當他知道「漢宮酒樓」全址居然賣上 300 萬；看官，三十年前的 300 萬可不是今天的幣值；而杜明高接洽過 Starr 兄弟擁有的印刷廠，不過開價 18 萬而已。Starr 兄弟年紀也不少，我和他們很談得來；一因他有好幾個佔地大的產業，我要常和他接洽，他也需要我提供屋價的訊息；二因他一間大店（現址「明愛中心」），我租來開設唐人街第一間家具店（M&M Furniture Ltd.）。三兄弟性格各異，老大已年逾七十，很少說話；老二很討人歡喜；老三馬雲，最愛說話，無聊時連少時打籃球也和我說半天。印

刷事業是家族傳下來的，年紀大了，也算是打發時間，三兄弟同時上下班；老三最能和我胡扯，他看同族裔的Garry（加利）先生是不順眼的人，無聊時也在我的面前罵罵他；我懶得問他們的恩怨。加利是做車廂內座位翻新、修補的生意，工場就在原店，就是現址「鴻發燒臘」等一連六個鋪位，與我也很友善，還邀請我參加Massion Club做會員，以事忙未允；他也在我面前罵Starr兄弟。兩個家族大概有點舊怨吧！否則何以至此？再說杜明高當機立斷，他拿著計劃去見銀行，要將印刷廠兩個相連舖改成酒樓（二樓），地面做兩舖位。由於杜明高是個有學識的人，計劃週詳，他經營的餐館是個成功的範例，銀行因此就答應。

杜明高要買Starr的兩店相連的印刷廠，用來改裝而不拆除新建，主要是建築法例問題。新建的必須保留空間，並按面積用途的比例保留泊車單位；這樣一來，實用面積就不如舊有的了。但改建也有不少麻煩，工程進展緩慢只是其一，尚有抽換主柱必須計算承受力，怎樣才不會危險；所以在偷樑換柱時的專業計算要準確，所費工程之大，有的比新建的成本要大得多。像杜明高改建這兩間大舖，還碰了沒有預估到的難題。原來這一個地段，要挖深地窖，動工以後才發覺地底是堅硬的石

頭，真教杜明高出一把冷汗，但工程已進行，圖則已批下，只可硬著頭皮到銀行去申請增加支出預算，所幸他言而有信的信用，銀行還是追加了。第一間現代化而外表宮殿式的新型酒樓，終於輝煌奪目地在新的唐人街出現，叫做「明宮大酒樓」(Ming's Palace)，這就是現址的「新吉祥」，過去又曾稱做「金漢大酒樓」和「吉祥酒樓」，此是後話了。當然，我們以後看到有比「明宮」更大更輝煌的；但在當時，已是華人酒樓最好的一座了。地面的兩戶，租給「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和一間小菜館。杜明高初試啼聲，果然第一炮就響，酒樓業務鼎盛。杜明高也財源滾滾。Starr 兄弟賣了印刷廠搬到士巴丹拿街另一間大樓去，也是他們的家族物業。18 萬當時已很滿意了，就譏笑加利是個蠢貨，不懂得發財機會，一味守株待兔。加利也悶在心裡。大概半年光景，有一位德國裔的發展商，以 24 萬元買了加利那個修理車座的小工廠；加利委屈了半年，終於吐了一口烏氣；放話罵 Starr 兄弟才是蠢貨：你看，我這破爛還只有地面一層的失修工廠，還沒有地庫和二、三樓的，價錢就比他好，過去的成本也沒有他的高，只差半年，獲利比他的多得多，誰叫他這樣蠢？也氣得三兄弟跳腳。

這個德國的發展商，買了加利那個小工廠，用一個Larch Construction Co.的名號興建六個鋪位，就是「鴻發燒臘」（Dundas St. & Huron St.的六個新鋪位），但不久便宣佈破產。原來這六間鋪，已經有六位華人買下，還按工程的進度收了部分樓價。銀行封了鋪，預備拍賣，買主也委託律師出面通知銀行和預備控告建築公司；但公司宣告破產，法律的承擔只是公司的財產，銀行是有優先權的。因此，法庭以我的地產公司在唐人街開業最早，應是最熟悉唐人街地產的價格，便派人和我接洽估價，費用專業照收，估價書成了法庭參考資料。當時估算這六個商戶，兩旁的每戶 8 萬 2 千；中間的 7 萬 8 千。為什麼經過三十年，我仍記憶猶新呢？因為依法拍賣，誰人都有權落標。我和銀行家余秀榛有交情；更重要的他對我的誠信信賴。像我自始就在他的分行開戶，有一次，有人誤存 98 萬到我的戶口，經過了好幾個月，我尚未發覺，他忍不住問我，為什麼不將這龐大的現款做穩當的投資，起碼也做定存，如今放在活期存戶上，每月利息損失就不少了，後來我問過幾個有錢的親戚，都沒有匯錢給我。因此通知他：這筆錢不是我的。

余秀榛聽了很感動，當然後來清查，是一位猶太大富翁存的；由於號碼易記且十分接近。當時以地產市道暢旺，大出大入是有的，但不致大到這個程度。看官，試想當時六個新舖還不到 50 萬；98 萬現款放在活期存戶上，當然不可思議的事。那一位大富翁幾個月都不發覺，他的富有也就可想而知。將誤存的錢用了，當然觸法，加拿大也發生過，但罪罰不重，最多坐幾個月牢就是了。余秀榛拍拍我的膊說：「後生，你好樣的！總之以後你來借錢，我不會拒絕就是了。」所以銀行可能要拍賣，我便和余商量，他真的毫不考慮就答應。余當然也知道唐人街的市道，不必想到賺價，只賺傭金也不少，他是樂意幫這個忙。但後來法官問原買主還想要不要買回產權，原則上要補一些額外不足的貸款給銀行。這六位原買主本來已供了大部分，不補足貸款才公開拍賣，就是讓他們有個優先權；經協議後決定買回，我通知余秀榛不辦信貸了。大概再過一年光景，余便退休了，我為此設宴一席，約集他的朋友為他榮休道別。他再當面感謝，否則，在退休前出這個紕漏也太大了。

看官，新唐人街的地產那時還沒有大漲；我的地產公司亦早已乘勢遷到後來「順發酒樓」的原址去。那時還沒有拆除改建，是兩座舊屋的地段；我把它租出來裝

修成店面；另一棟舊屋，屬於猶太人一個基金會的；是一個老猶太對基金會的捐贈，開價僅三萬五千元，我便買下來，按金二千元，除了接充第一個按押，餘額在交易時付清，合約清楚的訂明，但交易時，基金會的第一個按押不過戶，要付清或由買方自行到銀行安排。這明明有違合約的，我不答應，要求賣方退回按金作罷，原是合理的要求，但基金會不肯，我也不退讓，因此控告他違約；第一場官司贏了。

看官，照理就結案，把按金退回便解決了，真想不到基金會會上訴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竟又受理，因而進行再審判。竟然輸了，我不但拿不回按金，另外還要付堂費和律師費（自聘的）。兩次審判，我都到場，過程一清二楚。基金會那個律師真的很優秀，準備的資料十分充足，舉例生動，竟反敗為勝，我真上了一堂最寶貴的辯論學。使我體認到「訟則兇」這個古訓。一旦上法庭，勝負只有上帝才知道；因為臨場的辯護和言詞間的因應太重要了。這個經驗，是我後來鼓勵我的兒子學法律的主因。這樣充足的理由，竟然無法保障自己，完全是律師的好與壞的決定。看官，違約的一方而且初審還輸了，居然可以反敗為勝，律師的優劣竟是如此重要。這個經驗，我常常告誡親友，不要隨便興訟；更重

要的，別的可以隨便選擇，律師一定要最好的。就在那一年，我有一位長輩在香港，每年還是必然為我們到「黃大仙」拜年，並求一條平安簽。簽中竟說我把「沈香當爛柴」。我一直以為就是指那件拒絕交易興訟的事。因為後來事件完了，基金會重新推出市場，所得價錢，遠比我買時高了許多。因此沒有想到別的事去。其實不然，我真正把「沈香當爛柴」賣了；不是指這件事；是指同一年賺了四萬元，便把「偉景商場」賣了。

那一年是 1972 年，我將公司搬到原做家具店的大店去，這也是 Starr 兄弟的產業，家具店的資本全由我出資的，因為照顧一個老朋友，讓他夫婦管理，當時的地產業太好，實在沒有時間兼顧。老朋友從香港舉家而來，他在香港做 X 光檢驗師，一時還未考上，我以家具生意和地產有關聯，唐人街還沒有這一門生意，就讓他管理，可惜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把資本虧光了，只剩個黑白電視，才告訴我要結束了。也就算了，當時也感到原址不敷應用，就轉到那個店舖去。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走進來，是經朋友的介紹來找我的。他說有一間小房子，由士巴丹拿街一條小巷進入，希望我和他去看看，他是要賣了。這條小巷，是由現址的「山東餃子樓」入口，誰都沒有注意小巷進入後，有兩排相連屋對

面而建，又舊又破爛。這位老先生姓 Liberman，一聽便知猶太裔，他請我估價，我說七千五百元。他完全沒有異議，他也是個道地的居民，是熟悉行情的。我問「首期」要多少？他說不等了，五百便可，他說信賴中國人的信誠，少一點的「首期」沒有關係。看官，七十年代唐人街有一間著名的咖啡店，出爐的新鮮「蛋撻」，和香港干諾道中的「檀島」蛋撻一模一樣，味道也一樣。這位東主原來特別到香港去學師，還帶著非常漂亮的新娘回來，姓陳名叫阿 Kent。他回來找我，由於新婚的緣故，在香港擺設婚宴，錢差不多也用光了，剩下一些回來準備開咖啡店，所以想買間最小最便宜的房子，我就介紹他買下 Liberman 先生的小屋，交了五百元便搬入；還租了新市府後面的《醒華日報》大樓旁的小店，開了一間「檀島咖啡」。人行運的時候，真是擋不住，當時舊唐人街還沒有港式西餅；阿 Kent 開張不久，居然門穿為限，「蛋撻」供不應求。加拿大材料別的都貴，麵粉、糖、雞蛋最平，本少利大，阿 Kent 三、兩年便做到風生水起，幾個月便還清欠款。那位 Liberman 先生很歡喜，便對我說，我還有一間較大的樓宇，你有興趣看一下？我說，大小我不在乎，朋友嘛，有什麼關係？他帶我到 310 Spadina Ave.，就是

這棟，我一看，樓高六層，前後店面一百尺，深二百尺，連地庫七層，每層面積 2000 尺，是新唐人街最大的一棟大廈。他帶我每層看一次，樓是堅固的，但舊而失修。約一半租出當倉儲，部分是輕手工業用的。他問我的估價；我說 36 萬 5 仟元。猶太生意人有個好處，如果他相信你的誠信和學識，他就言聽計從；如果騙他一次，以後就是拒絕往來戶，休想他再信任你。我慎重估算市值告訴他。他竟完全沒有異議說：你就賣這個價吧！我立即找到 Aston Shim，他是從千里達來的華僑，不會說中文。我曾介紹他買了登打士西街，是過去做洗衣館兼郵局的一間。他對我很信任，不過這棟樓太大，要求我和他合夥。我說，如果要合夥，依法例要讓業主知道的，我試試看。也真想不到 Liberman 先生竟說：很好，我信你，也希望你買。就這樣，一分錢也沒少給他，訂約三個月交易。我當時來加剛好十年，一步沒有走出過加拿大境，天天埋頭工作，因此決定到港、臺兩地走一趟，飛機票已買好才買 310 Spadina Ave. 的，因此訂約三個月，待我回來才交易。到我回來，職員許永年（後來自開「鳳凰地產」）拿了一張 offer 來見我。價錢 42 萬 5 千元。Aston 沒有意見，全看我

的。我當時忘記了「黃大仙」的簽語：「休將沈香當爛柴」。當時新唐人街商戶多的出賣，不愁買不到。

人一定要活上一點年紀，才知「天命」。故聖賢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又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這個人生的經歷，真是智者的話語。也說明經過做人的練歷，在不同的階段中有自己的定位；我們不是智者，但經歷以後，回頭檢驗一下智者的話語，咀嚼一下箇中滋味，何等睿智，聖智所以為聖智，就能總括一下人生的經驗，藉告後之來者。如果連體會都沒有，也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人生百年，注重保養的可以達到；當然以正常體質而然；先天不足當然減分；後天失調而減分；有礙健康的壞嗜好、習慣也都會減分。這樣左折右折下來，當然活不到一百歲多的是了；但人生總有個盡頭；原是自然生命的法則，秦皇、漢武漢武求藥煉丹都是枉然；這是很公平的。什麼「總路線」都會以時空的改變而改變，只有這一條「總路線」是不會改變的。王羲之的《蘭亭序》說：「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痛當然是痛，還是「終期於盡」的。所以佛家「看破紅塵」；和儒家「五十而知天命」是源於徹

悟人生的同一個源頭。得失之間，又何必縈懷於心？這決不是阿Q精神，應是人生的徹悟。

再說杜明高建立了「明宮」，奠立這個唐人街的里程碑；他雄心萬丈，已盤算更大的投資，他找到一幅更大的地段，就是過去的「國際酒樓」、現址的「吉慶酒樓」和「耀華酒樓」。原屬黃祥先生的；黃先生是個農場的經營者，年紀大了，賣了農場，到唐人街買了這兩座大屋，自用和出賃，算是安享晚年，有空到「聯僑」劇社聽粵曲演唱，生活優悠自在。杜明高找上他，他也不急於賣。後來杜明高調高了地價，也不過三十多萬。看官，唐人街當時的舊樓，像黃先生的舊屋，市價也不過每戶五、六萬；三十多萬已是好幾倍了，就這樣成交了。杜明高對這新建的大樓，他要塑造一個較「明宮」更偉大輝煌的中國式和現代化結合的座標，作為唐人街和他的歷史里程碑，內部裝飾，全部從臺灣運來雕龍刻鳳的圖案天花板，龍飛鳳舞的宮殿飾柱，一塊一塊的嵌上，把當地建築的承包商都嚇得目定口呆，因為這種裝璜還是加拿大第一次，耗在人工和一般制式的天花板差得太遠，裝修工程比基本建造還要大，遠遠超過預算；差幸他有成功的範例，銀行還是為他不斷追加。他一方面加緊找尋租客，但這種龐大的投資，並不好找；在這

種情況，他也必須不能隱瞞依約向銀行報告，也引起銀行的疑慮了。這種日子也真不可過；已到了外弛內張的時限。杜明高是個新起的富商，但為期不久，賺的錢已全部放到這龐大的新投資上；不論銀行合約和建商的合約都是白紙黑字的，人情不能久拖。黃伯濤兄後來告訴我，大概在最後關頭的時限下，他終於在香港找到「國際飲食集團」的關國基，二、三樓全部租出；地面和土庫就容易解決了。杜明高就這樣底定「國際大酒樓」的完成，他真像一條幸運的錦龍，從此飛騰天際嗎？如果他踏實一點，他是篤定的。到他賣了新廈，他投資過千萬在 Yonge St.一個地盤上，脫離了唐人街，碰上地產放緩，這個投資徹底垮了！除了宣告破產沒有第二條路；也只可無奈走上去。這正是：爛柴沉香休縈懷，險中求財總易敗。

第五十回

高塔名城相得益彰

新興華埠更勝從前

看官，清末有所謂中興大臣曾、左、李：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若說中興，似乎言過其實；說這三個延續了清廷覆沒的命運還說得過去，如說中興似過當了。曾、左算平輩論交，李鴻章曾入曾的幕府，曾國藩與他是師生關係，李向曾遞過門生帖，算是出自曾的門下。曾不只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封疆大吏、朝中大臣；也是個大學問家，他編選的《千家詩》確有見地。他有兩個門人，一為俞樾（字曲園），另一位就是李鴻章（合肥）。曾對俞、李兩人有個評語：「俞曲園拼命著書，李合肥拼命做官。」可見對李荒疏於學問不大滿意。曾有兩句名言：「不信天，信運氣。」就是不相信人的命運是註定的，但不能不相信運氣有時會發生。其中分別，讀者可細味；像他初期與石達開對陣，每次都慘敗；有一次還羞憤自殺，結果被部屬發現救回。如果沒有運氣，就此死了，歷史的評價就不一樣，連歷史都

改寫，更不會有以後擒殺石達開的事；這就是運氣。不信天是不向命運低頭，唯志者可以，是勵志之言。

杜明高的崛起與墮下，可能也有運氣的存在吧。他返回菲律賓去了，聽說幫家族的銀行工作，以他的才能，加上運氣和青春，再創人生第二春是不難的；我常懷念這個為唐人街增光彩的人。

新唐人街是舊的衝出大學街而漸次建立起來。Starr 兄弟後來把過去「明愛中心」，現為「帝國商業銀行」的地段賣了，當然又比加利的地段價高，於是又諷刺加利才是蠢貨。這個地段發展完成，旁邊的加油站便乘時拆除而改建，便是士巴丹拿街與登打士街的「東南商場」和「多倫多道明銀行」的現址。另一個東北街角的原為脫衣舞的大戲院，以 46 萬賣給「中國國貨公司」的李氏兄弟和關文先生，以後轉由邵氏公司加入共同經營。大的地段次第建立嶄新的面目，小的也就次第轉手，裝修或拆除興建，到「中國銀行」完成。登打西街東起庇華利街到士巴丹拿街便完全發展成為新唐人街的主段了。

新唐人街的發展已具雛型；吸引許多投資家的注目。看官，你相信天時、地利、人和嗎？如果我們翻開歷史，大時代、大環境和大時勢的締造，非有這三種助

力不可。歷史有個現成的例子可以說明；就是三國，曹操得天時，以天下大亂，生靈塗炭，人民望治甚切，曹操平定黃巾，解決了河北袁紹、袁術的割據，大致上完成北方的統一。地利則掌握在孫權的手裡，「據長江之險」，訓練水軍，曹操奈何不得。劉備「攜民渡江」，以親民勝，民心歸附，得人和。故各佔一方之利，遂成三國鼎立。後來孫、劉相繼去世，兩國失其利，就是時勢所趨，人民厭戰，曹丕仍得天時，三國遂歸魏的統一。中國還有句話：「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也是地運轉變的說明。新唐人街既佔地利，沒有舊唐人街的厄運和被地形所限，而移民日多，又是天時大勢所趨。因此新唐人街為華商人所認定必發展的趨向，有志一同，人氣已經聚集了，就是人和。新唐人街得此三者，當然就興旺起來。當大家都想到新唐人街發展的時候，時機便來了。「文華中心」和「文華村」得香港新界文氏家族的投資便動工；「景瑞閣」快馬加鞭也建立起來。到「龍城商場」的發展商，買了登打士街和士巴丹拿街角的教堂興建完成，聯結「愛華大廈」和 310 Spadina 的「天天超級市場」的開張，加上「美而廉」的裝修完成即今的「新光中心」現址，「遠東戲院」又興建完成。

士巴丹拿西邊街道發展完成；東邊自加油站拆建成商場以後，南下的許多大工廠次第被華人投資家買下。這些大工廠，過去都是猶太裔做業主的。現址的「華隆超級市場」，曾經在頂樓跌落一塊磚頭，把行人鎚死了，業主 Goodman 先生把它賣了。這麼大的大廈，當時也不過 200 萬；往南再下，就是街角(Sullivan St.)的「光華銀行」；這是臺灣「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的海外分支，是財政部控股的。在何顯重任董事長的時候，便任命賈先生來加擔任創行的總經理。他開張的時候，我還在「文復會」首、二屆的理事長任中，應邀派了醒獅團作新開張之賀。臺灣政爭之時，王建煊被迫落臺，財政部長一職，就是白培英，當時我于役立法院，和白培英頗熟。白部長十分清廉，但不諳做官，只屬過渡性質，不久也幹不下去。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輾轉到李庸三任董事長，以後陳水扁執政，李調離「中銀」出任財長。李是個學者，出身臺大經濟系，與我同班同期畢業。很顯然他是被迫出來收拾財政殘局的；因為比他後畢業的林振國、許嘉棟都做過了，論學歷、資格，李都比他們優秀得多。李和我不但同班同系，我們有許多選修科都相同，例如梁國樹（接許遠東中央銀行總裁）講師初在臺大開課和郭婉容（曾任財長）的「西洋經濟

史」。李畢業後到美國拿了博士便入銀行體系，資格十分完整。李以「新瑞都案」無端被扯入，憤而辭職，怎麼說也不肯任下去，可知也不諳做官之道。李庸三此人的謹慎廉潔，我很清楚。臺灣好的官都「官不聊生」，以今尤烈。「光華銀行」現任總經理龍先生，祖籍廣東順德縣人，是派來唯一可講廣東話的人，尚幸在臺灣長大，適人適所，謹慎明敏；頗具「中銀」優質傳統的主管。銀行隔壁就是「龍華超級市場」，再過就是香港著名碼頭建造商甄子傑的大樓，可惜甄先生約十年前逝世，否則以他的財力和頭腦，對唐人街必有較大的貢獻。再從登打士街的北面來說，脫衣舞大戲院一度成「嘉禾戲院」後，便改裝成商戶，向北聯成「龍岡公所」的產業、「黃雲山公所」的商業大樓而「華盛超級市場」和幾間小餐館；再過 Darcy 外，猶太業主改建成商場，分租給越南、華裔成唐人街部分，往北延伸許多餐館，包括「龍笙棧」、「小翠園」、「三漁」、「小沙田」、「全聚德」等而到街角的啤酒吧(Grossman Tavern)都是華人業主經營的。因此東邊的士巴丹拿街也漸次發展完成。今年，經雷普信多年的努力，南起登打士街，北至學院街，市政府經議會正式批準，這一段士巴丹拿街，比照以南的地段可建的比例。這個轉變，

幾可預測的將來，唐人街必然高樓新廈林立，決不只今天的盛況。雷普信對新唐人街整體的發展，其功蹟遠比杜明高還重大。由於可建高度的倍增，對新唐人街現代化起了催生的作用。

「羅馬不是一天興建完成的。」新的唐人街亦如此，都有成長的過程。到雷普信再注入未來生機的時候，應算是發展完成的階段；至於未來的再創新機，那已屬明天的事。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新唐人街這一段發展期，起點的年份應該怎樣論定？真是無考不成話；自唐人街衝出大學街，試點的工作早已有人實行了，到結集成雛型，以後成為無可取代的新唐人街，應是 CN 高塔興建完成的年份。大致來說 CN 高塔的開始興建，恰可也是新唐人街的試點時期；其興建完成；同樣也是新唐人街確定的起點。

1976 年四月的一個早上，多倫多居民都向天上望，原來蔚藍的天空，忽然出現一道粉紅色的氣體，像紅緞一樣，捲起一個圓圈，剛好套在 CN 高塔的塔頂上。駐足人行道的市民，立刻響起一陣歡呼；大家面帶笑容逐漸散開了。這歡呼的一刻，正是 CN 高塔舉行完成典禮，對多倫多來說，不但是個地標，是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新唐人街來說，也恰巧像一個宣告：CN 高塔

從湖邊的地點，向北劃一條直線，恰可是庇華利街(Beverley St.)；新唐人街就是從那裡開始她的起點，而後向西延伸。

原來 CN 高塔早已規劃，到 1973 年六月開始奠基，也像新唐人街的試點而成雛型一樣。高塔的興建完工，也就是西遷已成定局，以後的興旺、華美，就像高塔的內部裝修和美觀的外飾工程。

從高塔完成之日起，它成為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直升機在塔頂繞飛一周，放出粉紅的氣體，像宣告全世界最高的冠冕的加冠時刻。

世界建築物的歷史紀錄是這樣的：1889 年，巴黎鐵塔興建完成，高 1052 英尺；至 1930 年紐約佳士拿大廈才奪去這頂最高的冠冕；可是一年以後，紐約帝國大廈完成，樓高 1250 英尺。約四十年以後，又被紐約「世界貿易大樓」比下去，比它高了 100 英尺。四年以後，芝加哥的西爾斯大樓(Sears Tower)以 1450 英尺取代。1971 年，蘇聯的 Ostans Kino Tower 為 1760 英尺，但究竟是塔架的結構，還不算建築物。但 CN 高塔還是比它高了九十九英尺。這些世界紀錄的保持者，只有紐約的「世貿」大樓，在 2002 年 9 月 11 日，被恐怖分子劫機撞毀夷為平地，其他尚安然無恙。我們馨祝多

倫多這頂世界的冠冕，能安全一直到它自然老去而後已；願多倫多這片福地無災無難。至於甚麼時候被更高的建築取代，我們都不會可惜，人類的文明是人類共有共享的。從它的建立(1976)到現在，已佔去近四分之一世紀了；在科技一日千里的時代裡，多倫多因它而享的殊榮也算夠長了。中區新的唐人街的發展，只是這本《唐人街正傳》的地段演變的部分；至於其他的地段如東區華埠，其發展大概也在舊唐人街變動的時候孕育著；不過一向西而一向東而已，也是漸進的，只是規模較小。因此，在地段性的取材上，還是以中區為樣本。唐人街是個概括性的名詞，地段性還有散在大多市各個商場，較大的如「城市廣場」、「太古廣場」、「密西沙加市廣場」、「萬錦廣場」、「黃金廣場」、「大都會廣場」、「集友商場」、「美蘭商場」、「旺角」、「新旺角」、「時代廣場」等，都算唐人街中的一部分。看官，唐人街的發展地段，已從舊的轉到新的來了；她的輪廓已浮現，就不必多費這番筆墨。唐人街畢竟不只敘述硬體的商戶和地段，更重要是她的內涵，文化的傳承也就順此而及吧。這正是：地段發展講規模，以人為本重生機。

第五十一回

「唐人」不只漢民族

傳統社團貢獻多

話說唐人街是中國人寄生在中國以外的社會；因此，這個概括性的名詞，華人商業活動的華埠，只是其中部分內涵。任何一個社會，最重要還是她的成員，因此，人的重要遠比他生活的地區大得多；人的活動，不唯追求物質為目的，還追求精神的寄托與慰藉，大我生命的延續和文化的傳承。這些，在支持起碼的生活以外，更具人的意義與尊嚴；亦因此，我寫唐人街正朝這個方面陳述而下筆的。

說到多倫多唐人街文化的傳承，華人所投入的心力也特別多，如果不是這樣，唐人街必會日漸褪色。唐人街所以中國，主要是沒有去中國化，使這一個寄生在中國以外的華人社會，她比中國還中國；正因為這樣，當中國被異化的年代裡，我們可以在「禮失而求諸野」時，發揮了唐人街的作用；做著民族文化的傳承責任。「唐人」兩字，比「漢人」更具意義。本來「漢唐盛世」，乃指中華民族歷史兩個全盛時期而言，為什麼老

華僑習稱唐人街而不叫漢人街？漢畢竟有一個漢民族的存在，會引起不必要的狹義的漢民族的誤會，沒有擴大到一個泱泱的大中華民族。用另一個盛世的朝代做表記，避免了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攻訐口舌。唐朝的王室，原就有鮮卑的血統成份，還有許多有功於國的外族將領，賜帝家的李姓。因此，「唐人」正是大中華民族的表徵；老華僑傳統習稱「唐人街」；也正是他們的高智慧的結晶。我這一段話應發前人所未發；也是我孜孜矻矻提倡「唐人街」文學重要的依據。

　　這段不是閒話的閒話說過後；再說唐人街文化的傳承；當然還以負責傳播、傳承中國語言、文化為主的中文學校為主要基地（前文已述的中文學校不再贅）。如果不把一些華人教會內設的中文班也算進，正式以學校名稱、體制、課程而言；當以設在庇華利街(Beverley St.)的「華僑公立學校」為最早。該校為當時合長老會、青年會所建，建築物各有經管的範圍。大概五十年代間聘請麥造周先生從國內前來主持校務；麥以後為黃秉勛、黃建人以至李達人，先後出任校長。後以產權事，該校失去原址。原校長、教職員另覓址續辦，稱為「多倫多中華學校」；搬至Simpson St. & Howland Rd.的教堂；幾經播遷至現址Jones & Gerrard St.的

Riverdale School，學生已擴至千人間，李達人校長退休後有黃小碧、霍碧虹為繼；校監先後為鄭偉志、劉秉純（現任）。僑民興學的尚有「愛正中文學校」，1972由趙瑜創辦，應算是第一所用國語授課的中文學校；開始時只有數十人。後經陳鍾麗兒校長的努力，從 1974 起，在她民族意識、民族文化使命的教育下，很得家長的認同。1992 年，陳校長獲頒「加拿大 125 週年建國勳章」。陳校長已從「愛正」退休下來，但已為「愛正」奠下良好的基礎，學生約近 800 人。此外，多倫多教育局資助的「維德中文學校」；成立約於 1980 年間，由張菡青、蕭美珠等主持；學生亦逾千。

天主教學校，以歷史淵源，在加拿大是自成體系的。多倫多的天主教育局，其轄下的天主教學校，若以華裔學生多，或應家長的請求，每在週末開辦中文班；如遇人數過多，便分上下午班。約克郡的天主教育局的情形大致一樣。天主教學校的中文班很多，對推行中文教育，成績可觀。屬安省約克教育局的「銘華中文學校」，1992 年由趙美然校長創辦，亦成績斐然。近月來，由王筱蕙醫生籌備的中文學校，其構思周延，應有突破性的建制，我們拭目以待好了。

對一切中國文化的傳薪者，都值得向他們致敬。五十年來，本市出現許多書畫家、詩人、演唱家、曲藝教師和音樂師傅；其個別的成就或設館招生授徒，都使多倫多成為文化城，得以更充實和光彩。這些史實和資料，都經搜集在整理中。

唐人街對中華民族歷史與尊嚴的維護，也有一個名叫「加拿大安大略抗日史實維護聯合會」（簡稱「安省史維會」），成立在 1998 年。其發軔於 1996 年的第三次世界「保釣」運動。成立以後，聯合亞洲一切曾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在加移民，以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維護日本侵略期間一切暴力史實。每年均舉行一至二次大型活動：如「九一八紀念演唱大會」（1996）、「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追思會」（1997）、「抗日和兩岸座談會」、「二戰日軍暴行研討會」（1998）、「抗議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九一八 七十週年紀念活動」（2001）、「九一八的龍之戀」（2002）等；該會仍由錢大偉先生主持，成員來自兩岸三地者多，很多有舞臺、電視、歌唱、音樂、朗誦各方面的才藝，允為菁英萃薈、別開生面的功能社團。

傳統社團，當以地域的同鄉為結合之始；以後又以同姓或特別的歷史淵源而結合多姓的宗親會、公所為

次；才到因應時局、環境而結合的功能團體為最後。以唐人街為早期來自僑鄉的先僑所奠基和建立，因此本傳開始，亦以同鄉會的陳述發引，乃尊重歷史。宗親會、公所乃倫常，姓氏來源為主，當然也是唐人街構成的一部分，但其內涵應在中國民族史更恰當，因此從略了。若以功能團體論！在每一個進步的社會必然存在，而且社會越進步，分工必然更精細，功能團體也就越來越多，還包括部分由專業人士組織的功能社團。唐人街傳統的功能團體，當以「安省中華總會館」最早，其前身乃因應日本侵華，多倫多僑民組成「抗日救國會」，發揮當時無可取代的領導地位。抗日勝利，完成歷史任務，名稱因此改變，以維護僑民權益，並在僑社起了排難解紛的功能。過去仍以粵僑為主，爭取公民權益，反對種族歧視，發揮了應有的功能。隨著僑民日眾，省籍日增；在九十年代開始，中華會館亦早已兼容並蓄，打破省籍的藩籬，原是勢所必至的現象。廣東人四海為家，足跡遍世界，狹隘的省籍情結最薄弱；可惜其語系保持「中州」最力，頗與普通話有差落，學習上較難，亦帶有廣東腔，以致招致誤解為保守的鄉土主義維護者，實屬天大的冤枉。「中華會館」以傳統最早的功能團體，能容納這麼多的廣東人以外的各省菁英；同樣

的，我們也希望這個過去以粵籍人士為主的社團，不可割斷歷史淵源，共存共榮，揖讓而升，適時而退，才能日新月盛的相傳下去。過去粵人主持會館的時代，邀請其省籍人士參加，唯恐有未周。今日會館粵籍人士越來越少，是主持者禮有未周？抑或粵籍人士自我疏離？其間總有個原因吧！與中華會館性質大致相同，亦以團體為主要代表成員的「大多市華人團體聯合總會」（簡稱「華聯總會」）。若論主要不同點，不在事功而在立場意識。若能異中求同，有關唐人街各種事項和發展，都能推誠共同參與，匯成一股大民意，此華裔族群之眾，真有莫之能禦的力量。

至於其他專業功能社團，如「華商會」、「餐館會」和各種專業華裔人士組織的「醫生會」、「中醫」、「針灸」、「中藥」、「成藥」等社團。對唐人街的繁榮與發展，都有一定的貢獻，就不一一細表了。

第五十二回

民族主義千秋在

愛國精神萬古新

看官，唐人街還有一個優秀的傳統，就是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愛國精神。其實「唐人街」三個字，已很清楚是國族成員的結集地。也許有過被野心家所利用，究竟是一時的偏差；例如康梁的保皇黨或北洋軍閥假借國家的名號，做出違背國族利益的年代；但這些只屬短期逆流，不久還是撥亂反正的。中國對日抗戰，是一場民族生死的決鬥；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從「田中奏摺」所定「征服支那」的既定政策；日本不但要佔領我們的國土，還要消滅我們的民族。我們從日本戰後承認成立「七三一細菌部隊」，就是一場滅種實驗室的執行代號。而日本至今對中國人民種種不友好的表現，如祭祀戰犯、竄改侵略的歷史教科書；掠奪了聯合國保管的琉球群島（日本稱沖繩島）、佔領釣魚臺列島（日本稱尖閣群島）。凡此種種，作為受日本荼毒最深的中國人，我們如何能緘默？

美國在韓戰時，大力培植日本，後來竟把琉球群島交給日本；又說釣魚臺的主權未定論，遂啟日本佔領的野心。琉球群島已屬不幸讓日本佔領，釣魚臺就在基隆港的對面，原屬宜蘭縣，扼臺灣北面的咽喉，如果釣魚臺歸屬日本，到有一天中、日又不幸再戰，釣魚臺必成日本重佔臺灣的跳板。苟釣魚臺重入日本版圖，又與沖繩為南北雙鉗，中國沿海漫長的海岸線，又像八年抗戰一樣的勢態，我們無險可守。因此，自從日本侵佔釣魚臺，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人都起來反抗。第一次「保釣」大概到 1970 年為最熱點。我們這些老留學生大多參加。「保釣」的意義不單在這幾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且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復活。第二次「保釣」在 1990 年間；第三次應是 1996 年，乃陳毓祥殉難的一次為開始，到最近一次「保釣」的漁船，又被日本「海防軍」所逐退，都算是同一連續的「保釣」行動。

加拿大有一個「維護亞太地區二次大戰史實聯盟」，是隸屬於三藩市全世界總會，以維護二戰史料的真實性而立會的。我們簡稱「加拿大二戰史維會」；由於地區包括亞太，是二次大戰時日軍蹂躪最嚴重的地區；成員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棉寮三邦、

韓國等，共推共同主席王裕佳、Choon-Soo Lee（韓裔）和菲裔的 Tole Quizano。

該會做了很多維護二戰史料與真相的工作，喚起世界人民，對日本軍國幽靈的復活，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如 1996 年，該會在《紐約時報》全版刊出「保釣」的意義，獲得美國人民深切的關注。1997 年，該會搜集日軍在亞洲戰場的殘暴、殺戮的罪證圖片、資料，還包括戰場以外的屠殺平民的生化部隊的暴行、慰安婦的慘狀等，作大規模的展覽，讓人民了解日本當年的暴行。這大批圖片和資料，一直到現在，還可商借供個地展出。1998 年，該會假「頤康中心」，召開「世界史維會代表大會」，出席代表 400 人；亞太地區派出代表與會者包括菲、大馬、印尼等。

1999-2000 年，日本歷史學家基於良心控告日本政府竄改歷史的史泳三郎，得到「加拿大二戰史維會」的聲援，共同主席王裕佳、列國遠發函多倫多各界，呼籲簽名支持史教授對日本政府的指控；由陸郎毅徵集的簽名超過萬人，提供日本法庭參考。

2003年，該會組成代表團到日本聲援細菌戰受害人索償請願，由溫哥華的列國遠和本市的陸郎毅負責籌備工作，並付諸實現。

該會又在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時，支持華裔作家張純如的專著《南京大屠殺》的發行，發動僑眾購買2000本，又為作者安排全加傳媒的記者招待會，得到極大的迴響；本市《星報》專文報導，使這本專著引起世人的注意，由加拿大傳至美國引起熱賣，促成各國政治人物對日本政策的檢討。尚有支持日本反戰作家渡邊義治的《重逢》的演出；抗議政治人物對日本政策的檢討；抗議「舊金山和約簽署五十週年」等活動。該會對國族的尊嚴和下一代生存的維護，真可為唐人街的表率，是民族基礎的愛國精神的體現，我們由衷的敬佩。

該會還分支一個「多倫多史維會」，王裕佳、黃志華擔任共同主席。

這裡還有過「加拿大安省史維會」，是錢大偉、彭良健等說普通話人士組織的，從1996年開始，每年都有大型集會和研討會，同樣將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中國的史實探討和揭露，提醒民族不忘國恥。五年前有過一次新詩朗誦大會，宣揚民族精神，大會的主題詩由八位有舞臺經驗的播導朗誦，卻都是年青人，公推我執筆：

「中國萬歲交響曲」

從帕米爾高原東望，

不盡的雲海煙波，

到臺灣東陲的蘇澳。

從黑龍江的連峰南望，

穿過荒漠寒林而椰風蕉雨，

到海南島的崖縣。

縱橫幾萬里，

這是中華民族成長的搖籃；

錦繡的山川河嶽，

地大而物博，

交織成民族的家國。

黃帝的戰車在涿鹿虎躍鷹揚，

民族的生存從此有了保障；

龍的子孫開始藩昌。

倉頡創製了文字，

開始了五千年中國的信史。

記錄了明王先聖偉大的事蹟，

中華兒女的英雄事業。

仁義之師，

禮教其治，

倫常之族，

講信修睦；

交織成泱泱的文化大國。

黃河在大地奔騰，

夏禹約制它的狂暴。

但啟迪他的子民雄辯滔滔，

一往無前的志遠氣豪。

長江萬里長的黃金水道，

像《湯誓》順天應人一波接一波。

淮河支流九省，

像周公倫常綿密灌溉家園。

珠江平和清澈，

像孔夫子論道，

交結成民族活潑、堅毅、平和。

喜瑪拉雅山脈居世界之巔，

睥睨天下。

天山山脈雄峰秀嶺，

高瞻遠略。

崑崙山脈迤邐常青，

何等壯觀多情。

五嶽拔地雄峙，

五湖煙水浩淼，

長城依山把關，

玉山飽覽太平洋壯闊的波瀾，

交結成民族的英雄肝膽。

治世用經、亂世讀史；

啟發思想的百家諸子。

汨羅的詩魂教我們常懷故國，

魏武橫槊賦詩，

羲之修禊成序，

陶潛採菊東籬，

李太白曠世天才而任俠；

杜工部悲天憫人的性格；

韓險柳厚、高岑塞北；

元稹西廂、居易潯陽；

蘇曠、辛豪、陸放詞味如何？

元曲、明小說、清考據；

交結成千秋璀璨的文邦詩國。

顧愷之、吳道子有傳人否？

書聖神品、張旭狂草；

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孰高？

王摩詰、李思訓畫宗南北？

宋四大家米芾還拜石？

王公望的富春山留在故宮；

明四大家的青藤已聾？

四僧、四王和揚州八怪你知道多少？

為什麼沒有昌碩就沒有白石？

滬上名家和嶺南派有什麼區別？

同一的答案：中國人、東方書畫殿堂的柱石。

蘇子卿持節為何白頭？

衛青、霍去病為何追逐漠北？

班超入了虎穴；

王嬙的青塚，

是民族和平的豐碑；

蔡文姬把胡笳帶回洛陽；

中興唐室的郭汾陽；

梁紅玉的鼓聲還在黃天蕩蕩漾！

岳飛抗金的壯懷為甚麼激烈？

文天祥的決心在「過伶仃洋」？

戚繼光為甚麼矢誓將倭寇擊滅？

林則徐毀滅鴉片幾百箱？

答案也只有一個：為子孫做個好榜樣！

八年聖戰誰開第一槍？

淞滬、臺兒莊、長沙、常德會戰誰擔大樑？

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賭命！

要保衛重慶誰守貴陽？

看那跨越駝峰的翺翔；

打通滇緬公路的戰將。

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

你的家在西南的桂林潮陽；

軍國的幽靈還在釣魚臺上。

何處不是男兒效命的疆場！

皇天后土！佑我民族永昌！

中華大地的兒女啊！

海外的中華世胄啊！

你可曾想過這錦繡家園，

五千年的歷史文化，

經歷多少罡風劫火，

都由列祖列宗偉大的襟抱，

把它拯救和再造。

你是否感激和自豪？

鴉片戰爭後的一百五十年，

中華民族是怎樣走過！

天行健、晝夜不捨的河川，

中國啊！你要奮發謹慎向前；

讓我們心手相連，

創造一個笑容而自信的明天！

第五十三回

港臺歌星不斷來
粵曲院社春花開

話說多倫多唐人街的娛樂事業，近十年來，已有長足進步，有許多搞歌星登臺（作秀）的娛樂商，推崇多倫多華人的捧場熱情，要比美國諸大城還要高。香港著名歌星如許冠傑、汪明荃、徐小鳳、羅文、關正傑、雙葉、張國榮、梅艷芳、林憶蓮、楊千嬅等，臺灣如鄧麗君、薰妮、甄妮等在這裡做個人秀，都能全場滿座，少有不理想的。因此，多倫多也成了歌星掘金的去處。這些早期來的歌星，羅文、張國榮、梅艷芳已作古了，有的在半退休壯態，可知歲月不居，人也無法長期當紅的。近年唱紅港、臺和大陸的歌星，來此就更多，不勝其錄。本年（二零零三）來的的譚詠麟、李克勤、王傑，在「非典」年代破疫而來，成績亦不俗。

這種個人秀，只是近三十年才開始。而且都是國、粵語時代曲的秀，和僑社傳統登臺的粵劇團不同，後者的成本高得多。主要是人手，一個粵劇團，起碼有正副文武生、花旦、老生、二幫、丑生和幾個次要配角。演

員便有十人。「棚面」和幕後也有十個。這是一個最低的人數了。較諸個人秀，人數在一倍以上。雙程飛機票的費用，是相當可觀的。因此，粵劇團的主辦者，能不虧損，實在已算難得了。

多倫多公演粵劇，歷史不可為謂不長。抗戰前已有戲班前來。最後一次，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太平洋因戰區關係，被封鎖了。「佬倌」們只可淹留。多倫多有好幾位粵劇界前輩，如牡丹蘇、雷翠屏、謝家燕、何醒華、少崑崙、馮盈等，都是來這裡登臺的職業「佬倌」，以後成為當地粵劇的播種者，把這個地方戲種，推廣到這裡來；他們組織劇社，訓練人才，近四十年的努力，到現在，已開花結果，枝葉繁茂了。

多倫多的劇社以歷史長久者，似以「世界鏡」劇社為第一，「聯僑劇社」次之。前者近年活動少了。「聯僑劇社」似老當益壯。去年建社七十週年。

聯僑劇社創社之初，先租地庫，佔地不大。後來始自置產業，購了依利沙白街舊址，自社舞臺。從唐山請來粵劇團，五毛錢可看一晚粵劇；六十年代後期，高價賣與「假日酒店」發展，轉買現址，與安省藝術學院相對，地點適中，時值當在買時十倍以上。

該社設時代曲音樂組和粵劇組。前者由李技能先生負責訓練，後者由龍軍訪先生主持。十年有成，兩組均人才輩出，為僑社提供了正當的康樂活動。

李技能先生畢業於多倫多大學音樂系，樂器演奏，幾無所不能，尤擅結他和鼓樂，並長於作曲。除在「聯僑劇社」擔任義務教師外，並設帳授徒，桃李日多，夫人亦擅唱，樂壇鶼鰈，教人只羨鴛鴦不羨仙了。

龍軍訪先生名諏，以字行。兄龍讜，亦多倫多名角。昆仲常聯袂登臺，各擅勝場。父介尹先生，為吾粵順德世家。

龍軍訪到臺灣升學，即參加「凱旋粵劇社」，並多次公演。畢業後回港，在新建的香港大會堂，與李秀芳合演《薛平貴》。旅加以後，第一次演出，乃拍名旦余麗珍的《樊梨花》，是龍軍訪在加獻藝之始。余麗珍演完是臺，也就「掛靴」，以後閉門讀書，卜居城北，返璞歸真，潛心經史。後之修梨園史者，不可不知此一名角，亦奇女子也。

龍軍訪與其十二兄龍讜，後再參加「明珠劇團」的演出，同臺合演者乃黃千歲、梁少心、朱秀英、英麗明等。劇目為《胡不歸》、《洛神》和《隋宮十載菱花夢》。以後重演，換了丑角和二幫。劇目有《火網梵宮

十四年》、《唐伯虎與秋香》和《程大嫂》。及「孟嘗安老院」籌款，重拍梁少心，演出《春風秋雨又三年》和《梁山伯與祝英臺》。「聯僑劇社」籌演，拍香港名旦角鍾麗蓉，劇目為《萬惡淫為首》和《新啼笑姻緣》。又曾為「文復會」籌募經費，拍黃金愛、當紅、曾雲飛等，演出了《去年今夜桃花夢》。均獲僑界好評。

「聯僑劇社」以後，「粵海音樂社」繼起，專志發揚粵劇，人才輩出，可以自行組團上演，不必外求。以上所述留多倫多伶倌，均為該社創社元老。培養出不少粵劇人才，如鄭玉龍、飛鳳、馬欽、許國光、謝瑤華、吳韻玲，都曾粉墨登場。

近年來多倫多設館授徒的音樂師傅就很多，愛好粵曲的市民，應有很多選擇，不愁沒有展現歌藝的場所。

其中有「馮華悅聲曲藝社」，創立人馮華，為二胡王呂文成嫡傳誼子，亦為梵鈴王尹自重親授弟子。馮華不但精於曲藝，從遊者多，他亦為「頤康」義工，回饋社會，令人敬佩。

出身廣東粵劇院的馮樂永、陸秀霞師傅，在名班與著名伶人演出，經驗豐富，亦將設館，將為本市喜愛粵劇人士喜訊。

「劉永全戲曲學院」創立人劉永全，立院已十六年，門人頗多，故有同學會之成立。劉為王粵生弟子，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課程導師及主考，有學院派的教授方法。

「邱少游戲曲學會」主持者邱少游，創立該會（一九九五年）以後，以認真教學，學員已超過百人。

「愛健戲劇會」為「愛健會」附屬團體。「愛健會」由許多社會著名人士建立，以服務社區、尤以服務耆老為著力點，設有許多班次，現有會員近千人，有自置會址。戲劇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聘請著名師傅教導粵劇舞臺工架和曲藝。會長鄭頌周，是一位成功人士。曾留學英國，是一位土木工程師，退休後來加定居。鄭先生伉儷為粵劇同好，有時粉墨同臺，娛己娛人，與眾同樂。有一次義演《胡不歸之逼媳》，鄭反串逼媳之家姑，莊諧雜出，不輸「半日安」，真是能者無所不能。鄭太唱做亦近上海妹。

「譚俊聲曲藝社」成立亦八年（一九九五年）。譚能唱能彈，指導學生較有全面體驗。

「宋錦榮粵劇曲藝學院」（一九九三年成立）於二零零二年自置會址，對施教設備頗齊全。

又由於宋錦榮所歷既多，先後參加香港名班如「仙鳳鳴」、「雛鳳」、「頌新聲」等為擊樂領班，故經驗老到，曾任香港八和會館副會長。

此外，許多附屬於社團的粵劇組、班，或由曲藝同好籌集一地自彈自唱者的小組織很多，就不一一介紹了。以上這些粵籍人士，對粵劇能在本市流傳和推廣，都有其一定的貢獻。一些不及知的曲藝教導社、院，限於個人識見未廣，與此請見恕。特別一提，在這個陳述裡，叨承孔劉珍女士提供不少資料，她是個熱烈的粵劇愛好者，對宣揚曲藝甚力。這正是：市民好曲藝，僑社自和祥。

第五十四回

來市伶人逐個數

唐山老倌帶隊來

話說唐人街的內涵，如果少了中華文化的傳承，只是個長期的市集。城鎮是當地人做生意的； 市集是外地人借當地一隅之地，賣著與當地產品有異的貨物；唐人社會的唐人街，有異於長期市集，文化的傳承是個主要的基因。文化中的戲劇，是族群在進化中，濃縮到舞臺上表演的故事。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也獨特地在戲劇中表現出來。中國文化在戲劇反映出來的，每帶著教忠教孝的倫常意識，民眾就這樣潛移默化下接受，傳統倫常的傳承，舞臺起了很大的作用。唐人街過去是粵籍人士為主，因此廣東大戲在僑社表演最多。

粵劇戲班（劇團）到多倫多表演，以太平洋戰爭發生，不能返唐山的職業伶人，以後留在多倫多的，我及見的兩個：一為雷翠屏，她是個武生，唱大喉的。我見她約在六十年代初期，她已是七十左右的人了；但中氣充足，宴會時有娛興節目，興到時她會唱一段，還是韻味十足，氣魄雄渾。另一位謝家燕，是個花旦，但結婚

後便不再唱。兩者均已去世。戰後來定居者，一九七二年尚有黃千歲，及後一些來的余麗珍。其初來時，尚夥拍票友粉墨登臺一、兩次，以後就在多倫多「掛靴」（粵劇界人語：收山）。黃千歲時到「粵海音樂社」會會朋友、講戲，平靜安享晚年；大約九十年代間去世了。余麗珍上文已述，不再贅，她的夫婿李少芸，是一位著名的粵劇編劇家和班政家，許多名劇是他編出來的。李翁有時約我作拇指戰，對我勤於寫作，時有獎飾，並希我抽出時間跟他學編劇，他常慨嘆粵劇凋零，編劇人才更難以為繼；可惜我俗務羈身，總是無法圓他的心願，到我擺脫俗務時，他已遽返道山了。麗珍姐尚健在，子女均有聲於時，都是專業頂尖人才；其一子為美國某大銀行副總裁，曾派香港任主管。少芸先生好有陳文光，就是本市陳氏太極拳社創辦人，文光先生出身空軍，戰後退役，在香港經商，七十年代間來本市定居。李、陳原在省港時好友，在本市重聚，時有約敘，若我在市，便很容易找個搭子作方城之戰，志在談笑和美飲美食。因此在牌陣之間，笑謔自嘲，莊諧雜出，每每笑彎了腰。陳文光抽煙斗，時常挑舊補新，有一次單吊，牌放得稍開，不知誰撥了出去，他在清潔煙斗，到和出時，不見那章單吊牌，也當然找不出來，怎麼辦？

自是各有主張，收錢則免問了。又有一次單吊二筒，他不敢清理煙斗，手執著牌，可是等了一陣，沒有人打出，他不耐煩把牌按在額上，這下可怪了，一到九筒都出了，就沒有二筒。他說：你們是不是戴著透視鏡？大家笑彎了腰：哪須透視鏡，你的二筒印在肥額上，他攬鏡一照果然。李、陳兩老音容宛在，歡樂猶遺人間。

看官，粵劇是我國許多地方戲中很重要的一個；在地方戲種中，粵劇的影響，隨廣東人遍佈世界各地，真可謂無遠弗屆。又以廣東地處中國南陲中華民族不甘中原淪喪為異族統治者，許多中原義士南來，每多到大陸最後一站的廣東。晉室、宋室南渡，廣東便開發；南宋帝昺曾駐驛九龍半島，過去香港啟德機場尚有「宋王臺」。余初到港，遊「宋王臺」尚見許多南來詩人題壁其上，于右任亦有詩在。後來啟德機場擴建，僅餘大石，上刻「宋王臺」三字，題壁已毀去無存，惜哉；此民族遷移之史蹟也。清皇太極犯關，每為廣東籍大將袁崇煥所敗，乃用反間計，崇禎不察，用凌遲之刑殺袁崇煥，明遂無可抗清之將而亡。清廷知廣東人性格最詳；統一以後，每年在廣州「瘦狗嶺」「操砲」（即軍事演習），乃以軍威警告廣東人不可造反。但清不亡於太平天國之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而亡於孫中山（廣東香

山縣人）領導的國民革命。洪秀全許多將領，每多廣東人。黃花崗烈士紀念碑，亦以花縣人士最多。太平天國亡後，許多落鄉戲班之「紅船」，收容了不少逃避清廷追殺的太平天國遺臣遺將，這些人以後都成了粵劇班中分子。因此，粵劇中每都忠臣孝子的劇目，乃承反清復明的餘緒，暗中宣揚民族氣節的。「紅船」亦唯粵劇有之，這是粵劇宣揚民族大義的溫床，論史者不可不知。

回頭再說抗戰以後，國共內戰，不久政權轉移，粵劇名伶便跑到香港發展；香港一夜之間名伶蝟集，帶動了粵劇蓬勃的興起。但香港彈丸之地，觀眾看膩了又衰落；有一些名伶又只可重回廣州謀生活去了。到北美來的畢竟是少數。有「金喉歌后」的小燕飛，是大陸政權轉變後，第一個香港粵曲名唱家到多倫多來，那時已是五十年代的中葉了。但只是唱了兩次，拍和者就地取材，以「粵海音樂社」的成員如馮盈、何醒華、曾阿享等音樂師傅；就在唐人街的 Casino 戲院，成績不俗。但當時多倫多華人不多，留不住小燕飛，她轉到紐約發展，就此找到對象而定居下來。這一位當年紅極一時的伶影雙棲明星，金喉在顧盼有情中演唱著，至今尚健在。當年的巧笑倩影，如今恐雞皮鶴髮了：「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啊！

上文提到一九七二年來本市定居的黃千歲，是戰後粵劇名伶的第一位。當時黃千歲已屆晚年了，兒子黃培剛好新婚，黃千歲趁機帶這一對新人，到美、加走一趟，介紹一些好朋友給兒媳認識，也看看有沒有機會留下來。先到美國，碰不到機會，也打聽過移民手續，都認為很難；黃覺得加拿大也和美國無異，原想在溫哥華打個電話通知多倫多的朋友就算了。

人的際遇有時很玄妙，黃千歲在溫哥華打個電話給多倫多朋友，原想告訴他不來了，就此轉機返香港。但朋友說，既然到了加西，只差一程便到多倫多，何不到此一遊，再碰碰運氣吧！黃千歲覺得有理，打消了原意，就到本市來。黃到美是有意謀移民的，到多倫多的希望原已打消，乃應友之約，到此一遊而已。正所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這一位朋友，就是「樓岡公所」元老吳培芳；吳先生喜歡唱粵曲，也懂一些樂器。他和我的地產公司營業員 Harry Fung 很熟稔，馮先生是個很四海的人，曾是唐人街選區國會議員密秦拿（後任加總督）的支持人，有很好的私誼；就請他幫忙。透過當時盧森堡（A.Rosonberg）律師做申請，每人伍佰元申請費，三個星期便批準下來，黃千歲和兒媳便就地做了移民，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黃千歲既長居本市，又是名伶，吳培芳聯合一些老朋友，為黃登臺作準備。就地取材，當時請得在三藩市定居的梁少心、朱秀英、英麗梨、黃金龍來多，配合本市龍讜、龍軍訪兩位，陣容便頗可觀；還請了梵玲聖手尹自重做「頭架」，文全「掌板」；所以在音樂拍和來說，還是班霸的陣容。看官，以多倫多定居之文武生言，龍軍訪不作第二人想。所以演兩臺戲，黃千歲和龍軍訪也平分秋色；這固然是黃的謙和有關，也不能否認龍的造詣。他們合演的《火網梵宮十四年》，龍的演出就教人印象深刻；龍讜的小武也屬一絕，反串也可觀。黃千歲兩臺下來，就在多倫多正式「掛靴」了。黃有玉喉之稱，嗓子保養很好，至老不變，亦允為難得。黃在一九七二年到多倫多來，至九十年代始逝世；子媳至今猶定居本市，已是兒女成行了。八十年代間，我仍能常見黃翁，他那時適過了八十，他說「過了八十，就一天不如一天了！」這句話印象深刻，是我唯一記得他的感嘆；歷盡舞臺掌聲的人，對人生的感觸也許更深刻吧！

從香港組團而來的，應以一九七六年的「黃金劇團」為首次。全團三十人，要角林錦棠、陳好逑、關海山、張醒非、吳美英、梁漢威等。其中關海山近年在香港電影和電視劇集演出，頗令人刮目相看；如演「金毛

獅王」和長壽劇《真情》中的老爸，都令人印象深刻。今年我到廣州的「愛群酒店」粵曲歌壇懷舊聽曲，領班的關小姐唱小明星腔，倒是韻味十足，說起家世，竟是關海山的女兒，傳承有自，不愧梨園子弟之後。近年沒有關海山的消息，他的女兒說他中風了。生老病死，人身真是苦本之源啊！

一九七七年來了「寶英劇團」：李寶瑩、羅家英、梁少心、新海泉、區家聲等組成。羅家英近年不再拍李寶瑩，卻入了電影界拍汪明荃；人生真像一齣戲！新海泉的冷面笑匠，令人印象深刻。一九七八年組團來加成風，竟有四、五個之多，有人賺錢，也有人斷腸。

戰前，粵劇發展蓬勃，其基地為省（廣州）、港（香港）、澳（門）三地。是伶王薛覺先與馬師曾爭霸的時期。戰後之初，薛、馬已年華老去，代之而起是何非凡、新馬師曾；何非凡的《情僧偷到瀟湘館》一劇，在廣州連滿半年多，一百五十日、夜場，場場爆滿，這是粵劇班霸從沒有的紀錄，包括新馬的《萬惡淫為首》或任、白的《帝女花》。但何非凡一生英明，最後斷喪在多倫多的舞臺上。無獨有偶，何伶在本市最後一場戲：《黑獄斷腸歌》。

原來歌壇興起了粵語時代曲；粵曲冗長和難唱得好，漸漸被取代。而粵劇本身也起了變化，新人輩出，何非凡這張舊面孔，也不能百看不厭的。一九七八年，何只可組團到美、加演出；這等於戰時的落鄉班。何到了舊金山，和過去紅星周坤玲傳出緋聞，為當地僑社杯葛，已經很難支持下去，再到多倫多的賓亞遜歌劇院演出，還是受到本市僑社的杯葛。我從小喜歡粵劇，對何的舞臺表演和多變化的唱工心儀不已；因此每晚捧場，看到座位只有一兩成，每為何伶難過。但何非凡是個敬業的人，不因觀眾人少而怠慢，真屬難能可貴。演期過後，報章忽然刊出何伶單獨飛回香港之消息；因無力購其他成員和戲箱的機票和運費，以致淪落多倫多。後來怎樣？已無從查詢，但此事發生沒有多久，何非凡竟以病逝聞。一代伶王，終於這樣收場，真令人惋嘆。能稱得上伶王者，為數不多，獨何伶來過多倫多而已。

能為何非凡配戲的，當然也不是泛泛之輩。伍秀芳是其中的一位；伍伶扮相甜美，唱做俱佳。以後在多倫多定居，以文會友，創立華文作家協會，曾長期為《星島日報》寫專欄，文字優美，一如其人；藝文兩擅，真本市一枝奇葩了！

過去粵劇舞臺，多以男主角的角色吃重，旦角（女主角）為主的不多。粵劇的男主角稱做文武生，和國劇有別，國劇原稱京劇，男角和女角分得精細；粵劇女主角稱做花旦。花旦能稱「旦后」的也不多。戰後最紅稱旦后的，只有紅線女和芳艷芬。紅線女北上廣州以後，香港只有芳伶，到芳伶嫁作醫生婦以後，鳳凰女、白雪仙和以後的李寶瑩、梅雪詩等才崛起。紅、芳這兩位旦后的當紅時代，編劇者已轉變傳統手法，不只專編男角為主了。像紅線女在港時期，何非凡仍日正當中的伶王。他倆的合作戲匭，編劇者就有一部《搖紅燭化佛前燈》，兩人在舞臺佔戲已平分秋色，不再全偏於男角的表演了。沒有何非凡的合作，紅線女為主的戲也大量出爐。如《仙女牧羊》、《一代天驕》、《昭君出塞》等，都成紅線女「鎮山戲寶」，叫好叫座。能稱旦后者而無異議，恐怕只有紅、芳兩人，其他還恐有爭議。而兩人中，只有紅線女到過多倫多來，且不只一次，紅伶唱工獨特，很多人學其唱腔，總是隔了一層。紅線女就是紅線女，像鄧麗君就是鄧麗君一樣，是無可取代的。紅線女最廣為人羨稱學習的一曲《昭君出塞》，原作者為盧家熾先生。盧先生亦有「梵鈴聖手」之譽（戲班人給他的封號），在八十年代初期定居本市，以後又回歸

香港。在本市期間，與我頗熟稔，是他親口告訴我：《昭君出塞》是他的作品；其寫作過程和用字遣詞的修正，都能一一說上，是假不了的。

喜歡聽粵曲的人，必知「骨子歌王」鍾雲山；他曾來多倫多定居，最少也有兩年。然七十年代此間華人人口，無法使鍾君得展所長。他唱得好，也懂得教唱，而且懂得玩多種樂器。今天的多倫多，教戲教唱音樂的劇社和音樂社很多，養活一個鍾雲山是輕而易舉的事。鍾雲山蜚聲粵曲唱壇，乃勝在唱得有韻味，抑揚頓挫有緻；由於聲發於情，唱纏綿悱惻之詞，特別盪氣迴腸。我認識他的時候，已接近六十歲的人，又來得不合時，頗有才人老去的落寞。說起粵曲歌壇的衰落當然不勝感慨。他說：時不予我了，不想「掛靴」也總有一日到來，拜託你為我寫一曲，作為我「掛靴」演唱的最後一曲吧！看官，鍾雲山名曲的《一段情》的確膾炙人口；我從未寫過粵曲歌詞，也不懂「何、工、士、生、且」，如何寫得出，又供名家「掛靴」收山的紀念作！不敢謬應。鍾君卻盛意拳拳，責之以義，動之以情。他說只要懂聲韻、能填詞者必勝任。他把最擅唱的小曲和「中板」的曲譜寫下，要我選個歷史、或文學家的愛情

故事，依曲譜填詞。故人情義難違，只可勉力用杜牧的故事，寫了平生第一首粵曲唱詞《嘆花》：

『（杜牧詩白）：「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小曲惜花詞）非不知，我來遲，遲來四年後，綠葉子滿枝。今相逢，恨相逢，湖州刺史，杜牧何癡。思當時，念當時，見卿猶在未嫁時，許願十年為刺史，聘禮定迎嬌姿。誰料好事難諧，彈指十四年期，唉卿呀！你已蟬聲過別枝。（中板）今日重臨當年地，嘆惜桃花經結子。與卿再相逢，相逢猶有憾。呢個風流杜牧，不禁魄碎神移，十載揚州夢，只贏得薄倖名，可嘆羈於宦途驅使。（介）此日空惆悵，無計憐卿徒敘舊；從此一別，休問相聚在何時！』

鍾雲山在多倫多最後公開演唱，乃應「孟嘗安老院」籌款之請，地點在賚亞遜歌劇學院，唱的就是我為他寫的《嘆花》。後來他重回香港，最後演唱的也是這一首。這幾年來，已沒有接過他的信了。前年過港，在人潮中忽然驚鴻瞥，轉眼頓失所蹤，嗟嘆人生聚散竟如是。

熟悉粵劇發展的人，大概都同意我的觀點：分兩個時期；抗戰前與戰後。其中間乃在戰時；粵劇團因戰時

關係，無法安定發展，只有到沒有戰事的地方上演。由於大城旺市淪陷，粵劇人士求生存，只可組團落鄉公演，叫做「落鄉班」。這種亂離年代，一切文化藝術的發展都屬次要，能夠保存就不錯，難有發展的。近世又以電影藝術的進步，音響特效和各式各樣的娛樂事業的興起，粵劇這種地方傳統的舞臺藝術，也就日漸式微。故其戰後蓬勃的發展，隨七十年代的任、白班霸結束。粵劇由盛而衰了。在任、白最紅的年代，堪能抗手，唯麥炳榮與鳳凰女的《鳳閣恩仇未了情》；麥亦曾來本市公演。

回頭再說一九七八年，香港粵劇團來多倫多演出，是次數最多的一年。何非凡之後，又有文千歲領導的「千歲劇團」；到了秋後，著名丑角梁醒波率鳳凰女、蘇少棠、劉月峰、梁寶珠等來。梁原是武生出身，身胖後轉演丑角。但工架甚佳，拿手戲《十奏嚴嵩》，飾嚴一角，粵劇界無人能出其右。我特別通知「多大」老師石清照（K.Stevenson），帶東亞系的學生來觀賞；石老師是該系中國戲劇教授，曾隨我國演京韻大鼓的章翠鳳學藝，是哈佛博士。我選修過她的課，師生相得。石老師很高興帶學生來看了一場，還和梁醒波合照。有一天休息，我應朋友之約陪梁醒波打了一場「麻雀」。波

叔打「麻雀」有個缺點，如果手上提了一副大牌，手就自然抖起來，百試不爽的。所以他的手一發抖，我們就特別小心，有時大家忍不住就將他說破：「波叔又有大牌了！」這樣一說，如果聽牌，他的手就更抖。他自己用一隻手拍打其他抖得厲害的一隻，還罵道：「有甚麼可怕？抖甚麼？」有時還喝一聲：「停下！」這樣裝模作樣，更使我們笑彎了腰。有這個毛病，梁常敗北。如果他贏了，就更莊諧雜出，免費娛己娛人。想起他的諧趣，也教人發笑，真不愧為丑生王。

同年，吳千峰、謝雪心、新海泉又同來。

八十年代初期，任、白的傳人組織的「雛鳳鳴劇團」，以巨型新起班霸的規模（全團五十人）到多倫多來。我約集本市文化界，筵開十席招待。龍劍笙卸裝回復女兒身，別有明眸皓齒的嬌艷，和臺上風流倜儻的俊朗，誰會想到是女兒身？在一次談笑中，她突然問我：「你覺得我在臺上迷人還是臺下？」我不知好歹的說：「在臺上。」她就說：「敗啦！怪不得我找不到男朋友啦！」我說：「真的嗎？」她爽朗說：「不會騙你！」那時本市來了一位「棋王」，是一位工程師，他可能閉目下棋，而且可以一敵數人，也可以一人兼顧幾局，矇上眼睛，靠旁人唱棋代下子。長得也英挺正派，我就想

介紹他；但他不敢，龍劍笙當年的名氣太大了，令人有「齊大非偶」不敢高攀！但我的感覺，她是個和藹可親的人；然而到底見面不多，只能說觀感而已。龍演罷回港，至今未見伊人。聽說已洗盡鉛華，做了賢妻良母了。

一九八二年來了「頌新聲劇團」，林家聲與吳君麗合組的，演出了十天，頗為轟動。其後鍾麗蓉和區家聲也來了；鍾麗蓉還一度定居本市，她學女腔，頗得神韻。可惜鍾麗蓉和鍾雲山一樣，來早了。鍾麗蓉很喜歡讀書，但出道很早，常感時不予我，她很喜歡我寫的墨跡，送了一小幅給她。這一點，她有點像余麗珍，麗姐定居很用功讀書。早期我少離市，有時去探望她，帶幾本她喜歡讀的書借給她；她真的把它讀完。舞臺雙麗人，自有其不凡之處，未可與一般伶人視之。

論陣容鼎盛而完備，大陸來、官辦的「廣東省粵劇團」允為第一；畢竟與私營有別，全團五十五人；而又以紅線女這位久享盛譽的旦后領銜，配名伶陳笑風、紅虹、黃志明等，以首次官式訪團來，頗為哄動。紅虹為紅線女之女，首度隨團來加，分擔了紅線女部分角色，以傳人初試啼聲，亦甚矯健；紅伶有女能傳，亦屬喜訊。後來紅虹去了臺灣，應教育部檢定教師資格，就在

教育部內口試，並唱一曲。真是巧合，我當時在教育部探望李煥部長，不意聽到紅虹口試並聆一曲。紅虹順利通過了考試，受聘在國立藝專任教席。到她搬入宿舍之時，在裝修期間，我到宿舍拜訪她。她有一位弟弟馬鼎盛在港，當時在《星島》任編輯，與我有來往。到我派駐香港時，曾代表僑委會邀請他訪問臺灣。馬對軍事學很有研究，一直從事新聞和研究工作，是個很好的青年作家，我有時到港亦間有會晤。鼎盛兄對其父（馬師曾）很尊敬。馬為粵劇第一代伶王，與薛覺先一時瑜亮，是伶人中最有學問的人，許多名劇出自他的手筆。到了晚年，由李少芸先生組織了「大龍鳳劇團」。幾可說網羅在港老一代伶人：薛覺先、白玉堂、馬師曾、余麗珍、白雪仙、任劍輝、靚次伯好手。第一齣為《帝苑春深化杜鵑》是為薛覺先配戲；第二齣便是《蝴蝶夫人》，是馬師曾擔綱。乃讓薛、馬平分秋色之意，我都是座上客。當時任、白只作副貳而已。薛有個傳人，就是林家聲，八十年代也到過本市公演。回頭再說「大龍鳳劇團」，這個陣容，恐成絕配；像國劇中之《霸王別姬》，由楊小樓之霸王與梅蘭芳之虞姬一樣，也屬一時瑜亮，盛會難期了。馬紅夫婦，我只能識於舞臺，都是我心儀的人，以余生也晚，未及識荊！然其班主李翁少

芸和余麗珍卻屬忘年之交；至於其子女，尤以鼎盛兄，雖不常見，卻是相念的文友，人生相遇之緣，亦有前定的，勉強不得。若緣到相遇，應宜珍惜。緣起緣滅，正如徐志摩的《偶然》：「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而投影在的的波心」，「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我們在交會時互放的光亮！這一刻，如果像蘇東坡所說：「自其不變者而觀，則天地與我皆無盡也，又何為羨乎！」交互時曾互放過的光亮，若以不變而觀，這一刻便是永恆了！

一九八五年，大陸再辦過一個「青年粵劇團」來多倫多。由老將羅品超帶領，集廣東省粵劇後起之秀倪惠英、郭鳳女等菁英，也哄動一時。自此以後，至今未見官辦劇團來。對過去一切曾為多倫多唐人街文化活動，添過一筆絢爛的藝術表演者，致一份誠摯的感激和掌聲，使唐人街在冷寞中添了光和熱，使中華文化在這個冰寒的天涯海角，有著啟發性的傳承。使唐人街無數埋頭苦幹的開拓者，在塵囂的市集工作之後，得到歡笑！這一切，是我們記唐人街歷史時不能遺漏的珍貴一頁；記錄下一切為孤苦心靈製造歡娛的人們鼓掌。作為唐人街歷史的紀錄者，能完整勾出一個大致的輪廓；我也為「安省華人婦女聯誼會」主辦過這些來市表演所化的心

力致敬！協助我記錄的好友們致敬！沒有你們，這些珍貴的史料都會隨時間而湮沒。

第五十五回

詩人早出賞「湖楓」
詞丈「晚晴」在多城

話說中國人從古自豪為「詩國」，《詩經》以降，歷代詩人輩出，詩體亦隨時代變遷，至唐開科取士，以詩為重要考取科目，故其格律韻府統一而成標準。其演變過程屬詩學研究，非短文可盡表而從略。唐定下的標準，我們稱「近體詩」；「近體詩」經二千年的粹煉而成，鏗鏘天籟，轉折多姿。今之門外漢不諳此道，時加惡語；但「近體詩」至今仍未因此而廢，似恢復過去生機。本市詩人自「湖楓詩社」創立（一九八二年上元節）至今(2022)適四十年。曾經六次「詩畫琴棋雅集」，規模之盛，詩人之眾，可以「蘭亭修褉」為之引接。

本市詩人的結社，當以「湖楓詩社」發其端。在未正式結社之前，香港詞人甄陶（伯俊）先生，以「亞洲詩壇社」主編身分，請我負責向加拿大、美國詩人徵稿，因這一層關係，使我注意此間詩人的動向。「亞洲詩壇社」由詩壇前輩如于右任、梁寒操、彭國棟、巴壺

天、成惕軒、賈景德等發起組織的。甄先生人在香港，曾為「新亞書院」講席，能主壇該社，自然是資老功深人物；原來甄先生早年已屬「南社」成員，與柳亞子、傅鈍安等唱酬了。著有《袖蘭館詞》、《袖蘭館嶺南書畫記》、《袖蘭館詞人書畫記》等，堪稱一代作手。因此，雖然他沒有定居本市，但將本市詩人作品刊在港、臺兩地發行的「亞洲詩壇」上，為以後結社做了準備的工夫。甄陶是綺聲能手，能主壇該社，當為詩壇祭酒。茲錄其作品兩詞以見其風格：一、菩薩蠻（偶過塘西憶少年時買醉）：「花殘蝶怨無消息，綠珠墜處痕留碧。拍岸舊寒濤，今宵聲更高。 衰顏猶艷舞，裙帶迷歸路。我本少年狂，重來驚鬢霜。」二、鷓鴣天（為廖夫人三夾海死難賦悼）：「嗚咽寒流繞斗山，孤帆三夾去來難。疏林鴉噪斜陽沒，陡起旋風折蕙蘭。 生事已，死魂單。浪花堆雪淚斑斕。故人載酒時過我，同弔鄉關月一彎。」袖蘭館主詞，情真意高；黃華表認伯俊「詞氣深厚，殆過其師（歐陽韶）。」高亢處，直逼稼軒。

我向加、美詩人徵集詩詞稿的兩年；香港詩人陳浪平移民定居本市，遂與馮民鑑先生力促其主持詩社。定名「湖楓詩社」，緣起小啟由我主稿如次：「湖光耀錦，楓葉流丹；高塔登臨，縱目攬地靈之美，大都寄

意，騁懷有人傑之思。湖楓詩國，唯天所授。況曲水流觴。東排千島之列；裂地天壺，西湧大瀑之境。文納多元，詩放百家。正宜發大漢之聲，集詩人而成社，風雅君子，盍興乎來。」

「湖楓詩社」成立以後，加盟者日多；佳節時有雅集舉行，此後十年光景，多倫多詩人唱酬不斷，雅集長宜，是詩風最盛的一段時期。茲將當時詩人作品舉隅，可概見詩社水準。陳浪平社長詩主性靈，心儀《隨園詩話》。「湖楓詩社」端賴其擘劃每年雅集、出版《唱酬集》、聯絡催詩，該社在其主持下，開北美未有之大氣勢，遙接癸丑蘭亭修禊盛事，不意於海外見之。茲錄其律詩兩首：敬輓潘小磐詞丈「愕然聞耗立街頭，早諗衰頹暗為愁。米壽敢嗟天不憖，禧年果乃煞之尤。風流文采更誰在，月落啼烏益我憂。最是曹娥悲父切，竟隨幡影作江投。」馬年詠驥馬：「時來吐氣復揚眉，駿品豐神伯樂知。龍種端應騰翰海，穆王曾效會瑤池。翻蹄千里清風爽，噴玉三邊寇壘夷。笑彼凡駑唯恐後，百方爭附欲名馳。」

潘小磐為香港名詩人，與陳社長交誼篤，和我亦多唱酬，他聞「湖楓詩社」立社，有詩來祝：《奉寄之遠詞長並祝湖楓創社》：「大漢天聲域外揚，端憑公等作

龍驤。何時假我飛雲履，來賞湖楓共一觴。」潘翁近年以高齡辭世，思之泫然。

一九九一年該社詩人節雅集，特將當時即席吟唱錄出，讓讀者對該社水準作一鑑評。

辛未詩人節雅集 馮民鑑：「長空輾轉此喬遷，海外鷗盟別有天。角黍飄香迎屈子，離騷夙願棄彭年。成仁取義無多讓，愛國忠君已兩全。競渡狂歡騰北美，龍舟擊鼓表先賢。」

前題 蔡定球：「花飛亂雨過牆東，世局迷濛夏夢中。兩岸耆民持正義，一窩鬼魅鬥歪風。詩人哀郢千秋筆，學子亡秦萬丈虹。身老天涯刀亦老，無多血淚染榴紅。」

前題 方競濤：「節號詩人感萬千，緬懷忠烈淚如泉。鄉心梗阻同為客，壯志沉迷欲問天。喜見揭竿摧暴政，竟遭揮甲刃空拳。淪亡總是由殘賊，未報血腥兩隔年。」

前題 馬兆麒：「灼灼榴花照眼殷，艾蒲難拯國痌瘝。三閭忠藎沉羅汨，一水驚濤甚武關。禍迫燃眉爭骨肉，議循較手鬧愚頑。連天芳草迷秦楚，莫漫侵階任意刪。」前題意猶未盡再賦一截 馬兆麒：「讒邪鄭旦子

蘭姦，遂使忠臣放不還。壁上空懸鍾進士，如何寶劍佩腰間。」

前題　陳浪平：「纔聞六四吼天呼，又弔三閭屈大夫。今古國殤雖異轍，死生大義未殊途。民深水火偕亡切，情甚炭冰可合無。遠望瀛臺多慨感，黃魂何日得回蘇。」

前題　許之遠：「汨羅猶是水煙寒，依舊南朝事苟安。千載忠靈如尚在，臺澎殘局帶愁看。」

前題二首錄一　鄧瀚鈞：「榴花照眼芰荷香，客裡光陰又端陽。船鼓聲中懷屈子，何妨煮酒讀騷章。」

前題　彭光義：「街上旗飄一望收，原來近日賽龍舟。是非千古誰能辯，梟自翱翔鳳自囚。」

前題二首錄一　林兆南：「群賢雅集紀端陽，盛會良宵共舉觴。席設吉祥肴饌美，一年一度此難忘。」

前題　孫芳：「四時多市樂循環，佳節千年往復間。秋水蒹葭天地闊，龍舟鼓動照江山。」

前題（是日巧值父親節有感）　陳佐朝：「端陽雅集念詩人，節日同時敬父親。憂國恤民賢士志，義方教子效忠臣。」

前題　石鴻鍇：「那堪端午論讒嗔，屈子行吟為取仁。哀郢章章悲且憤，離騷節節怨填身。既然沉汨懷天

恨，何不揮戈斬佞臣。千古忠魂終未散，教人辛淚灑江濱。」

前題二首錄一　袁英齊：「西望巴陵蜀道難，猿啼虎吼未心安。民流海外文章蔚，氣弱關中霸業殘。萬頃江波沉烈骨，千杯艾酒酹忠肝。他時倘得耕南畝，遍種靈均九畹蘭。」

同年「重九雅集」，湖楓詩人又聚首唱酬。由於加盟日多，已刊出者不再錄，其中亦有一二例外者。重九（辛未）　彭光義：「風急天高入九秋，重陽把盞共登樓。只防罰酒依金谷，勉把詩成七字酬。」

前題　馮若炎：「不上龍山上粲樓，江山嫵媚好凝眸。多城擊鉢騷懷漾，驟雨催詩雅韻稠。辭藻機雲傳二陸，湖楓奕葉衍千秋。吟哦彼此身心健，霽月松風晉鶴籌。」

前題　林光英女史：「龍山天表費神馳，佳節重陽就菊卮。書劍飄零懷故舊，冠簪讌集念陳思。迎風菡萏驕陽候，附驥湖楓拾翠時。詩話隨園情與切，岡陵晉頌慰襟期。」

丙寅小陽春雅集中，又見許多新加盟的詩人了。丙寅小陽春雅集　楊榮邦：「小陽春冷雪花飛，北國冬來草尚肥。含蕊新梅葩欲綻，辭枝殘菊葉何稀。登樓雅集

吟鷗侶，入目佳章燦玉徽。慶節幸陪高士席，陶然不管淺材譏。」

前題 胡其禮：「秋盡而今屬小陽，加東早晚霧茫茫。霜風亂颭楓皆禿，雨雹橫侵菊尚芳。眼見三邦酣內戰，身憐數載慘逃亡。劫餘難得騷盟敘，舒我幽懷賦短章。」

前題 梁金謀：「漫道小陽暖氣來，頻頻冷雨打樓臺。園中玉露凋殘葉，嶺上冰霜茁老梅。歲月蹉跎驚火石，事功轉眼便塵灰。天涯流落嗟年邁，佇望春風斗柄回。」

前題 蔡海傑：「已涼天氣未寒時，候入小陽草木知。居士幾曾甘蟄伏，美人何必苦猜疑。為澆塊壘寧耽酒，欲寫胸懷祗有詩。自笑枯腸無好句，吟來可似竹枝詞。」

前題 郭逸之：「律轉霜橫歲向闌，小陽無力抑新寒。江干紅葉風前舞，籬畔黃花淚未乾。景物不殊容自遣，節時剝復任天安。顢頇世事忘懷久，猿鶴沙蟲一例看。」

前題 張操正：「序日初冬氣漸寒，嫩梅待放倚園欄。經霜院菊枝凝翠，著露江楓葉似丹。世事由來多興

廢，天心莫測定危安。禪機穩握渾忘我，理悟循環意自寬。」

前題　姚懿庭：「北嶺初寒醒菊叢，片雲飛散現長空。朝巡院落觀梅綻，夜倚書窗覺月曚。岸竹因風搖影翠，江楓著露漫山紅。感時休說榮枯事，悟徹機微意自融。」

程先生（之遠）來雲公幹忙於觀展僅以電話寒暄告別聊致長句答之　雲城雷基磐：「交淺言深酒一杯，失之交臂嘆徘徊。支離分赴輸饒境，愊億紛紜到朽材。驪唱灞橋寧折柳，驂停驛館再云來。蓼紅蘋綠仍秋色，人愛黃金我愛才。」意有未盡再塵千里　同前：「不曾識面恨緣慳，寄語湖楓唱和班。對客那堪搖落感，照人賴有膽肝頒。出山泉水清而肥，沒澤蓍簪去也還。敢引西湖甌北例，倒從遺緒意難刪。」

中秋前夕接雲埠雷基磐詞長見寄二章步原玉報之　許之遠：「今夕蟾光滿酒杯，湖邊塔影幾低徊。羨君此際成霄鶴，誤我浮名尚楚材。經國文章終負手，大刀壯士未曾來。天心此夜澄寰碧，感念詩箋寄不才。」「文字因緣一面慳，徐翁門下列先班。我曾驚讀華章句，君卻枉交錦頁頒。問歲從知君稱長，因公未晤我須還。金風半月重遊地，再奉蕪詞待改刪。」

丙寅中秋拜讀雷基磐詞長佳作二律深覺詞意昂藏嘆為瑰寶率成一絕聊為續貂並博一粲 郭逸之：「何時把盞共談心，得誦瑤章思不禁。才氣黃金原二事，雷君見識世同欽。」

湖楓創社雅集敬次浪平宗長原玉 香港陳冠夫：「浮海耆英先後來，湖光楓色與時開。彌天魅過餘濃霧，大地春臨響蟄雷。砥柱橫流知鉅力，搏霄健翮羨高才。吾宗履跡親風雅，喜見真聲動九陔。」

高齡詩人朱雅正（一九零零年生）亦參加「湖楓」唱酬；是詩社最老成員。錄其二絕：一、書懷：「蕭瑟平生志未伸，苦吟君莫笑天真。傳家身外無長物，詩句聊將勉後人。」二、歲暮感賦：「遠遊北美作桴浮，喜得老身在自由。歲暮鄉關懷念切，何時重見白雲秋。」

多倫多詩人參加「湖楓」很多，以後又有「晚晴詩社」為後繼。兩社吟詠酬唱，自得其樂，漢詩和中華文化也就薪火相傳。優曇同日感開以詩誌之 黃公安：「多年呵護此曇栽，今日欣看朵朵開。異彩奇姿香滿室，幾疑玉殿送將來。」

悼亞洲詩壇社長伯俊教授 甄梯雲：「避秦香港憶當年，海外傳經繼昔賢。兩載沉痾終不起，關山難越哭君前。」

王戌詩人節感賦　鄺諤：「東出流移漢水間，行吟未老鬢毛斑。論情哀郢無今古，應有詩心共往還。」題聽瀑圖　前人：「長松標舉如高士，曲水橫陂在抱琴。三疊飛泉湘氏鼓，幾人坐是賞清音。」

詠雪　李榮銓：「清白臨塵世，瀟瀟墜下頻。寒廬人獨慘，金屋暖如春。詠絮誇才女，尋梅羨隱淪。卻憐衣薄者，送炭究誰人。」

上巳褉集自題梅花圖　勞允澍：「歲歲重三勾勒忙，多城酬唱又飛觴。春來此地何由覺，數點梅花天地看。」

先君諱復琴，曾任香港文化大學教席，亦工書詩，書宗板橋；詩學放翁。曾任香港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國府衛生署駐港澳主任；港澳中醫師經國府所發之「考試院及格中醫師證書」，先君為初審主持人。對此間爭取中醫合法地位，先君為第一人。後轉至滿地可執業、授徒。一九八七年辭世。著有《針灸學》、《中國文學簡史》、《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為歷史作證》、《雞聲馬蹄錄》、《蹄聲劍影錄》、《餓火》（詩集）等行世。舊體詩作亦多，錄二首如次：懷郭英殊將軍：「三十功名秉虎符，八千里路隱楓湖。將軍恰入征西夢，未熟黃粱莫驚呼。」對雪有懷郭英殊先生：「冷酷

人間雪滿城，恬然奔上第三程。九針苦海曾除病，萬卷青燈且論兵。杯酒橫刀聽玉笛，布衣捫蝨傲公卿。纖雲漠漠冬陽艷，六十功名一笑輕。」

奉和復琴大國手見懷元玉　郭英殊：「少年斗膽慕干城，歷盡長程又短程。一劍曾揮胡地月，百杯今鬥酒筵兵。浮沉人海成孤往，流浪天涯似客卿。不死仍留餘勇在，收京待把此身輕。」

謝許之遠鄉彥惠墨寶　周德：「羨君筆下走龍蛇，墨寶頒來寵倍加。還我河山終有日，似斯鐵畫必籠紗。世推張米真神品，共識鍾王大法家。屈指鄉邦數文物，降心儂自拜風華。」

北遊喜晤「湖楓」諸君子　葉詠琍（臺北文化大學教授）：「莫道詞壇類轉蓬，驀然此地出湖楓。諸君北國傳薪火，應向儒林記一功。」

之遠、浪平詞長多城贈詩奉答　潘新安：「憐君久客頭微白，笑我無能鬢亦灰。異國山川歸素識，一時楮墨競新裁。塵機早已隨年減，孤抱還當藉酒開。漸覺爐峰深誼少，高篁長念友松梅。」

談雲璈大姊，工詩書，亦作綺聲，教育家也。居本市，設帳授徒，門人至多。錄一首見工夫。暮春：「未

見芳菲節，偏吹料峭風。乍寒還乍暖，時雪又時溶。百卉無紅染，千株乏翠籠。杜鵑聲撩恨，惆悵客途窮。」

詩畫琴棋雅集誌盛　何熾昌：「琴棋詩畫足風流，雅集湖楓解客愁。臥虎藏龍皆上座，一觴一詠醉良儔。」

蘭　陳漢忠：「荃蘭九畹入幽懷，清氣隨風盪小齋。世濁道微君獨秀，騷經千古合相諧。」菊　前人：「獨鬥西風燦茗金，稜稜瘦骨笑楓林。悠然采擷南山望，看盡閒雲愜素心。」

香港名詩人陳本、何竹平、何叔惠、蔡念因、張江美、黃建五、劉德明、盧國洪、陳季通、潘蛻庵、陳琳、黃福培、陳大德、莫雲漢；美國詩人湯廣燦、馮若炎、劉鏡如等，都是「湖楓」的嚶鳴詩友。至晚晴詩社，姚懿庭先生主壇後，又多了大陸詩友的唱酬，人數甚多，錄不甚錄，就從略了。由於篇幅的關係，許多詩友的詩作也只可從略了。如崔群甫、司徒樹濃、陳庶宗、陳鼎元、梁廣文、盧國才、劉振利、馬德明、馬子豪、陳仲元、鄭仁、李秉綱、張清、譚明珠、李玉貞、嚴仲均、楊永強、野宇、林春令等。也有許多來自臺灣、英國、泰國等地詩友，限於個人識見，未及錄出，統希鑑諒。一切曾為漢詩創作，做了海外播種或傳播的

人士，在大漢聲的詩國裡，在中華文化的傳播史上，你們默默化費的心力，在異代儒林的傳承史冊上，希望你們的作品，經過時間最後的鑑評，得到你們應得的評價。那些沒有錄下作品的詩人，也希望後之來者補上，我已做了記名存證的工作。這正是：提倡風雅開文運，點染湖楓入漢詩。

第五十六回

摹字得形臨帖在意

練技能熟書道主本

話說近世物質文明，毛筆難學難精，而且觸筆者墨，易污執手衣袖，於是代毛筆而起者多，漸次很少人懂得用毛筆寫字了。我們又何忍獨責唐人街呢？除了圖書店外，唐人街的店戶，甚少尚用筆墨，現在餐館開菜單，一般已捨棄用毛筆字了。倒是有些小型的餐館，壁間一些特別介紹的菜牌和價目，卻是毛筆寫的。寫得中規中矩已難得，大多庸劣不堪。不是他們不藏拙，這種像大字報的餐牌價目，鋼筆和原子筆的筆劃太細，遠一點距離便看不到，失去招徠作用，只可用毛筆。其實是從商業觀點著眼，並非對毛筆「情有獨鍾」。

毛筆源出吾國，是文房四寶中的主要工具。有了毛筆，使我們的文化大放異彩；書畫垂耀千古，成為東方藝術的主流。我們有別於西洋畫藝，使用毛筆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可惜近二百年的動亂，國人對傳統國粹，每每沒有經過甄別，一律視為落後，應該揚棄；書道固在其列，曾經成為國人必學的國粹，從此一蹶不振，至今

雖尚可傳，但已達「不絕如縷」的地步，遠不如韓、日的興盛和尊重。

書道者，書法之道。書而有法，當不是塗鴉般，一定有其法度。寫字的人不講法度，很難登大雅之堂。怎樣執筆？怎樣下筆？怎樣結字？怎樣佈局？古人總結了他們的經驗，在許多書籍裡、翰墨間和畫的題款上告訴我們。

我們看小學生描紅或臨帖，許多把手腕放在桌上，在書家來說是不對的。執筆之道：指實、掌虛、肘豎、腕平，腕平是要和肘部一齊懸起，離開案面，但又不必過高，約一指高就夠了；肘部比腕部要高，也不能聳肩的高，肩頭要放鬆，然後可以「掉臂遊行」，寫起字來才活潑隨意。指實，字的筆畫才見骨力，掌不虛，就無法運筆了。

一般教寫字的先生，每從「摹帖」做起。惟古人不尚摹帖而推崇臨帖。姜夔說：「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位置只是皮相，筆意才算神肖。岳珂更指出：「摹帖如梓人做室，櫟櫨榱角，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附所至而息。」兩者都推臨帖較摹帖有效。位置只屬形似，固不如神肖。正如齊璜說：「似

我者死，學我者生。」「學」乃在筆意神肖，正是同一的道理。

習書必做臨帖的工夫，但能預做摹帖，想來也不無道理，到了一定水準的時候，再去臨帖，那麼古人神形兼備，又有何不好呢？學書須有恆，開始選定一個碑或帖，每日臨它，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自會慢慢體會出書者筆意。再練習下去，再旁及其他，然後可談創造自己的面目。如果連一個碑、帖都學不好，而求大成，恐怕是欺己欺人而已。

孫過庭說：「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險絕」是「工」的頂峰，超此頂峰，則「歸璞返真」了。第一個「平正」和最後一個「平正」不同，前者是人為的，後者自然天真。如同《人間詞話》的第三境界，「已在燈火闌珊處」。學書到此，算是成功了。

時人未經正規訓練，而想以奇險謀眾，許多浪得虛名的書家，每每自詡他的字如何如何的好，但真正了解書道的人，必然不多，遂使豎子成名的也不少。不過，所謂成名，只是俗人的時評，時間是一切藝術品的最後裁判者，這個關，是一切贗品的鬼門關。

研究書法的人，多讀名家碑帖是很有幫助的。魏雄晉逸，「唐重間架，宋重韻趣」。我們在欣賞古名書家之餘，日久自能意會神領，對書法之奧妙的吸收，會產生攻錯的作用。

有心於書道的人，有幾本書不可不讀：孫過庭的《書譜》（即書譜序），包慎伯（世臣）的《藝舟雙楫》，笪重光的《書筏》，康長素的《廣藝舟雙楫》。這幾本書對書道的闡述，都能自成體系，條理分明，他們在長期實踐中來驗證前賢的遺教，並有所發明。

有許多典籍，對書道時有理釋，著者每一語道出某些關鍵，可為書家或習書者參考。所以，凡是藝文，到最後關頭處，在技法上已練無可練，並非到此為止，必須求突破最後一關，過此則天地悠悠，與我同在。這一道關，乃在悟道。而悟道最好法門，乃在讀書。例如書道，我國從蒙恬造筆以後，垂二千餘年，先賢對用筆的經驗，是何等豐富；因此書法的許多卓見，只要留心，會發現許多在典籍上記著。但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近代沈尹默著的《書法藝術欣賞》、陳振濂著的《書法學》都極有見地。許多教書法的老師，只知要學生勤習，這種一味求技法的熟練，而不知技屬末，末技

再好，僅屬書匠，要更上一層樓，非諳書道；道為本，本末倒置永遠不能入「書家之門」，僅可做個門外漢。

我國文字的演變，從甲骨、鐘鼎文（俗稱金文）的小篆、大篆而至隸書，再演變而成楷書，就是我們今日使用的正體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做了簡化的研究，以後就明令使用公佈的簡體字；又二分法，把過去傳統的正體字稱做「繁體」，貶意十分明顯。文字的演變是自然的趨勢，中文也不例外，但一切的演變必須順其自然，文字是一種文化活動的產物，不能用政治手段強行改變，特別是中文，以象形等六種不同形式而成，是非常科學的。簡體字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引致許多爭議，而有暫停第二批簡體字使用的公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江澤民先生「對中國語言文字工作發表三點意見」中的第三項：「書法是一種藝術創作，寫繁體字還是寫簡體字，應尊重作者的風格和習慣，可以悉聽尊便。」至於正、簡體的評論，不在本文討論而從略。

我為什麼說中國准許書法家使用正體字，算是解決了書法家的困境？因為書法對結字非常講究，為什麼講究結字？是關乎書法美觀的藝術問題。書法家更有本事，如寫簡體，大家還要去猜究竟是什麼意義，美的感

覺便落空了，欣賞從何而生？更嚴重的問題，是上行下效，許多不成熟的改變，導致大家效法，人人可變倉頡，這是中文的厄運。

大陸近年經濟改善，書法家也輩出，老一代如沈尹默、趙樸初等，都可直追古人的成就。由於美術學院很多，培養出來的人才也就很多，這是可喜的現象。香港老一代的羅叔重、賈訥夫、馮康侯、王世昭、佘雪曼、梁子江，其中馮康侯的成就最可觀；賈訥夫渾厚；梁子江工穩；羅叔重則飄逸中失諸稍輕薄；王世昭結字與筆法不純；佘雪曼以小筆寫大筆失諸局促。臺灣尚健在的王壯為用筆沉雄，劉延濤恣放，成就可觀。與我同時擔任評委之李猷（今年車禍去世），法度嚴謹；戴蘭村近於神秀，其他不能言不足觀，但非區區所能體會而已。

書家鄺諤在加定居約廿年，創立「加拿大中國書法協會」；諤翁用功之勤與功深，可以左右開弓，筆意亦與米芾接近。賈訥夫晚年來加定居，惟很少應酬，張草體為當行，沉雄深厚。林千石才情橫溢，如初寫黃庭。惜天不假年，可為加拿大畫壇發一嘆！曾任書法會會長李復興，隸書為其當行，若從張猛龍黑女碑鑽研，以李君英年，定可超邁前賢，為加書法界放一異彩，余厚望之。史圖恣筆而見骨力，勁遒而生姿，允為難得。鄧無

涯老而彌篤，字如其人。馬國權論書道頗勤。我曾看「彩玉」署名之字，未知其姓，應出針線之手，然其才情卓爾，如公孫大娘舞劍，此人未來應佔書壇一席。譚超常脫胎禮器，深得筆意。

現任會長陳漢忠，曾任專校講師、金門書法學會顧問，深研書法有年，用筆勁遒；夫人郭儒禎亦為書家也。林環陔書家所藏碑帖本頗多；尤以所藏《欽定三希堂法帖》全套最為珍貴，林先生擬自印百本，分贈中外圖書館、博物館；以傳承文物精粹，老而彌篤，至為難得。林之書尚自然，不拘繩墨而法度自見。沈德興蒼勁，濕燥渾成天然，功深之筆。孔銘昌頗知「瘦金」三昧。葉錦芳才人筆墨，天份既高，若歸璞返真，從工返樸，定更可觀，且必成大器。駱拓、曉山喬梓自成體系，閱歷既廣，所悟遂多。錢道宗有金冬心遺風；楊嬣天份頗高，可創自己面目。何鏡賢博益多師，工深日見，聞與友好創立學會，亦屬書壇多一新軍也。尚有許多臥虎藏龍，未及一一，有待補遺。

余初習王，後習米；技未足論，然好研書道，歷經數十年，所知未敢多讓。苟天假我以之年，有緣若得高徒，當亦可開流立派。若以為狂，拭目以待可也。這正是：狂則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第五十七回

畫人染出新天地
彩筆能描故國春

嶺南派大家陳樹人應算來加最早，且時間頗長，因他當時奉命出任國民黨駐加總支部書記長，是總揆黨支部的負責人，陳以後曾回國任該黨海外部部長。陳為嶺南派創派要角，除高劍父、奇峰外即陳樹人，惟畫風似完全不同，文人畫氣質較濃。其哲孫陳定中繼其志。該派繼起者為香港趙少昂、楊善琛成績最可觀，弟子黃磊生、歐豪年等，目前成為臺灣最當紅的畫家。以後司徒奇、周公理、伍步雲等。司徒奇之紅棉獨步藝壇。周公理與伍步雲均揉合西洋畫技法，應屬大家；在西畫藝壇亦佔一席。兩人各在畫展時所標價目，一般華裔人士以為過高，但想想稍有名氣的西畫，標價均不只此，真堪為兩老發一嘆。除伍步雲尚碩果僅存，餘皆作古了。

來加亦久之鍾秉剛，為何漆園入室弟子，深得其師神韻，授徒亦久，逝世已廿五年矣。陶澐廿年前來此定居，陶公古貌其畫，有王子久與苦瓜和尚神韻，筆墨高古。周士心接海上名家遺風，筆墨清爽，得文人畫之旨。馮秀雄結合西畫技法，成就可觀，其子洪洲繼其

志。馬笑如教畫三十餘年，畫藝應與時俱進。伍彝生用筆恣放，但細緻處亦令人驚異，有孔雀王之譽。伍時彤教畫亦久，今已作古。這些都屬前輩了。

英年者輩出，朱軍山能匠心獨運，擅於縱深佈局，水墨敷彩兼善；何百里才情獨厚，筆墨淋漓，有大千晚年遺風。劉金芝佈局神妙，效果奇佳，技法新潮，亦才人也。單伯欽人物擅長，藝高膽大，近年卻向山水尋突破，可知能者無所不能。勞允澍造詣勝乃師。張達文以家學傳承，穩健處見功夫，應為習畫者之好師父，在其筆墨不苟之故。蔡鼎文有羅聘筆意。駱拓、曉山喬梓，識見既廣，風華自見，金石尤見功深。陳秋言才華難掩，快筆見功夫。陳池暢筆筆有來歷，非常人可及。石人學識如其畫，此人必不會久居人下。章天柱簡筆空靈，神態自出。李行簡有吳冠中筆意。張步揉合西畫技法，強烈對比，自成面目。許君健工穩意到。林環陔蘭竹通靈，氣韻自生。方免衰技法新潮前衛。

呂偉松學養好，基礎深，在畫藝的表現上，運筆自如，有謂「胸中自有巖層疊壑」，若看呂先生揮毫，就有這種風采，余深慕焉。馬鵬學院派出身，理論與基礎深厚，且工雕塑，屹立在「中華文化中心」之孔子銅像，正是他的作品。

女畫家近年來加者亦不少，在加從事教學、教畫的張菡青，傳統技法精研，對傳播國畫畫藝，卅年如一日，典範足式的人。馬笑如更早設館授徒，是趙少昂親授的弟子。顧媚敝屣歌壇與銀幕掌聲，年來已卓然成家，穩居畫壇一席。辛棄疾名詞有：「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顧畫長於山水，嫵媚生情，駸然成家矣。烏梅才情而又功深，且專於畫道，題材新意，其成就日益可觀。王鷹線條準確，勁遒而有緻，人物栩栩如生，近年寫紅葉亦自有章法。張菡青教學相長，筆墨見功夫，花鳥尤為當行。譚美容筆帶才情，設色脫俗。呂佳、呂苗小品見才華，聞雙姝先後離加他去，如羚羊掛角，不知芳蹤久矣；擅長人物畫之何雪萍，開畫展以後，亦渺不可尋。梁燕玉傳統花鳥。近年又有陳慧，出了一本《硯旁春雨》，以小品文形式寫她對繪畫藝術、教畫點滴的觸感；由於陳慧有一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點滴所流露的，概見畫人用敏感的感情，繪一幅內心的理想世界，筆墨含情，特別對兒童、弱勢人士的關懷。她是嶺南派傳人，明麗色彩有強烈的對比，大概是素描有良好的基礎，假以時日，可自立門戶，不必依傍門牆，夙慧才情，均見不易的畫人，余厚望之。

孫昌茵近月在過去「星島畫廊」設館招生，屬年青一代的畫家，擅以詩意入畫；寫農村風物尤見特色。王建鵬曾到日本進修，對西方油畫深有體會，在畫壇已有一定著名度。麥正以傳統畫基礎深厚，花卉尤為擅長，有渾南田的遺意。姚奎現代山水畫，有自己面目。張仲光是不甘為傳統筆墨所困的人，在本市有一段很長的創作生涯，他的創作，有詩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魄，他是一個不甘依傍藩籬的人。區紹強的油畫功深；林聖錦肆力傳統畫歷經四十年，近年從香港移居本市。黃紹強為黃克強元勛之孫，不論傳統筆墨、現代油畫、水彩，人物尤為當行，曾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大型展出，哄動一時。沈宏寅寫北京風光，現代揉合傳統，別開生面。沈學仁的傳統筆墨功夫深思，亦有現代筆緻，創作之心亦強。孫冰霄對畫史涉獵頗廣，對傳統畫有一定見地和訓練，亦得畫人推崇，惜未識荊；移居本市後，以中醫濟世。黃星霖有被誣之冤，終得法院澄清得白，算是人間小劫，余頗為他不值，尤希書畫同道予精神支持。游榮光油畫、水彩畫均造詣不錯，有一定水準。前衛創新畫家何家強、瑪夫各有創意。羅光中擅長封面與廣告設計、攝影，應算美術才人。

畫人移居本市日多，終於成立「安省中國美術會」（一九七九年），由多倫多十餘位書畫界人士，發起成立的。首屆主席伍時彤君，次屆與第三屆為鍾秉剛君、第四屆，負責者黃偉才君。一九八二年，修章增聘會長一人和顧問若干人。前任會長為陳鐘示君，繼任為簡家驎君。他們對推動該會發展和宣揚漢畫，盡了很大的努力。

伍時彤君擅畫工筆牡丹，去歲曾在香港大會堂及多倫多文復會展出，頗獲好評。鍾秉剛君曾從何漆園翁遊，何為嶺南派高氏昆仲弟子，則鍾君為再傳弟子矣。善花卉翎毛，旁及山水，設色自成面目，曾在多倫多展出多次，觀者稱佳。黃偉才君退休後始習畫，惟對發揚此國粹，戮力以赴，允稱難得，曾獲會員及書畫先進愛戴，推為主席，去歲主辦會員作品展覽會於書院展覽廳，規模很大，大獲好評。黃君對社區公益，尤多貢獻；好粵劇，兩番粉墨登場，居然有板有眼。陳鐘示君，擅書精岐黃之術，紅顏鶴髮，有南極仙翁的壽徵。簡家驎君為著名書畫藏家，熱心發揚國粹，是急公好義的人。該會後由勞允澍接任，大力發展，遂自置會地址庇華利街，除設畫室教授外，展覽坊地亦可供會員或租

者展出，允稱地點適中。該會館長初由朱軍山擔任，近委嚴浩繼其事。

「安省中國美術會」成立以後，又有「臺山書畫會」，由黃錫儒君主持。過去尚有呂壽昆門人主持「一畫會」，惟近年似消息不多了。

本市收藏家以二陳的收藏最豐：一為陳耀波先生，波叔專收扇面，計一千件，歷朝名家扇面幾乎盡搜。余曾至其收藏處看三日三夜。波叔好象棋，以用腦過度，突然中風，余跑步到唐人街西醫羅國鏘診所求急救，惟回天乏術，嗟嘆良久。另一為陳鷗先生，他不但收藏畫，且對中國陶瓷古玩文物均在收藏之列。我曾跟二陳學鑑古有年，緣初期收藏書畫，飽受贗品荼毒，損失良多，對精神上之打擊最大。故下決心學鑑古，對歷朝書畫流派重新閱讀相關典籍，並學古人筆意，如果說畫人有師承才算，那我的畫在不好說的，算是「野狐禪」，是不入流的；好說的是師法古人、大自然，自有自己主張和面目。我不止畫如此，書法亦復如此。我對贗品深痛惡疾，好畫師為甚麼冒充他人筆墨？其惡處使書畫收藏者卻步，使中國書畫市場混亂，而且是提升中國書畫市場價值之厄運，凡屬書畫界人應鳴鼓而攻之。那些庸手且以其庸劣之品冒充，是厚誣古人的，是盛名之玷，

是極不道德的，是我文化傳承的障礙，一切贗品，愛好書畫的人都應該杯葛，以免謬種遺留。

對一切努力於中國藝術的人：書畫和藝術品的創作者；對所有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詩家、作家和教育家、老師，你們的努力，都是唐人街能中國化最大的功臣，沒有你們的努力，唐人街只是求生活的市場而已。我向你們致敬！這正是：能有傳承始遠大，中華文化億萬年。

篇後語：合什致敬禮 兩詩表衷情

本傳從 3 月開始連載，其初每週四次，其後次第轉變為五、六次，至此整滿半年，是我 15 年來最長的一次連載(共 146 次)，比在臺北《新生報》連載的《1997 香港之變》多一個月，但比本報前連載的 260 次少了，可知時代快速的轉變。特別寫當時當地的人和事，都不能靠臆測、虛擬，「一個蘿蔔一個坑」，都是有根有據的。這種一板一眼的傳記文字花俏不得，能寫得生動已經不易，令讀者都能接受的論點更難。「橫看成嶺側成峰」，「觀點與角度」不同，所看同樣的人事，就會截然兩樣，這正是自由制度的可貴處。何況唐人街的人與事，本來就意見分歧，沒有「定於一尊」這回事。漢武帝把儒家「定於一尊」，是「尊王」的思想，是中國思想界的厄運。因此讀者間有異議是很正常的，如果沒有才是咄咄怪事。但是作為一個作者，他應該反思的能力，不必為自己護短，同時，在真知卓識中，也不應趨炎附勢或隨波逐流。只要不是剛愎自用，作者還是保持他的獨立識見的好。王荊公曾說：「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

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士且如此，何況作家。但我還是對不同意見的特定人士表達我的謝意，因為有了你們，就會令我反思。其實，我已經盡量做著「隱惡揚善」了，即使「揚善」，也可能有人反對，因為所揚者他也不一定歡喜。藉故者就不必說了，至於許多新知舊雨的愛戴和鼓勵，令我非常感動。有些新朋友打電話來，我問他怎樣找到我的電話號碼？有的照實說了，有的就是不說。問他姓名，大多說：「我是你的看官」。這樣一來，可像距離就立即縮短，幽默使人充滿喜悅的親善。至於文友詩友，對此結的文字因緣就更多了。謝謝林環陔兄給我需要的相關資料；向我提供歷史和相關照片，作為內容的佐證者，有羅育智夫人、張耀華、作新、國威昆仲、吳培芳、陳郁、伍求登、左光煊、朱軍山、孔劉珍等友好的幫忙，在此一併致謝。

本文開始以《漁家傲》一詞開其端，寫本市五十年來發展的經過，在結束之前，讓我向：一切保護唐人街的存在而努力的人士致敬！為新唐人街的開拓者致敬！一切為唐人街爭取平常權利者致敬！致力於中華文化傳薪工作的人士致敬！保護唐人街成為祥和樂利的人士致敬！

附詩兩首為文之殿：

一、

此生疑註不閒身，偏向文瀾詩海淪。

無欲已成楓葉客，有舟拒作武陵人。

自傷發亮等焚燭，誰與點燃尚抱薪。

端午汨羅江渚淚，鼓聲猶慟楚孤臣。

二、

禍棗災梨信手栽，一時珠玉眼中開。

何勞大筆憐孤我，怎報稠情向不才。

咫尺參商空佇望，天涯雁鶴失群哀。

金風紅葉原多夢，休問旅程第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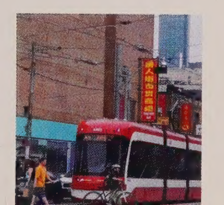












承印、總經銷：廣宏印務
電話：647-848-1118
電郵：gary9001@gmail.com
歡迎來電預定。書店價優。

Studio Glory

折實價加幣廿五元